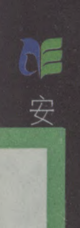
胡适留学日记

（上）

胡适著译精品选

胡适／著



安
社



责任编辑 ⊙ 张崇贵
装帧设计 ⊙ 包云鸠
⊙ 吴亢宗
⊙ 王为民
⊙ 黄 彦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胡　适　著　译　精　品　选

⊙ 胡适留学日记(上)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胡适留学日记（上）

胡适著译精品选

胡适／著

HUSHI LIUXUE RIJI (SHANG)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留学日记 (上)/胡适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0
(胡适著译精品选)
ISBN 7-5336-2481-5

Ⅰ.胡… Ⅱ.胡… Ⅲ.胡适-日记 Ⅳ.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32253号

责任编辑:张崇贵
装帧设计:包云鸠 吴元宗 王为民 黄 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6.875
字 数:400 000
版 次: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 000
定 价:24.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出 版 说 明

胡适著述甚丰，在诸多学术领域里多有开创性的贡献。为满足读者的需要，本社在出版《胡适全集》之前，先行出版胡适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译）作。这些著（译）作的出版，或采用初版，或采用较善版本。书中个别有误植、脱字、衍字之处，均予改正。

《胡适留学日记》（上、下）是作者在美国留学期间（1910—1917）的日记和杂记。1939 年以《藏晖室札记》为题，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发行，后改称《胡适留学日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 1947 年 11 月出版。1986 年 6 月，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收入《胡适作品集》第 34 至第 37 集。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吸收了一些胡适著作整理和研究成果，谨致谢意！

1999 年 6 月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　　录

［1］胡适留学日记台北版自记
［3］重印自序
［5］自　序

［11］卷　一

［13］日　记

［75］卷　二

［77］日　记

［115］卷　三

［117］国家与世界
［118］道德观念之变迁
［119］第一次主议事席
［120］“博学铁匠”巴立特
［120］杂志之有益
［120］中国似中古欧洲？
［121］“希望所在，生命存焉”
［122］读 Synge 短剧

[122] 读《嘉富尔传》
[122] 胡彬夏女士
[123] 苦学生
[123] 读“The Inside of the Cup”说部
[124] 西文诗歌甚少全篇一韵
[124] 论纽约省长色尔叟被劾去位
[125] 五十年来黑人之进步
[126]《论语》译本
[126] 假期中之消遣
[127] 耶稣诞日诗
[128] 托尔斯泰临终时事
[129] 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
[129] 灯谜三则
[130] 叔永岁末杂感诗
[130] 大雪放歌和叔永
[131] 孔教问题
[133] 康乃耳大学费用
[134] 非驴非马之大总统命令
[135] 伦敦一块地三百六十年中增价四千倍
[135] 湘省一年之留学费
[136] 友人劝戒纸烟
[137] 但怒刚死事情形
[138] 鲍希参夭折
[138] 今日吾国急需之三术
[138] 我之自省
[139] 我所关心之问题

［139］演说吾国婚制
［140］美国各大学之体育运动费
［140］“宗教之比较研究”讲演
［141］壁上格言
［141］借一千，还十万
［143］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
［144］乐观主义
［145］裴伦《哀希腊歌》
［154］记白里而之社会名剧《梅毒》
［157］绮色佳城公民议会旁听记
［159］郊天祀孔
［159］一种实地试验之国文教授法
［160］《说文》有许多字不满人意
［160］英国布商之言
［161］宋教仁被刺案中之秘密证据
［176］应桂馨死矣
［176］死矣赵秉钧
［176］杂俎三则
［178］美国有色人种之大官

［179］卷 四

［181］养 家
［182］母之爱
［182］言 字
［182］Fred Robinson 君之慷慨
［182］雪消记所见并杨任二君和诗

［183］学生会之哲学教育群学委员会
［184］西人研究中国学问之心得
［184］入春又雪因和前诗
［185］请得毕业助学金
［185］美国禁酒
［185］得卜朗吟征文奖金
［186］初次作临时演说
［186］赵元任、胡达同时得两种学会荣誉
［187］欧美有一种“剪报”营业
［187］“但论国界，不论是非”
［190］赴白博士夫妇家宴
［191］卸去世界学生会会长职务
［191］在世界会演说《世界和平与种族界限》
［191］赵元任作曲
［192］叔永作即事一律索和
［193］山谷诗名句
［193］论律诗
［195］杏佛和前韵
［195］吾国人无伦理观念
［196］张希古亡故
［196］《春朝》一律并任杨二君和诗
［198］山谷之三句转韵体诗
［198］叔永赠傅有周归国，余亦和一章赠行
［199］记　历
［200］《春秋》为全世界纪年最古之书
［201］《大英百科全书》误解吾国纪元

[201] 题室中读书图分寄禹臣、近仁、冬秀
[203] 得家中照片题诗
[204]《图画周报》中余之照片
[204] 我国之“家族的个人主义”
[205] 第一次访女生宿舍
[207] 思 家
[209] 游“英菲儿瀑泉山”三十八韵
[211] 记本校毕业式
[217] 观西方婚礼
[219] 科学社之发起
[220] 黄监督不准学生暑期上课
[220] 奥太子飞的难死于暗杀
[221] 余之书癖
[221] 积财不善用，如高卧积薪之上
[221] 提倡禁嫖
[222] 绮色佳城公民会议第二次旁听记
[224] 统一读音法
[229] 读《爱茂生札记》
[230]《旧约·鹭斯传》与法国米耐名画
[234] 札 记
[234] 伊里沙白朝戏台上情形
[236] 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239] 卷 五

[241]《自杀篇》
[243] 爱迪生拜蜜蜂做老师

[243] 勉冬秀
[243] “时事画”四十五幅
[281] 美国亦有求雨之举
[281] 美国驻希腊公使义愤弃官
[282] 录《旧约》《以斯拉》一节
[282] 威尔逊与罗斯福演说之大旨
[283] 威尔逊
[284]《哀希腊歌》译稿
[284] 乘楯归来图
[286] 记兴趣（Interest）
[287] 利用光阴
[287] 读书会
[288] 读《东方未明》
[288] 欧洲几个“问题剧”巨子
[289] 诺贝尔奖金
[290] 读《织工》
[291] 戒纸烟
[291]“遗传”说
[291] 读《獭裘》
[292] 印度无族姓之制
[292] 玛志尼语
[292] 两处演说
[293] 录怡荪来书
[293] 拨特劳“吾邻”之界说
[294] 师友匡正
[295]“是”与“非”

[295] 游活铿谷记
[305] 赫仆特满所著剧之长处
[306] 标点符号释例
[308] 法律之弊
[308] 读《梦剧》
[309] 往听维廉斯歌曲
[309] 解儿司误读汉文
[310] 记欧洲大战祸
[316] 卡来尔之爱国说
[316] 读《海妲传》
[317] 叔永《活铿谷游记》
[318] 谁氏之书
[318] 答某夫人问传道

[321] 卷 六

[323] 悉尔演说欧战原因
[323] 蒋生论欧战影响
[324] 读君武先生诗稿
[325] 刺杀奥皇嗣之刺客
[325] 记奥匈人种
[326] 本校夏课学生人数
[326] 送许肇南归国
[327] 祖先节
[327] 青岛归谁
[328] 赴苛勿演说
[328] 一个模范家庭

[329] 还我青岛，日非无利
[330] 日英盟约
[335] 圣安庙记
[336] 裴厄司十世死矣
[336] 读《老子》(二)
[340]《神灭论》与《神不灭论》
[344] 叔永送肇南断句
[345] 日德宣战
[345] 欧战之罪魁祸首
[345] 征人临别图
[345] 都德短篇小说
[347] 裴颀《崇有论》
[347] 范缜“因果论”
[348] 哲学系统
[349] 近仁来诗
[350]《弃父行》
[351] 亚北特之《自叙》
[352] 俄之仁政
[352] 波士顿游记
[390] 再论无后
[391] 朝鲜文字母

[395] 卷　七

[397] 传记文学
[399] 迁　居
[400] 海外送归人图

[400] 木尔门教派
[400] 耶稣之容忍精神
[402] 录《新约》文两节
[403] 征人别妇图
[405] 悼郑仲诚
[406] 赴亥叟先生之丧
[409] 家书屡为人偷拆
[410] 韦莲司女士之狂狷
[410] 惜　别
[411] 罗斯福演说
[412] 纽约美术院中之中国名画
[412] 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
[417] “一致”之义
[417] 读葛令《伦理学发凡》与我之印证
[418] 周诒春君过美之演说
[418]《李鸿章自传》
[419] 演说之道
[419] 近世不婚之伟人
[420] “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
[421] 印度“月中兔影”之神话
[422] 理想贵有统系
[422] 吾国“月中玉兔”之神话
[424] 法人刚多赛与英人毛莱之名言
[426] 西人所著之中国词典
[426] 梵文《内典》名字
[428] 所谓爱国协约

[429] 读《十字架之真谛》后寄著者书
[432] 备作宗教史参考之两篇呈文
[435] 专精与博学
[436] 拒虎进狼
[436] 西人骨肉之爱
[437] 秋　柳
[438] 读英译本《汉宫秋》
[440] 记“辟克匿克”
[441] 袁氏尊孔令
[442] 刘仲端病殁
[443] 读“David Harum”
[443] 世界大同之障碍
[443] 读《墨子》
[444] 择偶之道
[444] 大同主义之先哲名言
[445]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之出处
[447] 犹太文豪 Asher Ginzberg
[447] 译《诗经·木瓜》诗一章
[448] 墨茨博士
[448] 毛莱子爵
[452] 节录《威尔逊训词》
[455] 歌德之镇静工夫
[456] 再与节克生君书稿

[461] 卷　八

[463] 论充足的国防

[467] 金仲藩来书
[468] 海外之家人骨肉
[468] 读戏剧七种
[469] 世界会十周纪念，诗以祝之
[475]《告马斯》诗
[477] 世界学生总会年会杂记
[482] 善于施财之富翁
[483] 裴立先生对余前二诗之指正
[483] 记世界会十年祝典
[484] 再游波士顿记
[500] 罗斯福昔日之言
[501] 英日在远东之地位
[502] C. W. 论男女交际之礼
[504] 为学要能广大又能高深
[505] 加滕演说远东问题
[506] 本校学生的文学团体
[507]《李鸿章自传》果出伪托
[507] 矛　盾
[509]《战时新妇》
[509]“室中摄影”两帧
[509] 记新闻两则
[512] 裴伦论文字之力量
[512] 与普耳君一段文字因缘
[517] 本赵耳寄赠飞瀑冬景影片
[517] 西方学者勇于改过
[517] 诗贵有真

[520] 三句转韵体诗
[521] 罗素论战争
[522] 荒谬之论
[522] 纽约旅行记

胡适留学日记台北版自记

这几十万字的日记，最初用《藏晖室札记》的标题，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后来改称《胡适留学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仍用《胡适留学日记》的标题，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借这个机会，改正这里面几个错误：

一、页七九七，《读〈集说诠真〉》条。《集说诠真》的作者是天主教司铎黄伯禄斐默氏，我当年错认他是一个外国人，故说，“又以其出于外人之手也，故记以褒之。”黄伯禄是江苏海门人，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天主教神父，他的著作很多。方豪先生去年曾指出我这个错误，我很感谢他的指示。

二、页七九九～八〇〇《印书原始》一条。依现在的知识看来，此条错误不少，例如，其中引《事物原会》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命雕板。”末四字当作“悉令雕撰。”又如其中说“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范昇者，为活字板”，范昇当作毕昇。毕昇的活字，详见沈括的《梦溪笔谈》。

三、页八〇四，第十行："至于唐人之繁而无当（邢昺以百八十四字注《学而第一》四字，孔颖达以千六百四十字注'俟我于著乎而'三语）"。……

邢昺是宋太宗真宗时人，他的《论语正义》是咸平二年（西历九九九年）奉诏撰定的。所以"唐人之繁而无当"应该改作"唐宋人诸经疏之繁而无当"。

这几条错误都在七页之内。其他错误想必还不少，倘蒙读者随时指示，我很感谢。

民国四十六年除夕，在纽约记

重印自序

这十七卷《留学日记》，原来题作《藏晖室札记》，民国二十八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曾排印发行，有民国二十五年我写的自序，说明这七年的日记保存和付印的经过。这书出版的时候，中国沿海沿江的大都会都已沦陷了，在沦陷的地域里我的书都成了绝对禁卖的书。珍珠港事件之后，内地的交通完全断绝了，这部日记更无法流通了。

去年我回国之后，有些朋友劝我重印这部书。后来我同亚东图书馆商量，请他们把全书的纸版和发行权让给商务印书馆。这件事现在办好了，这十七卷日记就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发行了。

我向来反对中国文人用某某堂，某某室，某某斋做书名的旧习惯，所以我自己的

文集就叫做《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这个法子可以节省别人的脑力，也可以免除后人考订“室名”“斋名”的麻烦。“藏晖室”本是我在四十年前戒约自己的一个室名。在日记第十一卷的开始，我曾说：“此册以后，吾札记皆名《胡适札记》，不复仍旧名矣。”民国初年，我的朋友许怡荪摘抄我的日记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曾用《藏晖室札记》的标题。后来我允许亚东图书馆印行全部日记的时候，因为纪念一个死友的情感关系，我就沿用了《藏晖室札记》的名目。现在回想起来，我颇懊悔这件太牵就旧习惯的举动，所以我现在决定改用《胡适留学日记》的标题。

亚东图书馆的几位朋友校对这几十万字，用力很勤苦，错误很少。今年我曾自己校对一遍，又改正了一些小错误。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11月8日
胡适　记于北平东厂胡同一号

自 序

这十七卷札记是我在美国留学时期(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的日记和杂记。我在美国住了七年，其间大约有两年没有日记，或日记遗失了。这里印出的札记只是五年的记录:

一九一〇年八月以后，有日记，遗失了。

一九一一年一月至十月，有简单日记。(卷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这中间只有短时期的日记(名为北田 Northfield 日记)，遗失了。

一九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底，有日记。(卷二)

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九月，只有四月间记了一条札记(卷三的首二页),其余全缺。

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上海，有札记十五卷。(卷三至卷十七)

这些札记本来只是预备给兄弟朋友们看的。其实最初只是为自己记忆的帮助的，后来因为我的好朋友许怡荪要看，我记完了一册就寄给他看，请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后的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我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我自己发现这种思想草稿很有益处，就不肯寄给怡荪，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参考，因此我对于这种札记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无论怎么忙，我每天总要腾出一点工夫来写札记，有时候一天可以写几千字。

我从自己经验里得到一个道理，曾用英文写出来：

> 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

译成中国话就是：

> 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试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学生对于“儒教”大概都有一点认识。但这种认识往往是很空泛的，很模糊的。假使有一个美国团体请你去讲演“儒教是什么”，你得先想想这个讲演的大纲；你拿起笔来起草，你才感觉

你的知识太模糊了，必须查书，必须引用材料，必须追溯儒教演变的历史。你自己必须把这题目研究清楚，然后能用自己的话把它发挥出来，成为一篇有条理的讲演。你经过这一番“表现”或“发挥”（expression）之后，那些空泛的印象变着实了，模糊的认识变清楚明白了，那些知识才可算是“你的”了。那时候你才可以算是自己懂得“儒教是什么”了。

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它的方式有多种，读书作提要、札记、写信、谈话、演说、作文，都有这种作用。札记是为自己的了解的；谈话，讨论，写信，是求一个朋友的了解的；演说，发表文章，是求一群人的了解的。这都是“发挥”，都有帮助自己了解的功用。

因为我相信札记有这种功用，所以我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时我和朋友谈论一个问题，或通信，或面谈，我往往把谈论的大概写在札记里，或把通信的大要摘抄在札记里。有时候，我自己想一个问题，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都写出来，记在札记里。例如，我自己研究《诗三百篇》里“言”字的文法，读到《小雅·彤弓篇》的“受言藏之”“受言櫜之”，始大悟“言”字用在两个动词之间，有“而”字的功用。又如，我研究古代鲁语的代名词“尔”“汝”“吾”“我”等字，随笔记出研究的结果，后来就用札记的材料，写成我的《尔汝篇》和《吾我

篇》。又如我的世界主义、非战主义、不抵抗主义，文学革命的见解，宗教信仰的演变，都随时记在札记里，这些札记就是我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思想的草稿。

我写这一大段话，是要我的读者明白我为什么在百忙的学生生活里那样起劲写札记。

我开始写札记的时候，曾说“自传则吾岂敢”（卷三首页）。但我现在回看这些札记，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他自己记他打牌，记他吸纸烟，记他时时痛责自己吸纸烟，时时戒烟而终不能戒；记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冲动，几乎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信徒；记他在一个时期里常常发愤要替中国的家庭社会制度作有力的辩护；记他在一个男女同学的大学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访过女友；记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说，到处同人辩论；记他的友朋之乐，记他主张文学革命的详细经过，记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径和演变的痕迹。（在这里我要指出，札记里从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绝大影响。这个大遗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记里。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响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后，文学革命的讨论成了我们几个朋友之间一个最热闹的题目，札记都被这个具体问题占去了，所以就没有余力记载那个我自己受用而不发生争论的实验主义了。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

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札记的体例最适宜于记载具体事件，但不是记载整个哲学体系的地方，所以札记里不记载我那时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学史》论文，也不记载杜威先生的思想。）这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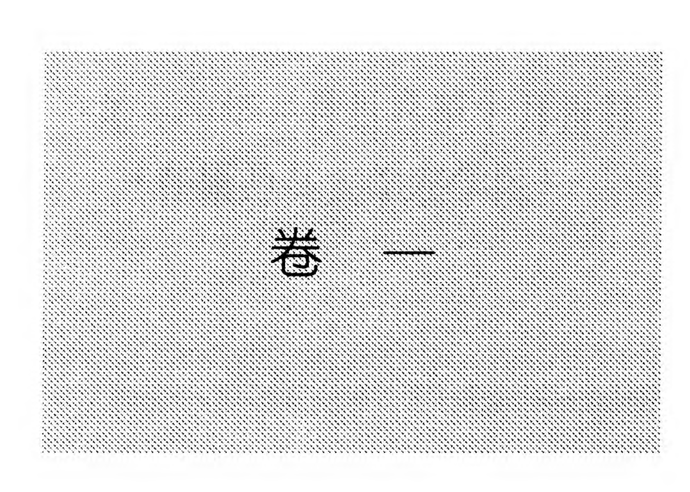
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我后来完全不信任何神教了，但我不讳我曾有一次“自愿为耶稣信徒”。我后来很攻击中国旧家庭社会的制度了，但我不删削我当年曾发愤要著一部《中国社会风俗真诠》，“取外人所著论中国风俗制度之书一一评论其得失”（页一〇三）。我近年已抛弃我的不抵抗主义的和平论了，但我完全保存了札记里我的极端不抵抗主义的许多理论。这里面有许多少年人的自喜、夸大、野心、梦想，我也完全不曾删去。这样赤裸裸的记载，至少可以写出一个不受成见拘缚而肯随时长进的青年人的内心生活的历史。

因为这一点真实性，我觉得这十几卷札记也许还值得别人的一读。所以此书印行的请求，我拒绝了二十年，现在终于应允了。

整理这一大批札记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吕用力最多最勤（札记的分条题目，差不多全是希吕拟的），我要特别致谢。亚东图书馆的几位朋友的抄写、整理、校印，也是我很感谢的。

最后，我用十分谢意把这部札记献给我的死友许怡荪。他在二十年前曾摘抄《藏晖室札记》在《新青年》上陆续登载。这部札记本来是为他记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一九三六，七，二十
在太平洋上总统柯立芝船里


卷 一

一九一一年一月卅日至十月卅日（在康乃耳大学农学院）

一九一一年一月卅日（星一）

辛亥元旦。作家书(母四)。考生物学,尚无大疵。

今日《五尺丛书》送来，极满意。《五尺丛书》（Five Foot Shelf）又名《哈佛丛书》（Harvard Classics)，是哈佛大学校长伊里鹗（Eliot）主编之丛书，收集古今名著，印成五十巨册，长约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

今日有小诗一首：

永夜寒如故，朝来岁已更。层冰埋大道，积雪压孤城。

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

一月卅一日（星二）

保民有母丧，以一诗寄之：

雪压孤城寒澈骨，天涯新得故人书。
惊闻孙绰新庐墓，欲令温郎悔绝裾。
秋草残阳何限憾，升堂拜母已成虚。
埋忧幸有逃名策，柘涧山头筑隐居。

二月一日（星三）

读英文诗。作植物学报告。得云五一片。

余初意此后不复作诗，而入岁以来，复为冯妇，思之可笑。

二月二日（星四）

考英文，计默诗三首，作五题。得仲诚一书。温德文。读《时报》十数纸。

二月三日（星五）

考德文。温植物学。

二月四日（星六）

考植物学。

连日以温课失眠，今日下午无事，昼寝三小时，醒后一

浴，畅快极矣。

作家书（兄二）。夜与同居诸君烹鸡煮面食之。

二月五日（星期）

人日。今日起戒吸纸烟。刘千里以电话邀打牌。读《左传》两卷。

向沈保艾处借得颜鲁公《元次山碑》，偶一临摹，以悬腕习之，殊觉吃力，拟此后日日为之，不知有效否？

二月六日（星一）

写字二张。读狄更氏《双城记》。

平日已习于学，今假中一无所事，反觉心身无着落处，较之日日埋头读书尤难过也。

大雪深尺许。

二月七日（星二）

写字一张。看沈艾君写隶字一张。沈君作字极佳，亦新少年之不可多得者也。（君为沈文肃公之孙）

下午与 Mr. Ace 入城购拉丁文法一册，此君许以相教故也。

二月八日（星三）

晨访 Gould 医生。踏雪行二里许，过去年所觅得之幽境始达其家。先诊两目，敷以药水。验视目力已，乃归。故是日不能读书。

读《古诗十九首》。

二月九日（星四）

尚不能读书。夜赴学生会所举编辑人会。

二月十日（星五）

晨往访 Dr. Gould。医言吾右目几完全无亏，惟左目甚近视，故右目实作两目之工作，不御目镜，将成盲人。盖余少时常患目疾，左目尤甚。

往市定购目镜，下午复往取之。

二月十一日（星六）

入校办注册事，访 Dr. Gould。

今年吾国新年适逢大考，未得一日之休暇，今诸事大定，此间同人于今夜会宴于 Alhambra。是夜有中西音乐，程君之幻术，蔡李两君之演说，极一时之盛。

二月十二日（星期）

读拉丁文十课。写颜字二纸，似稍有进境矣；自人日以来，幸未作辍，不知后此尚能如是否？

得 Kappa Alpha 会柬邀夜宴。

二月十三日（星一）

今日为吾国元夜（辛亥正月十五日），吾人适于此时上第二学期第一日之课，回思祖国灯市之乐，颇为神往。

下午生物学实习。作字。德文新读一书，甚苦多生字。

二月十四日（星二）

上课。昨今两日皆每日七时，颇忙碌。

此次大考，生物学得九十五分，植物学得八十三分，殊满意矣。

二月十五日（星三）

上课。

夜赴 K. A. 会夜宴，主人为 Mr. Watson。来宾有休曼校长（President Schurman）及会员。席上有歌诗，有演说。既撤筵，乃聚于客室，谈笑为乐，极欢而散。

无忘威尔逊教授之讲演！

〔补注〕　气象学教授威尔逊先生是日在班上说："世界气象学上有许多问题所以不能解决，皆由中国气象学不发达，缺少气象测候记载，使亚洲大陆之气象至今尚成不解之谜。今见本班有中国学生二人，吾心极喜，盼望他们将来能在气象学上有所作为。"大意如此。此条所记即指此。于今二十余年，我与同班之王预君皆在此学上无有丝毫贡献，甚愧吾师当年之期望。所可喜者，近年有吾友竺可桢君等的努力，中国气象学已有很好的成绩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二夜记）

二月十六日（星四）

上课。读 Shakespeare 一生事迹。

连日失眠，殊非佳事。

前此此间中国学生会拟著一书曰《康乃耳》，余亦被举为

记者之一，今日诸人分任所事，余分得本校发达史（Historical Development）。

二月十七日（星五）

上课。

读报有《树榖》一篇，撷译为中文。

作《中国虚字解》六纸。

读莎氏“Henry IV”。“Shakespeare”当译萧思璧。

二月十八日（星六）

上课。

夜有学生会，余适值日，须演说，即以《虚字》为题。此余第一次以英文演说也。

记“Shakespeare's Wife”。未完。

连日报载吾国将与俄国有边衅，辞甚迫切，不知结果如何？

二月十九日（星期）

晨起出门，思买报读之，偶一不慎，仆于冰上者二次，手受伤，去皮流血，幸无大害。写字。作家书。夜读德文。

二月廿日（星一）

连日似太忙碌，昨夜遗精，颇以为患。今日访 Dr. Wright，询之，医云无害也。余因请其遍察脏腑，云皆如恒，心始释然。

作植物学报告。

二月廿一日（星二）

上课。

自昨日起为此间“农人星期”，农院停课，招四方农夫来此参观，并为开会演讲，去年来者至千人之多。

得二兄书，附一照片，极喜。

二月廿二日（星三）

上课。

夜赴青年会欢迎会，中西学生到者约五六十人，是夜有中西音乐及演说，颇极一时之盛。

二月廿三日（星四）

上课。因作一文须参考书，遂至藏书楼读书，至夜十时半乃归，即灯下作之，夜半始脱稿。

二月廿四日（星五）

晨入学时，大风雪扑面欲僵，几不可呼吸，入冬以来，此日最难堪矣。

读萧氏“Henry IV”。

二月廿五日（星六）

上课。

是日下午与刘千里出外散步，循 Bryant 街而上，绕一大圈子而归。

是夜赴世界学生会（Cosmopolitan Club）。

二月廿六日（星期）

写植物学与生物学报告。

英文须作一辩论体之文，余命题曰《美国大学宜立中国文字一科》。

二月廿七日（星一）

上课。

下学期之课虽未大增，然德文读本《虚馨传》，英文“Henry IV”，皆需时甚多；又实习之时间多在星期一与星期二两日，故颇觉忙迫。

二月廿八日（星二）

上课，读《国粹学报》三册。读“Henry IV”及“Hühnchen”。

三月一日（星三）

上课。写字。读“Henry IV”。

三月二日（星四）

上课。拟成辩论文之纲目。

三月三日（星五）

读毕“Henry IV”。上课。

三月四日（星六）

上课。写字。写生物学报告。

三月五日（星期）

此间有学生组织一会，互相讨论中国情状，大率以教徒居多，今日 Mr. Ace 邀往一观，彼中人令予为述中国宗教情状，予为述“三教源流”。

三月六日（星一）

作辩论文。但时间不足，未能尽量发挥。

写植物学报告。

三月七日（星二）

上课。读《虚馨传》毕。

三月八日（星三）

英文及德文均有小考。

新课本：“Kleider Machen Leute”（德），“Romeo and Juliet”（英）。

三月九日（星四）

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稜，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

读林肯 Gettysburg 演说，此亦至文也。

三月十日（星五）

上课。读达尔文“Origin of Species”。

夜打牌，晏睡。

三月十一日（星六）

上课。至芭痕院读Smith's“China and America”一册。读萧氏“Romeo and Juliet”。

夜赴第一年级新生宴会（Freshmen Banquet）。是夜与宴者凡六百人，兴会飞舞，极欢乐，他日当另为作一记。

三月十二日（星期）

赴中国讨论会。

读Smith's“The Uplift of China”。此君居中国三十余年，故其言皆切中情弊焉。

三月十三日（星一）

上课。作一书寄二兄。

阅报见有一妇再嫁至十二次之多，计重婚者三次，凡嫁九夫，亦可谓怪物矣。

三月十四日（星二）

上课。

夜读“Romeo and Juliet”。此书情节殊不佳，且有甚支离之处。然佳句好词亦颇多，正如吾国之《西厢》，徒以文传者也。

是日闻生物学教员言美国今日尚有某校以某君倡言《天演论》致被辞退者，可谓怪事！

三月十五日（星三）

上课。英文试卷得九十一分，颇自喜也。

是日始习游水。

三月十六日（星四）

天大风，道行几不能呼吸，又寒甚；是日生物学教员为之罢课，可见其寒矣。回首故国新柳纤桃之景，令人益念吾祖国不已也。

三月十七日（星五）

读“Romeo and Juliet”完。背诵Romeo《窥艳》一节。此书有数处词极佳，如《初遇》、《窥艳》、《晨别》、《求计》、《长恨》诸节是也。此剧有楔子（prologue），颇似吾国传奇。

三月十八日（星六）

作《Romeo and Juliet一剧之时间的分析》。

夜与金仲藩观戏于兰息院。是夜演“White Sister”，为悲剧，神情之妙，为生平所仅见。今而后知西国戏剧之进化也。

三月十九日（星期）

今日为先君诞辰（二月十九日）。

读生物学，颇有所得，另作笔记。夜读德文。

三月廿日（星一）

上课。连日读德文甚忙。

三月廿一日（星二）

上课。现“植物一”已学毕。下星期将有大考。

三月廿二日（星三）

购 Webster 大字典一部，价二十元。

读 Keats'“The Eve of St. Agnes”诗，未毕。

改前日所作辩论体文。

三月廿三日（星四）

作书致仲诚、君武，颇多感喟之言，实以国亡在旦夕，不自觉其言之哀也。

三月廿四日（星五）

英文小试。

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知“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

三月廿五日（星六）

得保民书，以一书复之。

余前评《赖芬传》（W. D. Howells'“The Rise of Silas Lapham”），以为书名《振起》(Rise)，而其中事实，皆言赖芬衰落之状，书名殆指其人格之进境（Rise）也。今日教员宣读

著者 Howells 来书，正是此意，余不禁为之狂喜。

三月廿六日（星期）

温植物学。

连日大忙，虽星期亦不得暇。

三月廿七日（星一）

上课。下午适野为生物学之实习，道遇大雨。夜温植物学，晏睡。

有马小进君者以一诗见寄，因以一诗答之。

三月廿八日（星二）

考植物学。温气象学。

昨日和诗甚劣，有“应怜何处容归鹤，只有相携作鬼雄”二句稍佳。

三月廿九日（星三）

考气象学。读萧氏“Much Ado”。

得家书及大哥书。

三月卅日（星四）

作一文。读“Hamlet”。

夜读德文“Kleider Machen Leute”完。

三月卅一日（星五）

读生物学。

读“Much Ado”。是夜大学学生演是剧于兰息院，余往观之，景物布置，殊费经营，演者亦多佳处，而尤以扮 Dogberry 者为最佳。

四月一日（星六）

今夜世界学生会有“中国之夜”，由中国学生作主人，招待会员及来宾。成绩大好。

四月二日（星期）

写生物学讲义。温德文。

自今日起就餐于 A. C. C. 会所。

四月三日（星一）

考德文，甚不满意。读生物学。

四月四日（星二）

考生物学。

德文新读Lessing's “Minna von Barnheim”，乃一喜剧也。

四月五日（星三）

上课。

明日为耶稣复活节假，共得假期五日。

读《Andrew White 自传》。此君前为本校校长，以学者为外交家。其书计二巨册，亦殊有趣味。

四月六日（星四）

此间吾国学生举行运动会，余亦与焉，与跑百码赛跑两次。此亦生平创见之事也。一笑。今日得友人书甚多，夜一一答之。

四月七日（星五）

读“Minna”英译本（载《五尺丛书》中）完，甚喜之。读“Hamlet”。读《左传》。

四月八日（星六）

读《左传》毕。计余自去冬读此书，至今日始毕。

读本校创办者康乃耳君（Ezra Cornell）传。此传为君之长子 Alonzo（后为纽约省总督）所著。

四月九日（星期）

晏起。读《杜诗》。

下午，与刘寰伟君往游 Buttermilk Falls，步行数英里始至。地殊可观。归时已明月在天，林影在地。饭于“二十世纪”。至沈君处打牌，十二时始归。

四月十日（星一）

作《康乃耳传》，未完。

前此传言女生宿舍中女子联名禀大学校长，请拒绝有色人种女子住校。今悉此禀签名者共二百六十九人之多。另有一禀反对此举，签名者卅二人。幸校长 Schurman 君不阿附多数，

以书拒绝之。

四月十一日（星二）

今日假期已毕。上课。下午读“Hamlet”。读《Minna传》。夜读英文诗数十首。

四月十二日（星三）

上课。

今日习农事，初学洗马，加笼辔，驾车周游一周。

读《周南》。

四月十三日（星四）

上课。

读《召南·邶风》。汉儒解经之谬，未有如《诗》笺之甚者矣。盖诗之为物，本乎天性，发乎情之不容已。诗者，天趣也。汉儒寻章摘句，天趣尽湮，安可言诗？而数千年来，率因其说，坐令千古至文，尽成糟粕，可不痛哉？故余读《诗》，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一以己意为造《今笺新注》。自信此笺果成，当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夸也。

四月十四日（星五）

作一文论“Ophelia”。

赴学生会。

四月十五日（星六）

上课。读“Hamlet”毕。

赴世界会之“德国夜”（German Night）。有影片六十张，写德国学生事业极动人。

作一文论“Hamlet”，未毕。“Hamlet”真是佳构，然亦有疵瑕。余连日作二文，皆以中国人眼光评之，不知彼中人其谓之何？

四月十六日（星期）

续作《Hamlet 论》，写成之。读“Minna”。

阅报有 Philadelphia Express 报者，每日平均销八〇，五五九份，星期日销一七七，〇一〇份，然犹未为大报也，真令人可惊。

四月十七日（星一）

上课。作植物学笔记。读“Minna”。

今日已为吾国三月十九日，春莫矣，此间犹有雪，天寒至冰点以下。Browning 诗曰：

Oh，to be in England
Now that April's there.
〔中译〕　啊，英格兰已是四月
　　　　　该回去了。

读之令人思吾故国不已。

四月十八日（星二）

上课。今日植物课为“花”，嫣红姹紫，堆积几案，对之极乐，久矣余之与花别也。“Begonia”名海棠，余多不知汉文何名。

四月十九日（星三）

今日忽甚暖，大有春意，见街头有推小车吹箫卖饧者，占一绝记之：

> 遥峰积雪已全消，泄漏春光到柳条。
> 最爱暖风斜照里，一声楼外卖饧箫。

今日英文小试。

四月二十日（星四）

读《警察总监》（Inspector-General）曲本。此为俄人Gogol所著，写俄国官吏现状，较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尤为穷形尽相。

明日大学生将会演于兰息院，余拟往观之。

得君武一片。

四月廿一日（星五）

余前作《Ophelia论》，为之表章甚力，盖彼中评家于此女都作贬词，余以中国人眼光为之辩护，此文颇得教师称许。

读Bacon's Essays：“Studies”，“Dissimulation and Simula-

tion”。

观演俄剧“Inspector-General”，大有“鲁卫之政兄弟也”之感。

今日雨后甚冷。

四月廿二日（星六）

上课。读《诗》：王、郑、齐、魏、唐、秦诸国风。

今夜世界学生会有菲律宾之夜，以读《诗》甚不忍释手，故未往。

四月廿三日（星期）

在世界会午餐时闻席间人言，昨夜菲律宾学生有演说者，宣言菲人宜自主。今日席上人谈及，尚有嗤之以鼻者。有某君谓余，吾美苟令菲人自主，则日本将攘为己有矣。余鼻酸不能答，颔之而已。呜呼，亡国人宁有言论之时哉！如其欲图存也，惟有力行之而已耳。

四月廿四日（星一）

上课。读倍根文。

四月廿五日（星二）

上课。今日植物课为野外实习，踏枯树以渡溪，攀野藤而上坂，亦殊有趣。

夜读倍根文。倍根有学而无行，小人也。其文如吾国战国纵横家流，挟权任数而已。

四月廿六日（星三）

上课。读“Minna”。得母书。

四月廿七日（星四）

上课。作气象学报告，论空气之流动（Circulation of Atmosphere）。作倍根文提要二篇。

四月廿八日（星五）

上课。作倍根《友谊论》提要。

美国画家 Melchers 尝画《圣餐》（The Communion），为一时名作，有 Hawkins 者以重价购之，以赠此间大学，今悬于文学院南廊。今日为作一记。

四月廿九日（星六）

天时骤暖至八十度以上，不能读书，与沈、陈诸君打纸牌，又与刘、侯诸君打中国牌，以为消遣之计。

夜赴世界会之“美国夜”（American Night）。

四月卅日（星期）

晏起。读生物学。打牌。

同室陈君赴某地神学院之招，往为演说中国教会情形，今日归为予谈此事甚有趣。

读Emerson's “Friendship”，甚叹其见解之高，以视倍根，真有霄壤之别。

五月一日（星一）

生物学为野外实习。读“Minna”。

连日热极，今日下午忽雨雹，继以大雨，积暑尽祛矣。

五月二日（星二）

今日遂甚冷，犹有雨也。

作一文，评倍根与爱麦生之《友谊论》。

五月三日（星三）

今日微雪，中历已四月矣，而此间犹至冰点以下。

得家书。得友人书甚多，极慰。

作书复怡荪，怡荪两次来书，词旨畅茂，进境之猛，可钦可钦。

五月四日（星四）

读倍根之《建筑》与《花园》两文，皆述工作之事。惟此君为英王进土木之策，其逢迎之态，殊可嗤鄙。

五月五日（星五）

作一文评倍根《财富篇》，此文与小考同等。

读《豳风》。《豳风》真佳文。如《七月》、《鸱鸮》、《东山》，皆天下之至文也。

五月六日（星六）

读艾迭生与斯提尔（Addison and Steele）之《旁观报》

（Spectator）论文集。

打牌。夜赴中国学生会。

五月七日（星期）

作一文论倍根，以中人眼光东方思想评倍根一生行迹，颇有苛词；不知西方之人其谓之何？

五月八日（星一）

上课。读《旁观报》。

连日春来矣，百卉怒长，嫩柳新榆中，天气骤暖，如在吾国五六月间；盖此间无春无秋，非大寒即大热耳。

五月九日（星二）

上课，作植物学报告。

五月十日（星三）

读《旁观报》中有“Westminster Abbey” and “Visions of Mirzah”二篇，余极爱之。

读Johnson's《Addison 传》。

五月十一日（星四）

上课。

夜读《小雅》至《彤弓》。“受言藏之””、“受言櫜之”等句，忽大有所悟。余前读诗中“言”字，汉儒以为“我”也，心窃疑之。因摘“言”字句凡数十条以相考证，今日始大悟，因作《言字解》一篇。久不作文，几不能达意矣。

五月十二日（星五）

“Minna”已读毕。今日读歌德（Goethe）之“Hermann and Dorothea”。读 Addison and Steele 二人传。

打牌。

五月十三日（星六）

今日英文小考，即作 Addison and Steele 二人传。

至 Percy Field 看联合运动会（Track）及棒球（Baseball），是日康乃耳与普林斯顿（Princeton）竞争，结果康乃耳胜。

〔附注〕 “Track Meet 今译“田径赛”。

五月十四日（星期）

作生物学报告。

夜与刘千里诸人打牌。刘君已毕业，云下星期二将归祖国矣。

五月十五日（星一）

得君武一片。

生物学课观试验脑部，以蛙数头，或去其头部，或去其视官，或全去之，视其影响如何，以定其功用。

五月十六日（星二）

植物学课往野外实习，行道甚远。读歌德之“Hermann and Dorothea”。读《旁观报》。

自今日为始，每日读书有佳句警句撷录其一，另纸录之。

五月十七日（星三）

读“Hermann and Dorothea”。改所作诸文。

得家书及友朋书甚多，一一复之。怡荪来书有“世风日下，知音不可得，得一性情中人，吾辈当性命视之，——然而不可得也！

五月十八日（星四）

大热。

昨夜往听 Prof. John A. Lomax 演说，题为“Cowboy Songs in America”，盖即吾国所谓《牧童放牛之歌》。此君搜求甚多，亦甚有趣。

五月十九日（星五）

苦热不能作事，作诗一篇，写此间景物。兼写吾乡思。

孟　夏

孟夏草木长，异国方深春。平芜自怡悦，一绿真无垠。
柳眼复何有？长条千丝纶。青枫亦怒茁，叶叶相铺陈。
小草不知名，含葩吐奇芬。昨日此经过，但见樱花繁；
今来对汝叹，一一随风翻。西方之美人，蹀躞行花间：
飘飘白练裾，颤颤蔷薇冠。人言此地好，景物佳无伦。
信美非吾土，我思王仲宣。况复气候恶，旦夕殊寒温。

四月还雨雪，溪壑冰嶙峋。明朝日杲杲，大暑真如焚。
还顾念旧乡，桑麻遍郊原。桃李想已谢，杂花满篱樊。
旧燕早归来，喃喃语清晨。念兹亦何为？令我心烦冤。
安得双仙凫，飞飞返故园。

夜读Macaulay's《Addison传》，爱不忍释，计全篇七十九页，读毕已钟二下矣。

五月二十日（星六）

郭守纯君邀往 Cayuga 湖上荡舟游览。余来此几及一年，今日始与湖行相见礼。湖水稍有浪，然尚不碍舟行，景物亦佳，但少点缀耳。

是夜，赴中国留学生年宴。

五月廿一日（星期）

大热。读"Hermann and Dorothea"。

作家书上吾母，另以一书寄冬秀，吾母书言冬秀已来吾家，故以一书寄之。

五月廿二日（星一）

上课。作植物学报告。

大热至华氏表百零三度。夜中犹热，窗户尽开，亦无风来，即有亦皆热风，尤难堪也。而百虫穿窗来集，几案口鼻间皆虫也。此真作客之苦况矣。

五月廿三日（星二）

上课。

傍晚时，大雨如注，积暑尽除，始能读书。

读气象学，明日将有小考。

五月廿四日（星三）

英文小考。气象学小考。

得家书。得德争书，大是快事。作书复德争。

五月廿五日（星四）

上课。读“Hermann and Dorothea”。夜读 Macaulay’s “Leigh Hunt”。

五月廿六日（星五）

上课。读《说文》。

连日精神疲倦，终日思睡，下午昼寝，及觉已过七时，几误餐时。

五月廿七日（星六）

今日为校中所谓“春朝”（Spring Day）假期。赴 Spring Day 会场。

下午，读英文诗数家。

是日，本校与哈佛（Harvard）竞舟，与耶而（Yale）竞球，皆大胜；又参与美国全国运动大赛（Track），亦大胜；尚有小竞皆胜：计一日而七捷，此间士女喜欲狂矣。

五月廿八日（星期）

看报。美国报纸逢星期日则加图画增篇幅，价亦倍于平日，盖星期无事，几于无人不读报。

读Macaulay's"Byron"。

五月廿九日（星一）

上课。夜作一英文小诗（Sonnet），题为"Farewell to English I"，自视较前作之《归梦》稍胜矣。

五月卅日（星二）

上课。植物学野外实习，行道极远，归途过湖，遂与郭君荡舟入湖游览，一时许始归。

五月卅一日（星三）

上课。有Adams君者，其母来视之，留此已数日，君日偕往游此间名胜，今日来邀余偕往，游Gorge，风景绝佳，惟途中忽大雨，衣履淋漓，且天骤冷，颇以为苦。

六月一日（星四）

上课。连日生物学教授倪丹先生（Dr. Needham）所讲演，均极有趣，此老胸中自不凡也。

六月二日（星五）

写生物学讲义。读《Thackeray's Swift论》。Swift即著《海外轩渠录》（《汗漫游》）者。Thackeray即著《新妇人

集》者。

六月三日（星六）

本学期英文科，余得免考（Exempt），心颇自喜，实则余数月以来之光阴大半耗于英文也。（每学期平均分数过八十五分者得免大考）

写生物学讲义。作生物学报告。

六月四日（星期）

温德文。德文之“主有位”（Genitive Case）甚有趣，汉文“之”字作主有位时亦与此同，他日拟广此意为作“之”字说。

六月五日（星一）

考生物学。下午考德文。夜打牌。

六月六日（星二）

得大哥一书，以书复之。作书与容揆监督。

阅报见但怒刚成仁于广州之耗，不知确否？念之慨然。

六月七日（星三）

温气象学。考气象学。

下午看《水浒》。久不看此书，偶一翻阅，如对故人。此书真是佳文。余意《石头记》虽与此异曲同工，然无《水浒》则必不有《红楼》，此可断言者也。

六月八日（星四）

读植物学。

得怡荪一书，知乐亭（程干丰）已于三月廿六日谢世，闻之伤感不已。乐亭为松堂翁之子，余去岁北上，即蒙以百金相假，始克成行。其人沉毅，足以有为，而天不永其年，惜哉！

六月九日（星五）

温植物学。

昨日，怡荪寄一长诗哭乐亭之丧，情真语挚，读之令人泪下，为另录一通藏之。

哭程君乐亭　许怡荪

始与君同学，高楼共晨昏。同学数十辈，我独心许君。
气味渐相投，交情日以亲。西阁联床夜，竟夕同笑言。
奄忽尽二载，业毕将离群。离群伤吾意，脉脉不忍分；
故复与君约，担簦游沪滨。从此长聚首，意气弥复新；
齐心同志愿，剖腹见性真。感念时多难，慷慨气益振；
砥励复砥励，耿耿此心存。岂图旦夕间，堂上萎灵萱！
君躯既清羸，君怀惨莫伸：以此伤心意，二竖遽相缠。
参苓罔能效，怅怅归故园。方期天伦乐，可以疗瘅瘝
何堪风雨夜，西望招汝魂！颜色不可见，徒想平生人。
杳杳即长夜，声气不相闻。君亲素长者，岂弟闻四邻；
君亦无罪过，胡不永其年！天道果何知，已矣复何论！
往岁七八月，自家来贵门。君望见我来，眉宇喜欲颠；

走伻招旧雨，剪烛开清樽。吾适有远行，不得久盘桓。
江天下木叶，明月满前轩；执手一为别，黯黯共伤神。
还问何时会，要我以明春。岂知成虚愿，念之摧心肝？
四野多悲风，哀鸿遍中原，死者长已矣，此生复何欢！
掷笔一长叹，泪下如流泉。

六月十日（星六）

考植物学。

作书寄松堂翁，亦不作慰词。夫天下岂有劝为人父母者不哭其子者哉？

大考已毕，一无所事矣。

第一学年毕矣！

六月十一日（星期）

得保民、仲诚、慰慈、蜀川书。蜀川书言饶敬夫（名可权，嘉应州人）亦死于广州。此君前殉其妇，吾辈救之，得不死，今乃死于革命，可谓得所矣。

读《王临川集》。

六月十二日（星一）

慰慈为我寄《马氏文通》一部来，今日始到。

读《马氏文通》，大叹马眉叔用功之勤，真不可及，近世学子无复如此人才矣。若贱子则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打牌。

六月十三日（星二）

出门旅行第一次，游 Pocono Pines。十二时廿五分车行，下午五时半到。自 Ithaca 至此，计百四十七英里。中国基督教学生会在此开夏令会，明日起至十九日止。今日华人到者十三人。(到会者不全是基督徒)

六月十四日（星三）

第一日：中国公学同学陈绍唐君亦来，不相见者三年矣。中国学生来者约三十人，有张履鳌、曹云祥等。游湖上。是夜开会，穆德（Dr. John R. Mott）演说，极动人。会已，为欢迎茶会。

六月十五日（星四）

第二日：穆德演说二次，此君演说之能力真不可及。有 Prof. Hildebrand 之经课及 Dr. Beach 之讨论会。游湖上。夜会。与陈君谈。与胡宣明君谈。齿痛。

六月十六日（星五）

第三日：李佳白君（Dr. Gilbert Reid）经课，李君自上海来。洛克乌德君（Mr. Lockwood）演说，亦自上海来者。朱友渔君演说。合影。是日牙痛甚剧，不能赴夜会。早睡。

六月十七日（星六）

第四日：经课。讨论会，题为《孔教之效果》，李佳白君主讲，已为一耻矣，既终，有 Dr. Beach 言，君等今日有大

患，即无人研求旧学是也。此君乃大称朱子之功，余闻之，如芒在背焉。Mr. T. R. White 演说《国际和平》（International Peace）。下午为欢迎茶会。夜会。

得希吕一书。

六月十八日（星期）

第五日：讨论会，题为《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经课。Father Hutchington 说教，讲“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至十六节，极明白动人。下午绍唐为余陈说耶教大义约三时之久，余大为所动。自今日为始，余为耶稣信徒矣。是夜 Mr. Mercer 演说其一身所历，甚动人，余为堕泪。听众亦皆堕泪。会终有七人起立自愿为耶稣信徒，其一人即我也。

〔附记〕 这一次在孛可诺松林（Pocono Pines）的集会，几乎使我变成一个基督教徒。这册日记太简略，我当时有两封信给章希吕与许怡荪，记此事及当时的心境稍详细，现在附抄在此，与怡荪信附有八年十月一跋，也附抄在此：

一 寄章希吕

希吕足下：

现方外出赴一耶教学生会于 Pocono 山之巅。此间地高，气爽天寒，有围炉者。

今日忽得由 Ithaca 城转来手书，读之亦悲亦慰。乐亭之噩耗，已于怡荪手书中知之。自是以后，日益无聊，又兼课毕，终日无事，每一静坐，辄念人生如是，亦复何乐？此次出门，大半为此，盖欲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

悲怀耳。乐亭已矣！吾辈生者失一分功之人，即多一分责任，今方求负责任之人而不可得，而忍见沈毅少年如乐亭者夭折以死耶！来书言旧日同学将为乐亭开哀悼会，适与乐亭非独友朋之感而已，岂可默然无一言以写吾哀！惟顷见怡荪已有长诗哭之，适心绪如焚，不克有所作，仅集《文选》句成一联。弟能为我倩人书之否？

此间耶教学生会乃合二会而成：一为美国东省耶教学生会，一为中国留美东省耶教会。中国学生到者约三十余人。适连日聆诸名人演说，又观旧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适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现尚未能真正奉行，惟日读 Bible，冀有所得耳。

来书言有“无恒”之病，此为今日通病，不止弟一人而已也。治之之法，在于痛改。其法大概如下：

一、读书非毕一书勿读他书。

二、每日常课之外，须自定课程而敬谨守之。

三、时时自警省。如懈怠时，可取先哲格言如“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古谚）”“德不进，学不勇，只可责志（朱子）”“精神愈用则愈出（曾文正）”之类，置诸座右，以代严师益友，则庶乎有济乎？

居此十日，便仍归去。适有去 Cornell 之志，不知能实行否？

匆匆奉闻，即祝

无恙。

小兄**适** 顿首

一九一一·六·十七

二 寄许怡荪

怡荪吾兄足下：

得手书，及哭乐亭诗之后，已有书奉复，想已得之。此后日益无聊，适大考已毕，益无所事事，适此间耶教学生会会于孛可诺（Pocono）山之巅，余往赴之。此会合二会而成：一为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一为美国东省耶教学生会。计中国学生到者约三十五人，美国学生约二百人。此山地高二千英尺，故寒如在深秋，早晚有拥炉者，可称避暑福地。会中有名人演说，如 Mott，即（《青年会报》所称之穆德，乃世界名人），Beach（此君曾居中国，能通《说文》，亦一奇也），Gilbert Reid（李佳白）等。弟愁苦之中，处此胜境，日聆妙论，颇足杀吾悲怀。连日身所经历，受感益甚，昨日之夜，弟遂为耶氏之徒矣。想故人闻之，必多所骇怪，颇思以五日以来感人最甚之事为足下言之。

方弟入中国公学时，有同学陈绍唐君（广西人）与弟同班，一年之后，此君忽入守真堂专读英文，后遂受洗为耶教徒。他于前年来美，今于此相见。其人之言行，真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其人信道之笃，真令人可惊。然其人之学问见识非不如吾辈也。此可见宗教之能变化气质矣。

昨日之夜，有 Mercer 者，为 Mott 之副，其人自言在大学时染有种种恶习（美国大学学生之风俗有时真如地狱），无所不为，其父遂摈弃之，逐之于外。后此人流落四方，贫不能自活，遂自投于河；适为水上巡警所救，得不死，

而送之于一善堂。堂中人劝令奉耶教。从此此人大悔前行，遂力行善以自赎。数年之后，一日有会集，此君偶自述其一生所历，有一报纸为揭登其词；其父于千里之外偶阅是报，知为其子，遂自往觅之。既至，知其果能改行，遂为父子如初。此君现卒成善士，知名于时。此君之父为甚富之律师，其戚即美国前任总统也。此君幼时育于白宫（总统之宫），则所受教育不言可知，而卒至于此，一旦以宗教之力，乃举一切教育所不能助，财产所不能助，家世所不能助，友朋所不能助，贫穷所不能助之恶德而一扫空之，此其功力岂可言喻！方此君述其父再见其子时，抱之于怀而呼曰："My boy，My boy……"，予为堕泪，听众亦无不堕泪。会终有七人（此是中国学生会会员，大抵皆教中人，惟八九人未为教徒耳）起立，自言愿为耶教信徒，其一人即我也。

是会在一小屋之中，门矮可打头，室小如吾南林里所居之半，拾门外落叶枯枝为炉火，围炉而坐，初无宗教礼仪之声容节奏，而感人之深一至于此，不亦异乎？现弟尚留此，三日后即归 Ithaca 城。……

匆匆奉闻，即祝

无恙。

弟**适** 顿首

六月廿一日

〔追记〕 此书所云"遂为耶氏之徒"一层，后竟不成事实。然此书所记他们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实是真情。后来我细想此事，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但是

这书所记，可代表一种重要的过渡，也是一件个人历史的好材料。

适　八年十月

六月十九日（星一）

第末日：祈祷集会。事务会。美国基督学生夏令会之欢迎茶会。运动比赛。

六月廿日（星二）

吾国学生会已毕，自今日为始吾辈留此为美国学生会之客。

外出散步。看打棒球。

是日早晚俱有讲道会。

有 Elkington 者，为此间地主，曾至中国，现招吾辈明日往游其家。

六月廿一日（星三）

是日早有 Talbot 主讲之讲道会。

步行至 Pocono 湖，Elkington 以舟来迎，舟行湖中，约一时始至其家（湖广约四英里）。其地幽绝，冬青之树参天蔽日，湖光荡漾，如在画图。主人导吾辈周览一匝，出橘浆饮吾辈已，复致词，甚殷挚，有陈某答之。五时辞归。

六月廿二日（星四）

Fosdick，Hurry 等演讲。

下午，陈绍唐、胡宣明二君荡舟于 Naomi 湖，约二小时

至一小岛，名“Comfort”，登岸一游，以小刀刻“二胡一陈”四字于一枫树之上而归。

六月廿三日（星五）

今日归矣。十二时十分上车，一时至Scranton。其地有车站极壮丽，垣壁皆以花石为之，嵌画甚多，皆就有色之石缀合而成，可谓奇观。过Elmira，即陈晋侯（茂康）所游者也。八时至Buffalo，住Iroquis旅馆。

六月廿四日（星六）

晨以电车至尼格拉瀑布（Niagara Falls）观飞瀑，所谓全景（General View）者是也。泉自高岩飞下，气象雄极，唐人诗所谓“一条界破”，对此便觉其语酸可嗤，水触石，喷沫皆成云雾。既复以车游瀑布下之大壑（Gorge）。下壑仰观飞瀑，状尤雄伟。三时归Buffalo。五时五十分上车，十时至Ithaca。

六月廿五日（星期）

晏起。作一书寄母。昨日归，得保民、叔永等书。

六月廿六日（星一）

访宪生诸君于湖上别墅，下午始归。

六月廿七日（星二）

作《康乃耳传》未完。

六月廿八日（星三）

今日始习打网球（Tennis）。夜打牌。

阅《国风报》，见梁卓如致上海各报馆书，心颇韪其言，以为上海各报对梁氏，诚有失之泰甚之处，至于辱及妻女，则尤可鄙矣。

六月廿九日（星四）

写字一纸，甚苦磨墨。打球。夜读周昀叔（星誉）《鸥堂日记》三卷，亦殊好之。

今日天气甚凉，仅七十余度耳。思作诗挽乐亭，未成。

六月卅日（星五）

作《康乃耳传》未完。

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至第五章。

七月一日（星六）

天骤热。初购希腊文法读之。读《马太福音》五章至七章。读班洋（Bunyan）之《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

七月二日（星期）

读《马太福音》八章至九章。作书寄李辛白。天热不能作事，打牌消遣。

七月三日（星一）

有休宁人金雨农者，留学威士康星大学（Wisconsin Uni-

versity）电科，已毕业，今日旅行过此，偶于餐馆中遇之，因与偕访仲藩。十二时送之登车。

今日天气百一十度。打牌。

七月四日（星二）

读 Plato's "Apology of Socrates"。

今日为美国独立纪念日，夜八时至湖上观此间庆祝会。士女来游者无算，公园中百戏俱陈，小儿女燃花爆为乐。既而焰火作矣，五光十色，备极精巧。九时半始归。

七月五日（星三）

往暑期学校注册。下午打牌。

七月六日（星四）

暑期学校第一日，化学（八时至一时）。打牌。

七月七日（星五）

上课。打牌。

七月八日（星六）

无事。打牌。天稍稍凉矣。

七月九日（星期）

读《马太福音》。

七月十日（星一）

上课。化学实验。左手拇指受玻璃管刺伤，流血甚多。

七月十一日（星二）

读Fosdick's "The Second Mile"。此书甚佳。余在 Pocono 曾见此人演说三次。作《哭乐亭诗》成：

人生趋其终，有如潮趣岸；前涛接后澜，始昏倏已旦。[①]
念之五内热，中夜起长叹。吾生二十年，哭友已无算。
今年覆三豪，[②]令我肝肠断。于中有程子，耿耿不可漶。
挥泪陈一词，抒我心烦惋。惟君抱清质，沈默见贞干。
似我澹荡人，望之生敬惮。去年之今日，我方苦忧患：
酒家争索逋，盛夏贫无幔。君独相怜惜，行装助我办，
资我去京国，遂我游汗漫。一别不可见，生死隔天半。
兰蕙竟早萎，孤桐付薪爨。天道复何论，令我眥裂盰！
我今居此邦，故纸日研钻。功成尚茫渺，未卜雏与鷇。
思君未易才，尚如彩云散。而我独何为？斯世真梦幻！
点检待归来，辟园抱瓮灌，闭户守残经，终身老藜苋。

---

① 原注：此四句译萧士璧小诗第六十章。——编者

② 原注：粤乱吾友二人死之，与乐亭而三也。山谷诗云："今年鬼祟覆三豪。"——编者

七月十二日（星三）

上课。读 H. Begbie's "Twice-born Men"。

得怡荪书，附乐亭行述，嘱为之传。下午为草一传。久不作古文，荒陋可笑。昨日一诗，今日一文，稍稍了一心愿。然此岂所以酬死友者哉！

程乐亭小传

乐亭以辛亥三月二十六日死。后二月，其友胡适为诗哭之。诗成之明日，而许怡荪以乐亭之行述来嘱为之传，适不文，然不敢辞也。谨按行述：

君程姓，名干丰，居绩溪十一都之仁里。其先代以服贾致富，甲于一邑，累叶弗坠。父松堂先生，敦厚长者，好施而不责报，见侵而不以为忤。当国家初废科举，即出资建思诚学校，近又建端本女学，以教育其乡之子女，吾绩风气之开，先生有力焉。

君为人少而温厚，悱恻有父风，为思诚校中弟子，与其弟三四人晨趋学舍，皆恂恂儒雅，同学咸乐亲之。日夕罢学，则与同学胡永惠、胡平及其诸姑之子章洪钟、章恒望数人促膝谈论，以道义学行相砥砺。君深于英文，尤工音乐，同学有所质问，辄极其心思为之往复讲解。盖其爱人之诚，根于天性如此。

既卒业而有母丧。后半载，始与其友数人入金陵某校，旋去而之上海，读书于复旦公学。君既遭母丧，意气即惨然弗舒，至是益憔悴，遂病。而读书仍不少辍，尝曰："为学宜猛进，何可退也？"至庚戌之夏，日益不支，

家人乃促之归，归未一年而死，年二十一。君生平笃于朋友恩谊，其卒也，同学皆哭之如手足云。

胡适曰："呜呼！余识乐亭在戊己之际，已丧母矣，形容惨顇，寡言笑；嗣后虽数数相见，其所与我言才七八十语耳，盖其中怀惨痛有难言者。不知者以为乐亭矜重难合，而乌知此固前数年沉毅佳侠抵掌谈论不可一世之少年耶！"

许怡荪曰："呜呼！余与乐亭六载同学，相知为深，孰谓乐亭之贤而止于此！夫以乐亭与其尊甫之恻怛好义，天不宜厄之，而竟死，可伤也！"胡适曰："许君之言诚也。"遂以为传。

七月十三日（星四）

上课。读《陶渊明诗》一卷。

七月十四日（星五）

化学第一小试。读拉丁文。

夜游公园，适天微雨，众皆避入跳舞厅内。已而乐作，有男女约二十双，双双跳舞。此为余见跳舞之第一次，故记之。

七月十五日（星六）

读拉丁文。读《谢康乐诗》一卷。作书寄友人。夜赴暑期学生之欢迎会。

七月十六日（星期）

游湖上别墅，归后大风雨。读拉丁文。

七月十七日（星一）

上课。化学试卷竟得百分，真出意外。读拉丁文。

七月十八日（星二）

上课。作化学算题，久不作算数之事矣。（去年北京试后，即未一亲此事。）。

夜听 Prof. Sprague 演说“Milton”。此君为本校最先英文掌教，今老矣。

七月十九日（星三）

上课。偶与沈保艾谈，以为吾辈在今日，宜学中国演说，其用较英文演说为尤大，沈君甚以为然，即以此意与三四同志言之，俱表同意，决于此间组织一“演说会”。

七月廿日（星四）

上课。写化学讲义。

七月廿一日（星五）

化学第二小试。是夜邀演说会同志会于余室，议进行大旨。打牌。得近仁一书。

七月廿二日（星六）

晨往 Robinson 照相馆摄一小影。打牌。读美国短篇名著数种。

七月廿三日（星期）

晨十时，康乃耳中国演说会第一会，余演说《演说之重要》。是日有参观者六七人。余演说每句话完时常作鼻音“nn”声，亦不自觉，此是一病，今夜承友人相告，当改之。

七月廿四日（星一）

上课。得德争一书。打牌。演化学算题。

七月廿五日（星二）

上课。作书复德争。打牌。

七月廿六日（星三）

上课。演化学算题。

连日极寒，中夜尤难堪。天明时梦见吾母，又梦见蜀川。

七月廿七日（星四）

上课。写化学讲义。

七月廿八日（星五）

化学第三小考。

七月廿九日（星六）

读《马太福音》。读 Samuel Daniel 情诗数章。打牌。

七月卅日（星期）

演说会第二次会，余为主席。

七月卅一日（星一）

上课。演算题。

八月一日（星二）

上课。读George Eliot's "Silas Marner"。

八月二日（星三）

读"Silas Marner"。此书虽亦有佳处，然不逮"The Mill on the Floss"远甚。友人某君昔极称此书，盖所见不广耳。

八月三日（星四）

读"Silas Marner"之第十二回"The Discovery of Eppie"，不觉毛发为戴，盖惨怆之至矣。

八月四日（星五）

化学第四小考，极不称意；平生考试，此为最下。打牌。

八月五日（星六）

打牌。

八月六日（星期）

演说会第三次会，余演说《祖国》。

自今日起不吸烟矣。余初吸最贱之烟卷，继复吸最贵之烟卷，后又吸烟草，今日始立誓绝之。

八月七日（星一）

上课。

八月八日（星二）

上课。今日读“Silas Marner”毕。作家书。作书寄近仁。朱友渔君自纽约来。取回所摄影。

八月九日（星三）

得保民一书。演算题。

八月十日（星四）

上课。夜早睡；连日或以读书，或以打牌，恒子夜始寝，今日觉有不适，故以此矫之。

爱国会举余为主笔，尚不知何以答之。

八月十一日（星五）

上课。下午晤 Brown 君夫妇。此君夫妇皆尝至吾国，教授于天津某校者也。取照片。夜打牌。

八月十二日（星六）

读狄更氏《双城记》。

八月十三日（星期）

演说会第四次会，余演说《克己》。

韩安君自西方来。此君字竹平，吾皖巢县人，毕业于此校，今以爱国会事，周游东方诸校。

温化学。

演说会自下星期起暂停。

八月十四日（星一）

化学大考。读《双城记》。

八月十五日（星二）

上课。天大雷雨。读《双城记》完。

韩君见访，谈甚久，此君貌甚似保民。

学生会特别会，为爱国会事也。

八月十六日（星三）

今日为暑期学校课最末一日。

去年今日去国，去祖国已一年矣。今日得堂上家书，坐Morse院外坡上读之。读已四望，湖光如镜，白杨青枫，萧萧作声，树间鼪鼯窥人，毫无畏态。佳哉此日！

八月十七日（星四）

读爱麦生文（Emerson's Essays）。读《五尺丛书》中之“Tales”，此书如吾国之《搜神述异》，古代小说之遗也。连日无事，极无聊，故读之。

此间国人十去其九，皆赴中国东美学生会者也。

八月十八日（星五）

读马可梨(Macaulay)之“History”及“Johnson”。打牌。

见北京清华学堂榜，知覲庄与钟英皆来美矣，为之狂喜不已。

八月十九日（星六）

读密尔顿（Milton）之“Lallegro”。

与魏作民诸君游湖上别墅，夜八时始归。

八月廿日（星期）

与魏、李诸君躬自作馔，烹鸡炙肉，大啖之。

下午独游 Cascadilla 谷，独行林中，长松蔽天，小桥掩映，溪声淙淙可听，胸襟为之一舒。读密尔顿之“Lallegro”及“II Penseroso”，皆佳构也。

八月廿一日（星一）

读密尔顿稍短之诗。下午至藏书楼作《康乃耳传》。

八月廿二日（星二）

作《康乃耳传》毕，凡五六千言，拟系以短论，久之未成。

八月廿三日（星三）

下午，与同居诸君泛舟湖上，此日所用为帆船，但恃风力，亦殊有趣。夜打牌。

八月廿四日（星四）

是日，打牌两次。读密尔顿小诗。

八月廿五日（星五）

作《康乃耳传》结论，约三百余字，终日始成；久矣余之不亲古文，宜其艰如是也。打牌。

八月廿六日（星六）

读德文诗歌“Lyrics and Ballads”。打牌。

八月廿七日（星期）

金旬卿君归自纽约，闻其谈旅行事甚详，拟今冬亦往纽约一游。

王益其君昨日约往一谈，今日赴之，谈气象学建设事。

八月廿八日（星一）

昨夜寻思非卖文不能赡家，拟于明日起著《德文汉诂》一

书，虽为贫而作，然自信不致误人也。

读“Lyrics and Ballads”。

八月廿九日（星二）

晨起读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极爱其议论之深切著明，以为《临川集》之冠。

访 Prof. Wilson 承其导观气象所（Weather Bureau）一切器械。

夜读“King Lear”。

八月卅日（星三）

晏起。打牌。读“The Tempest”。连日读萧士璧戏剧，日尽一种，亦殊有趣。

八月卅一日（星四）

上午，至王益其处，与同炊爨为午餐食之。下午散步 Cascadilla 谷。是日，读“Macbeth”未完。

九月一日（星五）

昨夜误碎目镜，今日入市令工治之。理什物。

读“Macbeth”毕。此书为萧氏名著，然余读之，初不见其好处，何也？

得傅有周寄小影，附题词廿四韵。以一书报之，亦媵以一影。

九月二日（星六）

陈晋侯、沈保艾归自年会，为言余被举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兼任会报事，余已许爱国会为任主笔之一，今若此，恐遂无宁日矣。

读Dryden's "All for Love"毕。此剧甚佳。

九月三日（星期）

读仲马小说。改《康乃耳传》结论，删去二百字，存百字耳。打牌。

见《小说时报》所登上海伎人小影，知吾前所识之某辈今皆负盛名矣。

九月四日（星一）

今日为劳动节（Labor Day），为休息之日。打牌。

读仲马小说。吾读《侠隐记》续集，已尽六巨册，亦不知几百万言矣。此"Son of Porthos"为最后之一册。伟矣哉，小说之王也！

九月五日（星二）

读小说。打牌。阅报知第三次赔款学生今日抵旧金山。与金涛君谈话。今日拟迁居而未成。是夜大雨。

九月六日（星三）

主妇大可恶，几致与之口角。此妇亦殊有才干，惟视此屋为一营业，故视一钱如命，为可嗤耳。

今日，迁居世界学生会所。初次离群索居，殊觉凄冷。

昨日，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

九月七日（星四）

得君武书，知杨笃生投海殉国之耗，为之嗟叹不已。其致君武告别书云："哀哀祖国，徇以不吊之魂；莽莽横流，淘此无名之骨。"读之如闻行吟泽畔之歌。

君武赠诗一首。

九月八日（星五）

昨夜译 Heine 小诗一首。作书寄君武。读《荀子》一卷，小说一卷，陶诗数首。写去国后之诗词为《天半集》。

九月九日（星六）

读《荀子》第二卷。读"Fortunes of Nigel"，小说也。

与匈牙利人 A. Janitz 君谈。预备明日演说。

九月十日（星期）

演说会第五次会，余演说《辩论》。与诸君论下次辩论会择题事。

读《荀子》半卷。读"Fortunes of Nigel"。

九月十一日（星一）

读"Fortunes of Nigel"毕。此为司各得氏小说之一，以有苏格兰文字，故读之稍费时力。得钟英一电，知明日可到。

九月十二日（星二）

至车站迎钟英。十二时车到，同来者四人：裘维莹、杨孝述、章元善、司徒尧诸君。是日与钟英及诸君闲谈终日。

九月十三日（星三）

读《荀子》半卷。

得保民一书，附《艺舟双楫》及《广艺舟双楫》二册。

夜开欢迎会，欢迎新来诸君。

九月十四日（星四）

与钟英诸人闲谈，又同游农院。

得二兄一书，久不得二兄书矣。

九月十五日（星五）

钟英前已定居 Lee 姓之屋，今日始迁往。主妇之子，余同班也。

读“Man in the Iron Mask”。作公私书函。

钟英携来照片甚多，有余十八岁时小影，对之不胜今昔之感。

九月十六日（星六）

读小说。与钟英往见注册主任 Hoy。与程计二君议明日会事。

夜与钟英闲步至 Happy Hour 看影戏，余九阅月不至此矣。

钟英父母俱存，有兄有妹，承以合家影片见示，天涯游

子，对之感慨何限！

九月十七日（星期）

演说会第一次举行辩论，题为《中国今日当行自由结婚否?》余为反对派，以助者不得其人，遂败。

读小说。

九月十八日（星一）

读小说。作书。读《荀子》。是日购 C. Lamb 尺牍二帙读之。

九月十九日（星二）

读 Lamb 尺牍。删定《气候学论》。

下午往观 Ithaca Fair。Fair 者，所谓“展览会”也。陈一乡之所出而定其优劣焉，以鼓舞其优者而汰其劣者，意至善也。

九月廿日（星三）

作家书。今日为始，以后每七日作书一次寄吾母与吾兄。作书寄上海友人。

今日终日未读一书，何也?

九月廿一日（星四）

读《荀子》。

下午至 Fair 观飞行机，所见为一双叶机，亦不甚大，待之久乃不见飞起。天忽大雨，时来观者约数万人，皆狼狈走

散。余亦衣履皆濡。

九月廿二日（星五）

读 Sophocles'（希腊人 495～405 B. C.）"Oedipus The King"一剧。读《荀子》。

以所居之图寄母兄。得仲诚一书，䚮庄一书。

九月廿三日（星六）

今日匆匆竟未读书何也？上午拍球；下午预备演说，定下学期课程。

九月廿四日（星期）

今日以会所不可用，故演说会展缓一星期。读《马太福音》两卷。

九月廿五日（星一）

在藏书楼阅书，为作《本校发达史》之材料。史目如下：

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白校长（White）时代
第三章　亚丹校长（Adams）时代
第四章　休曼校长（Schurman）时代

九月廿六日（星二）

至藏书楼读书。作校史第一章未成。作书寄䚮庄，约二千言。有 M. B. Haman Felix Kremp 者来谈。

九月廿七日（星三）

上山注册，归时小雨。下午作校史第一章成。

出游偶见书肆有Henry George's "Progress and Poverty"（亨利·乔治著《进步与贫穷》），忆君武曾道及此书，遂购以归，灯下读之。卷首有其子序一首，甚动人。

九月廿八日（星四）

昨夜夜分腹痛大作，几不可忍，一夜数起，今晨诣医视之，服药两种，稍稍愈矣，然尚泄不已。

今日为上课之第一日，休曼校长演说。

九月廿九日（星五）

今日犹时时泄下，医云，"此药之力也，病已祛矣。"

上课。夜读 Wordsworth's "Tintern Abbey"。

九月卅日（星六）

上课。听 Prof. Strunk 讲 "Tintern Abbey" 甚有味。西人说诗多同中土，此中多有足资研究者，不可忽也。

偶见 "Little Visits With Great Americans" 一书，甚爱之。

十月一日（星期）

至 Sage Chapel（本校礼拜堂）听 Anderson 讲道。

今日以会所未得空地，遂不开演说会。

读 Wordsworth（华茨沃氏）诗。

十月二日（星一）

经济学第一课宣言农院二年生不许习此课，以人太多故也。

听 Prof. Northup 讲英文，谓欲作佳文，须多读书。其说甚动人。

十月三日（星二）

以改定课程颇费周折，卒仅得读十五时耳。

得覲庄所寄《颜习斋年谱》，读之亦无大好处。

十月四日（星三）

上课。读华茨沃诗。

得覲庄一书，亦二千字，以一书报之，论宋儒之功，亦近二千言。

是日大雨。天骤热。中夜忽流鼻血不已。

十月五日（星四）

上课。读De Quincy's"The Knocking"，甚喜其言之辩，惟所论余殊不谓然，为作一文驳之。

十月六日（星五）

今年每日俱有实验课。上午受课稍多，竟不暇给；惧过于劳苦，自今日为始，辍读演说及英文诗二课，而留英文散文一科。

今日为中秋节，天雨无月，为之怅怅不已。

十月七日（星六）

上课。下午看影戏，有科学片《花的生长》（The Growth of Flowers），真妙不可言；又有 Cornell 景物写真，亦可观。

夜学生会第一次会，新职员为金涛、刘仲端、林亮功、程义藻等。会毕访邹树文，归见月色甚佳，心神为之怡悦无已。

十月八日（星期）

未读一书，未作一事。

十月九日（星一）

上课。读Burke's "The Age of Chivalry is gone!"，文秾丽极矣。写地质学报告。

十月十日（星二）

上课。下午地质学野外实习。读 Thackeray's "Round About Papers"，甚趣。至 Falls Creek 风景佳绝，余居此一年，乃未游此地，可惜可惜。

十月十一日（星三）

上课。得覲庄书，攻击我十月四日之书甚力。夜世界学生会（Cosmopolitan Club）常会，是日有人提议宾客不宜太滥一事，甚有理。作一书寄马小进。

十月十二日（星四）

上课。闻武昌革命军起事，瑞澂弃城而逃，新军内应，全

城遂为党人所据。

十月十三日（星五）

作英文记一篇。上课。

革命军举谘议局长汤化龙为湖北总督；黄兴亦在军，军势大振；黎元洪为军帅。外人无恙。

十月十四日（星六）

上课。种果学野外实习。

武昌宣告独立。北京政府震骇失措，乃起用袁世凯为陆军总帅。美国报纸均袒新政府。

十月十五日（星期）

Prof. Comfort 有《圣经》课。

起用袁世凯之消息果确，惟不知袁氏果受命否耳。汉口戒备甚严，念大哥与明侄在汉不知如何？

十月十六日（星一）

上课。夜温习地质学与化学，以明日有小试也。

十月十七日（星二）

上课。地质学小试。化学小试。下午地质学野外实习，至湖上，还至鬼头山而归。

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

十月十八日（星三）

上课。作一书致本校图书馆长 Harris 君，论添设汉籍事。

闻有兵轮三艘为新军击沉于江中。

十月十九日（星四）

上课。昨日汉口之北部有小战，互有杀伤。下午《神州日报》到，读川乱事，见政府命岑春萱赴川之谕旨，有“岑某威望素著”，又“岑某勇于任事”之语，读之不禁为之捧腹狂笑。

十月廿一日（星五）

下午，至 Percy 场观本校与 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College 比球，本校胜也。

十月廿二日（星期）

演说会开会，余演讲 Ezra Cornell 之事迹。

经课，Prof. Comfort 主讲。此君博学能言，辞意恳切动人。今日言人生处世如逆流之舟，须以汽力助之始可逆流而上耳。

十月廿三日（星一）

作一写景文字。温种果学，明日有考也。

报载袁世凯果不肯出山，而以足疾辞。

十月廿四日（星二）

野外实习至南山，教师谓此地四千万年前尚为大海，汪洋

无际，今考山石尚多介族化石之遗，山石分层，序次井然，非一川一渎之所能成也。闻之感慨世变，喟然兴思。

十月廿五日（星三）

上课。偶读 Newman 文而喜之，余初不知此君，今始读其文，始信盛名非虚也。读俄国短篇小说数则。

十月廿六日（星四）

广州新将军凤山赴任尚未登岸，有党人以炸弹投之，凤山死，同时死者二十余人。广州今日防卫之严，自不待言，而犹有此事，亦可异矣！

上课至花房（Green House）实习，见菊花盛开，殊多感叹。

十月廿七日（星五）

作一书寄君墨。余去年作《重九词》，有“最难回首，愿丁令归来，河山如旧”之语，今竟成语谶，可异也！

十月廿八日（星六）

腹中作痛。夜赴学生会，归赴世界学生会 Smoker（“Smoker”者，无女宾，可以饮酒、吸烟，故名）。是夜有诸人演说，侑以酒饼，至夜半始散。余助之行酒，以余不饮酒故也。

十月廿九日（星期）

赴康福（Prof. Comfort）之经课。下午有辩论会。夜作植物生理学报告。昨日报记官军获胜，复夺汉口。

十月卅日（星一）

今日为重九，“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三川独立，尚未可知；桂林长沙俱成战场；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何时乎！

（以下缺）

卷　二

民国元年〔1912〕九月廿五日至十二月廿八日（在康乃耳大学文学院）

元年九月廿五日（星三）

晨起入校，办注册事。下午有印度人 Setna 君来访。此君自孟买来，与前记之盘地亚君同乡也。

夜往戏园观南君夫妇（Southern and Marlowe）演萧氏名剧“Hamlet”。南君串 Hamlet，其妻马女士串 Ophelia。此戏为萧氏名剧中之最难演串者，因 Hamlet 之唱白居全书十分之九，为书中主人者甚不易得，故难也。剧中事实，约略记之如下：

丹麦之王有弟 Claudius，伺其兄昼寝，潜以毒灌入耳内，遂弑之；复求婚于其兄之后，许焉，遂篡位。故王之子 Hamlet 耻其母所为，哀痛不欲生。适故王之鬼现形于某处，王子闻之，夜往伺之。鬼为言遭弑之状。王子大愤，誓为报仇。然王子温

柔，宽仁长者也。转念鬼语，或不可深信，思有以证之。又惧见猜，乃佯狂以自晦。尝爱一女子 Ophelia，女子父兄皆不愿之，令女尽还所遗书物，人或疑王子为爱狂也。其叔狡诈，常戒备之。王子喜戏曲，一日观剧，忽有所悟，因改窜一旧剧，令其中情节与其父之死相仿佛，因设筵招其叔往观之。其叔观至进毒一节，大怒，拂袖遁去。后招其子入宫，适篡王方伏地忏悔，王子拔剑欲刺之。继思罪人方在忏悔，杀之，其魂魄可升天，是福之也，遂舍之。入宫，数其母之罪。母愧悔大哭。时 Ophelia 之父 Polonius 方伏帷后窃听，偶作声，王子以为其叔也，拔剑隔帷刺之，毙。明日，其叔假杀大臣罪，送其侄往英国，而嘱英王杀之。途中王子窃发国书，得其谋，潜易其词，令英人杀监者二人，皆其友也。海行数日，遇海盗，王子与斗，被虏去，后盗知为王子，纵之生还，令纳金以赎，王子遂复归丹麦。

时被杀大臣之女既恸失所欢，又哀父死于非命，遂发狂投水死。其兄归自异国，欲报父仇，王复耸动之，令与王子决斗，以毒药淬刃。决斗之日，王犹恐其侄不死，则置毒酒中，欲以赐之。既斗，王子受微伤，其仇伤重将死矣。后忽思饮，举毒酒尽之，毒发立毙；临死呼曰，“酒也，酒也!”受伤之仇本任侠少年，以父仇故，堕奸人术中，至是自知将死，遂告王子以刃中有毒，已不可救，主谋者篡王也。王子闻之，恨极，即刲刃篡王之腹，遂毙。王子毒发亦死。

南君（Southern）串王子大佳。吾去岁观其串“Romeo and Juliet”颇以为不如其妻，今乃知名下果无虚士耳。原书分五出廿幕：

第一出 幕一 （郊外）守兵夜见故王之鬼。
幕二 （宫中）婚宴之后。
幕三 （潘氏〔Polonius〕之家）兄妹言别，潘老戒女。
幕四 （郊外）王子见父。
幕五 （郊外）父魂诉冤。

第二出 幕一 （潘老之家）王子惊所欢。
幕二 （王宫）潘老以王子情书示王。王子见优人定计。

第三出 幕一 （王宫）以王子所欢试探王子之心事。
幕二 （王子之宫）演剧大决裂。
幕三 （王宫）王子入宫，见王跪祷，欲杀之，已而舍之。
幕四 （后宫）训母。刺潘。

第四出 幕一 （王宫）流王子于英。定计。
幕二 （王宫之一室）王子随监者下。
幕三 （王宫）王子见王遂行。
幕四 （郊外）王子在道上。
幕五 （王宫）王子所欢发狂疾。潘老之子举兵入宫，欲弑王复父仇。女子投水死。
幕六 （王宫之一室）王子之友得信，知王子已归。
幕七 （王宫之一室）王与潘老之子定计谋杀王子。

第五出 幕一 （坟地）掘坟。王子与其友过此。王子所欢之柩过此。王子与女兄相见约决斗。

幕二 （王宫）王子与其友谈别后事（追叙）。决斗。幕下。

是夜之戏仅有五出十幕而已，则已删去十幕矣。盖萧氏著书之时，远在十七世纪初，舞台尚未有布景。所谓景者，正如吾国旧剧悬牌为关门，设帐为床而已，故不妨多其幕景。今日之剧场则不然矣。布景皆须逼真，而装置为难，决不能刻刻换景，则择其可合并者并之，不可并者或仍或去，其所换之景，皆必不可不换者也。即如今夜之戏，第一出之五幕，皆不能不换者也。（四五两幕同在郊外，惟王子随鬼下，故不能不另易一景。）第二出仅有一幕，布王宫之景，藩老立宫侧，其女奔诉王子来访狂态，遂同下。王子上，遇优人，已而下。王后并出，潘老以王子情书示之，是合第一幕于第二幕也。第三出原有四幕，今仅存三幕，其原第一幕已并入第二出之下半。所存幕一为王宫演剧，篡王遁去；幕二为王宫，王子入宫，见王方伏地祈天；幕三为后宫。第四出原有七幕，今删存一幕，则原文第五幕也。原第七幕亦并入此幕。其余各幕，皆删去，以其无甚紧要也。第五出仍原文之旧，有二幕，以其不可删并也。即此一节，可见古今情形之异，尤可见戏剧之进化。留心此事者，苟细心研究之，于舞台布景分幕之法思过半矣。

此剧仅第一、四、五，三幕，鬼景幽寂动人，台上灯火尽歇，幽暗仅可辨人影往来而已。此景甚动人，余皆寻常无足道也。

南君串王子，写孝子神情都现。"Hamlet"为萧氏剧中人物之最有名者。其人以孝子而遭再醮之母，其所嫁又其杀父之仇也。以仁人之心，而处天下最逆最惨最酷之境；以忠厚长

者，而使之报不共戴天之仇：其仇又即其母与叔也，其事又极暗昧无据。荒郊鬼语，谁则信之？不知者方以为觊觎王位耳。读其事者，宜合吾国史上伯奇、申生、子胥诸人之境地观之，尤宜知王子处境，比较诸人尤为难处，其人其事，为吾国历史伦理所未有，知此而后可以论此剧中情节。

王子之大病在于寡断。当其荒郊寒夜，骤闻鬼语，热血都沸，其意气直可刳刃其仇而碎砾之。及明日而理胜其气：一则曰鬼语果可信耶？再则曰此人果吾仇耶？三则曰吾乃忍杀人耶？至于三思，则意气都尽矣。王子之人格全在独语时见之。剧中无人自语，谓之独语（Soliloquy），颇似吾国之自白，尤似近日新剧中小连生诸人之演说，但西方之独语声容都周到，不如吾国自白之冗长可厌耳。独语为剧中大忌，可偶用不可常用，此剧独多用此法，以事异人殊，其事为不可告人之事，其人为咄咄书空之人，故不妨多作指天划地之语耳。吾国旧剧自白姓名籍贯，生平职业，最为陋套，以其失真也。吾国之唱剧亦最无理。即如《空城计》，岂有兵临城下尚缓步高唱之理？吾人习焉不察，使异邦人观之，不笑死耶？即如《燕子笺》一书，其布局之奇，可颉颃西剧，然以词曲为之，便失精采。又如《桃花扇》，使近人以说白改演之，当更动人。又如，新剧中之《明末遗恨》，使多用唱本，则决不如说白之逼真动人也。

萧氏之剧，必有一丑角之戏，谓之插诨（Comical part）。此剧中之潘老丈，蠢态可掬，真是神来之笔。后半掘坟一节，掘坟工人亦是丑角，其人亦一蠢物，令人捧腹。凡丑角之戏，非在台上演出，不能全行领会。即如掘坟一节（原文第五出幕一第十五行以下），匆匆读过，初不着意，及演出始知为妙文也。吾国丑角之戏亦有佳者。然丑角要在俗不伤雅。生平所见，西

剧中丑角以萧氏名剧“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之 Dogberry 为最佳，他如“Henry IV”中之 Falstaff 当极佳，惜不得舞台上见之耳。

南君串王子，第一出独语时神情真佳绝。此后则对潘老丈种种藐视之态，尤为毕肖。盖王子极鄙薄潘老，而潘老偏不知趣，故王子每戏弄之，冷嘲热骂，以佯狂出之，皆恰如其身分，此其所以为佳也。

马女士（Julia Marlowe）串娥蜚（Ophelia），王子之意中人也，此为萧氏戏中女子之特异者。萧氏之女子如 Portia，Juliet，Beatrice 之类，皆有须眉巾帼气象，独娥蜚始则婉转将顺老父，中则犹豫不断，不忍背其父之乱命，终则一哀失心，绝命井底。迹其一生所行，颇似东方女子，西人多不喜之。吾去岁曾作一论为之辩护，以非论剧本旨，故不载。马女士串此女，于第四出发狂一幕，声容凄惋，哀动四座。其狂歌数章，声细仅可辨，然乃益哀。若放声高歌，则未免不近人情矣。散花一节尤伤心，初读是书时，有人诂语谓此时女以花分赠王后及其兄，而是夜乃无赠花之事，但女自语作狂言耳。二解不知孰是。

剧中配角亦多佳者。丑角潘老，吾已言之矣。此外如篡王，奸状如绘，亦殊不易得。潘老之子乃不甚出色，王子之友 Horatio 亦不大佳，殊失望耳。

是夜座客为满，名人如白博士（Hon. Andrew D. White）亦在座。

是夜有一二小节颇不满意，如布景牵合之处有颇牵强者。如第二出之第一幕合于第二幕，颇不近情。又如，第三出之演剧宜在王子之宫，所设景乃似王宫，是草率也。

此剧为萧氏第一名著，其中佳句多不胜收，文人多援引之。凡读萧氏书，几无不读此剧者，书中名句如：

1. “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
2. “Give every man thy ear but few thy voice.”
3. “Loan oft loses both itself and friend.”
4. “This above all,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it must follow, as the night, the day,
Thou caust not then be false to any man.”
5. “Couscience does make cowards of us all.”

〔中译〕1. 女人即脆弱！
2. 多听少说。
3. 朋友常随借贷一同失去。
4. 惟诚以待己，始能诚以待人，一如黑夜总是随白昼而至。
5. 良心使人谨慎。

此种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谚语矣。

九月廿六日（星四）

第一日上课：哲学史。美术哲学。

下午，往旁听 Prof. Burr 之中古史，甚喜之。夜译《割地》，未成。

九月廿七日（星五）

上课：伦理学。英文。美术史。中古史。

英文课，予初意在学作高等之文，今日上课，始知此科所授多重在写景记事之文，于吾求作论辩之文之旨不合，遂弃去。

美术史一科甚有趣。教师 Brauner 先生工油画，讲授时以投影灯照古代名画以证之。今日所讲乃最古时代之美术，自冰鹿时代（Reindeer Stage 约耶纪元前八九千年）以至埃及、巴比伦，增长见闻不少。

九月廿八日（星六）

上课，夜作一长书寄德争。

九月廿九日（星期）

往听 H. E. Fosdick 讲经。

下午，往听 Dr. Moore 演说《青年卫生》，注重花柳病，甚动人。

夜译《割地》（即《最后一课》）成。寄德争，令载之《大共和》。

九月卅日（星一）

上课：论理。美国政治。下午，美国政党。

十月一日（星二）

上课：心理学。第一课讲师 Prof. Titchener 为心理学巨子之一，所著书各国争译之。

世界大同会总会书记 Louis P. Lochner 君自麦狄森来。此君以会事故，与余早已有书往来。今始于此相见，执手言欢，

快慰之至。

夜世界会开会欢迎 Lochner 君，即以送总会长 George W. Nasmyth 君往游欧洲。二君皆有演说。

送 Lochner 君登车往纽约。

十月二日（星三）

上课。作书寄仲诚。

美术哲学科所用书名“Apollo”，为法人 S. Reinach 所著，记泰西美术史甚详，全书附图六百幅，皆古今名画名像之影片，真可宝玩之书也。

夜至车站送 Nasmyth 夫妇往游欧洲。

十月三日（星四）

上课。昨夜补记观“Hamlet”记事，今日补成之。作学生会会计报告。

十月四日（星五）

上课。夜有世界会董事会。作报告。读心理学，此书文笔畅而洁，佳作也。

是日，上午有 Prof. N. Schmidt 演说《石器时代之人类》，辅以投影画片，写人类草昧之初种种生活状态，观之令人惊叹。吾人之祖宗，万年以来，种种创造，种种进化，以成今日之世界，真是绝大伟绩，不可忘也。今年大学文艺院特请校中有名之教师四人每星期演讲一次，总目为《文明之史》，自草昧之初以迄近世，最足增人见闻，当每次往听之。

十月五日（星六）

上课。

下午，拟赔款学生致黄监督书稿一道，金仲藩为写之。

夜学生会选举新职员，余被推为书记，辞之。

十月六日（星期）

检阅会中所藏旧杂志中所载滑稽画（Cartoon），择其优者集为一编，将为作一文，论《海外滑稽画》，送德争载之。

午与新西兰人 A. McTaggart 君同出散步，日朗气清，天无纤云，真佳日也。

下午小睡。

十月七日（星一）

上课。作家书（十一号）。录世界会会员姓名住址录。读"Apollo"论希腊造像。

十月八日（星二）

上课。写会员录。至藏书楼读书。

十月九日（星三）

上课。

山下有美国进步党（罗斯福之党）政谈会，党中候选纽约省长 Oscar Straus 过此演说，因往听之。

下午读书。夜有世界会议事会。

十月十日（星四）

上课。

下午，得纽约 The Outlook 一书，以予前投一稿，论我国女子参政权，因旁及选举限制，此报欲知其详，来书有所询问，以书答之。余月前作此稿，投之纽约 The Independent，未蒙登载，故改投此报。此二报为此邦最有势力之杂志，故以投之。

今日，为我国大革命周年之纪念，天雨濛笼，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百感都集。欲作一诗写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今日 Montenegro 王国与土耳其宣战，巴尔干半岛风云又起矣。世界和平之声犹在耳边，而战歌杀声亦与相间而起，东亚革命之周年纪念，乃与巴尔干战云相映，亦一奇也。

十月十一日（星五）

上课。下午作书寄友人。夜读“Apollo”十篇。

十月十二日（星六）

上课。

得家书（十一号），知二哥新丧爱妾，所遗子女数人，无人抚养。我兄此时处境当有非人所能堪者，作书慰之，并劝其归。写至“羁人游子，百不称意时，当念莽莽天涯中尚有一个家在”一语，不禁凄然欲绝者久之。慈亲许我多留一二年，言期我归在乙卯（一九一五）。我前知吾母为天下贤母，吾终留耳。

夜，金仲藩来语余，有中国女子李君过此，寓 Mrs. Treman 家，因与同访之。座间有一人为 Methodist Church 经课讲员，为余略述讲经之法，其言荒谬迷惑，大似我国村妪说地狱事，可见此邦自有此一流人，真不可解也。

十月十三日（星期）

作书。

经课第一会，康福先生仍为主讲。

下午，往听一人演说：此人自言曾周游列国，其言亚洲日本、中国、印度三国风俗毫无真知灼见，徒皮相耳。

夜与菲岛友人 Locsin 君往访此间最大写真馆主 Robinson 君。其人曾旅行欧洲，胸襟极恢廓，蔼然可亲。坐甚久始归。

十月十四日（星一）

得德争寄报甚多，一一读之。

上课。

夜，与印度盘地亚君闲谈。

忽思著一书，曰《中国社会风俗真诠》（In Defense of The Chinese Social Institutions），取外人所著论中国风俗制度之书一一评论其言之得失，此亦为祖国辩护之事。

书中分篇目，大约如次：

一、绪论
二、祖先崇拜（Ancestral Worship）
三、家庭制度（Family System）
四、婚姻（Marriage）

五、守旧主义（Conservatism）

六、妇女之地位（Position of Woman）

七、社会伦理（Social Ethics）

八、孔子之伦理哲学（The Confucian Ethical Philosophy）

九、中国之语言文字（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十、新中国（The New China）

十月十五日（星二）

上课。下午至藏书楼读 A. H. Smith：“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夜读 E. A. Ross：“The Changing Chinese”。皆作札记识之，以为他日之用。

十月十六日（星三）

上课。

读 Paul. S. Reinsch：“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读保尔·S·莱因斯：《远东的思想与政治趋向》〕，中有一长篇论吾国廿年以来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于实在情形，了如指掌。美国人著书论吾国者，未有及此书之真知灼见者也。中于人名年月稍有讹误，为纠正之，作书寄之著者。

十月十七日（星四）

上课。下午作一文，未竟。

夜往听此间进步党演说大会，有 Judge Hundley of Alabama 演说，极佳。

〔追记〕 前二日，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至 Milwaukee 演说，下车时万众欢迎之。忽有人以枪轰击之，中胁，穿重裳而入。有人搏刺客不令再发。罗君受弹，亦不改容。时万众汹涌，将得刺客而甘心焉。罗君即麾止之，驱车至会所，演说六十五分钟，然后解裳令医诊视，其镇静雄毅之态，真令人敬爱。罗君体魄极强，故能支持。弹已入骨，不易取出，至今三日，尚未取出也。刺客名 John Schrank。美国总统为刺客毙者已三人：

林　肯　（Abraham Lincoln　一八六五）
加非尔　（James A. Garfield　一八一一）
麦荆尼　（William McKinley　一九〇一）

十月十八日（星五）

上课。

往听 Prof. Sill 演说 “The Civilization of Crete”。Crete 为希腊之南一大岛，文化之早，在希腊之前千余年，今过其古宫殿，遗址之宏壮，犹依稀可想见当日之文明也。宫殿皆石筑，雕刻甚富，亦有精者，可见当日美术之发达。有女子像，腰细仅盈握，则此陋俗四千年前已风行矣。诗人荷马言雅典当日须纳岁币若干于 Cnossus。又岛上宫殿，初无城郭防守之迹，可见当日海军（舟师）之强，称霸海上。而今安在哉！考古者遥度此岛最盛时代当在西历纪元前一千七八百年之间，宫殿之毁当在十四世纪，则其盛时当吾国殷汤之时，其衰时当与盘庚迁亳同时耳。

下午，作一书寄友人。

夜有世界会董事会。

是日，下午曾往听 Dr. Johnson 奏风琴，中有 MacDowell 之《海曲》(Sea Song)，特佳。

十月十九日（星六）

上课。

郑莱君自哈佛来。

下午作文，未成。

夜有世界会“Smoker”，来者甚众。

十月廿日（星期）

晨与郑君同出访友。

赴康福先生经课。

夜读报。作一报告论上两星期中美国三大政党之竞争。

十月廿一日（星一）

上课。得 Outlook 一书，作长书覆之。夜赴理学会（英文 Ethics 旧译伦理，当作理学或道学，如宋人道学是也），听人讲《债负之道德》，甚得益。

十月廿三日（星三）

上课。下午下山听共和党政谈会，有共和党候选纽约省长 Job E. Hedge 演说。作书。

十月廿四日（星四）

上课。

自警曰：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汝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遽负约耶？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为志人，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也，志之以自警。

"The only way to prevent what's past is to put a stop to it before it happens." －Kipling.

"Once to every man and nation
Comes the moment to decide,
In strife of truth with falsehood,
For the good or evil side."

——Lowell

〔中译〕　使过去的事情不再重演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发生之前阻止它。

——吉勃林

在真理与谬误的冲突之中，
个人和国家都要面对这样的时刻，
究竟是从善还是为恶，
一定要在此刻进行抉择。

——罗　维

不知其过而不改，犹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耻。人即不知，汝独不内愧于心乎？汝乃自认为懦夫耶？知过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耻之懦夫也。亏体辱亲，莫大于是矣。

十月廿五日（星五）

上课。下午在藏书楼读 Grote：“History of Greece”，此为世界有名历史之一，与吉本之《罗马衰亡史》齐名。

忽念及罗马所以衰亡，亦以统一过久，人有天下思想而无国家观念，与吾国十年前同一病也。罗马先哲如 Epictetus and Marcus Aurelius 皆倡世界大同主义，虽其说未可厚非，然其影响所及，乃至见灭于戎狄，可念也。又耶教亦持天下一家之说，尊帝为父而不尊崇当日之国家，亦罗马衰亡之一原因也。

〔注〕　吾作此言，并非毁耶，实是当日实情。后世之耶教始知有国家，其在当日，则但知有教宗（Church）耳。

十月廿六日（星六）

上课。下午稍事作书。夜有学生会常会。办事记事。

十月廿七日（星期）

晨，赴康福先生经课，讲保罗悔过改行一节。其言曰：保罗改过之勇为不可及。然 Ananias 知保罗怀叵测之心以来，将得新教之徒而甘心焉，乃敢坦然往见保罗，说以大义，则其人

诚独为其难，尤不可及也。此说甚新，予读此节时，乃未思及此，何也？

下午作文。夜读上星期报纸所记三大政党之事，摘为报告，为明日之用。

十月廿八日（星一）

上课。至藏书楼读 Andrew D. White's "Seven Great Statesmen" 中之《石台传》。（Stein 普鲁士大政治家）

十月廿九日（星二）

上课。下午读书。夜与南非人法垒闲谈，夜分始睡。

十月卅日（星三）

上课。下午写信。

夜，予忽发起于世界学生会餐堂内作"游戏投票"，选举美国总统，所得结果如下：

	T. R. 罗斯福	Wilson 威尔逊	Taft 塔夫脱	Debs 德　卜
美国人	1	10	3	0
中国人	6	7	0	2
巴西人	1	8	0	0

菲岛人	0	4	0	0
暹罗人	3	0	0	0
南非人	0	2	0	0
埃及人	1	0	0	0
法国人	0	0	1	0
印度人	0	1	0	0
匈牙利人	1	0	0	0
纽西兰人	0	1	0	0
苏格兰人	0	1	0	0
共 53 人	13	34	4	2
	进步党	民主党	共和党	社会党

此甚耐寻味者。此中有数事，尤不可不留意：

一、吾国人所择 Wilson 与 Roosevelt 势力略相等，皆急进派也，而无人举 Taft 者。又举社会党者人二人，皆吾国人也；此则极端之急进派，又可想人心之趋向也。

二、南美洲（如巴西）皆举 Wilson 而不举罗氏，则以罗氏尝夺巴拿马于哥伦比国，迫人太甚，南美之人畏之，故不喜之。

三、菲岛之人争举 Wilson，以民主党政纲许菲岛八年之后为独立国，故举之。

四、暹罗共有三人，皆举罗氏，则以此三人皆不关心美国政治，但震惊罗氏盛名而举之。（吾之为此言，非无所据

也。此三人所书票写罗氏之名，皆有错误。其一人已下笔写 Roo 矣，而不能拼其全名，故涂去而写罗氏之浑名 Teddy，而又误为 Taddy。其一人拼 Roosevelt 为 Roovelt，其一人则作 Roosvelt，皆误。此可见此三人之不关心时事也。）

五、吾国人所写票，有一人作 Roosvelt，犹可原也；其一人作 Roswell，则真不可恕矣。罗氏为世界一大怪杰，吾人留学是邦，乃不能举其名，此又可见吾国人不留心觇国之事，直可耻也。

十月卅一日（星四）

上课。

昨日《大学日报》亦举行游戏选举，得票最多者为 Wilson，其次为 Roosevelt，二人相距百票耳。Taft 则瞠乎其后，仅三百票耳。原文附粘于后。予亦往投票，所选者 Roosevelt 也。

Cornell Daily Sun

Founded，1880，Incorporated，1905.

Thursday，October 31，1912

The Straw－vote results follow

TOTAL VOTE.（总票数）

Name	Oct. 十月试选	Feb. 二月试选
Wilson	969	516

Roosevelt	850	766
Taft	351	526
Debs	37	10
Chafin	18	
Invalid votes	50	65
	2275	1883

UNDERGRADUATE VOTE. (学生票)

Wilson	779	386
Roosevelt	741	687
Taft	325	461
	1845	1534

FACULTY VOTE. (教员票)

Wilson	99	94
Roosevelt	81	34
Taft	13	27
	193	155

SAGE VOTE. (女生票)

Wilson	91	36
Roosevelt	48	45
Taft	13	38
	152	119

BALLOT FOR GOVERNOR (纽约省长选举)

First Choice.

Student	Faculty	Sage	Totals
学生	教员	女生	总票数

Straus ……	1080	138	87	1305
Sulzer ………	343	27	24	394
Hedges ……	340	20	21	381
Russell ………	17	3	4	24
MacNichols. …	8	4	4	16

Men Undergraduates over 21 ······················· 717
Men Undergraduates under 21 ······················ 709
Undergraduates going home to vote ··············· 179

此次所选纽约省长为 Oscar Straus，乃一犹太人，然其人名重一时，人多归之。即如此间选 Straus 之票，多于他人几及一千，虽学生中亦多犹太人，然教员中亦多归之者。可见人心之趋向，初不拘种族界限矣。

夜读书。

十一月一日（星五）

上课。

听 Prof. N. Schmidt 演讲摩西及犹太诸先知，甚动人。此君似极诚恳，每讲至动人处，泪莹莹然盈睫，可见其读书盖真能为古人设身处境，故能言之真切如是也。

夜读美术史。

十一月二日（星六）

上午上课。看本校与哈佛大学长途赛跑，第一人为J. P. Jones，本校学生，然总计分数（52～55）本校乃不如哈佛。

下午读书。小睡。是日始雪。

夜往访L. E. Patterson之家，夜深始归。

是夜偶谈及Free Mason（吾国译“规矩会”）之原委始末。

十一月三日（星期）

晨，赴康福先生经课。

下午，作读报报告。与法垒诸人同出散步，行至四英里之长始归。

夜续作报告，见有Homer Lee之死耗（十一月一日）。此君为孙中山作军事参谋，闻为革命事效力不少，今民国告成而此君死矣！此君著有一书名“The Valor of Ignorance”，甚风行一时。

十一月四日（星一）

上课。秋暮矣，感而有赋，填一词记之，未成。阅昨日之N. Y. Times报，论土耳其事。

十一月五日（星二）

上课。

今日为美国选举日期，夜入市观之，此间有报馆两家，俱用电光影灯射光粉墙上，以报告各邦各州选举之结果，惟所得殊不完备。市上观者甚众，每一报告出，辄欢呼如雷。以大势观之，似民主党胜也。其附威尔逊者，则结袂连裾成一队，挟

乐器绕行市上，哗呼之声，与乐歌相答，其热心政事可念也。来者亦多妇人，倚墙而立，历数时不去，夜渐深始陆续归去，然留者仍不少。闻确实效果，须明晨或上午始可见之也。

是日重读 Plato’s Apology，Crito，and Phaedo 三书，益喜之。

十一月六日（星三）

今日选举结果如下：

威尔逊（Wilson）	得三百八十七票
罗斯福（Roosevelt）	得一百九十九票
塔夫脱（Taft）	得 二十五票

选人票数共得五百三十一，得二百六十六为过半，威氏得三百八十七，则其被举决矣。

续成昨日之词；久不作此，生涩极矣，录之：

水龙吟 送秋

无边枫赭榆黄，更青青映松无数。平生每道，一年佳景，最怜秋暮。倾倒天工，染渲秋色，清新如许。使词人憨绝，殷殷私祝：秋无恙，秋常住。　凄怆都成虚愿，有西风任情相妬。萧飕木末，乱枫争坠，纷纷如雨。风卷平芜，嫩黄新紫，一时飞舞。且徘徊，陌上溪头，黯黯看秋归去。

前日有 Mrs. F. E. Bates〔培茨夫人〕者，演说女子选

举权，亦引中国为口实。作一书登之报端，以辨其非。

十一月七日（星四）

作书寄人。上课。

今日为康乃耳大学前校长白博士（Dr. Andrew Dickson White）八十寿辰。是日午正，全校学生齐集文艺院门外，时天大雨，学生来者蜂拥而至。初不为雨小挫。已而钟塔上“钟乐”奏《母校》之歌，三千学生齐去冠和歌。歌已，白博士与校董自穆利尔院出，众争欢呼以欢迎之，欢呼之声（Yell）震天。时雨益大，众鹄立无散去者。院外廊下设小坛，学生四年班会长J. P. Jones（即前日赛跑第一者）代表学生全体致贺词，博士亦演说十五分钟，述此校发达之大略，兼述其今日快意之怀，结语云：愿天佑汝。博士精神犹矍铄，语时间作咳，然语声极清脆可听。

是日之会，三千男女鹄立雨中至廿五分钟之久，欢呼和歌祝此老康健，此景至可念也。余心为大动，欢呼时几欲下泪。至博士演说结语，则真泪下矣。

此老为此邦之一伟人，是日寿诞，美国总统及德国皇帝维廉俱有电庆贺。

此老实此校之创始人也。人但知康乃耳倾家建此校，而不知无白博士决无康乃耳。吾昔作康君传，记此甚详。

夜中读书，忽思发起一“政治研究会”，使吾国学生得研究世界政治。

十一月八日（星五）

上课。下午作一书寄德争。作家书（母，第十二号）。夜读

心理学，夜分始睡。

十一月九日（星六）

上课。下午入市。夜闻 Mr. Brown〔布朗先生〕夫妇来此，与金仲藩往访之，坐甚久。

十一月十日（星期）

赴康福先生经课。

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下午，往听 Prof. N. Schmidt 演说回教历史，甚有味。夜读美国政治。

十一月十一日（星一）

上课。

以前日所念及之“政治研究会”质之同人，多赞成者，已得十人。

下山办一事。

前予作一文论《中国女子参政权》寄登《外观报》，至是始登出，今日寄赠报二册，酬金五元。此稿初未全登，仅取其

大要为社论，故不能作投稿论。此予以英文稿卖文之第一次。

夜读哲学史。

十一月十二日（星二）

上课。下午读柏拉图《共和国》。

夜有人邀往看戏，戏名“Officer 666”乃一谐剧，Austin McHugh所著，写一盗画巨猾，情节甚离奇。此剧实不出一室之间，故不须易景。予辈所坐乃在一层楼上，名Gallery，价最贱，如吾国戏园之起码座。座中多工人及大学生。在此座者，都不顾礼节，有不去帽者，有买食物大嚼者，有大笑者，乐作则大声和之；楼下座中有少年男女入座，则鼓掌踏足以揶揄之；有时乐队奏俗乐如“Oh My Baby!”之类，则合口呼啸以和之；出终幕下，则大哗呼，须剧中角色出谢，至数四次始已（尤注意女优出谢）。此生平第一次阅历，故记之。

十一月十三日（星三）

上课。至藏书楼读书。夜作一短文论建筑五式。

十一月十四日（星四）

上课。下午与仲藩闲谈。入市。读报。读英报纸论吾国事，中心如捣。又至邹秉文处读上海报纸。

十一月十五日（星五）

上课。稍作事。近来殊苦忙，故百事废弛，今日始一清理之。夜有世界会董事会。读心理学。

十一月十六日（星六）

上课。

午有政治研究会第一次组织会，会于予室。会员凡十人。议决每二星期会一次，每会讨论一题，每题须二会员轮次预备演说一篇，所余时间为讨论之用。每会轮会员一人为主席。会期为星期六日下午二时。第一次会题为《美国议会》，予与过君探先分任之。

下午，睡二小时。久不得睡足，每日仅得睡六七时耳。

夜有吾国学生会，会时，余起立建白二三事，颇有辩论，深喜之。会中久奄奄无生气，能有人辩论，是佳兆也。

归听 Prof. Orth〔奥什教授〕演说 Francis Grierson〔弗兰西斯·克利森〕事迹。此人为晚近一奇人，狂放无匹，所著书有“The Valley of Shadows”（Constable, London）〔《影谷》(伦敦　康斯特伯尔出版公司)〕。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

今日为吾廿一岁生日（以阳历计之）。余生于辛卯十一月十七日，至今日（壬子）足廿一岁矣。岁月之逝，良可惊叹！

赴康福先生经课。下午往听人演说佛教。

十一月十八日（星一）

上课。下午读心理学。

十一月十九日（星二）

上课。

有J. O. P. Bland〔布兰德〕者来自伦敦，曾在吾国海关执事甚久，今来美到处游说，诋毁吾民国甚至，读之甚愤。下午，作一书寄《纽约时报》(N. Y. Times）登之。

十一月廿日（星三）

上课。读美术史。

十一月廿一日（星四）

上课。

有J. O. P. Bland〔布兰德〕者今夜来此演说，题为"The Unrest of China"〔《中国的动荡》〕，往听之。既终，予起立质问其人何故反对美人之承认吾民国。彼言列强不能承认吾民国，以吾民国未为吾民所承认也。（We cannot recognize a Republic which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by the people concerned.）吾又问其人何所见而云吾民未尝承认吾民国乎？其人忽改口曰，吾固未尝作此语也。予告以君适作此语，何忽忘之？彼言实未作此语，吾自误会其意耳。实则此言人人皆闻之，不惟吾国学生之在座者皆闻之，即美国人在座者，事后告我亦谓皆闻之。其遁辞可笑也。

十一月廿二日（星五）

上课。

连日以Bland在各地演说，吾国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市与纽约均有书来议进行之方，抑制之策。今日吾国学生会开特别会议事，余建议举一通信部，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

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

十一月廿三日（星六）

上课。读书。看东美十一大学野外赛跑。夜有世界会茶会。中国学生政治研究会会于余室。

十一月廿四日（星期）

赴康福先生经课。下午读柏拉图《共和国》。

十一月廿五日至三十日

此一星期虽有假期两日，而忙极至无暇寝食，日记遂废，可叹也。

十二月一日（星期）

昨夜二时始就寝，今晨七时已起，作一文为今日演说之用。

十二时下山，至车站迎任叔永（鸿隽），同来者杨宏甫（铨），皆中国公学同学也。二君皆为南京政府秘书。叔永尝主天津《民意报》。然二君志在求学，故乞政府资遣来此邦。多年旧雨，一旦相见于此，喜何可言。

下午四时在 Barnes Hall 演说《孔教》，一时毕，有质问者，复与谈半时。

是夜，叔永、宏甫均宿余所。二君为谈时下人物，有晨星寥落之叹。所喜者，旧日故人如朱芾华、朱经农、王云五诸人，皆慷慨任事，可喜也。

十二月二日（星一）

为叔永觅屋。

十二月三日（星二）

上课。

理学会嘱予预备一短篇演说，述吾国子女与父母之关系，诺焉。是夜予演说十五分钟，有 Prof. G. L. Burr and Prof. N. Schmidt 二君稍质问一二事。Prof. Purr 以予颇訾议美国子女不养父母，故辨其诬。亦有人谓吾言实不诬者。此种讨论甚有趣，又可增益见闻不少。

十二月四日（星三）

有一小考。得 Lochner 一长书。上星期得怡荪一长书，甚喜。余与怡荪一年余未通书矣。

十二月五日（星四）

上课。

在叔永处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任刺良弼者彭君，功成而死。任刺载泽者三人，其一人为税绍圣，亦旧日同学也。时汪兆铭已在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

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袁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此事可资他日史料，不可不记。

十二月六日（星五）

上课。

与叔永、宏甫同听 Schmidt 讲波斯古代之火祆教，创于 Zoroaster（650—583B. C.?）者，甚有趣，当参考书籍以考证之。

十二月七日（星六）

上课。

下午，政治研究会第二会会于予所，所论为英法德国会制度。

夜有世界会万国大宴，甚欢。读《稼轩词》四卷。

十二月八日（星期）

听 Robert E. Speer 演经。译报一节。

十二月九日（星一）

上课。作书给怡荪，未完。

十二月十日（星二）

连日亦无甚可记者，姑略之。

十二月十一日（星三）

有人来与余言宗教事，甚有趣。余告以吾不信耶教中洗礼及圣餐之类，辩论久之，亦不得归宿。

十二月十二日（星四）

往访康福先生之家。

十二月十三日（星五）

昨日作文论阿里士多得“中庸”说。尝谓宋儒“不易之谓庸”之说非也。中者，无过无不及之谓。《中庸》屡言贤者过之，愚不肖不及；又论勇有南北之别，皆过与不及之异也。又言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此则与阿氏中说吻合矣。庸者，寻常之谓，如庸言庸行之庸，书中屡及之。又言素隐行怪之非，以其非庸言庸行也。

是夜往 Patterson 家，坐甚久。

十二月十四日（星六）

下午，与任杨二君入市市衣。

夜有“不列颠之夜”，甚欢。

读纽约《独立报》，有文论承认民国事，甚厚我。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

经课。下午读英文诗数篇。作书寄友人。

十二月十六日（星一）

夜与友人同往访 A. P. Evans 之家，小坐。归途同至戏园看影戏，所演为本仁（John Bunyan）小传及所著《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如《西游记》，为寓言之书）。台下乐队为俄国乐人，高下抑扬，与台上情节相应，如吾国舞台然。此虽小节，然有耐人寻味者，暇当研究之，

自此以后，有事值得一记则记之，否则略之。自今日为始，凡日记中所载须具下列各种性质之一：

一、凡关于吾一生行实者。

二、论事之文。

三、记事之有重要关系者。

四、纪游历所见。

五、论学之文。

十二月廿一日（星六）

中国学生政治研究会第二次会，论“租税”。胡明复、尤怀皋二君任讲演，甚有兴味。二君所预备演稿俱极精详，费时当不少，其热心可佩也。

自十二月廿一日至一月六日，为年终假期。

十二月廿四日（星二）

本日为耶稣诞节之夕，吾辈乃无家可归，因招请无家之游子为解愁之会，名之 Consolation Party，亦斫松树为“圣诞节之树”。插烛枝上燃之。树梢遍挂玩具，拈阄俵散之。来者围

火炉团坐，各道一故事为乐，忽忆及前日夜行见月方圆，当为吾国旧历十一月中，检旧历，知明日为十七日，则亦吾诞辰也，念之弥增感慨。

会毕，有人告我今夜天主教堂有弥撒礼（Mass），因往观之。入门，座已满，幸得坐处。坐定审视，堂上有塑像甚多，中列十字架，上刻耶稣裸体钉死之像。像后有四像，似系四使徒也。两庑各有像，右为耶稣之母。其左侧之像有髭，不知为何人，疑是耶稣之父也。此等偶像，与吾国神像何异？虽有识之士，初不以偶像祷祀之，然蚩蚩之氓，则固有尊敬顶礼迷信为具体之神明者矣。教中男女来者，将入坐，先屈一膝（如吾国请安之礼）行礼，然后入坐。座前有木板，人皆长跽其上，良久然后起坐。有儿童数十人，结队高歌颂神之歌 。坛上牧师合十行礼，俨如佛教僧徒，跪拜起立，沓沓可厌。其所用经文及颂祷之词，都不可解，久之，始辨为拉丁文也。吾敢言座中男女十人中无二三能解其词义者。此与佛教中之经咒何异乎？（佛经中梵文名词都直译其音，即如“南无阿弥陀佛”，今有几人能言其意耶？）始行礼时，已十一时，礼毕，则已一点半矣。子夜风雪中坐此庄严之土，闻肃穆之乐歌，感人特深，宗教之魔力正在此耳，正在此耳。“宗庙之中，不使民以敬而民自敬”，古人知之熟矣。此为吾生第一次入天主教之礼拜堂也。

十二月廿五日（星三）

今日为耶稣诞节，Patterson 夫妇招吾饭于其家，同饭者数人，皆其家戚属也。饭毕，围坐，集连日所得节日赠礼一一启视之，其多盈一筐。西国节日赠品极多，往来投赠，不可胜数。其物或书，或画，或月份牌。其在至好，则择受者所爱读

之书，爱用之物，或其家所无有而颇需之者，环钏刀尺布帛匙尊之类皆可，此亦风俗之一端也。赠礼流弊，习为奢靡，近日有矫其弊者，倡为不赠礼物之会，前日报载会中将以前总统罗斯福为之首领。

Patterson 夫妇都五十余矣，见待极厚，有如家人骨肉。羁人游子，得此真可销我乡思。前在都门，杨景苏夫妇亦复如是，尝寄以诗，有“怜我无家能慰我，佳儿娇女倍情亲”之语。此君夫妇亦怜我无家能慰我者也。此是西方醇厚之俗。

斐城（Philadelphia）游记

先是此邦各大学皆有世界大同会（Cosmopolitan Club），后乃结合为大同总会（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而各校之大同会皆为之支会焉。总会有总书记一人，会计一人，会长一人，以 Cosmopolitan Student 为之机关。总会每年有年会一次，今年之会地在斐城。此间支会举代表二人：J. C. Faure and M. A. Gonzalez。予亦拟往一游。盖以斐城为此邦历史上重要之地，古迹甚多，又此次赴会者多旧时相识，故决计偕往。已而代表之一 Faure 者忽病不能往，即以予代之，商之会中董事会诸君，皆表同意，遂决。十二月廿六夜与 Gonzalez 君同行，车上遇威斯康新支会代表 Lochner，Carus，Kliefoth 三君。

十二月廿七日（星五）

晨八时抵斐城，下车，总会会计 Sato（日人）来迎。又遇

耶尔支会代表 Stevens 君。时天大雨，幸以电车行。抵彭省大学宿舍，遇会长 J. R. Hart jr.，遇康福先生。陆续来者，Worcester 之梅贻琦及 Schmidt 君，Clark 之张仲述及 Oxholm 君，Purdue 之裘昌运君，哈佛之郑莱及 Das 君，Iowa State College 之 Emerson 君，Michigan 之 Welsh 君，Illinois 之严家驺及 Monteiro 君，Syracuse 之 Barros 君。

下午会于大学博物院讲室，由各职员及干事员报告，中惟总书记及宪法股干事员之报告最有关系。

是夜有 Mrs. J. B. Lippincott，1712 Spruce Street 开欢迎会于其家。此妇为本城巨富之一。其夫业印刷发行。其住宅极华丽。夫妇皆极和蔼可亲。

十二月廿八日（星六）

昨夜会长 Hart 君分干事股（Committee），余为宪法部，Gonzalez 为财政部，宪法部股长为严家驺君。先是去年年会时派有股长 Prof. T. E. Oliver 任修改宪法事，此君与总书记 Lochner 君意见歧异，深忌之，故欲废总书记一职。（旧章总书记为独立之职，任之者可连任，不以地迁，而会长会计则由执行支会〔Executive〕举之。执行支会者，岁由一支会轮值，为行政机关，期一年，故名。）吾力与争，卒得不废，股员中多右吾说者。

（下　缺）

卷　三

民国二年〔1913〕四月
至三年〔1914〕二月廿八日
(在康乃耳大学)

吾作日记数年，今不幸中辍，已无可复补；今以札记代之：有事则记，有所感则记，有所著述亦记之，读书有所得亦记之，有所游观亦略述之。自传则吾岂敢，亦以备他日昆弟友朋省览焉耳。

民国二年四月

一、国家与世界（四月）

吾今年正月曾演说吾之世界观念，以为今日之世界主义，非复如古代 Cynics and Stoics 哲学家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

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故吾之世界观念之界说曰："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顷读邓耐生（Tennyson）诗至"Hands All Round"篇有句云：

"That man's the best cosmopolite
Who loves his native country best"
（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

深喜其言与吾暗合。故识之。

二、道德观念之变迁（十月八日）

道德学课论道德观念之变迁：古代所谓是者，今有为吾人所不屑道者矣。古人所谓卫道而攻异端，诛杀异已，如欧洲中古教宗（Church）焚戮邪说，以为卫道所应为也，今人决不为此矣。耶教经典以为上帝为男子而造女子，非为女子而造男子，故女子宜屈服于男子，此说今人争嗤笑之矣。不特时代变迁，道德亦异也。即同一时代，欧人所谓是者，亚人或以为非；欧亚人所谓非者，斐、澳之土人或以为是。又不特此也，即同种同国之人，甲以为是者，乙或以为非；耶教徒以多妻为非，而满门之徒乃以为是；民主党以令菲律宾独立为是，而共和党人争以为非。又不特此也，即同一宗教之人，亦有支派之异：天主旧教多繁文缛礼，后人苦之而创新教。然新旧教都以耶稣为帝子，神也，死而复生，没而永存，于是有三尊之说(Trinity)。三尊者，天帝为父，耶稣为子，又有"灵"焉

(Holy Spirit)。近人疑之，于是有创为一尊之教（Unitarianism)，以为上帝一尊，耶稣则人也。凡此之类，都以示道德是非之变迁。是故道德者，亦循天演公理而演进者也。然则道德是非将何所取法乎？善恶 果无定乎？抑有定乎？其无定者是非乎？抑人心乎？人心是非观念之进退，其有所损益于真是非乎？抑天下固无所谓真是非真善恶者耶？则将应之曰：天下固有真是非真善恶 ，万代而不易，百劫而长存。其时代之变迁，人心之趋向，初无所损益于真是非也。事之真是者，虽举世非之，初不碍其为真是也。譬之杀人，则人争非之，然复仇而杀人，则有嘉之者矣。复雠者以复仇为是，许复仇者以许复仇之故而遂嘉杀人，然在被杀者则必不以复仇者之杀之为是也，其被杀者之妻子友朋，亦必不以复仇者为是也。若以“犯而不校”之说往，则复仇者又见非于孔子之门矣。若以“以德报怨”之说往，则复仇者又将见斥于老氏、耶氏之门矣。若以“果报”之说往，则复仇为多事矣。然终不能谓天下无真非真是也，其所见者异也。复仇者所见为真是非之一面，孔、佛、耶、老所见亦真是非之一面也。苏格拉底曰：“知识者，道德也。”（Knowledge is Virtue）道德不易者也。而人之知识不齐，吾人但求知识之进，而道德观念亦与之俱进，是故教育为重也。(此说亦有可取之处。然吾今日所持，已与此稍异矣。民国六年一月记。)

三、第一次主议事席（十月八日）

是夜世界会有议事会，余主席，此为生平第一次主议事席，始觉议院法之不易。余虽尝研究此道，然终不如实地练习

之有效，此一夜之阅历，胜读议院法三月矣。

四、“博学铁匠”巴立特（十月八日）

是日读巴立特（Elihu Burritt，1811～1879）事迹及所著书，此人亦怪才也。幼贫为锻工，仅入学六月，而苦读不辍，年三十能读五十国文字，遂惊一世，称博学铁匠焉（The Learned Blacksmith）。三十以后，演说著书，持世界和平主义甚力，南北美黑奴问题之起，君主放奴赎奴之说，传檄遍国中。其人慷慨好义，行善若渴，固不特以语学名也。

五、杂志之有益（十月九日）

读《外观报》论爱耳兰 Ulster 省反抗与英分离事，读竟，于此问题之始末十得八九。因念此邦杂志太多，不能尽读，如每日能读一篇，得其大概，胜于翻阅全册随手置之多矣，胜读小说多矣，前此每得杂志，乱翻一过，辄复置之，真是失计。

六、中国似中古欧洲（十月九日）

读 Ashley’s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History and Economic Theory〔厄西雷的《英国历史与经济学说导论》〕之第末篇论“The Canonist Doctrine”〔《宗教法规学说》〕甚有所得。昔 E. A. Ross 著 The Changing Chinese〔《变化中的中国人》〕，其开篇第一语曰，“中国者，欧洲中古之复见于今也。”（China is the Middle Ages made visible）初颇疑之，年来稍知中古文化风

尚，近读此书，始知洛史氏初非无所见也。

七、“希望所在，生命存焉”（十月九日）

任叔永以其友人某君书见示。书末云：

> “哲弟自戕，殊堪痛惜！然以弟今日心绪，则觉人必有一死，先死后死，时日之异耳。武松有言：‘还是死得干净。’吾辈生此可怜之时，处此可怜之国，安知死之不乐于生耶！”

此亡国之哀音也，希望绝矣，遂作“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之叹。昔年杨笃生闻广州之败，作绝命书寄君武，有云：“哀哀祖国，殉以不吊之魂，莽莽横流，葬此无名之骨”，遂投海死。任叔永之弟居杭州，蒿目时艰，亦投井死。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为者也，以悲愤不能自释，遂以一死自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悯也。余年来以为今日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视，则真无望矣。使杨任二君不死，则终有可为之时，可为之事。乃效自经于沟壑者所为，徒令国家社会失两个有用之才耳，于实事曾有何裨补耶？此邦有一谐报，自名为《生命》，其宣言曰：“生命所在，希望存焉。”（W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此言是也。然诸自杀者决不作此想也。故吾为下一转语曰，“希望所在，生命存焉。”盖人惟未绝望，乃知生之可贵；若作绝望想，则虽生亦复何乐？夫人至于不乐生，则天下事真不可为矣。

八、读 Synge 短剧（十月十一日）

昨今两日，读爱尔兰近代戏曲巨子 J. M. Synge〔绅吉〕（一八一七～一九〇九）短剧二本：

1. Riders to the Sea.〔《向海延伸的山脉》〕

2. 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在峡谷的阴影下》〕

写爱尔兰贫民状况极动人。其第一剧尤佳，写海滨一贫家，六子皆相继死于水，其母老病哀恸，絮语呜咽，令人不忍卒读，真绝作也。

九、读《嘉富尔传》（十月十一日）

今日读 Andrew D. White 之嘉富尔（Cavour）传，甚喜之。意大利建国三杰玛里尼、加里波的与嘉富尔，各有所长，各行其是。玛主共和，以笔舌开其先；嘉主统一宪政国，以外交内政实行之；加亦主民主，以一剑一帜实行之。三子者不同道，其为人杰则一也。一者何也？新意大利也。

一〇、胡彬夏女士（十月十二日）

往访胡彬夏女士，小坐，与偕访 Prof. C. S. Northup。归途女士语余，以为生平奢望唯在得良友。余亦以为吾国男女界限之破除，其最良之果，在于一种高洁之友谊。女士聪慧和蔼，读书多所涉猎，议论甚有见地，为新女界不可多得之人物。余前与郑莱、胡宣明诸君谈，恒以吾国学子太无思想为

病，相对叹咨，以为今日大患，在于国人之无思想能力也。今日与女士言亦及此。女士谓此亦有故，盖晚近之留学生年齿较稚，思力未成熟，其肤浅鄙隘本无足责。此论殊忠厚，可补吾失，不观乎美国之大学生乎？其真能思想者能有几人耶？念此又足起我乐观之望矣。

一一、苦学生（十月十二日）

夜有俄国学生 Gahnkin 造访，与谈甚久。此人抵美时，贫无可学，自纽约步行至此，力作自给。所治为工程学。余谓其向学之殷可敬也。君答曰："此亦不足异，在我则求学之念正与饿之求食，渴之觅饮，初无小异也。"君语我，谓俄国学制非曾读其国诸大文豪之诗文者，不得入大学或专门学校。君又言，凡人能爱其国之文学，未有不爱其国者也。此言甚可念。

一二、读"The Inside of the Cup"说部（十月十六日）

连日读 Winston Churchill's"The Inside of the Cup"〔丘吉尔的《圣杯之中》〕说部，以今日宗教问题为主脑，写耶教最近之趋向，畅快淋漓，读之不忍释手，盖晚近说部中之最有力者也。书名出"路加"十一篇三十九节：

> "Now do ye Pharisees make clean the outside of the cup and the platter; but your inward part is full of ravening and wickedness."〔"如今你们法利塞人洗净了圣杯之外

部，但你们内心却充满了邪恶。”〕

耶稣痛恨伪君子之词也。

一三、西文诗歌甚少全篇一韵（十月十六日）

西文诗歌多换韵，甚少全篇一韵者。顷读 Robert Browning，见两诗都用一韵：一为 Avalier Tunes 之第三章，一为 Through The Metidja to Abd-el-Kadr，以其不数见，故记之。

一四、论纽约省长色尔曳被劾去位（十月廿日）

纽约省长色尔曳（William Sulzer）被弹劾去位，其罪案为报告选举用款不实。盖此邦年来因政党运动选举用款无节，弊窦百出，故立法以防之：凡候选人或办理政党选举之干事，须于选举完结后二十日内，将所收受之选举捐款实数，及本期选举所费实数，报告于选举监督，列名某人捐金若干，某项用金若干存案。此法之用意有二：

一、欲使各党不敢收受不义之财（此邦之大公司大政客每出巨资助其私人，冀被选后可得其庇荫）；

二、使各项用费一一公布，庶不敢有以金钱卖买投票及以金钱运动选举等事。色氏所报收支各项，乃漏报巨款若干项（如某大银行家之款），又私用所收选举捐款以为他项用途，为其反对党所举发，遂被弹劾，由省议会上院及本省高等法庭会审，延至二月之久，今始决耳。

先是纽约省有所谓 Tammany Hall，乃一般政蠹小人所组织，势力之大，莫与抗衡，纽约省之行政官都其傀儡耳。晚年以来，清议切齿，然莫可如何也。色氏初亦属此党，受任后，欲博民心（为候选总统之计也），遂一变故态，力攻此党，倡直接推举之法（Direct Primary），令公民得直接推举，不由政党把持。此党中人（其魁首 Charles Murphy）恨色氏切骨，百计中伤之，而色氏又不慎，遂为弹劾去。此事是非殊不易断。色氏之攻小人是也。然论者不当以此之故，遂恕其作伪之罪。色氏罪固有应得，而劾之者非可劾之之人，所谓盗固不义，而跖非诛盗之人也。吾于此案得一说焉，曰：凡服官行政之人，必先求内行无丝毫苟且，然后可以服人，可以锄奸去暴，否则一举动皆为人所牵掣，终其身不能有为矣，可不戒哉！吾国古训："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以身先之。"此等金玉之言，今都成迂腐之谈。呜呼！吾安敢窃议异国政治之得失耶！吾方自哀吾政偷官邪之不暇耳！

一五、五十年来黑人之进步（十一月十七日）

《外观报》记五十年来黑种人之进步，其言有可记者，摘录如下：

人数	1710 年	790,000
	1863 年	4,435,830
	1910 年	9,827,763
农业	1863 年	黑人有 300,000 亩田， 值 1,000,000 元
	1913 年	黑人有 20,000,000 亩，

		值 493,000,000 元
家产	1863 年	仅 9,000 人,有家
	1913 年	550,000 人,有家
	1863 年	2,000 人,有职业
		4,000 人,有田
	1913 年	40,000 黑人,为商
		225,000 黑人,为农夫
	1863 年	黑人全数财产,不及 2000 万金
	1913 年	黑人全数财产,70,000,000 元
知识	1863 年	不识字者,居 95%
	1913 年	不识字者,居 30%

一六、《论语》译本（十一月十七日）

E. P. Duton 书局有新译《论语》一部（一九一〇），译者 Lionel Giles，为《东方智慧丛书》（The Wisdom of the East）之一。

一七、假期中之消遣（十二月廿三日）

在假期中，寂寞无可聊赖，任叔永、杨杏佛二君在余室，因共煮茶夜话，戏联句，成七古一首，亦殊有趣，极欢始散。明日余开一茶会，邀叔永、杏佛、仲藩、钟英、元任、宪先、垕生、周仁、荷生诸君同叙，烹龙井茶，备糕饼数事和之；复为射覆，谜语，猜物诸戏。余拟数谜，颇自喜，录之如下：

(一)花解语	(汉魏人诗一句)(对偶格)	对酒当歌
(二)可以	(东坡词一句)	何似在人间
(三)如	(《四书》二句，不连)	其恕乎　心不在焉
(四)u	(新出英文小说一)	"The Inside of the Cup"
(五)胡适	(欧洲名小说一)	"Quo Vadis?"(译言《何往》)

此等游戏，虽本无可记之价值，惟吾辈去国日久，国学疏废都尽，值兹佳节，偶一搜索枯肠，为销忧之计，未尝不稍胜于博弈无所用心者之为也。

一八、耶稣诞日诗（十二月廿六日）

昨日为耶稣诞日，今日戏作一诗记之：

耶稣诞日

冬青树上明纤炬①，冬青树下欢儿女，
高歌颂神歌且舞。朝来阿母含笑语：
"儿辈驯好神佑汝，灶前悬袜青丝缕。
神自突(烟囱)下今夜午，朱衣高冠须眉古。
神之格思不可睹，早睡慎毋干神怒。"
明朝袜中实饧枚，有蜡作鼠纸作虎，

① 原注：廿四日为圣诞夕，家家庭中供柏一巨枝，饰以彩线，枝上遍燃小烛无数，名圣诞节树。——编者

夜来一一神所予[①]。明日举家作大酺，
杀鸡大于一岁羖。堆盘肴果难悉数，
食终腹鼓不可俯。欢乐勿忘神之祜，
上帝之子天下主[②]。

此种诗但写风俗，不著一字之褒贬，当亦觇国者所许也。

一九、托尔斯泰临终时事（十二月廿七日）

有俄国人名 Gahnkin 者见访，为余言托尔斯泰（Tolstoi）临终时事，甚有趣，记之。

托氏于千九百十年间，一日忽遁去不见，报纸争载其事，国家警察随地访查，乃不可得。盖托衣敝衣，与工人等，杂稠人中，不易辨也。然其影片则举国人都识之。故火车到一站，则居民争集车下默察下车者，疑中有此大怪杰也。托氏实往南方视其姊。其姊居尼寺中，老矣。教中长老闻托来，以为托将复归旧教（希腊教，耶教之一宗），争迎之。托至，视其姊即去。归途乘工人所坐之火车，车无盖，不避风雨，托受寒止于中途一站，卧病数日，即死。

死后，其尸归葬于“Easnaiya Polnyana”（?），距莫斯科不远。莫斯科有十九［所］大学，一律辍讲三日。有学生五六千人往赴其丧，Gahnkin 亦与焉。自四方来会葬者无数。其尸

① 原注：俗悬小儿女袜于灶前，谓有神名圣大克罗者，将自灶突下，以食物玩具置袜中，盖父母为之也。——编者

② 原注：耶教徒称耶稣为上帝之子。——编者

由学生数十人移至墓所，墓地在数株槐树间，盖托氏生前所择也。将葬，送葬者成列，一一行过托氏尸前为礼，逾数时始行尽。

既葬，此君往游其书室。室小而陋，一桌一椅，皆托氏所手制，室中但有书无数耳。托氏平日但着犊鼻裈，与农夫、工人同操作，好施不倦，其所居无贤不肖皆爱之如家人焉。

二〇、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

（三年一月四日）

忽念吾国女子所处地位，实高于西方女子。吾国顾全女子之廉耻名节，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男子生而为之室，女子生而为之家。女子无须以婚姻之故，自献其身于社会交际之中，仆仆焉自求其偶，所以重女子之人格也。西方则不然，女子长成即以求偶为事，父母乃令习音乐，娴蹈舞，然后令出而与男子周旋。其能取悦于男子，或能以术驱男子入其彀中者乃先得偶。其木强朴讷，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者，乃终其身不字为老女。是故，堕女子之人格，驱之使自献其身以钓取男子之欢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

此论或过激，然自信不为无据，觇国于其精微者，当不斥为顽固守旧也。

二一、灯谜三则（一月五日）

前记灯谜数条，后复与任叔永作数则。叔永所作甚佳。如：

竺　（唐人诗一句）　外人不见见应笑

这不是一十一，除非你认白字　（一字）　亞

吾作一条：

恕　（《四书》二句，不连）　有心哉　如在其上

则牵强矣。

二二、叔永岁末杂感诗（一月廿三日）

任叔永作岁末杂感诗数章见示，第一首总叙，第二首《雪》，第三首《滑冰》，第四首《度岁》。其《雪》诗起云，“昨夜天忽雪，侵晓势益盛”；中有“轻盈尚扑面，深厚已没胫。远山淡微林，近潭黝深凝。疏枝压可折，高檐滑欲迸”。其《滑冰》诗有“毡裘带双鞲，铁屐挺孤棱；蹑足一纵送，飘忽逐飞甑”。其《度岁》诗“冬青罗窗前，稚子戏阶砌。有时笑语声，款款出深第。感此异井物，坐怀故乡例。夙驾信未遑，幽居聊小憩”。皆佳。

二三、《大雪放歌》和叔永（一月廿三日）

余谓叔永君每成四诗，当以一诗奉和。后叔永果以四诗来，余遂不容食言，因追写岁末大雪景物，成七古一章，不能佳，远不逮叔永作多矣。

大雪放歌

往岁初冬雪载途，今年耶诞始大雪。

天工有意弄奇诡，积久迸发势益烈。
夜深飞屑始叩窗，侵晨积絮可及膝。
出门四顾喜欲舞，琼瑶十里供大阅。
小市疏林迷远近，山与天接不可别。
眼前诸松耐寒岁，虬枝雪压垂欲折。
窥人鼯鼠寒可怜，觅食冻雀迹亦绝。
毳衣老农朝入市，令令瘦马驾长橇[1]。
道逢相识遥告语，“明年麦子未应劣”。
路旁欢呼小儿女，冰桨[2]铁屐[3]手提挈。
昨夜零下二十度，湖面冻合坚可滑。
客子踏雪来复去，朔风啮肤手皴裂。
归来烹茶还赋诗，短歌大笑忘日昳。
开窗相看两不厌，清寒已足消内热。
百忧一时且弃置，吾辈不可负此日。

二四、孔教问题（一月廿三日）

今人多言宗教问题，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近来余颇以此事萦心。昨复许怡荪书，设问题若干，亦不能自行解决也，录之供后日研思：

一、立国究须宗教否？

---

① 原注：冰雪中所用车，以马驾之，行时缨铃令令然。——编者
② 原注：冰桨，Hockey stick。——编者
③ 原注：铁屐，踏冰所用。——编者

二、中国究须宗教否？

三、如须有宗教，则以何教为宜？

（一）孔教耶？

（二）佛教耶？

（三）耶教耶？

四、如复兴孔教，究竟何者是孔教？

（一）孔教之经典是何书？

1.《诗》　2.《书》　3.《易》

4.《春秋》　5.《礼记》　6.《论语》

7.《孟子》　8.《大学》　9.《中庸》

10.《周礼》　11.《仪礼》　12.《孝经》

（二）“孔教”二字所包何物？

1. 专指《五经》《四书》之精义耶？

2.《三礼》耶？

3. 古代之宗教耶？（祭祀）

4. 并及宋明理学耶？

5. 并及二千五百年来之历史习惯耶？

五、今日所谓复兴孔教者，将为二千五百年来之孔教欤？抑为革新之孔教欤？

六、苟欲革新孔教，其道何由？

（一）学说之革新耶？

（二）礼制之革新耶？

（三）并二者为一耶？

（四）何以改之？从何入手？以何者为根据？

七、吾国古代之学说，如管子、墨子、荀子，独不可与孔孟并尊耶？

八、如不当有宗教，则将何以易之?

（一）伦理学说耶?

东方之学说耶?

西方之学说耶?

（二）法律政治耶?

二五、康乃耳大学费用（一月廿三日）

本校收支表　（1912～1913）

一、全校

支出

全年总数	$2,544,137.05
每日	6,967.49
每学生	403.12

学生缴费

全年总数	$513,841.67
每日	1,407.78
每学生	81.43

二、六个非省立的学院

支出

全年总数	$1,406,599.70
每学生	362.43

学生缴费

全年总数	$469,808.27

每学生	121.05
三、省立两学院（农学院与兽医学院）	
支出	
全年总数	$1,137,537.35
每学生	468.12
学生缴费	
全年总数	$44,033.40
每学生	18.07

此一则见一九一三年一月八日之本校日刊。

二六、非驴非马之大总统命令（一月廿三日）

大总统命令（十一月廿六日）

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凡有血气，咸蒙覆帱，圣学精美，莫与比伦。溯二千余年历史相沿，率循孔道，奉为至圣。现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衍圣公孔令贻以本大总统就任礼成，来京致祝，并亲赍孔氏世谱，阙里圣庙碑碣拓文，前代冠服各物。瞻览之余，益深钦仰。本大总统受任以来，夙夜兢兢，以守道饬俗为念。孔学撷道德之精，立人伦之极，渊泉溥博，沾被无垠，高山景行，响往弥笃。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惟尊圣典祀綦重，应由主管部详稽故事，博考成书，广征意见，分

别厘定，呈候布行。此令。

衍圣公孔令贻给予一等嘉禾章。此令。

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

二七、伦敦一块地三百六十年中增价四千倍

（一月廿三日）

提倡“单一税”（Single Tax）的杂志 The Public（《公众》）最近（十八卷，八二四期）记一事，甚可寻味。伦敦市中心有十九英亩之地，最近出卖，卖价最初发表为美金五千万元，其后又谓止有一千三百七十五万元。即此第二次所称卖价已大可令人注意了。此地乃一五五二年英王爱德华六世赐给贝德福子爵（Earl of Bedford）的，其时其中最值钱的一块地每年收租钱合美金三十元八角四分。至今日其中一块地作菜市，每年收租金合美金十二万一千七百五十元。此地为贝德福子爵一家所有，凡经三百六十一年，不但无丝毫损坏，反增价近四千倍！

二八、湘省一年之留学费（一月廿四日）

查复留学生经费

汤民政长准教育部来电，饬查湘省外国留学生名数费额，迅即电复等因。当即饬司查明，复电该部。文曰：“漾电悉。查湘省陆续选送留日学生四百九十六名，已到东者四百七十名。原定每名每月三十元，嗣遵部电每月各加六元，年共需日币二十一万四千二百七十二元。选送西

洋留学生：美六十五名，英二十九名，德十名，法四名，比三名，每名每年需洋一千四百四十元，共需洋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元。二共需洋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元。现已截止续送。此复。芗铭印。”

此一省所送已达此数，真骇人闻听！吾《非留学篇》之作，岂得已哉！又按此数计算未确，上为日币，下为墨金，而总数乃混合计之，何也？

二九、友人劝戒吸纸烟（一月廿四日）

I am very much worried about you, for the boys told me at Iowa city that your health was in bad shape. I wonder, old man, whether you have still kept up your furious smoking? I was dead in earnest when I told you last summer that I thought it was a mistake for you to smoke as incessantly as you did. In fact, as a non－smoker myself,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you would be better off without the use of tobacco. Please don't think that I want to preach to you or try to boss you. The fact is that I have seldom taken as intimately to a foreign friend as I have to you, and I honestly and without flattery believe you are a rare genius. I think it is your duty to society to preserve your intellectual powers to their fullest extent, and for that reason I think you ought to take every precaution to keep in good health. If the cause was something else than smoking, then remove that cause.

〔中译〕 曾在衣阿华听说你的身体状况很糟，所以为你感到非常担忧。老朋友，不知你是否仍然吸烟很凶？去年夏天我向你说过，像你这样吸烟，实在是一个大错误。我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我是一个不吸烟的人，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你不吸烟，你的身体状况一定会好得多的。请不要以为我是在向你说教，或是想对你指手划脚。说实在的，我对外国朋友很少有对你这么亲近。我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少有的人材，这并非阿谀你，而是诚恳的。我以为把你的智慧才能完全服务于社会，是你应尽的职责，因此，我想你应该特别注意保持身体健康。如果不是吸烟的缘故，则当另除病因。

此友人 Louis P. Lochner 所寄书。记此以自警焉。

三〇、但怒刚死事情形（一月廿五日）

怒刚之死，言之惨然！而其死事情形尤有可恸者：盖渝中举事后，怒刚即督师外出，西上取成都，连战皆捷，已逼至资阳，距成都仅二百余里。更分兵南上围泸州，进攻富顺，亦均获胜利，旦夕即下。不意以种种原因，渝中执事者先遁，根本遂失。是时怒刚方驻永川，前锋闻渝中消息，不战而退。后方根本已失，无所归依，怒刚乃有自戕之举。闻其死时，其麾下尚千余人。

此杨伯谦君寄书叙但怒刚死事之状，读之令我数日不乐。

三一、鲍希参夭折（一月廿四日）

偶见邮来之圣约翰所出报名《约翰声》者，随手翻阅，见有哀鲍希参文，疑是澄衷同学荣点，读之果然。君为蒙古族，兄弟二人，都尝居澄衷。其兄荣辉，大不及君。君沉默好学，今遽夭折，可哀也！

三二、今日吾国急需之三术（一月廿五日）

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

一曰归纳的理论，

二曰历史的眼光，

三曰进化的观念。

三三、我之自省（一月廿五日）

余近来读书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足以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后此宜痛改之。

三四、我所关心之问题（一月廿五日）

近来所关心之问题，如下所列：

（一）泰西之考据学，

（二）致用哲学，

（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

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谓肤浅矣。

三五、演说吾国婚制（一月廿七日）

数日前余演说吾国婚制之得失，余为吾国旧俗辩护，略云：吾国旧婚制实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择偶市场求炫卖，亦不必求工媚人悦人之术。其有天然缺陷不能取悦于人，或不甘媚人者，皆可有相当配偶。人或疑此种婚姻必无爱情可言，此殊不然。西方婚姻之爱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订婚之后，女子对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闻人提及其人姓名，伊必面赤害羞；闻人道其行事，伊必倾耳窃听；闻其有不幸事，则伊必为之悲伤；闻其得意，则必为之称喜。男子对其未婚妻，亦然。及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像，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参看本卷第二〇则）

三六、美国各大学之体育运动费（一月廿七日）

报载倭亥倭省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体育主任温格（M. Shindle Wingert）近作调查报告，谓全国各大学之体育运动费，每年超过十万万金元！而其中大部分之经费皆费于竞赛之运动，其真为多数学生体育之经费仅占小部分。

三七、“宗教之比较研究”讲演（一月廿八日追记）

1、宗教史
2、原始宗教
3、古代宗教
4、中国古代之国教
5、孔教
6、道教
7、日本之神道教
8、印度吠陀时代之宗教
9、婆罗门教
10、原始佛教
11、后期佛教
12、先知时代之犹太教
13、教典时代之犹太教
14、近代犹太教
15、摩诃末之宗教
16、回教的演变
17、回教中之密教
18、耶稣之教旨
19、希腊化之基督教
20、中古基督教
21、近世基督教
22、亚洲西部之基督教
23、亚洲东部之基督教

右为本校基督教青年会讲课，论世界诸大宗教之源流得失，主讲者多校中大师，或他校名宿。余亦受招主讲三题：

（一）中国古代之国教。

（二）孔教。

（三）道教。

余之滥竽其间，殊为荣幸，故颇兢兢自惕，以不称事为惧。此三题至需四星期之预备始敢发言。第一题尤难，以材料寥落，无从摭拾也。然预备此诸题时，得益殊不少；于第一题尤有心得。盖吾人向所谓知者，约略领会而已。即如孔教究竟何谓耶？今欲演说，则非将从前所约略知识者一一条析论列之，一一以明白易解之言疏说之不可。向之所模糊领会者，经此一番炉冶，都成有统系的学识矣。余之得益正在此耳。此演说之大益，所谓教学相长者是也。故记之。

三八、壁上格言（一月廿八日）

余壁有格言云：

"If you can't say it out loud, keep your mouth shut."

（如果不敢高声言之，则不如闭口勿言也。）

此不知何人之言，予于书肆中见此帖，有所感触，携归，悬壁上，二年余矣。此与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同意。不敢高声言之者，以其无真知灼见也。余年来演说论学，都奉此言为圭臬，虽有时或不能做到，然终未敢妄言无当，尤不敢大言不惭，则此一语之效也。

三九、借一千，还十万（一月廿八日补记）

本校日刊记近日新落成之休尔可夫纪念堂之历史，特著社论一篇，译其大意如下：

一九〇二班之休尔可夫（Schoellkopf），在校时，绰号“Heinie”，在运动场上最露头角，为全校崇仰之一人。当其在四年级时，校中有一毕业生，方计划一种事业，需要一千金元之费用。此君甚贫，乃向朋友及银行告贷，均无所成，已拟抛弃此计划矣。休尔可夫闻其事，往访此君，愿借与一千元。此君得此千金，所计划之事得以进行，不久即有大成功，遂成富人。彼深感激休尔可夫之厚谊，二人遂成至友。

已而休尔可夫忽病死。此向日受恩之某君乃邀休君之朋友，凡与休君相交或受其恩惠者，集会于一地，某君建议捐款为休尔可夫建一纪念堂，赠与母校，作为运动员训练之馆（Training House）。某君请诸友自由捐款，而自己愿认十万金元。诸友各有捐款，其总数仅总额之小小分数而已；余款皆由某君一人独任之。

今日新成之休尔可夫纪念训练馆，乃一个康乃耳毕业生所为一个特别可爱的人建立之庄严纪念物也。

此一事写西人之友谊，忠厚可风，故记之。建此堂之毕业生某君捐此巨款，而不愿发表其姓名，学校当局尊重其意，故亦隐其名。然人皆知其为曾任驻中国奉天总领事施特来特君（Willard Straight），即六国借款时之美国银行团代表，曾为塔虎脱总统建东三省铁道中立之议者也。

四〇、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一月廿九日）

十余日前，此间忽大风，寒不可当。风卷积雪，扑面如割，寒暑表降至零下十度（华氏表）。是日以耳鼻冻伤就校医诊治者，盖数十起。前所记之俄人 Gahnkin 未着手套，两手受冻，几成残废。居人云："是日之寒，为十余年来所仅见。"因作诗记之。追录如下：

梦中石屋壁欲摇，梦回窗外风怒号，澎湃若拥万顷涛。
侵晨出门冻欲僵，冰风挟雪卷地狂，啮肌削面不可当。
与风寸步相撑支，呼吸梗绝气力微，漫漫雪雾行径迷。
玄冰遮道厚寸许，每虞失足伤折股，旋看落帽凌空舞。
落帽狼狈祸犹可，未能捷足何嫌跛，抱头勿令两耳堕。
入门得暖百体苏，隔窗看雪如画图，背炉安坐还读书。
明朝日出寒云开，风雪于我何有哉！待看冬尽春归来！

此诗用三句转韵体，乃西文诗中常见之格，在吾国诗中，自谓此为创见矣。（十二月廿三夜与叔永、杏佛联句，亦用此体。余起句云："入冬无雪但苦雨，客子相对语凄楚，故园此际夜何许？……"杏佛有句云："黄河走地禹王死"，余接云："横流滔滔何时已？会须同作鱼鳖耳。……"结句云："况兹佳节欢儿女，冬青照座喧笑语，伤哉信美非吾土。何时拂衣归去来？〔适〕团圞围坐杂叟孩，共迎新年入酒杯。〔永〕"此实第一次用此体也，亦余创之。）以诗示许少南（先甲），少南昨寄柬云："三句转韵体，古诗中亦有之"因引岑参《走马川行》为证："轮台九月风怒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

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军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此诗后五韵皆每韵三句一转，惟起数句不然，则亦未为全用此体也。

四一、乐观主义（一月廿九日）

前诗以乐观主义作结，盖近来之心理如是。吾与友朋书，每以“乐观”相勉，自信去国数年所得，惟此一大观念足齿数耳。在上海时，悲观之念正盛，偶见日出，霜犹未消，有句云：“日淡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薄”，足成一律，今决不能复作此念矣。前作“雪诗”亦复如是，盖自然如此，初非有意作吉祥语也。一日偶吟云：

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
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
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

盖纪实也。觐庄有句云：“要使枯树生花，死灰生火，始为豪耳。况未必为枯树死灰乎！”余极喜之。

英国十九世纪大诗人卜郎吟（Robert Browning）终身持乐观主义，有诗句云：

“One who never turned his back but marched breast forward,
Never doubted clouds would break,
Never dreamed, though right were worsted, wrong

would triumph,

Held we fall to rise, are baffled to fight better,

Sleep to wake."

余最爱之，因信笔译之曰：

吾生惟知猛进兮，未尝却顾而狐疑。
见沈霾之蔽日兮，信云开终有时。
知行善或不见报兮，未闻恶而可为。
虽三北其何伤兮，待一战之雪耻。
吾寐以复醒兮，亦再蹶以再起。

此诗以骚体译说理之诗，殊不费气力而辞旨都畅达，他日当再试为之。今日之译稿。可谓为我辟一译界新殖民地也。

四二、裴伦《哀希腊歌》(二月三日)

裴伦（Byron）之《哀希腊歌》，吾国译者，吾所知已有数人：最初为梁任公，所译见《新中国未来记》；马君武次之，见《新文学》；去年吾友张奚若来美，携有苏曼殊之译本，故得尽读之。兹三本者，梁译仅全诗十六章之二；君武所译多讹误，有全章尽失原意者；曼殊所译，似大谬之处尚少。而两家于诗中故实似皆不甚晓，故词旨幽晦，读者不能了然。吾尝许张君为重译此歌。昨夜自他处归，已夜深矣，执笔译之，不忍释手，至漏四下始竣事。门外风方怒号，窗棂兀兀动摇，尔时群动都寂，独吾歌诗之声与风声相对答耳。全诗如下：

裴伦《哀希腊歌》(附注)

一

惟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长夏之骄阳兮，纷灿烂其如初。
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沙浮，古代女诗人，生纪元前六百年，为当日诗界之领袖，所作多绮丽之词，未尝作爱国之诗。马译爱国之诗云云，岂误读 Where 为 Which 耶？

原文第四句“Where Delos rose，and Phoebus Sprung！”马译“德娄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以二神为两英雄，是大误也。苏译“情文何斐亹，荼辐思灵保”，上句杂凑成文，下句微得之而晦甚，又无注释，不易明也。Delos 即 Artemis，月之神；Phoebus 即 Apollo，日神也；吾以羲和、素娥译之，借用吾所固有之神话也。

二

悠悠兮，我何所思？荷马兮阿难。
慷慨兮歌英雄，缠绵兮叙幽欢。
享盛名于万代兮，独岑寂于斯土；
歌声起乎仙岛之西兮，何此邦之无语？

此章追思荷马与阿难（即阿难克利安）（Homer and Anacreon）两大诗人。第一句“The Scian and Teian muse”即指二人。荷马生于Scios，故曰Scian。阿难生于Teos，故云Teian。马译为“莫说佺佃二族事”云云，故全章尽误。苏译“窣诃与谛诃，词人之所生”，稍得之矣。惟原文不指所生之地，乃指其地之诗人也，吾故直以荷马、阿难译之。

荷马之诗，多叙古英雄遗事。阿难之诗，专言爱情。后世凡言情之小诗作七字句而悱恻可诵者，谓之阿难体（Anacreontics)。原文Lover's lute。初不专指女子，马苏二家都失之。

仙岛（The Islands of the Blest)，古代神话言西海之尽头有仙人之岛，神仙居之。此盖以指西欧诸自由国，或专指英伦耳。

三

马拉顿后兮山高，马拉顿前兮海号。
哀时词客独来游兮，犹梦希腊终自主也；
指波斯京观以为正兮，吾安能奴僇以终古也！

西历前四九〇年，波斯人大举西侵，雅典人米尔低率师大败波人于马拉顿（Marathon)。梁译此章最佳，几令我搁笔。其辞曰：

马拉顿后兮山容缥缈，
马拉顿前兮海波环绕。
如此好山河也应有自由回照，
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吊。

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原文“I dreame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乃愿望之词，马译“犹梦希腊是自由”，殊失之；苏译“希腊如可兴，我从梦中睹”，尤弱矣。

四

彼高崖何巉岩兮，俯视沙拉米之城；
有名王尝踞坐其巅兮，临大海而点兵。
千樯兮照海，
列舰兮百里。
朝点兵兮，何纷纷兮！
日之入兮，无复存兮！

马拉顿之战，波斯人耻之。后十年（前四八〇年），新王Xerxes大举征希腊，大舰千二百艘，小舟三千艘，军威之盛，为古史所未见。希人御之，战于沙拉米（Salamis）（前四八〇年）。波师大败，失二百艘，余舰皆遁。明年，复为斯巴达之援师所大败，波斯自此不复西窥矣。

马译：“吁嗟乎，白日已没夜已深，希腊之民无处寻”，全失原意矣。苏译“晨朝大点兵，至暮无复存”，是也；下二句则杂凑无理矣。

五

往烈兮难追；

故国兮，汝魂何之？
侠子之歌，久销歇兮，
英雄之血，难再热兮，
古诗人兮，高且洁兮；
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此章译者颇自憙，以为有变征之声也。末二句苏译“琴兮国所宝，仍世以为珍，今我胡疲苶，拱手与他人”，全失原意。第二句原文：“And where art thou，my Country?”，非用骚体不能达其呼故国而问之之神情也。

六

虽举族今奴虏兮，岂无遗风之犹在？
吾慨慷以悲歌兮，耿忧国之魂磊。
吾惟余赧颜为希人羞兮，吾有泪为希腊洒。

七

徒愧汗曾何益兮，嗟雪涕之计拙；
独不念吾先人兮，为自由而流血？
吾欲诉天阍兮，
还我斯巴达之三百英魂兮！
但令百一存兮，
以再造吾瘦马披离之关兮！

瘦马披离（Thermopylae），关名。纪元前四八〇年之战，勇士三百人守此，关破，尽死之。

八

沉沉希腊，犹无声兮；
惟闻鬼语，作潮鸣兮。
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
吾曹虽死，终阴相尔兮！"
呜咽兮鬼歌，
生者之喑兮，奈鬼何！

此章全取马译，略易数字而已。

九

吾哓哓兮终徒然！已矣兮何言！
且为君兮歌别曲，注美酒兮盈尊！
姑坐视突厥之跋扈兮，
听其宰割吾胞与兮，
君不闻门外之箫鼓兮，
且赴此贝凯之舞兮！

原文第三四句，指一八二二年突厥人屠杀 Scios 城事。此城即荷马所生地也。贝凯者（Bacchanal），赛神之会，男女聚合巫觋舞祷以娱神。

十

汝犹能霹雳之舞兮，霹雳之阵今何许兮？
舞之靡靡犹不可忘兮，奈何独忘阵之堂堂兮？

独不念先人佉摩之书兮，宁以遗汝庸奴兮？

霹雳（Pyrrhic）源出 Pyrrhus，希腊 Epirus 之王，尝屡胜罗马人。

霹雳之舞为战阵之舞，如吾国之《武功舞》《破阵乐》耳，盖效战阵之声容而作也。

原文“Of two such lessons，why forget 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one?”极不易译，吾以“舞之靡靡”对“阵之堂堂”，以曲传其“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之意，盖煞费苦心矣。佉摩（Cadmus）相传为腓尼西之王，游希腊之梯伯部，与龙斗，屠龙而拔其齿，种之皆成勇士，是为梯伯之始祖。又相传佉摩自腓尼西输入字母，遂造希腊文（神话）。

十一

怀古兮徒烦冤，注美酒兮盈尊！
一醉兮百忧泯！阿难醉兮歌有神。
阿难盖代诗人兮，信尝事暴君兮；
虽暴君兮，犹吾同种之人兮。

阿难见宠于希王 Polycrates，史称其为暴王。

十二

吾所思兮，米尔低兮，
武且休兮，保我自由兮。

吾抚昔而涕淋浪兮，
遗风谁其嗣昌？
诚能再造我家邦兮，
虽暴主其何伤？

米尔低，英主也，尝败波斯之军于马拉顿之战，遂霸希腊。

按此二章盖愤极之词。其意以为屈服于同种之英主，犹可忍也；若异族之主，则万不可忍受耳。盖当时民族主义方炽，故诗人于种族观念尤再三言之。民权之说，几为所掩。君武译此二章，似有意更易其辞，故有“本族暴君罪当诛，异族暴君今何如”云云，其用心盖可谅也。

十三

注美酒兮盈杯，悠悠兮吾怀！
汤汤兮白阶之岸，崔巍兮修里之崖，
吾陀离民族兮，实肇生于其间；
或犹有自由之种兮，历百劫而未残。

希腊两大民族：一为伊俄宁族（Ionians），一即陀离族也（Dorians）。陀离稍后起，起于北方，故有白阶修里云云。修里山在西北部，独立之役，修里人（Suliolites）最有功。

十四

法兰之人，何可托兮，其王贪狡，不可度兮。
所可托兮，希腊之刀；所可信兮，希腊之豪。

突厥慓兮，拉丁狡兮，
虽吾盾之坚兮，吾何以自全兮？

希腊独立之役之起也（一八二一），“神圣同盟”之墨犹未干，欧洲君主相顾色变，以为民权之焰复张矣，故深忌之，或且阴沮尼之，法尤甚焉。

此章屡易稿始成。

十五

注美酒兮盈杯！美人舞兮低徊！
眼波兮盈盈，一顾兮倾城；
对彼美兮，泪下不能已兮；
子兮子兮，胡为生儿为奴婢兮！

此章译者以为全篇最得意之作。

十六

置我乎须宁之岩兮，狎波涛而为伍；
且行吟以悲啸兮，惟潮声与对语；
如黄鹄之逍遥兮，将于是焉老死：
奴隶之国非吾土兮，碎此杯以自矢！

此诗全篇吾以四时之力译之，自视较胜马苏两家译本。一以吾所用体较恣肆自如，一以吾于原文神情不敢稍失，每委曲以达之。至于原意，更不待言矣。能读原文者，自能知吾言非自矜妄为大言也。

所注各节，皆根据群籍，不敢以己意揣测也。

四三、记白里而之社会名剧《梅毒》(二月三日)

二月三日，此间戏园演法国名剧家白里而的《梅毒》(Damaged Goods)，今载其戏单如下：

LYCEUM THEATRE

ITHACA, NEW YORK DAILY NEWS PRESS

Bell Phone 991～W Program－Season 1913～14 Ithaca Phone 263

VOL. XXI Tuesday Afternoon and Evening, February, 3, 1914 No. 54～55

Richard Bennett's Co－Workers Present

DAMAGED GOODS

By Brieux (Academy of France).

Adapted from the French by Benjamin Blanchard.

The object of this play is study of the disease of syphilis in its bearing on marriage. It contains no scene to provoke scandal or arouse disgust, nor is there in it any obscene word; and it may be witnessed by everyone, unless we must believe that folly and ignorance ar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female virtue.

CHARACTERS

(In the order of their first appearance).

George DuPont ····················· Mr. Raymond Bond

Doctor ···································· Mr. Howard Hall

Henriette ··························· Miss Arleen Hackett

Mme. DuPont ················· Miss Isabelle Winlocke

Nurse ····························· Miss Maude Dickerson

Student ···························· Mr. George Hanson

Loches ································ Mr. Thomas Irwin

Woman ······························ Miss Anna Ashley

Man ···································· Mr. J. D. Walsh

Girl ································ Miss Desiree Stempel

SCENIC SYNOPSIS

ACT I. – The Doctor's Consulting Room. Early Afternoon.

ACT II. – A Room in M. DuPont's House. Eighteen months later. Afternoon.

ACT III. – Same as Act I. Following day.

Staged under the personal direction of Richard Bennett and Guy F. Bragdon.

〔中译〕 **丽仕优剧院**

纽约市绮色佳城 每日剧讯

演出时期 1913～14 **贝尔电话：**991～W **绮色佳电话：**263

1914 **年** 2 **月** 3 **日 星期二下午、晚上**

理查德·贝内特剧组演出

梅　毒

编剧　白里而　（法兰西艺术团）

改编　本杰明·布兰查德

本剧所关注者，盖在因婚姻而感染梅毒的问题。剧情真实而无淫秽，对白健康而不肮脏。如不把愚昧与无知视为保持女性贞操的必要条件，则此剧适宜任何人观看。

剧中人（按出场顺序）

乔治·杜邦 ……………………………… 雷蒙·邦德先生
医生……………………………… 霍伍德·霍尔先生
亨丽埃塔……………………………… 阿琳·哈克特小姐
杜邦夫人……………………… 伊莎贝尔·温洛克小姐
护士……………………………… 莫德·迪克森小姐
学生……………………………………… 乔治·汉森先生
洛切斯……………………………… 托马斯·欧文先生
女人……………………………… 安娜·埃希蕾小姐
男人 …………………………… J. D. 沃尔施先生
女孩………………………… 德泽丽·斯坦布尔小姐

布　景

第一幕　——医生咨询室。午后。

第二幕　——杜邦家，室内。十八个月后，下午。

第三幕　——同第一幕。次日。

导　演　：理查德·贝内特

盖伊·F·布拉格东

余与叔永、仲藩同往观之。此为近日社会名剧之一，以花柳病为题，写此病之遗毒及于社会家庭之影响，为一最不易措手之题。而著者以极委婉之笔，曲折达之。全剧无一淫亵语，而于此病之大害一一写出，令人观之，惊心动魄，真佳作也。演者都佳。串医生者尤为特色。第二幕最佳矣。

伊卜生（Ibsen）之《鬼》剧（Ghosts）亦论此事，惟不如此剧之明白。伊氏作《鬼》剧时（一八八一），花柳病学尚未大明，其攻之者，犹以为花柳之病，流毒仅及其身及其子孙而已。三十年来，医学大进，始知花柳之毒传染之烈而易，不独为一家绝嗣灭宗之源，乃足为灭国弱种之毒。白里而氏（Brieux）此剧，盖得法国花柳病学巨子之助力，其言不独根据学理，又切中时势，宜其更动人也。

四四 绮色佳城公民议会旁听记（二月四日）

今夜 Professor Barnes 来邀往旁听绮色佳城之“公民议会”（Common Council）。会员到者八人，与市长（Mayor）、市律师（City Attorney）及市秘书（City Clerk）共十一人。市长为 Mr. Thomas Tree，旧相识也。

第一事为推广市界一案。此城日益发达，非扩张不可。惟市界以外之田产，向之不纳市税者，今皆在可税之列，故有界外之田产者尽力反对，扩界之举，久延未决。今夜为最后之决议，唱名表决，卒得通过。闻此案将咨呈省议会议决，如得通过，仍须市民投票表决，盖此为本市宪章（Charter）之修改案，故慎重如此也。此案未决时，有旁听者数人，盖皆界外蓄

产者。会员有所疑问，旁观者如咨询及之，亦可对答。其人于界线所在，距湖若干丈尺，距公园若干丈尺，皆一一能举之若指诸掌，其精明可畏也。案既通过，其人皆散去，独余与二报馆访员在耳。此后所决诸事，皆不甚紧要。

有二事甚有趣，记之：一为市民某，道行仆冰上受伤，因具状控市政府，谓其不应令坚冰久积道上以害行人，索偿金一万元为医药费。一为大学中有所谓 Telluride Association 者，为学生兄弟会（Fraternity）之一，会所颇壮丽，市政府征其房税，会中抗不缴纳，自谓为教育的及慈善的事业（此邦凡教育慈善之事业，可免税），宜在免税之列。市政府以为此会与他种兄弟会无异，不得故为区别。坚持数年不决，会中控于高等法庭。前日法庭判语，谓此会实为教育的及慈善的事业，可援免税之例。今夜市政府律师报告此会之秘密内容：盖此会设于一富人（其人尝为 Telluride Co. 之主者故名），有总会在 Utab 省。其法择青年之有志向学，又能刻苦自食其力至一年以上者，为资送至一种预备学校，令预备入大学之课程。其入大学者，每人岁得千金，由总会在各名大学筑屋为会所，供具都备。会员须成绩优美；其无所表见者，停止其费。卒业之后，各就所业觅事，总会不索其一文之酬报（会员大抵都习工科，亦间有习他科者）。此种慈善事业，真可嘉叹，免其征税，不亦宜乎！

是夜最可玩味之辩论，乃在最后一案，为救火会事。本市有救火会九所，会员皆市民为之，无俸给。每会自成一党，各奋勇为本会争荣誉，其视他会俨若敌国，各谋得公款为本会购救火机器及他种器械，其运动奔走之烈，殊非局外人所可梦见。此次亦以第一会与第七会争款事为议案。议员中有救火会中人，为救火会辩护甚力。其财政部股员则以财绌不支为言。

警政部股员则调停其间。市长则以会多靡费巨，而散漫无能统一为诟病，谓宜从根本上着力，重行组织，使诸会统于一司，既不致靡费，又可收指臂互应之效。议论甚有趣，余增长见闻不少。吾于此事有所感焉：

（一）市民之踊跃从公，可敬也。

（二）此间市政府去年费万九千六百金为火政之费，其重火政，可法也。

（三）事权不统一之害，朋党私见之弊，几令极好之事业为社会诟病，可畏也。

此等议会真可增长知识，觇国者万不可交臂失之。吾去年在美京，每得暇辄至国会旁听，尤数至众议院，然所见闻，不如此间之切实有味也。

会员一为大学教习，余皆本市商人也。吾友告余：一为雪茄烟商，一为牛乳肆主，一为杂货店书记生，一为煤商，一为建筑工师。今市长为大学女子宿舍执事人。前市长余亦识之，尝为洗衣工，今为洗衣作主人。其共和平权之精神可风也。

四五、郊天祀孔（二月四日）

报载“政治会议”通过大总统郊天祀孔法案。此种政策，可谓舍本逐末，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

四六、一种实地试验之国文教授法（二月九日）

有友人 Wm. F. Edgerton 思习汉文，余因授之读。其法先以今文示之，下注古篆，如日（☉）月（☽）之类。先授以

单简之榦子。榦字者（root），语之根也。先从象形入手，次及会意，指事，以至于谐声。此是一种实地试验之国文教授法。若吾能以施诸此君而有效，则他日归国，亦可以施诸吾国初学也。一举而可收识义及寻源之效，不愈于绘图插画乎？

四七、《说文》有许多字不满人意（二月九日）

《说文》有许多字不满人意：

大 分明是人形手足满引。以示大之义。如《说文》“天大地大”云云，乃后人傅会之词，初民不能作此种哲学语也。

天 像人上之物，尊之也。

王 像土上有物，示土地之主之意。《说文》引董仲舒之说，亦书生之谈，初民不能有此种思想也。

玉 当从古文“𤣩”，王者所佩，贵之也。许氏注玉字作十数语，多而无当，是汉人说经大病。

四八、英国布商之言（二月十四日）

有英国布商二人（Laurie and Mackenzie，Edinburgh）往来英美各城，专售羊毛绒货，适来此间兜售货物，余遇之，因与谈。其人所操英语，字字句句都温文儒雅，虽在此邦大学教师中，亦不可多闻此种英语。余因告以此意。其人初颇谦逊，继见余意诚，因语余曰：“此邦人士之知识初不让他国，惟于言语则终不肯修饰，其有能作上流言语者，则人争腹诽之，以为高傲自异于凡俗也，岂不可慨！”此言是也。

四九、宋教仁被刺案中之秘密证据

（二月十九日）

偶检故纸，得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中所搜得之证据若干件。念此案今已以不了了之，他日青史终有公论，吾故以此诸件粘于左方。

昨见日本报纸，知应夔丞在京津汽车中为人枪毙，此虽快心之事，然吾恐杀之者即指使应杀宋遁初之人，今兹杀应以灭口耳。

应夔丞秘密证据之一部分

（见民国二年四月廿七日《大共和日报》）

第一件　赵秉钧致应函　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请直寄国务院赵可也。桂馨兄鉴。钧手启。

第二件　应致赵电　北京国务院赵鉴：应密。洪正有事宁苏，卅一号回。淮运司翌日来京。程督被迫将辞职，庄蕴宽誓勿自代，乞预慰程。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回面详。夔印。

明九字，密四十六字，共五十八字。二年正月廿六日上午七时发。应夔丞印。

北京椿树胡同洪。三十一号快车回，告赵。荫。

第三件　赵致应电　夔：电悉。已代陈。调徐、张不能中央命令，出自公个人感情，于各方面不落着痕迹，至佩服。庵。十一日。

第四件　洪致应电　文元坊应夔丞：确有委任，即自

行来领。何日到京，先覆电。荫。

第五件　上海寄应电　金台旅馆应夔丞：款急，陈未到，迅复。瑞。真。（下应亲笔注云：长江各党领允许在前，鄂部应照漾电及发急令照致。两广、湘、川未便指照，且非余势力所能骤及，着严词以拒。如欲栏入江境，无怪予之无情，否则将林先毙之。末盖应夔丞图章。）

第六件　上海应家致应电　金台旅馆应夔丞：赵款人已北上，赵电请家照付。瑞。（下应亲笔注云：各党请款，无以应之，准来电先拔三万两，分别照付，已同赵致电照拨矣。）

赵嘱速回。（应亲笔批云：二年正月念五夜十二时北京来电，当已照复国务院赵总理转呈总统，并用明电饬知椿树胡同内务部秘书洪查照转告赵智庵，以资接协。前事已于当日用飞函致赵，稿与电略同。加以朱介人出尔反尔，忽保朱经田以民政长，今因中央信任经田，忽又反对。省会巨绅力保，乞维持，即发任令为盼。正月廿五日二时申发。下盖“应印”二字图章。）

第七件　洪致应函　夔弟又鉴：顷文泰快车已开，又记起一事：吴兰英处有洋帽锁钥一把，又白皮箱锁匙一个，请向伊索回，由邮局寄来为盼。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阅后付丙。手颂台安。名心印。二月一号。

［信封］上海西门文元坊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先生手启。快信。津洪缄。

第八件　洪致应函　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似亦不宜太迟也。吴兰英已有办法否？手此，即请台安。小兄名心照。三月二日。

［信面］上海西门文元坊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先生

台启。京都椿树胡同洪绂。

第九件 洪致应函 夔弟足下：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照进行云云。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情节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征信，用此飞函驰布。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再用“应”密，缘程君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手续不甚机密。此信到后，望即来简电（“函到”二字足矣），或加“件照寄”三字以杜邮局漏误之弊（连邮局亦须防）。手此，即颂台安。名心印。二月四日。

第十件 应致赵电（即冬电） 国务院程经世君转赵鉴：应密。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均主举宋任总理。东电所陈两纲，其一已有把握，虚被利用，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孙得信后，要黄遣马信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阳许阴尼，已得三万。一面又电他方要挟，使其顾此失彼，群壑难填，一伏一起，虽百倍其价，事终无效。此事发生，间接又间接，变象万千，使其无计设法，无从捉摸，决可奏功，实裨大局。因夔于南京政府与孙共事甚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动人。黄、宋则无论矣。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黎使田姓来沪筹款，迄未成。夔。冬。

第十一件 应致赵密电 北京国务院赵鉴：应密。宪法起草创议于江浙川鄂国民党议员，现以文字鼓吹，金钱联合，已招得两省过半数。主张两纲：一系总理外不投

票，似已操有把握；一系解散国会手续繁重，取效已难，已力图。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夔。东。

第十二件　洪致应函　夔弟足下：前由马裕处转交一信，谅收入矣。兹特将各事分列于后：

一、来函已面呈总理总统阅过。

一、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辑长之公事不计外），因智老已将"应"密电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

一、近日国民党有人投诚到中央，说自愿取消欢迎国会团云云，大约亦是谋利（不由我辈，另是一路），于所图略加松紧，然亦无妨。

一、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三十万，因不怕紧只怕穷也。

一、所须水泥，已取桂听第一函，可持往公平交易。渠公司甚窘，要求现款云云。函附上。

一、观察使一节，庄思缄已两次与雪老言之，即有阻力，请探其内容，急过之。

一、吴兰英迁后，即望代觅替人，为盼。

一、沈佩贞自称代表章佩乙，故略与言筹款一事。此刻请《民强报》迳函王河屏，说借款不成，允协一节已无效云云可也（我去说较有痕迹）。知名不具。二月念二日。

第十三件　洪致应电　应夔丞：应密。苏省各观使，雪老能保否？蘁。

第十四件　洪致应电　文元坊应夔丞：川密。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荫。

第十五件　洪致应电　文元坊应夔丞：应密。事速

行。川效。

第十六件　应致洪电　北京洪荫芝："川"真电悉。要买中央八厘息债票三百五十万，每百万净缴六十六万二，沪交款，先电复。

第十七件　洪致应电　蒸电已交财政部长核办。债票只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灭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荫。

第十八件　应致洪两电　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夔。

第十九件　应致洪电　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报。

第廿件　洪致应电　上海文元坊应夔丞：应密。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铣。

第廿一件　应致洪函　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悉。兹别详陈于后：

一、前电述将中央第一次上年九月间所出之八厘公债票，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至以过付之日起利。夔处亲戚到胡、薛三家承买，愿出六六二，即每百万出实洋六十六万二千元，在上海中央所指定之银行，克日过付所要公债三百五十万元。盖该三家合以各家戚友将外国银行存款一例提出。因思临时期内，见政局财政之窘，藉此补助，夔处并不扣用，乞转呈财政长从速电复。夜长梦多，日久又恐变计，夔费半月之工夫，得此一案专为补助中央财政之计，乞转言。

一、裁呈《时报》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嘱令查登轮之记载，并《民立》实记遁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近彼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外有各种股票能值四十余万**），计五十万元，为遁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十万，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队之需。夔因势利用，阴操故纵，不得不勉为阳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

一、功赏一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无如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无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摒挡，足可挪拨廿余万，以之全力从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三月十二。（**下盖应夔丞图章**）

〔信封〕北京投交椿树胡同洪荫之先生启。三月十三日自上海文元坊应上。特派巡查长应印。快信。

第廿二件　洪致应信　苏省各路观察使尚未定人，兄思于常镇或淮扬分得一席，然须雪老同意电保，弟晤时能一提否？倘前途不以为然，则亦密示为要。宋件到手，即来索款。夔弟。心印，名不具。二月十一日。

〔信面〕南京下关第一标马裕春先生收下，速交应夔丞先生台启。京洪函。快。

第廿三件　洪致应函　夔丞老弟足下：廿三到京，于廿四发电，用“川”密本，不知足下能查得明白否？连日为足下之事，请大总统特下教令，又请黎副总统取消通辑之案，幸目的均已达到。兹将程督转来黎电，录请查阅，即此可见鄙人之苦心矣。至大总统听见鄙人陈述各节，甚

为许可，日昨传谕，嘱鄙人函知足下将各项成绩可以办至若何，具一条陈前来。譬如共进会成之处决无扰乱治安为一项，如裁兵可以省饷为一项，种种权限手段效验，由足下自具说帖，寄至兄处转陈大总统，可以据以任命或委任。因说歹话人多，有此则大总统易于措辞也。连前之表叙革命时之一书，封作一淘寄来更好。手颂勋安。愚兄述祖手启。十月廿九日。

再前信系公事信，此再加私函：

一、蟹到，谢谢。惜已死过半，不便送总统，仅检二大篓与总理而已。

一、程都督相待甚好，相期甚殷，吾弟必须格外做脸。

一、张绍曾早已出京，足下之信，加封邮寄。

第廿四件　洪寄应信。附抄程督电。　前信发时，所有电文一纸，匆匆未曾封入，兹再补寄，望查阅。日来情形若何？能北来一行否？至盼覆示。手致夔丞仁弟。名心顿首。三十日。

南京程督来电。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到。北京内务部洪述祖君鉴："华"密前得敬电，当即达知黎公。兹接复电，文曰：有电悉。应夔丞既愿效力自赎，亦能担保共进会无违背法律扰害治安之事，且赶速设法解散武汉党徒，是其悔过自新，实为难得。尊处办法极是。敝处以前通辑之案，自应取消。除通电外，特此举复。元洪宥等语。特闻。程德全。沁。印。

第廿五件　洪致应信　夔丞仁弟足下：刘松回，得手书，并金银纪念币等件，谢谢。续又接到金陵所发来函，

并报告文件，当即先后亲呈总统。连日俄藏事忙，今日国务院会议，始决定三万之款准发。至宝山一节，陆军参谋两部尚须研究，缘颇有人为宝山运动，不独朱瑞与吾弟反对也。总统极盼吾弟速来。近日庄都督（鄙人之表弟也）到，兄属其为吾弟揄扬，日象较胜。惟接此信后，望由津浦路克日前来，一谒总统，并领取款项，即行回宁，亦无不可。务祈注意为盼。（附上总理亲笔信一纸，阅后仍带还鄙人为要。）兄亦待款孔亟，欲设法加一浙江巡查长，以便与朱瑞合而为一，吾弟以为然否？手此密布，即颂时绥。小兄述祖手启。十一月廿九夕。互李事须本人认可，切不可强勉。

第廿六件　洪致应快信，附电稿。　此函信封书云：上海西门文元坊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先生台启，北京椿树胡同洪缄。

夔丞老弟足下：别后廿日到津，廿二入都。张绍曾早已出京，吾弟手书，只好交邮局挂号寄去矣。中央加委一层，总理甚赞成，明后弟见大总统后再定。京中报馆，前说四家，请开示名目。吾弟可告前途来通机关，究竟京中设共进会与否，希明白告我。吾弟手函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嘉兴李女士事若何？（事成另往汉口结婚。）手颂大安。小兄述祖手启。廿日。

致前中央特派员内务部洪述祖电：北京椿树胡同洪荫之君鉴：顷自浙回，函电均悉。详情另复。夔叩。

文元坊应夔丞：川密敬悉。两方有人说谤，现在张徐交斗，弟如劝（导），（惩）宝山只许解散，正可趁此机会立功，能否兄电复。总统（盼）（真心）弟北上，允准三万。

兄到沪同来，于事有济。初四。

第廿七件 洪寄应信 夔丞老弟足下：前在南京发一快信，谅已先到。吾弟来信，如系公言，可由书记缮楷(以便上呈)，除你我私信，方亲笔也（余外须预备送大总统阅)。兹专弁刘松送上此函，望再发纪念币数枚，交伊带回为要。足下何日北上，乞示。手颂侍安。小兄述祖再拜。十一月初一日。

〔信面〕专送上海西门文元坊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先生台启。守取回信。北京洪缄。

第廿八件 洪寄应信 尚未接伊回信。

一、最好吾弟来京一行，轻车简从，一见大总统总理，必能赏识。如必需款成行，可用电来说其所以然（此电止说此事，不夹别事及私事)，由我转呈，或者能稍发亦未可知。大总统前说允发，而日来大借款不成，京中穷极，应须原谅。

一、如夫人同来尤妥，免到京浪费也。

一、李女士处说过否？倘不成，或别寻一相宜者亦可。

以上请先复为盼。两知。廿九午刻期。(下注元年十一月初三到。)

〔信面〕上海西门文元坊应夔丞先生台启。北京洪缄。

第廿九件 洪致应信及赵致洪信 顷归，得总理函，送阅，请即速行照办可也。兄今夜不出城矣。夔丞仁弟。兄名心照。三十。

应君之款，请属具呈说明办法，以便筹拨。钧启。念九。

〔信面〕内缄即送洪先生荫之台启。国务院缄。

第卅件　洪致应信　连日未晤，当念。总理处手摺已否面递？行期约在何日？鄙人明早须赴津，一二日耽搁耳。如何情形，示我为荷。夔丞老弟足下。名心印。九号。

顷闻总理谕属吾弟开一南边办法手摺，明日面交。又言次长处明早十钟往辞为要，此次渠甚力也。大总统处或星期二早往辞为妥。夔丞棣台。小兄名心启。二年一月五日。

第卅一件　洪致应信三纸　昨晚总理原件发回，内中三样问题：

一、领款不接头，欲兄代办，兄亦未见明文，须吾弟将雪老电请此数及中央允准覆电原稿抄附领状之上，方为合格。兹先将原领纸送回，乞察收。

一、总统属开办法，已说明礼拜二送去，切勿误。

一、征蒙一件，请自送至参谋处可也。

以上三节，俟三钟时面谈一切。第一见大总统时可谢其发款。略将以后办法陈说。夔丞老弟。小兄名心照。十二半夜。

第卅二件　洪致应信　夔丞弟足下：陈文泰回，寄一函，又一专函，谅已达到。手摺递后，口口欣悦云：足见（云款已付，勿念）老弟办事甚力。对于《民强》，允月协五百，先发四个月，顷已电博谦来取矣，免汇兑张扬也。

第卅三件　钱锡霖致应信　仁兄先生鉴：畅谈快甚。英杰相逢，惜冗俗不得常聚。去年岳南尤蒙庇爱，心心相印，两有同情也。附上南京军警联合徽章一具，以证联

合，以表慕敬。台旆有行期，乞早示知，抽闲谋一聚之乐何如？即颂旅祺。弟钱锡霖免冠。

敬再启者，姚君振新为弟世好，与我兄亦有旧，其才德固不必弟言也，务乞雅爱，携同南下，位置一席，姚君可报知己，而我公亦惠及故人也。戴叩勋安。锡霖又及。(送来徽章号码一千九十二号。又及。)

第卅四件　张绍曾致应函　夔丞仁兄大鉴：敬启者，前上函电，计登签阁，每忆道范，时切神驰。京师自孙黄二公惠然而来，与大总统握手言欢，社会之欢迎，日有数起，足为南北感情融洽之证，不胜为民国前途庆。兹有内务部秘书长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干，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绍。洪君于民国之建设，多所规划，当道咸依赖之，倘来造访，或有就商事件，务请照拂一切，裨益大局，不胜感企之至。弟如恒栗碌，乏善足陈。台从何日北上？至盼驾临，畅叙别情也。敬请台安。愚弟张绍曾鞠躬。九月十七日。

第卅五件　应夔丞信　洪来电，奉总统府特委，为与夔因改为秘密结约，以便进行，定礼拜三即正月廿二日由京直南，廿三号晚抵宁转申。妾事与栈房，速办定。妾即交蔡良去办：栈定新洋栈，即桂仙底子翻造之处；统照前信一一办妥，约计千元之谱。夔约礼拜三下午一点快车来沪。或今日晚车来，均不定。此间诸事都大顺大吉，百凡如意。另获款五千，已汇赵菊椒由宁交其带申，俟夔莅再收。夔手泐。正月廿一日。应夔丞印。

雪老来吴未晤。一切事与宁军务司接洽矣。李妾侍从大好，请放心。二大人是否回宁？隔哥病阿曾好？桂妹身

体好否？为念。夔又及。正月廿一日。

第卅六件（印刷品）　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　呜呼！今日之民国，固千钧一发，极危极险，存亡呼吸之秋也。譬若婴孩，正维护哺养之不暇，岂容稍触外邪！本机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凡不正当之议员政党，必据四万万同胞授与之公意，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执行严厉正当之刑法，行使我天赋之神权，奠定我庄严之民国。今查有宋教仁莠言乱政，图窃权位；梁启超利禄熏心，罔知廉耻；孙中山纯盗虚声，欺世误国；袁世凯独揽大权，有危约法；黎元洪群小用事，擅作威福；张季直破坏盐纲，植党营私；赵秉钧不知政本，放弃责任；黄克强大言惑世，屡误大局；其余汪荣宝、李烈钧、朱介人辈，均为民国之神奸巨蠹：内则动摇邦本，贼害同胞，外则激起外交，几肇瓜分，若不加惩创，恐祸乱立至。兹特于三月廿日下午十时四十分钟，将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开审判，由陪审员薛圣渡君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君判决死刑，先行即时执行。所有罪状，当另行罗列宣布，分登各报，俾中外咸知，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以上开列各人，倘各自悛悔，化除私见，共谋国是，而奠民主，则法庭必赦其已往，不事株求。其各猛省凛遵，切切。此布。

第卅七件　寄朱姓信稿一纸并附寄赵信稿一纸

致北京亮果巷朱函

经田先生足下：还上假款，除现拨外，并向长江总稽

查黄汉湘君处划交千元，曾否收到，为念。洪荫芝老伯今日莅此，询以所事，浙未回电；侦之社会，又有小部受人唆使，肆意反对，皆由此公患得患失，出尔反尔所致也。于此事并无丝毫芥蒂于其间，不过远望桑梓，令人心悸。公为人望，必仗舍己救时，以应浙人求治之殷，解此倒悬之民耳。盖浙之正绅大半寓申，现当事者率新进之徒，而实有功绩者又被谪山林，甚有罪以大辟者。试问功罪倒置，人心平否？恃功怨大，乱机丛生矣。况防营只知仰邀上意以结合，岂能再顾及民情之向背耶！除已会同正绅驰电中央外，并将致中央密函秘呈，乞查明回寄至上海文元坊为盼。口口立正上书。正月廿五晚。

致赵总理函

应口口上言：所事已于宁申查有实在。顷得湘鄂回电，其中尚别有举动，奇离怪诞，十色五光，妙在运用未能一气，措置当易为力耳。详情另密陈。中山先生同马君武先游东瀛，足见高人深致。顷读《民立》所载，适洪老伯来沪，询以究竟，彼亦茫然。幸事实相离，但既有是因，不得不始终慎之。因忆府中每有人员泄露机要，可否要求极峰于见客时如有机事商量，总宜屏却左右为妥，则捕风捉影，尽可消弭矣。浙事介人唆其机关《民权》乱吠，并令国民党之小部分张扬反对，未免患得患失，出尔反尔。然祸机已伏，发动不远。南方为天下人注目者，不得不未雨绸缪，除已会同正绅驰电中央欢迎经田先生外，以此事应响于中央，请迅速赐酌裁，大局实幸。此上。

正月二十五日晚。

第卅八件　洪致应电　文元坊应夔丞：川密。蒸电来意不明，请详再转。荫。真。

第卅九件　洪致应函　号个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因挈内子到常扫墓，并至徐汇启明女学挈小女入京，出下关，所有一切，均俟面谈。王博谦处之款，拟携票面交。手颂夔弟足下。观川居士启。三月二十三日。

再请弟夫人薛君代觅女仆一人，要肯赴京者，工资能廉最好。此信到后，即求预为物色，能于七号送到栈内更好，临时兄再用电通知。此系至托之事，弟夫人必能为我出力也。

第四十件　洪致应函　夔弟足下：今日叠接下关所发二月廿五号各信（计五件，并《民强》领纸），又接上海德顺里信，又驻署巡署信件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此刻近于无征不信），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民强》款必肯竭力领取，惟望足下专一妥来取，不便交（三等车所费无几）。随后属《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今年阴历正月起）为盼。三月六日观川启。

再锁匙并印章同寄，甚感，此刻还未到也。观察使一节，想程应两人不赞成，请将实情告我。

第四十一件　洪致应信　夔弟足下：函电谅入览。日内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也。承拟金印式，甚

佳，请即照铸。原单附傚云君二百，早已收去，知念附闻。吴兰英已去否？手颂台安。小兄观川手启。二月八日。

第四十二件　洪寄应信　顷间《民强报》馆王博谦来，云弟允协一千五百元为该馆本岁之资，属为一言吹嘘，兄允为加函，又屡向中央说项，亦允相继办理。特函夔弟。观川启。廿八夕。

第四十三件　《民强报》信　手谕敬悉，感极。今明晚间再当趋教。敬颂夔公大安。制弟佩顿首。（应亲笔注：二年二月一日为国会宪法案，令其鼓吹两大纲，先贴洋千元，予先送七百元，余再补。夔沕。下盖应夔丞印图章。收到七百元正。）

夔公伟鉴：昨日承赐款，感感。惟区区七百元，撒手即空。今日已廿七矣，而百孔千疮，万难过去者尚须七八百元之多。岁暮途穷，如老哥之热心慷慨者，能有几人！迫不得已，叩求援手。前晚所商之二百元，先乞惠下，以济弟急，想老哥既维持于前，必能成全于后也。书到后，即希宠赐三百元。将来《民强》之存在，皆为老哥所赐。弟等以全力办《民强》，即当以全力报答老哥也。如一时不便，弟当于晚间走领，藉聆大教。何时有暇，乞示知为幸。书不尽言，企盼而已。敬颂大安。制弟佩顿首。（应亲笔注：上海《民报》已照拨百元，二年二月三日饬员照送。夔沕。下盖应夔丞印。）

夔公大鉴：前晚畅聆大教，快何如之？所谓宪法上之政策条件，晤洪君商定，已遵命属笔，于今日本报已登出大半篇矣。岁暮途穷，馆事危急，一路福星，专赖我公。无论如何，总须惠假我一千五百元，俾得维持下去。公我

党伟人，既有志于建设事业，区区言论机关，想无不鼎力扶持也。彼此维系，伏乞援手，并希从速赐下，以济眉急。明日报已停刊，债户环伺，弟筑台无术，望勿坐视以索我于枯鱼之肆。异日《民强》之存在，皆出我公之赐矣。此颂大安。弟博谦、佩乙再拜。

五〇、应桂馨死矣（二月十九日）

顷见日文报载一月十九日应桂馨出京，在京津火车中被人用六寸长短刀刺死。

五一、死矣赵秉钧（二月廿七日）

英文报载直督赵秉钧二月廿七日暴死，人皆疑为被人用毒药暗杀。

此案之诡谲，可谓极矣！凶手武士英死于上海狱中，应氏死于火车中，今赵氏复以毒死。继赵氏而死者谁耶？

五二、杂俎三则（二月）

（一）音乐神童

报载一个音乐神童，意大利人，名 Willy Ferrero，才八岁，曾在俄皇面前指挥俄京之“帝国乐队”（The Imperial Orchestra）。当日所奏乐有 Wagner，Grieg，Bizet 诸大名家之作。

音乐大家 Mozart 亦是神童，四岁已能弹琴，六岁已作

乐曲。

（二）卖酒者与禁酒者的广告

奴瓦克（Newark）日报上登有卖酒业的广告一则，其文云：

> “亚历山大爱喝啤酒，他征服世界时，还不满三十二岁。他若不喝啤酒，也许成功更早一点。可是谁知道呢？您还是别错过机会罢。”

隔了一两天，本地戒酒会把那条广告重印出来，旁边加上了一条广告：

> “亚历山大醉后胡闹而死，死时只有三十三岁。您还是别冒险罢。”

（三）离婚案

> “从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到一九一三年四月三日，芝加哥的家庭关系法庭（Court of Domestic Relations）判决之因遗弃妻子或不能赡养而离婚之案，凡二千四百三十二件。其中百分之四十六是由于丈夫饮酒过度。”

此一条是本地日报上所登戒酒运动的广告。

五三、美国有色人种之大官（二月）

星期报纸图画栏中有一黑人贝克纳（G. E. Buckner），今为美国驻 Liberia 公使；又有美洲土人派克（Parker），今为财政部收发主任：皆为此二种人中之居高位者。

卷　四

民国三年〔1914〕三月十二日至七月七日（在康乃耳大学）

一、养　家（三月十二日）

余前为《大共和日报》作文，以为养家之计，今久不作矣。此亦有二故：一则太忙，二则吾与《大共和日报》宗旨大相背驰，不乐为作文也。惟吾久不得钱寄家，每得家书，未尝不焦灼万状，然实无可为计。今图二策，一面借一款寄家而按月分还此款，一面向大学请一毕业生助学金（Scholarship)。二者皆非所乐为也，而以吾家之故不能不为之。

二、母之爱　（三月十二日）

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守焕兄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八十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三、言字（三月十三日）

言字𧥢，从二𦧇。二者，上也。舌上之谓言（西方 Language〔英〕，Langue〔法〕，舌也，又言也。源出拉丁 Lingua，舌也），不当从䇂（“䇂”即“罪”字也）𠙵，初民不能作道学先生语，以言为口孽也。

四、Fred Robinson 君之慷慨（三月十四日）

此间商人 Fred Robinson 君慷慨以二百金相借，今日急入市以百金寄家，以九十金还债。

五、雪消记所见并杨任二君和诗（三月廿五日）

雪消记所见　久不作近体诗矣

春暖雪消水作渠，万山积素一时无。

欲檄东风讨春罪，夺我寒林粉本图。

杨杏佛见此诗而和之曰：

潺潺流水满沟渠，漠漠林烟淡欲无。
归思欲随芳草发，江南三月断魂图。

任叔永亦和二首，兼简曾槭子：

料峭冬寒一日除，氀裘新卸觉轻舒。
惠连死去情怀减，春草池塘梦更无。①

故人书共东风至，驱寒添暖未嫌迟。
斜日小窗摊卷坐，最忆泉声作雨诗。②

六、学生会之哲学教育群学委员会（四月一日）

学生会会长郑莱君委余为哲学教育群学部委员长，本部委员六人，今日作书予之，尚未知能尽得此诸人否？

哲学　吴　康（K. Wu）　　　　（允）

---

① 原注：叔永有弟丧故云。——编者

② 原注：槭子自日本西京来书，附《东福寺闲居诗》四首，最爱其“炉烟消尽空堂寂，夜半飞泉作雨声”二句。——编者

	唐悦良	(Y. L. Tong)	(否)
教育	倪兆春	(Z. T. Nyi)	(允)
	黄启明	(K. M. Wong)	(否)
	钱槲亭	(H. T. Chien)	
群学	朱　进	(C. Chu)	(否)

七、西人研究中国学问之心得（四月十日）

《哲学杂志》“The Monist”〔“一元论者”〕Jan. 1914 有论《王阳明中国之唯心学者》一篇，著者 Frederick G. Henke (Willamette University, Salem, Oregon)〔法来德利克·G·汉克（威来特大学，山姆，奥良根）〕殊有心得，志之于此，他日当与通问讯也。

八、入春又雪因和前诗（四月十一日）

入春忽又大寒，亦雪，遥林粉本，复珊珊如故，因和前诗：

> 无复汙流涨小渠，但看飞雪压新芜。
> 东风不负诗人约，还我遥林粉本图。

诗成，一日而雪消图散，不可复睹。春雪之易销如此，其积不厚也。

九、请得毕业助学金

所请毕业助学金（Graduate Scholarship）已得之。

一〇、美国禁酒

美国禁酒政策，主张者甚众，现有人在议会提议，立法由中央政府禁止酒业。盖今日之禁律由各省或各市政府自定之，故不能划一也。

全省禁绝者	九省
大半禁绝者	十七省
有禁酒之城市者	十三省

一一、得卜朗吟征文奖金（五月九日）

余前作一文，《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前月偶以此文为大学中"卜朗吟奖赏征文"（此赏为此校已故教师 Hiram Corson 所捐设，故名"Corson Browning Prize"），前日揭晓，余竟得此赏，值美金五十元。余久处贫乡，得此五十金，诚不无小补。惟余以异国人得此，校中人诧为创见，报章至著为评论，报馆访事至电传各大城报章，吾于"New York Herald"见之。昨日至 Syracuse，则其地报纸亦载此事。其知我者，争来申贺，此则非吾意料所及矣（去年余与胡达、赵元任三人同被举为 Phi Beta Kappa 会员时，此邦报章亦传载之，以为异举）。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

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

一二、初次作临时演说（五月十日）

七日，余往 Syracuse，赴其地 Cosmopolitan Club〔世界学生会〕年筵。余去年曾赴此筵，演说“The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大同主义哲学”〕。（大同主义。此稿后经余删改为“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smopolitanism”〔大同主义之沿革〕，曾演说一次，本校校长 President J. G. Schurman〔校长休曼〕亦在座，颇得其嘉许。）此次赴筵，乃未知又须余演说，故毫未预备。及至，会长 de Barros〔巴罗斯〕以所延演说者二人都以病不能来，故坚令演说，不得已诺之，即于电车中略思片刻，以铅笔书一题与之。题为“What Cosmopolitanism Means to Me”〔《大同主义之我见》〕。席终，余演说廿五分钟，颇受欢迎。主席为 Syracuse University 史学总教 Flick〔弗利克〕君，许为彼生平所闻最佳演说之一。此为余生平作临时演说之第一次，故记之。

一三、赵元任、胡达同时得两种学会荣誉（五月十二日）

Sigma Xi 名誉学会，乃大学中之科学荣誉学会。此次选举六十七人，吾国学生四人得与焉。此四人者：

黄伯芹　（地学）　赵元任　（物理）

胡　达　　（数学）　　金邦正　　（农科）

此四人中之胡赵二君，均曾得 Phi Beta Kappa 会之荣誉。此二种荣誉，虽在美国学生亦不易同时得之，二君成绩之优，诚足为吾国学生界光宠也。

一四、欧美有一种“剪报”营业（五月十二日）

欧美有一种营业，名曰“剪报”，专为人撷择各国报上有关系之消息，汇送其人。如吾欲得各报所记关于中国之新闻或评论，则彼等可将国内外各大报之消息汇送余处。又如我欲知各报对于巴拿马运河免税一事之意见，则彼等亦可将各报之社论汇送余所。其为用至大至便，各杂志及外交人员都利用之。余之得 Browning Prize，曾记各报；前日纽约 Herald 再载其事，附以影片，今日即有二大剪报公司剪送此条寄与余，以为招徕之计也。记之以示西人营业手段之一端。

一五、“但论国界，不论是非”（五月十五日）

自美墨交衅以来，本城之“Ithaca Journal”揭一名言：“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My country - may it ever be right，but right or wrong，my country）。意言但论国界，不论是非也。此言揭诸报端已逾旬日，亦无人置辩。一日，同居世界学生会之各国学生谈论偶及之，有表同情者，亦有反对者，莫衷一是。余适过之，聆其言论，有所感触，故以所见作一书寄此报主笔。其

人不敢登载，社中访事某女士坚请登之，乃载入新闻栏（其书见下）。昨日余往见前校长白博士之夫人，夫人盛称余书，以为正彼所欲言而未能言者。白博士（Andrew Dickson White）曾两任使德大使，戊戌年海牙平和会，博士为美国代表团长，其功最多。夫妇都主张和平，故深恶此等极端之国家主义也。

"MY COUNTRY – RIGHT OR WRONG, – MY COUNTRY"

Students Representing Many Nationalities Debate as to the Absurdity or Sense of the Slogan – Suh Hu's Impression.

An interesting debate took place at the Cosmopolitan Clubhouse on the Hill. The subject was the motto which has been printed at the top of the editorial page of The Ithaca Journal since the Mexican question began to become critical – "My country, 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The last phrase,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started the discussion.

An American student averred that it was an absolute absurdity, to stand by one's country whether it was right or wrong. All the other students present – includ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Club defended the saying vigorously. This number included students from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represented in the Cosmopolitan Club. "Some called it an absolute absurdity, while others defended it vigorously." No conclusion was reached.

Suh Hu's idea

Suh Hu, the president of the Club, was struck by one thought that seemed to him to come nearest to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and presents it as follows:

"It appears to me that the fallacy of the saying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double standard of morality. No one will deny that there is a standard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 among the civilized people at least. Suppose 'my country' should tax me unconstitutionally, confiscate my property unjustly, or have me imprisoned without a trial, I would undoubtedly protest, even if it were done in the name of the law of 'my country'.

"But when we come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 immediately discard that standard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we declare with no little pride,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Am I not right in saying that we are applying a double standard of morality - one to our fellow countrymen and another to foreign or 'outlandish' people? It seems to me that unless we adopt one standard of righteousness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our country, we have no common ground on which we can argue."

"吾国乎，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

——胡适对各国学生代表辩论的印象

〔中译〕 世界学生会最近就此事争论甚为有趣，题目即为上引之格言。此格言自墨西哥问题激化以来一直印在《绮色佳杂志》社论篇之首，即："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其末一句引出了一场争论。

一美国学生认为不问该国行为之是非，总以其国利益

为立场，此实大为荒谬。其余在场学生，包括世界学生会各国的代表，却为此言辩护，争论非常激烈。“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意见无法一致。

胡适之见

学生会会长胡适深以为此事之关键在于：

“我以为此谬见‘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之所以为然，是因为有两个道德标准。人人都不反对万事皆有一个对错及正义与否的标准，至少文明国应如此。假如吾国违宪向吾征税，或非法将吾之产业充公，或未经审判即将吾入狱，吾誓必力争，不管其是否以‘吾国’法律之名义行此事。

“然而涉及国际间事，吾即放弃那个对错和正义与否之标准，且颇自得地宣称‘是耶，非耶，终吾国耳’。以此观之，余以为吾人奉行道德的双重标准，其一用之于国人，另一用之于他国，或‘化外之民’，余此说不亦对乎？余以为吾人不管国内国外只应奉行一个是非标准，否则无法争论此事。”①

一六、赴白博士夫妇家宴（五月十五日）

十四日，白博士夫妇延校中得奖之学生九人赴宴其家，英文科及演说科诸教师皆在座。此九人者：一为中国人，三为犹

① 此处中译和四卷至八卷中的若干处中译，参考了海南出版社 1994 年 8 月出版的《胡适留学日记》。——编者

太人，一女子，其余为美国男学生。席终，博士演说致贺意，中言六十余年前，博士初入耶尔，与容纯甫同学，容异服异俗，颇受人笑。其年容两得班中英文第一奖品，其后无敢揶揄之者矣。博士又言在第一次平和会时，有中国少年为中国代表，致辞以法文演说，精辟警切，为全会第一演说，惜不记其名矣。此少年何人耶？博士著作等身，名及海外，前年八十寿辰，德皇威廉，美总统塔虎脱皆飞电致贺，今精神犹健，望之令人兴起也。

〔**附记**〕　白博士自传中记此中国少年，姓 Lu，疑是陆征祥。

一七、卸去世界学生会会长职务（五月廿日）

余自去年五月举为世界学生会长，至今年五月卸职，方自庆幸。不图此间新立国际政治学会（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今夜开成立会，举余为会长。余适有事不及莅会，及余至始知之，急辞之再四，始得辞却；否则复为冯妇矣。

一八、在世界会演说《世界和平与种族界限》（五月廿日）

余于昨夜世界会年终别宴作卸职之演说，题为《世界和平及种族界限》二大问题，听者颇为动容。有人谓此为余演说之最动人者。有本城晚报主笔 Funnell 者亦在座，今日此报记余演说甚详。

一九、赵元任作曲（五月廿二日）

赵君元任谱笛调一曲，以西乐谐声和之，大学琴师亟称之，为奏于大风琴之上，余往听之，犹清越似笛声也。

二〇、叔永作即事一律索和（五月廿五日）

叔永作即事一律索和。其诗云：

何人为作春日戏[①]，山城五月尽飞仙。
软玉微侵衫胜雪，绛云曲护帽如船。
晚风垂柳宜轻步，华烛高楼试袒肩。
看罢击球还竞艇，平湖归去草芊芊。

余和以《山城》一律：

漫说山城小，春来不羡仙。壑深争作瀑，湖静好摇船。
归梦难回首，劳人此息肩。绿阴容偃卧，平野草芊芊。

明日（二十六日）复成一律，盖《游仙》之词也：

无端奇思侵春梦，梦未醒时我亦仙。
明月深山来采药，天风银汉好乘船。

---

① 原注：春日戏，Spring Day Show。——编者

何必麻姑为搔背，应有洪厓笑拍肩。
洞里胡麻炊未熟，人间东海草芊芊。

明日（二十七日）复成一律，纪《春日》：

学子五千皆少年，豪情逸兴骄神仙。
旗翻大幕纷陈戏，镜静平湖看赛船。
壁上万人齐拍手，水滨归客可摩肩[①]。
凯唱声随残日远，晚霞红映草芊芊。

久不作律诗，以为从此可绝笔不作近体诗矣，今为叔永故，遂复为冯妇，叔永之罪不小也，一笑。

二一、山谷诗名句（五月）

偶翻山谷诗，见“心犹未死醉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颇喜之。

二二、论律诗（五月廿七日）

律诗其托始于排偶之赋乎？对偶之入诗也，初仅偶一用之，如“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陌上桑》），“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① 原注：摩肩，《国策》“摩肩毂击”，人众也。——编者

（《十九首》），皆以排比舒畅词气，有益而无害。晋人以还，专向排比。陆机、陆云之诗，已几无篇不排矣（佳句如“悲风鼓行轨，倾云结流霭”“飞锋无绝影，鸣镝自相和”；“朝餐不免胄，夕息常荷戈”。劣句如“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机）。潘岳、左思亦多骈句。贤如渊明，亦未能免俗。然陶诗佳处都不在排。（如“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露凄暄风息，气彻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之类。）

康乐以还，此风日盛。降及梁陈，五言律诗，已成风尚，不待唐代也。六朝人律诗如：

佳期竟不归，春日坐芳菲。拂匣看离镜，开箱见别衣。
井梧生未合，宫槐卷复稀。不及衔泥燕，从来相逐飞。
——庾肩吾：《有所思》（梁）

梱外莺啼罢，园里日光斜。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
长墟上寒霭，晓树没归霞。九华暮已隐，抱郁徒交加。
——何逊：《赠王僧孺》（梁）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
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
——何逊：《旦夕出富阳》

闺中日已暮，楼上月初华。树阴缘砌上，窗影向床斜。
开屏写密树，卷帐照垂花。谁能当此夕，独处类倡家。
——阴铿：《月夜闺中》（陈）

皆不让唐以后之律诗也。

唐以前律诗之第一大家，莫如阴铿（陈代人）。其名句如：

藤长还依格，荷生不避桥。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
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寒田获里静，野日烧中昏。
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戍楼因碪险，村路入江穷。
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

右数联虽置之盛唐人集中，可乱楮叶也。

按杜工部赠李白诗，“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又有绝句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能将事，颇学阴何苦用心。”阴，即铿；何，何逊也。此可见六朝人诗之影响唐人矣。有心人以历史眼光求律诗之源流沿革，于吾国文学史上当裨益不少。

二三、杏佛和前韵（五月廿七日）

杏佛和前韵成《游湖》一律：

高引冥鸿福，桃源乱世仙。秋娘螺子黛，春水鸭头船。
玉藕惊摇腕，红莲羡比肩。王孙归兴渺，南陌草芊芊。

二四、吾国人无论理观念（五月廿八日）

吾尝谓吾国人无论理观念。顷见留美学生某君作一文，其

起句云：

> 西哲有言：学识者，权力也。一国之人有学识，即一国之人有权力；一国之人有权力，即其全国有权力。有权力者必强，无权力者必弱，天演之公例也。

此何等论理乎！

二五、张希古亡故（五月廿八日）

得锦城一书，惊悉张美品兄（希古，台州人）亡故。嗟夫！“吾生二十年，哭友已无算”。惨已惨已！吾十四岁入澄衷学堂识希古。希古沉默寡合，独爱余，坚约为昆弟。别后数年，音问屡绝，方拟嘱锦城访之，乃骤得此耗，肺肝为摧！希古沉重，为友辈中罕见之人物，天独不寿之，伤哉！希古已婚；不知有子女否？其父琴舟先生，工算学，家台州。

二六、《春朝》一律并任杨二君和诗（五月卅一日）

春色撩人，何可伏案不窥园也！迩来颇悟天地之间，何一非学，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耶？古人乐天任天之旨，尽可玩味。吾向不知春之可爱，吾爱秋甚于春也。今年忽爱春日甚笃，觉春亦甚厚我，一景一物，无不怡悦神性，岂吾前此枯寂冷淡之心肠，遂为吾乐观主义所热耶？今晨作一诗，书此为之序。

叶香清不厌[1]，鸟语韵无嚣。柳絮随风舞，榆钱作雨飘。[2]
何须乞糟粕，即此是醇醪。天地有真趣，会心殊未遥。

试以此诗译为英文。余作英文诗甚少，记诵亦寡，故不能佳，然亦一时雅事，故记之。其词云：

Amidst the fragrance of the leaves comes Spring,
When tunefully the sweet birds sing,
And on the winds oft fly the willow－flowers,
And fast the elm－seeds fall in showers.
Oh! Leave the "ancients' dregs" however fine,
And learn that here is Nature's wine!
Drink deeply,and her beauty contemplate,
Now that Spring's here and will not wait.

叔永和《春朝》一律：

侵晨入古校，静境绝尘嚣。隔树疏钟出，当楼一帜飘。
鸟歌答圣唱，花气误村醪。欲问山中客，芳菲望转遥。

杏佛亦和一律：

---

① 原注：人但知花香，而不知新叶之香尤可爱也。——编者

② 原注：校地遍栽榆树，风来榆实纷纷下，日中望之，真如雨也。——编者

山路蔽苍翠，春深百鸟嚣。泉鸣尘意寂，日暖草香飘。
欲笑陶彭泽，忘忧藉浊醪。棲心若流水，世累自相遥。

二七、山谷之三句转韵体诗（五月卅一日）

偶读山谷诗，见有《观伯时画马》诗云：

仪鸾供帐饕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簾官烛泪纵横。
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贫马百赉逢一豆。
眼明见此五花骢，径思着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

此诗三句一转韵也。友人张子高（准）见吾“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因移书辩三句一转韵之体非吾国所无，因引元稹《大唐中兴颂》为据。此诗吾未之见，然吾久自悔吾前此之失言（见《年报》第三年），读书不多而欲妄为论议，宜其见讥于博雅君子也。（参观卷三第四〇则）

二八、叔永赠傅有周归国，余亦和一章赠行（六月一日）

晨起，叔永以一诗见示，盖赠傅有周（骕）归国之作也。

昔君西去日，是我东游时。今日君归去，怅望天一涯。
扬帆沧海静，入里老亲嬉。若见当年友，道隽问候之。

叔永近所作诗，当以此诗为最佳矣。

余亦和一章送有周。有周为第二次赔款学生，与余同来美，颇相得，今别四年矣。有周以母老多病，急欲归去。余素主张吾国学子不宜速归，宜多求高等学问。盖吾辈去国万里，所志不在温饱，而在淑世。淑世之学，不厌深也。矧今兹沧海横流，即归亦何补？不如暂留修业继学之为愈也。故余诚羡有周之归，未尝不惜其去，故诗意及之。诗云：

与君同去国，归去尚无时。故国频侵梦，新知未有涯。
豺狼能肉食，燕雀自酣嬉。河梁倍惆怅，日暮子何之？

二九、记　历（六月一日）

罗马初分年为十月，共得三百零四日。至Numa时乃增二月，共十二月。月如吾国阴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大小相递，年共三百五十四日，后增一日，共三百五十五日（奇数吉也）。然日周天之数为三百六十五日有零（零五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故须增闰月（Intercalary），间年行之。月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相递焉，于是四年共得一四六五日。平均每年得三百六十六日零四分之一，则较周天之数多一日也。于是定每十六年后之八年原定有四闰月者改为三闰，以补其差。

其后日久弊生，谬误百出，至西柴始大定历，从阳历而废月历，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年一闰，闰年增一日。时罗马七百零八年，即耶稣前四十六年也。（改历之年增至四百四十五日）

西柴（Julius Caesar）分月之法，奇数之月（一，三，五，

七，九，十一），月得三十一日，偶月皆三十日。惟二月廿九日，闰年三十日。罗马人颂西柴之功，以其名 Julius 名第七月，今英名 July 者是也。

后至 Augustus 时，罗马人媚之，以其名名第八月，惟八月仅三十日，较 July 少一日，小人谄谀，遂移二月之第二十九日增于八月，于是七，八，九三月皆有三十一日。又以为不便，遂改九月、十一月为三十日，而十月、十二月改为三十一日。西柴之法至易记算，遭此窜改，遂成今日难记之法，小人可恨也。

西柴历（Julian）虽便，然亦有一弊，盖周天之数为三六五日五时零（见上），实未足四分一之数，故每百二十八年必有一日之误。故西柴历初定时，春分节（Equinox）在三月二十五日，至纪元一五八二年乃在三月十一日。教皇 Gregory XIII 欲正此失，乃于其年减去十日。又以太阳年（Solar Year）与阳历之年之差约为每四百年与三日之比，故葛雷郭令百数之年（纪元千年，千九百年之类）皆不得闰；惟百数之年，其百数以上之位可以四除尽者，乃有闰日。此法凡年数可以四除尽者皆为闰年。其百数之年如一六〇〇，二〇〇〇，其百数以上诸位（年数除去两〇）可以四除之者有闰；又如，一七〇〇，一八〇〇，一九〇〇，皆无闰也。盖四百年而九十七闰。依此法每年平均得三百六十五日五时四十九分十二秒，与太阳年差仅二十六秒，盖须三千三百二十三年始有一日之差。（摘译《大英百科全书》）

三〇、《春秋》为全世界纪年最古之书（六月二日）

全世界纪年之书之最古而又最可信者，宜莫如《春秋》

（七二二～四八一B. C.），《竹书纪年》次之。《史记》之“本纪”是纪年体，后世仍之，至司马温公始以纪年体作《通鉴》。《通鉴》与《春秋》及《竹书纪年》，其体例同也。

三一、《大英百科全书》误解吾国纪元（六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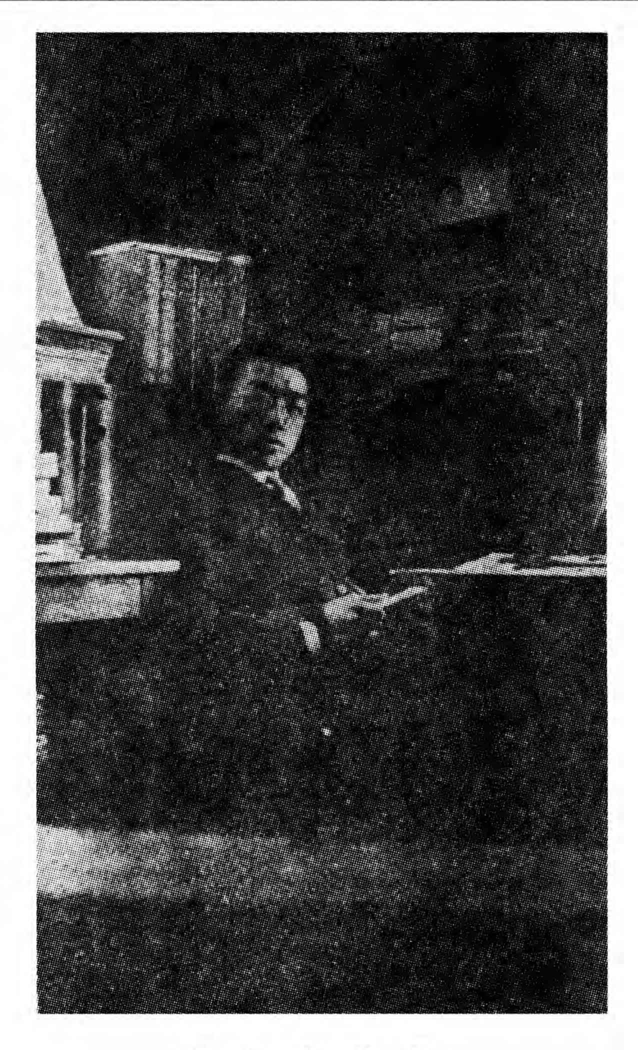
顷见《大英百科全书》，云吾国以帝王即位之年纪元，始自耶纪元前一六三年，此误也。前一六三年为汉文帝后元元年，盖为帝王改元之始，而非纪元之始也。《春秋》《竹书》皆以君主纪年。《尚书·虞书》屡纪在位之年，惟不知其时系以帝王纪元否？《商书·伊训》“惟元祀”，《太甲中》“惟三祀”，皆以帝王纪年之证。《周书·泰誓上》“惟十有三年”，传序皆以为周以文王受命纪元也（参观《武成》“惟九年大统未集”句下注）。余以为此乃武王即位之年耳。《洪范》“惟十有三祀”，疑同此例。此后纪年之体忽不复见，惟《毕命》“惟十有二年”再一见耳。

三二、题“室中读书图”分寄禹臣、近仁、冬秀（六月六日）

叔永为吾摄一“室中读书图”。图成，极惬余意，已以一帧寄吾母矣。今复印得六纸，为友人攫去三纸，余三纸以寄冬秀、近仁、禹臣各一，图背各附一绝：

故里一为别，垂杨七度青。异乡书满架，中有旧传经。

（寄禹臣师）



室 中 读 书 图

廿载忘年友，犹应念阿咸。奈何归雁返，不见故人缄？

（寄近仁叔）

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传神入图画，凭汝寄相思。

（寄冬秀）

图上架上书，历历可数，有经籍十余册，以放大镜观之，书名犹隐约可辨，故有“犹有旧传经”之句。

近仁为余叔辈，为少时老友，里中文学尝首推近仁，亦能诗。余在上海时，近仁集山谷句，成数诗见怀。

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冬秀时往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古诗十九首》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吾每诵此诗，未尝不自责也。

三三、得家中照片题诗（六月六日）

去年得家中照片，吾母与冬秀皆在焉。有诗云：

出门何所望，缓缓来邮车；马驯解人意，逡巡息路隅。
邮人逐户走，歌啸心自如。客子久凝伫，迎问“书有无”？
邮人授我书，厚与寻常殊。开函喜欲舞，全家在画图。
中图坐吾母，貌戚意不舒；悠悠六年别，未老已微癯。
梦寐所系思，何以慰倚闾？对兹一长叹，悔绝温郎裾。
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待久。

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
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
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
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

三四、《图书周报》中余之照片（六月六日）

本周一《图书周报》（Leslie's Illustrated Weekly Newspaper，June 4，1914）载余照片。此报销行至百万以上，各地旧相识读此，争驰书相问。

三五、我国之“家族的个人主义”（六月七日）

吾常语美洲人士，以为吾国家族制度，子妇有养亲之责，父母衰老，有所倚依，此法远胜此邦个人主义之但以养成自助之能力，而对于家庭不负养赡之责也；至今思之，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以其养成一种依赖性也。吾国家庭，父母视子妇如一种养老存款（Old age pension），以为子妇必须养亲，此一种依赖性也。子妇视父母遗产为固有，此又一依赖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为兄弟有相助之责。再甚至一族一党，三亲六戚，无不相倚依。一人成佛，一族飞昇，一子成名，六亲聚啾之，如蚁之附骨，不以为耻而以为当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国之根也！夫子妇之养亲，孝也，父母责子妇以必养，则依赖之习成矣；西方人之稍有独立思想者，不屑为也。吾见有此邦人，年五六十岁，犹自食其力，虽有子妇能赡养之，亦不欲

受也，耻受养于人也。父母尚尔，而况亲族乎？杂志记教皇Pius第十世（今之教皇）之二妹居于教皇宫之侧，居屋甚卑隘，出门皆不戴帽，与贫女无别，皆不识字。夫身为教皇之尊，而其妹犹食贫如此。今教皇有老姊，尝病，教皇躬侍其病。报记其姊弟恩爱，殊令人兴起，则其人非寡恩者也。盖西方人自立之心，故不欲因人热耳。读之有感，记之。

吾国陋俗，一子得官，追封数世，此与世袭爵位同一无理也。吾顷与许怡荪书，亦申此意。又言吾国之家族制，实亦一种个人主义。西人之个人主义以个人为单位，吾国之个人主义则以家族为单位，其实一也。吾国之家庭对于社会，俨若一敌国然，曰扬名也，曰显亲也，曰光前裕后也，皆自私自利之说也；顾其所私利者，为一家而非一己耳。西方之个人主义，犹养成一种独立之人格，自助之能力，若吾国"家族的个人主义"，则私利于外，依赖于内，吾未见其善于彼也。

顷见辜汤生所作《中国民族之精神》一论，引梁敦彦事，谓梁之欲做官戴红顶子者，欲以悦其老母之心耳（The Chinese Rev vol. I，No. 1，p. 28）。此即毛义捧檄而喜之意。毛义不惜自下其人格以博其母之一欢，是也；然悬显亲为鹄，则非也，则私利也。

三六、第一次访女生宿舍（六月八日）

吾之去妇人之社会也，为日久矣。吾母为妇人中之豪杰，二十二岁而寡，为后母。吾三兄皆长矣，吾母以一人撑拒艰难，其困苦有非笔墨所能尽者。而吾母治家有法，内外交称为贤母。吾母虽爱余，而督责綦严，有过失未尝宽假。每日黎

明，吾母即令起坐，每为余道吾父行实，勉以毋忝所生。吾少时稍有所异于群儿，未尝非吾母所赐也。吾诸姊中惟大姊最贤而多才，吾母时谘询以家事。大姊亦爱余。丁未，余归省，往见大姊，每谈辄至夜分。吾外祖母亦极爱余。吾母两妹皆敏而能，视余如子。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此外则惟上所述诸妇人（吾母，吾外祖母，诸姨，大姊）陶冶之功耳。吾久处妇人社会，故十三岁出门乃怯 恇如妇人女子，见人辄面红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吾入澄衷学堂以后，始稍稍得朋友之乐。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及入中国公学，同学多老成人，来自川、陕、粤、桂诸省，其经历思想都已成熟，余于世故人情所有经验皆得于是，前此少时所受妇人之影响，至是脱除几尽。盖余甲辰去家，至今年甲寅，十年之中，未尝与贤妇人交际。即在此邦，所识亦多中年以上之妇人，吾但以长者目之耳，于青年女子之社会，乃几裹足不敢入焉。其结果遂令余成一社会中人，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智识（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s）一方面几全行忘却，清夜自思，几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其不为全用权数之奸雄者，幸也，然而危矣！念悬崖勒马，犹未为晚，拟今后当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发达。吾在此邦，处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真，犹有古井作波之一日。吾自顾但有机警之才，而无温和之气，更无论温柔儿女之情矣。此实一大病，不可不药。吾其求和缓于此邦之青年有教育之女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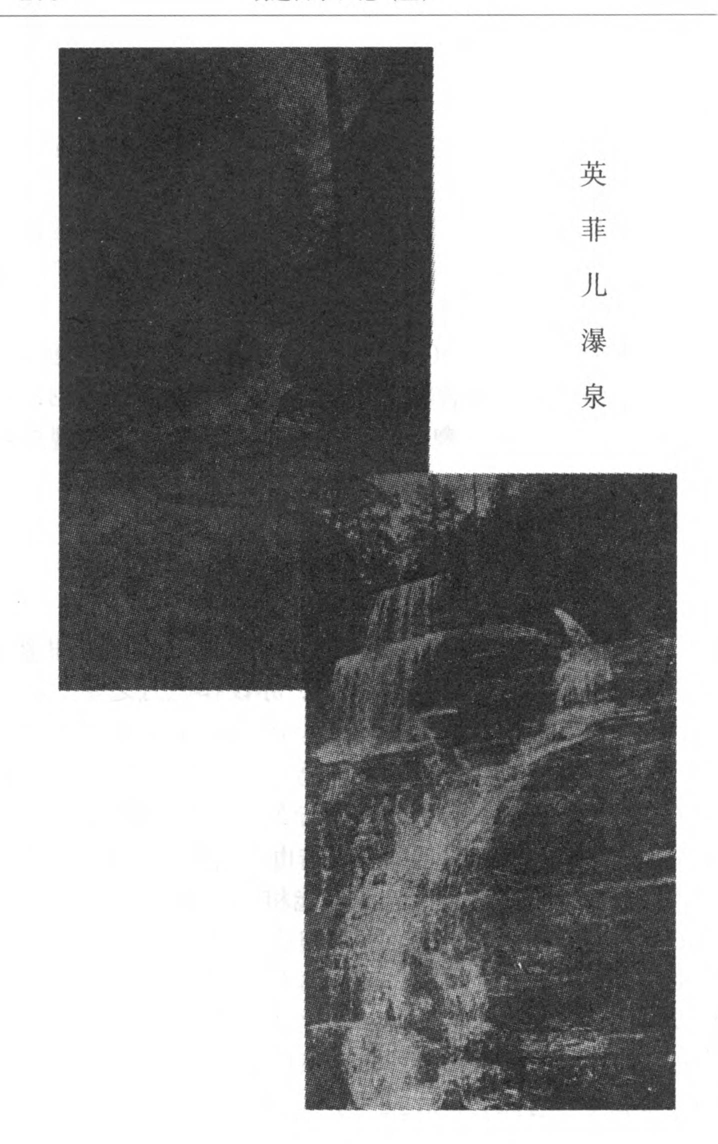
吾在此四年，所识大学女生无算，而终不往访之。吾四年未尝入Sage College（女子宿舍）访女友，时以自夸，至今思之，但足以自悔耳。今夜始往访一女子，拟来年常为之。记此以叙所怀，初非以自文饰也。

吾前和叔永诗云："何必麻姑为搔背，应有洪厓笑拍肩"，犹是自夸之意。盖吾虽不深交女子，而同学中交游极广，故颇沾沾自喜也，附志于此，亦以自嘲也。

朋友中如南非J. C. Faure，如郑莱君，皆曾以此相劝。梅觐庄月前致书，亦言女子陶冶之势力。余答觐庄书，尚戏之，规以莫堕情障。觐庄以为庄语，颇以为忤。今觐庄将东来，当以此记示之，不知觐庄其谓之何？

三七、思 家（六月九日）

吾日来归思时萦怀绪，以日日看人归去，遂惹吾思家之怀耳。吾去家十年余矣。丁未一归，亦仅作三月之留。庚戌去国，亦未能归别吾母，耿耿至今。辛亥以来，家中百事不如意，大哥汉店被北兵所毁，只身脱去。二哥亦百不得志，奔走四方。两兄皆有家累甚重，而英皆苦贫。吾诸侄皆颖悟可造，以贫故，不能得完全之教育，可惜也。余偶一念之，辄自恨吾何苦远去宗国？吾对于诸兄即不能相助，此诸儿皆他日人才，吾有教育之之责，何可旁贷也！且吾母所生仅余一人（吾诸兄诸姊皆前母所出），十年倚闾之怀，何忍恝然置之？吾母虽屡书嘱安心向学，勿以家事分心，然此是吾母爱子之心，为人子者何可遂忍心害理，久留国外，置慈母于不顾耶？以上诸念，日来往来胸中。春深矣，故园桃李，一一入梦。王仲宣曰："虽



英菲儿瀑泉

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吾忧何可任耶？

三八、游“英菲儿瀑泉山”三十八韵（六月十二日）

十一日与 Frans E. Geldenhüys，Fred Millen，Gertrude Mosier，A. Frances Jansen 同游 Enfield Falls，极乐，往返共十五英里有余，盖合吾国里五十左右。同行者嬲余作诗，未能应之。既归之明日，乃追写胜游，成三十八韵，纪实而已，不能佳也。

游“英菲儿瀑泉山”三十八韵

春深百卉发，羁人思故园。良友知我怀，约我游名山。
清晨集伴侣，朝曦在林端。并步出郊坰，炊烟上小村。
遥山凝新绿，眼底真无垠。官道一时尽，觅径穷辛艰。
缘溪入深壑，岩竦不可扪。道狭草木长，新叶吐奇芬。
鸟歌破深寂，鼪鼠下窥人。转石堆作梁，将扶度潺湲。
危岩不容趾，藤根巨可攀。径险境愈幽，仿佛非人间。
探奇及日午，惊涛震耳喧。寻声下前涧，飞瀑当我前。
举头帽欲堕，了不见其颠。奔流十数折，折折成珠帘。
澎湃激崖石，飞沫作雾翻。两旁峰入云，逶迤相回环。
譬之绝代姿，左右围群鬟。又如叶护花，掩映成奇观。
对此不能去，且复傍水餐。渴来接流饮，冰冽清肺肝。
坐久忘积暑，更上穷水源。山石巉可削，履穿欲到跟。

落松覆径滑，蹞步不敢奔。上有壁立崖，下有急流湍。
“一坠那得取”，杜陵无戏言。攀援幸及顶，俯视卑群峦。
天风吹我襟，长啸百忧宽。归途向山脊，稍稍近人烟。
板桥通急涧，石磴凿山根。从容出林麓，归来日未曛。
兹游不可忘，中有至理存，佳境每深藏，不与浅人看。
勿惜几两屐，何畏山神悭？要知寻山乐，不在花鸟妍。
冠盖看山者，皮相何足论？作诗叙胜游，持此谢婵娟。

叔永谓末段命意颇似王介甫《游褒禅山记》。检读之，果然。介甫记：

>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久不作如许长诗矣。此诗虽不佳，然尚不失真。尝谓写景诗最忌失真。老杜《石龛诗》“羆熊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正犯此病。又忌做作。退之《南山诗》非无名句，其病在于欲用尽险韵，读者但觉退之意在用韵，不在写景也。

三九、记本校毕业式（六月十七日）

余虽于去年夏季作完所需之功课，惟以大学定例，须八学期之居留，故至今年二月始得学位，今年夏季始与六月卒业者同行毕业式。毕业式甚繁，约略记之。

六月十四日，星期，礼拜堂有“毕业讲演”（Baccalaureate Sermon）。讲演之牧师为纽约 The Rev. William Pierson Merrill，D. D.，题为“So speak ye，and so do，as men that are to be judged by a law of liberty”（James II：12），略言今人推翻一切权势，无复有所宗仰，惟凡人处权力之下易也，而处自由之下实难，前此种种之束缚，政治法律宗教各有其用，今一一扫地以尽，吾人将何以易之乎？其言甚痛切。

十五日，往观大学象戏会（Cornell Masque）演英大剧家 Bernard Shaw 之讽世剧“You Never Can Tell”。

十六日谓之“毕业班之日”，毕业生及其戚友会于山坡草地上，行毕业日演艺。是夜白特生夫人延余餐于其家。以予客处，无家人在此观予毕业，故夫人相招以慰吾寂寥，其厚意可感也。

十七日为毕业日，英名 Commencement，译言肇始也，夫毕业也而名之曰肇始者，意以为学业之终而入世建业之始，其义可思也。是日毕业可九百人，皆礼服，各以学科分列成双行。礼服玄色，方冠。冠有旒，旒色以学科而异，如文艺院生白旒，农院黄旒，律院紫旒是也。钟十一下，整队行，校董前行，校长院长次之，教长教员又次之，学生则文艺院生居先列，而工科生为最后。毕业场在山坡草地上，设帐为坛。坛上



毕业日摄影



唱《母校》之歌时摄影



著者穿毕业礼服摄影

坐校董以次至教员。坛前设座数千，中为毕业生，外为观者，盖到者不下三千人。坐定，乐队奏乐。有牧师率众祈祷。校长颁给学位，毕业生起立，旒垂左额；既得学位，则以手移旒于右额。复坐，又奏乐。乐终，校长致毕业训词。校长休曼先生（Jacob Gould Schurman）本演说大家，此日所演尤动人，略言诸生学成用世，有数事不可少：

一、健全之身体，二、专一之精神，三、科学之知识，四、实地之经验。

其结语尤精警动人。语时诸生皆起立。其言如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graduation classes: If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is correct —— and I think it is —— I may draw a conclusion of great encouragement for every one of you. The life you are about to enter is indeed a race; but it is a race in which not merely one, but every one , may win the prize. For each of you is called on to serve the community; and if, like the members of the crew or team, you each play your part well, you will have won the only prize that is open to you. If the life of men were a mere struggle for each one to get his head above everybody else, then of course the only victor would be the financial magnate, the political potentate, or the gourmond or insatiate sensualist. But if life really means faithful service in and for the community —— as religion and reflection agree in declaring —— then all honest work, all loyal effort, brings its own reward.

'Act well your part,

There all the honor lies.'

"If life is a game, it is a rivalry in generous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of which we are all members. College graduates because of their superior education should be able to render better service than others. The public has a right to expect it of us. My dearest hope, my most earnest prayer, for each and all of you is that you may rise to the height of your opportunities and win the noblest prize open to human beings —— the crown of high character, of intellectual attainment, and of loyal service to your day and generation.

〔中译〕 诸位毕业之女士及先生们：

如果我刚才所说的话是对的，那么我将以它来勉励在座的各位。你们即将进入的人生定为一场激烈的竞赛。但此竞赛，金牌不止一枚，人人皆可得奖。社会向你们召唤，召唤诸位去服务人生。各位正好比一名船员，或一名队员，尽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必定会得到那一份为你所设的奖赏。假如奋斗只是为了出人头地，那么将来的成功无非只是当一名金融巨头，或是官场显要，或是贪吃的老饕，抑或是一好色之徒而已。各位若是认定人生本是诚实地得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就像宗教和反思所认定的那样——那就请各位热诚工作，忠实奉献，这些将给你带来应得的回报。

'畅演人生，

光荣属于你。'

假如人生是一场竞赛，那么人人都力争慷慨地去为这

个社会服务，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一份子。大学毕业生受过优良的教育，理应比一般人更优秀地去服务社会，公众有权寄厚望于他们。我最深切地希望，最热诚地祈祷，祝在座诸位一定振臂而起，抓住良机，赢得这顶向各位招手的桂冠，即高尚的品格，智识的成就，忠诚的服务于时代。

演说既毕，全体合唱《母校》之歌。有哽咽不成声者。盖诸生居此四年，一旦休业，临此庄肃之会，闻赠别之辞，唱《母校》之歌，正自有难堪者在，盖人情也。

四〇、观西方婚礼（六月廿日）

十八夜，有 Miss Pauline Howe 与 Herbert N. Putnam 在本城一教堂中行婚礼。此邦婚礼，或于男女父母家中行之，或于牧师家中行之，或于里正（Justice of the Peace）家中行之。其在教堂中行之者，大率皆富家，仪式最繁丽。吾友维廉斯女士知余未尝见西方婚礼，女士为新妇之友，故得请于新妇之父，许余与观盛礼，归而记之于下：

礼成于教堂之中，来宾先入（后时为失仪）。婚嫁之家之近亲骨肉坐近礼坛，其疏远之宾友杂坐后列之座。堂中电灯辉煌，礼坛之上，供蕉叶无数，杂花丽焉。傧者四人，皆新夫妇之戚友。宾入门，傧者以臂授女宾，女宾把其臂就坐，男宾随之。

钟八下，乐队奏新婚之乐。礼堂之侧门大辟。傧者四人（男子）按节徐步而入。次女嫔四人（Bridesmaids）衣轻蓝罗衣，各执红蔷薇花，细步按节前导。又次为荣誉女嫔（Maid

of honor)，亦衣轻蓝露背之衣，捧红蔷薇一束。又次为执环童子（Ring bearer)，约四五岁，白衣金发，持大珈拉花（Calla Lily)，中藏婚约之指环焉。又次为新妇，衣白罗之衣，长裙拂地，可丈余，上罩轻丝之网。新妇手持百合之花球，倚其父臂上。父衣大礼服，扶新妇缓步而入。

其时，礼坛上之小门亦辟，牧师乔治君与新郎同出，立坛下。与偕者为“好人”（The best man)。好人者，新郎之相也。傧者与女嫔分立坛左右。新妇既至，牧师致祷词毕，问新郎曰：“汝某某愿娶此妇人某某为妻耶?”答曰：“诺”又问新妇曰：“汝某某愿嫁此男子某某为夫耶?”答曰：“诺。”又问：“授此妇人者谁耶?”新妇之父应曰：“余某某为女子某某之父，实授吾女。”即以女手授新郎。童子以约婚之指环进，牧师以环加女指。已，令新郎誓曰：“余某某今娶此女为妻，誓爱之养之（to love and to cherish)，吉凶不渝，贫富不易，之死靡他。”（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for richer and for poorer; till death doth us part）牧师诵其辞，新郎一一背诵之。又令新妇誓之，其辞略同上。白特生夫人告我，曩时“爱之养之”之下，在男则有“保护之”，在女则有“服从之”（“to protect”, “to obey”)，今平权之风盛行，明达识时务之牧师皆删去此三字，不复用矣。誓毕，牧师祈天降福于新婚夫妇暨其家人。（凡祷，告事曰祷〔Prayer〕，求福曰祈〔Benediction〕。）乐队再奏乐。新郎以臂授妇。妇挽之而退，“好人”扶荣誉女嫔，傧者各扶女嫔同退。傧者及门而返，复扶新夫妇之近亲女宾一一退出，男宾随之。至亲尽出，来宾始群起出门各散。其近亲则随新夫妇归女家赴婚筵。筵毕，继以跳舞。跳舞未终，新夫妇兴辞，以汽车同载至湖上新居。

四一、科学社之发起（六月廿九日）

此间同学赵元任、周仁、胡达、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等，一日聚谈于一室，有倡议发刊一月报，名之曰《科学》，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其用心至可嘉许。此发起诸君如赵君之数学物理心理，胡君之物理数学，秉、金、过三君之农学，皆有所成就。美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无有国文杂志，不能出所学以饷国人，得此可救其失也，不可不记之。

科学社招股章程

一、定名　本社定名科学社（Science Society）。

二、宗旨　本社发起《科学》（Science）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

三、资本　本社暂时以美金四百元为资本。

四、股份　本社发行股份票四十份，每份美金十元；其二十份由发起人担任，余二十份发售。

五、交股法　购一股者限三期交清，以一月为一期，第一期五元，第二期三元，第三期二元。购二股者限五期交清，第一期六元，第二三期各四元，第四五期各三元。每股东以三股为限。购三股者，其二股依上述二股例交付，余一股照单股法办理。凡股东入股转股，均须先经本社认可。

六、权利　股东有享受赢余及选举被选举权。

七、总事务所　本社总事务所暂设美国绮色佳城。

八、期限　营业期限无定。

九、通信处　美国过探先。

四二、黄监督不准学生暑期上课

（六月廿九日）

黄监督（鼎）忽发通告与各大学，言赔款学生，非绝对必要时，不得习夏课。昨本校注册司抄此通告数份，令张挂世界学生会会所。下午，余偶入校，见注册司门上窗上皆粘此示。夜遇教长班斯先生，亦以此为问，以为闻所未闻。此真可笑之举动！夫学生之不乐荒嬉而欲以暇时习夏课，政府正宜奖励之，乃从而禁止之，不亦骇人听闻之甚者乎？

四三、奥太子飞的难死于暗杀（六月卅日）

廿八日奥太子飞的难与其妻行经巴士尼亚省（Bosnia）之都城，为一塞维亚学生所枪杀。巴省本属塞，奥人吞并为县，塞人衔之，今之暗杀，盖报复之一端也。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相传奥之县巴士尼亚也（一九〇八），由飞的难之建议，故其食报亦最烈，奥皇嘉色夫（Francis Joseph）在位六十余年，年八十四矣。其一生所受惨变，亦不知凡几。一八五三年一匈人刺之，未死。一八六七年其兄麦克齐米伦（Maximillan 墨斯哥皇帝）为革命军所杀。后数年，其后在瑞士为一意人所刺杀。十年前，其嫡子（皇仅有此子）与所欢同出猎，为人所刺，同死野外。今太子为皇之侄，又死于暗杀，可谓惨矣。

〔按〕 上所云“巴省本属塞”者误也。参观卷五第三六则。

四四、余之书癖（六月卅日）

偶过旧书肆，以金一角得H. A. Taine's“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又以九角八分得Gibbon's“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二书皆世界名著也。书上有旧主人题字“U. Lord Counell, Reading, Penna”。其吉本《罗马史》上有“五月十六日一八八二年”字，三十馀年矣。书乃以贱价入吾手，记之以志吾沧桑之慨。吾有书癖，每见佳书，辄徘徊不忍去，囊中虽无一文，亦必借贷以市之，记之以自嘲。

四五、积财不善用，如高卧积薪之上（六月卅日）

与某君言旧日官僚结怨已深，今日宜有以自赎，囊所积财，宜有以善用之以利民淑世。因举二事：一兴学校，一开报馆，皆是好事，有力者不可不为。若徒拥多金，譬之高卧积薪之上，旦夕可焚，不可久也。

四六、提倡禁嫖（六月卅日）

又念及狎邪（嫖）一事，此邦上流人士视为大恶，方竞思善策禁遏之，虽不能绝，而中上社会皆知以此为大恶（Vice）。

其犯此者，社会争不之齿，亦无敢公然为之者。余谓即此一端，此邦道德，高出吾国远矣。吾国人士从不知以狎邪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小说，轻薄文士，至发行报章（小报），专为妓女作记室登告白。其下焉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以为逢场作戏，无伤道德。妓院女闾，遂成宴客之场，议政之所。夫知此为大恶，知犯此为大耻，则他日终有绝迹之一日也；若上下争为之，而毫不以为恶，不以为耻，则真不可为矣。何也？以此种道德之观念已斲丧净尽，羞恶之心无由发生故也。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

四七、绮色佳城公民会议第二次旁听记

（七月二日）

七月一夜，与巴西苏柴君（A. C. P. Souza）至本市公民会议（Common Council）旁听（参看卷三第四则）。是日所议为“特许电车公司及铁道公司于市内加筑路线”一案。事关全市利害，议会亦不敢决，乃令市民各得以所见陈说于会议，名之曰“公听”（Public Hearing）。此为公听之第二次，以旁听人众，议厅不能容，乃移至本州法庭开会。

此案如下：本市电车公司请市政会许其于旧有之路线一律

改为双轨，向之由爱丹街入大学之线改经大学街。又 Central N. Y. Southern R. R. 铁道公司（此公司今将电车公司收买，故二家实一家也。），请将由 Auburn 至 Ithaca 之路线接成一气，由麦多街入城，向例不许以货车过市，今请得用货车（Freight）过市，惟用电力不用汽力耳。又请得于本市立车站，与电车线路相接。

右为此案大略。本市议会以为此两公司当有以报偿此特别权利，乃令于每日七时以前，下午五时以后，发行贱价车票，以便工人。又要求种种条件，以利市人。公司亦允之。

市中人士大概皆赞成此举，以其便交通也。反对者为麦多街居民及附近置产之人。反对之说纷然，皆不足取。其最强者，以为市议会在法律上无权可将麦多街之筑路权送与此两公司，以麦多街本由居民所造也。有社会党首领二三人亦反对此举，以为市议会不当以利权让与资本家。其一人创议以路成之后，每第三车之车值由市政府收之，众莫不大笑。反对党延律师代表。两公司则由电车公司经理维廉氏代表。氏逐一辩论，井然有条，律师不能难也。

吾友 Mr. E. A. George 亦起立演说，以为商业交易须二人皆得益，若仅一人得利，其业必不能久，今此两公司虽皆志在营利，然本市宜利用之以兴商务，便交通，不当阻难之。公司有余利乃能改良车务，若公司不能自存，吾人又安能责以改良整顿也?

此次辩论极有趣，到者约百余人。此种会觇国者不可不到也。

四八、统一读音法（七月四日）

偶与陕西张亦农（耘）闲谈及读音之差别，亦农举“成”“陈”二字，余知其属二韵而不能别也，亦农以陕音读之，果有别。余因检字典，知“成”时征切，“陈”澄神切，“成”为邪纽，“陈”为澄纽，则陕音亦未为得也。沪音读“成”为时征切为得之，而读“陈”如“成”，亦误也。由是旁及他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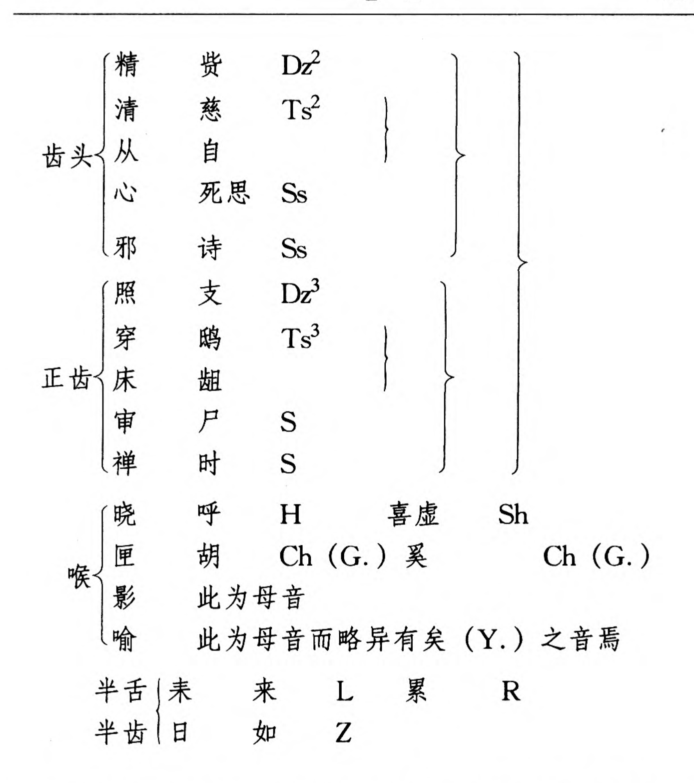
音韵之不讲也久矣。吾辈少时各从乡土之音，及壮，读书但求通其意而已，音读遂不复注意，今虽知其弊，而先入为主，不易改变。甚矣，此事之为今日先务也。顷见教育部全国读音统一会报告，所采字母，与予前年往北田车中所作大略相同（见

《北田日记》)。此种字母之用,在于字典上用字母注明音读,如“歌”韵之字,其母音(Vowel)为“阿”(O),注反切时,可依下法:

歌	G	古阿切
珂	K	可阿切
莪	Ng	我阿切
多	D	都阿切
佗	T	它阿切
驼		
那	N	奈阿切
波	B	巴阿切
颇	P	叵阿切
摩	M	毛阿切
侳	Dz	之阿切
蹉	Ts	此阿切
莎	S	史阿切
诃	G	(Dutch) Ch (G.) 乎阿切
何	H	胡阿切
阿	O	此为母音
罗	L	来阿切

张亦农言陕音读司如英文之 Th,则心纽之字是 Th 音也。来纽之字有二音:一为来,是 L 音;一为累,是 R 音。见纽之字亦有二音:刚为古,G 音,柔为基,是 J 音。日纽之字是任音如法文之 J,读如 Zh。今以此法写音纽全图如下:

		刚		柔		
牙	见	古	G	基	J	
	溪	可	K	去	Ch	何别
	郡		Dj			
	疑	我	Ng			
舌头	端	多	D			
	透	佗	T			
	定	驼	Tu			
	泥	奈	N			
舌上	知	知	Dz[1]			
	彻	池	Ts[1]			
	澄	治				
	娘	娘	Ny			
重唇音	帮	比	B			
	滂	皮	P			
	并	部				
	明	毛	M			
轻唇音	非	夫非方	F			
	敷	孚敷芳	F Pf			
	奉	扶奉房	F			
	微	无微亡	V			



齿头	精	赀	Dz^2		
	清	慈	Ts^2		
	从	自			
	心	死思	Ss		
	邪	诗	Ss		
正齿	照	支	Dz^3		
	穿	鸱	Ts^3		
	床	龃			
	审	尸	S		
	禅	时	S		
喉	晓	呼	H	喜虚	Sh
	匣	胡	Ch（G.）	奚	Ch（G.）
	影	此为母音			
	喻	此为母音而略异有矣（Y.）之音焉			
半舌	耒	来	L	累	R
半齿	日	如	Z		

右表除“影”、“喻”二字外，其他三十四字皆子音也。尚有数音，终不能知何以差别，当求深于此学者教之。

等韵切音表影纽之音皆为母音，以倚，阿，窊，霙，翁，哀，乌，于，剜，渊，音，恩，汪，讴，忧，奥，皆母音也。

吾所拟统一音读之法，要而言之，略如下文：

（一）定三十九字为子音（Consonants），如我所拟古、可、我、多之类。

（二）定若干字为母音（Vowels）。

凡切音表中之影纽之音皆为母音。母音在他国文字则有三种：一为简单母音，如 a. e. i. o. u.。一为集合母音，如 ao. au. ou. ea. ai. oi. ow. 之类。一为鼻官母音，如法文 an. on. in. un. 之类。吾合此三类同谓之母音，故母音之数当在四五十左右。

倚，阿，乌，于，属第一类。

喻，纽之母音，属第二类。

恩，翁，渊，音，汪，属第三类。

（三）子音母音是为字母。

字母之音读，由教育部审定，全国遵行。

（四）字典所注音读，概用切音。切音概用字母。以母为标，以子为箭。以箭射标，即得字音。例如下：

旧　法		新　法
冰	逼陵切	比（子）膺（母）切
烝	煮仍切	赀膺切
	诸仍切	
凝	鱼凝切	我膺切
	疑陵切	
公	古红切	古翁切
	沽红切	
空	苦功切	可翁切
	苦红切	
濛	莫红切	毛翁切
	谟蓬切	
孤	古乎切	古乌切

	攻乎切	
枯	苦胡切	可乌切
	空胡切	
模	莫胡切	毛乌切
高	古劳切	古熝（ao）切
	居劳切	
尻	丘刀切	可熝切

上举十一字，旧法用二十三字，吾法只用九字足矣。

（五）其与母音同音之字，概用母音注之，如“污”音“乌”之类。

四九、读《爱茂生札记》（七月五日）

前夜在 Rev. C. W. Heizer 处读美国思想家《爱茂生（Emerson）札记》（一八三六～三八年份）数十页。此公为此邦文学巨子，哲理泰斗，今其札记已出五册。其书甚繁。即如此册所记仅三年之事，而已有四五百页之多。其记或一日记数千言，或仅一语而已，有时数日不作一字。其所记，叙事极略而少，多说理名言，有时为读书随手所节抄。书中名言中有读《论语》手抄数则，盖 Marshman 所译本也（吾在藏书楼见残本），所录为“毋友不如己者”“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子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五则，其四则皆有深意。“人焉廋哉”二句则非连上三句读不可，今独取二句，几于断章取义矣（译本

“How can a man remain concealed?”)。爱氏所记多乐天之语，其毕生所持，以为天地之间，随在皆有真理，一邱一壑，一花一鸟，皆有天理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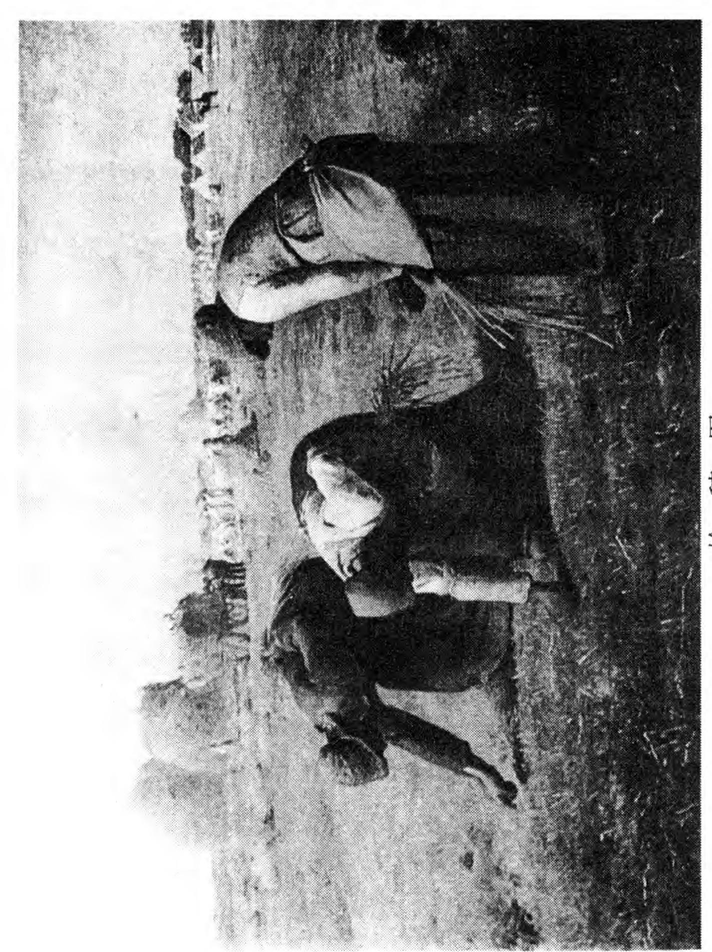
五〇、《旧约·鹭斯传》与法国米耐名画

（七月五日）

读《旧约》《鹭斯传》（The Book of Ruth）如读近世短篇小说。今人罕读《旧约》，坐令几许瑰宝埋没不显，真可惜也。

此传中记寡妇鹭斯随获者后，拾田中遗秉。主者卜氏慈，令获者故遗麦穗，俾鹭斯拾之。鹭斯夜归，打所拾穗，得麦一升。摩斯之法曰：“凡获，勿尽获尔田隅，毋尽收尔遗穗，……遗之以畀贫苦及异方远来之人”（Leviticus，19）。又曰：“获时，有遗秉，勿拾也，以畀旅人孤寡，帝乃福汝所作。凡摘橄榄，勿再摘也，以畀羁旅孤寡。凡收葡萄，其有遗果，勿拾也，以畀羁旅孤寡”（Deuteronomy，24）。此种风尚，蔼然仁慈，古代犹太人之文明，犹可想见。《大田》之诗曰：“彼有不获穉，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东西古风之相印证如是。（穉，稚禾也；穧，禾之铺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

记此则后，因忆法国画家米耐（Jean Francois Millet 1814－1875）有名画曰《拾穗图》（The Gleaners），写贫妇掇拾遗穗，图之上方隐约见获者车载所获归去也。适有此图印本，因附粘于此。米耐所画多贫民之生活，田舍之风景，自成一宗派，曰“穠尔派”（Genre）。米耐所作《拾穗图》之外，尚有《播种图》（The Sower），《闻钟野祷图》（Angelus），皆有声于



拾　穗　图



播　种　图



闻钟野祷图

世界。其《播种图》写农夫手撒谷种，弈弈有神。其《闻钟野祷图》（旧教之国教堂日祷三次，晨，午，薄暮。教堂鸣钟，闻钟声者皆祷，祷时默诵祷文，其首句云："Angelus Domini nuntiavit Mariae……"故名"Angelus"。）写农家夫妇力作田间，忽闻远钟，皆辍作默祷。斜阳返照草上，暮色晻然，一片庄严虔诚之气，盎然纸上，令观者如闻钟声如听祷词也。连类记此则，遂娓娓不休，可笑。

吾近所作札记，颇多以图画衬写之，印证之，于吾国札记中盖此为创见云。

五一、札记（七月五日）

英文亦有日记札记之别：逐日记曰 Diary，或曰 Journal。札记曰 Memoir。述往事曰 Reminiscences 。自传曰 Autobiography。

五二、伊里沙白朝戏台上情形（七月五日）

"But pardon, gentles all,
The flat unraised spirits that have dared
On this unworthy scaffold to bring forth
So great an object: can this cockpit hold
The vasty fields of France? or may we cram
Within this wooden O* the very casques
That did affright the air at Agincourt?
O, pardon! since a crooked figure may
Attest in little place a million;

And let us, ciphers to this great accompt,
On your imaginary forces work,
Suppose, within the girdle of these walls
Are now confined two mighty monarchies,
Whose high upreared and abutting fronts
The perilous narrow ocean parts asunder:
Piece out our imperfections with your thoughts;
Into a thousand parts divide one man,
And make imaginary puissance;
Think, when we talk of horses, that you see them
Printing their proud hoofs i' the receiving earth;
For 'tis your thoughts that now must deck our kings,
Carry them here and there; jumping o'er times,
Turning the accomplishment of many years
Into an hour-glass."

—— Shakespeare: Prologue to Henry V.

* Within this Wooden O 此剧初在 The Globe 园开演，园为圆形，故有“木圈”之语。

〔中译〕　可是，在座的各位，请原谅吧！像咱们这样低微的小人物，居然也敢在这几块破板搭成的戏台上，演出轰轰烈烈的事件。难道这么一个斗鸡场能容下法兰西的广大江山？或者我们能在这个木圈里塞进那么多将士？只要他们把头盔摇晃起来，定能震惊阿金柯特的空气！请原谅吧！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圆圈，在数字的末尾，就可以变成个一百万；那么，让我们凭这点渺小的作用，来激

发你们无穷的想像力吧。假设在这团团一圈的墙壁内有两个强大的王国，国境是一片紧接的高地，却叫一道海峡的浪涛从中一隔两断。发挥你们的想像力，来弥补我们的贫乏吧。一个人，把他分身为一千个，组成了一支幻想的大军。我们提到马儿，眼前就仿佛万马奔腾，卷起漫天尘土。把我们的帝国装扮起来，这也全靠你们的想像帮助；凭着想像力，搬东移西，跨越时空，叫多少年代的事件都挤在一个时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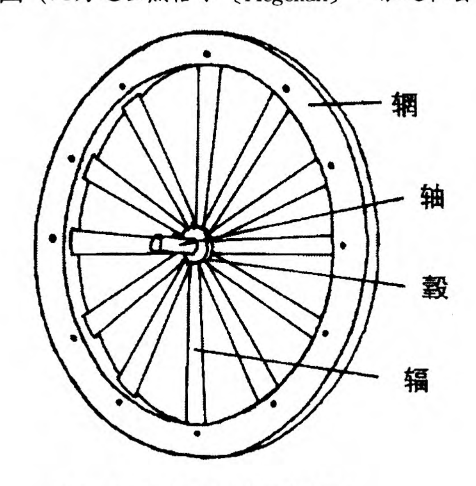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开场白

右录英国诗圣莎氏《亨利第五世》剧本引子，读之可想见伊里莎白后朝之戏台布景，盖与吾国旧日戏台相似耳。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七月七日）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凑于毂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毂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一一之户

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



轴　贯车轮以持轮而旋转者。
辋　周轮之外者。
辐　轮中直木，上凑于毂，下入于辋。
毂　辐所凑也。

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临川集》六十八卷），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

*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卷　五

民国三年［1914］
七月七日至八月十日
（在康南耳大学）

一、《自杀篇》（七月七日）

叔永有弟季彭居杭州。会宋遁初被刺，政府不能自解，则以兵力胁服南中诸省，季彭忧愤不已，遂发狂。一夜，潜出，投葛洪井死。叔永掇季彭生时所寄书，作《脊令风雨集》。既成，并系以诗，有“何堪更发旧书读，肠断脊令风雨声”（原注：因亡弟最后寄诸兄诗有“原上脊令风雨声”之句）之句，以示予，且索和诗以题其集，久未能应，今日偶有暇晷，成一篇，凡长短五章，录之：

叔永至性人，能作至性语。脊令风雨声，令我泪如雨。

我不识贤季，焉能和君诗？颇有伤心语，试为君陈之。

叔世多哀音，危国罕生望。此为恒人言，非吾辈所尚。
奈何贤哲人，平素志高抗，一朝少挫折，神气遽沮丧？
下士自放弃，朱楼醉春酿。上士羞独醒，一死谢诸妄。
三闾逮贤季，苦志都可谅。其愚亦莫及，感此意惨怆。

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我独不谓然，此欺人语耳。
义士有程婴，偷生存赵祀。夷吾忍囚槛，功业炳前史。
丈夫志奇伟，艰巨安足齿？盘根与错节，所以见奇士。
处世如临阵，无勇非孝子。虽三北何伤？一战待雪耻。
杀身岂不易？所志不止此。生材必有用，何忍付虫蚁？
枯杨会生稊，河清或可俟。但令一息存，此志未容已。

春秋诛贤者，吾以此作歌。茹鲠久欲吐，未敢避谴诃。

此诗全篇作极自然之语，自谓颇能达意。吾国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朴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况华茨活（Wordsworth）与贵推（Goethe）、卜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诗，以责自杀者。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涂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

吾名此诗曰《自杀篇》。

吾分此篇作五章：首二章四句，三章十六句，四章廿四句，末章四句，似较作一气读，眉目较清，段落较明。首二章为楔子，三四为全篇命意所在，末章以自解作结也。

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效，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胸襟魄力，较前阔大，颇能独立矣。

二、爱迪生拜蜜蜂做老师（七月八日）

爱迪生（Thomas Edison）近来拜了一只蜜蜂作老师。他观察了那蜜蜂的活动，有这样的报告：

> 如果我们能有一件东西可以每秒钟扇动空气二百次，我们就能造出一只真正的飞机，能造出一只比空气重的大飞机。这蜂的身体比他的两翅重七千倍。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行了，就行了！这蜂的两翅扇动空气每秒钟三百次。

右［上］一则见 Outlook 杂志。

三、勉冬秀（七月八日）

作一书寄冬秀，勉以多读书识字。前吾母书来，言冬秀已不缠足，故此书劝以在家乡提倡放足，为一乡除此恶俗。

四、"时事画"四十五幅（七月十二日）

偶检旧箧，得年来所藏各报之《讽刺画》（讽刺之名殊不当，以其不专事讽刺也），即"时事画"（Cartoon），展玩数四，不忍

弃去，择其佳者附载于是册，而弁以序曰：

西国报章多有“时事画”一栏，聘名手主之。其所画或讽刺时政，或褒贬人物，几于不着一字而利如锋霜，爽如哀梨，能令人喜，亦能令人叹息，其为画也，盖自成一种美术。欧美二洲以此艺著者无数，而其真能独树一帜自成宗派者，则亦复寥落无几。盖其为画也，亦犹为文然，贵以神胜，以意胜者次之；其但纪事实，炫技巧，供读者一笑而已者，不足尚也。欧陆诸国之名作吾所见殊少，不敢妄为月旦。今所选多英美两国之作，于美得骆宾生（Boardman Robinson）及漫诺（Minor）二家，于英得《彭箕报》（Punch）之作者，皆为此道上乘，故首列此三家。其稍逊者及大陆南美诸邦之作者，亦择尤附焉。抑吾之为此集，初不徒以自娱也，诚以此艺之在吾国，乃未有作者，区区之怀，将以之绍介于国人，俾后之作者有所观感取法焉，亦采风问俗者所有责也。

第一集　骆宾生氏

（1）前年 Titanic 舟与冰山相触，沉于大西洋，死者无数，骆氏作此图哀之。写乡间老父母翻看报纸，寻其儿女存亡消息，题为《单上无名》，用意最深刻动人。此何啻一篇万言哀辞，真绝作也！

（2）劳动工人吁天图，为英国煤矿工人罢工者作。

（3）刺英国暴烈派之女权党，屡用暴烈方法，自毁其运动。

（4）一九一二［年］之大选举。白来恩问：“喂，省长先

生，我们民主党总统不得连任的政纲怎么样了？”

威尔逊说：“啊！你瞧，天气真清朗呀！”

（5）同上题。图左角日历为“十一月二日”，离大选举只有两天了。威尔逊还在踌躇说：“让我想想看。对于进口税的问题，什么态度最稳妥呢？”

骆氏为共和党机关报 New York Tribune 作画，故反对威尔逊，然其言何婉而雅也！

（6）选举之结果，民主党全胜，共和党大败，骆氏于揭晓之晨作此画，写“申叔”（Uncle Sam，代表美国）早起看报，微笑道：“啊！也罢！我想，四个年头我还受得了。”此种风趣又可见西洋政争之态度非东方政客所能梦见。

（7）英儒勃来思（著《民主政治》者）为英使美，美人敬爱之。氏以老辞职，将去美，骆氏为作此。

（8）巴尔干风云之结果。“快要开谈判了。”

（9）纽约省长色尔叟在演说台上大声说：“我色尔叟不服侍别的老板，只有色尔叟自己！”他的身背后站着纽约民主党的后台老板(Boss)茂肥用指头点他道:“你的独奏唱完了,就上楼来。”此稍近于虐谑矣。然何其妙也！(参看卷三第一四则)

（10）纽约工厂有童稚工人，晨四时即动工，夜深始出者。骆氏为作此。

右所载十图皆骆氏所作。

第二集　漫诺氏

（11）为罢工之矿工作也。(参观〔2〕图)

（12）中国人之新神像：为中国革命作。图为一中国人手持自由之神，审视把玩。此图出，各国争转载之，漫氏之名遂

大著。

（13）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参看卷三第一四则）。虎视者为茂肥（Murphy）。伏地者纽约省长 Sulzer 也。

（14）威尔逊宣言不用金圆外交政策。

第三集　《彭箕报》之时事画（英伦）

（15）武装和平。(一)

（16）巴尔干战后之风云再起矣。

（17）突厥人乘巴尔干诸国互斗，复得亚得里亚堡，列强虽恶之，而无如何也。

（18）“少年突厥党”之失败。突之武人党不能逞志于意大利，乃逞志于“少年党”，故刺之。

（19）威尔逊之墨西哥政策。不羁之马，圉人苦矣。

（20）武装和平。(二)

第四集　英伦他种报章之时事画

（21）死神之大捷。(《泊马报》)

（22）纸上之和平。(《星报》)

（23）武装和平。(三)

第五集　大陆诸国之时事画

（24）德国社会党之大捷。一九一二年，社会党员在下议院得大多数，其人大半多工人贫民也。一人问：“你在卑田院里吗?”一人答：“不是的；我在国会里。”

（25）中国之自由神（参观第〔12〕图）。此图疑本于漫氏之作，何其相似也！

（26）德皇与罗斯福，两人皆持帝国主义者也。

（27）意突之战。《马太传》二章曰："耶稣生时，有东方高士远来造耶路撒冷，言曰："犹太人之王何在耶？吾曹在东方见其星矣，今远来瞻拜之。耶稣所生地名贝司伦（Bethlehen），诸高士循星所指，得其处。入门，见媚利抱耶稣，则皆伏地膜拜顶礼，解囊献黄金名香为礼，欢忭而去。"此图即用此事以讽耶教徒之不重人道而逞兵于回教之国也。图中写意人攻击特利波里正急，空中一弹飞起，其下回教徒见之，相谓曰，此岂贝司伦之星也？

（28）德人眼中之罗斯福、塔虎选举决斗。

（29）小狗吠巨灵。德之社会党首领贝北尔新死，世界争称颂其人，独守旧党之《邮报》诋之。

（30）罗斯福、塔虎之决斗。

（31）世界共和国欢迎新中国之图。此图亦极有名，世界争载之。

（32）突厥之运命。问卜者曰："不久可以有和平了吗？"卜者答："我只见一个'三'，但看不准是三天，三月、三年，或是三百年。"

（33）俄人对突厥之同情。

（34）补月图。新月为突之国徽，即金瓯之意。

（35）一年外交之失败（一九一二）。

（36）墨西哥人之自负。

第六集　第二流之美国"时事画"

（37）此亦吊"Titanic"舟之惨劫也。

（38）同题，参观第一图。"Titanic"为海行第一大舟，自

时事画四十五幅

(1)



READING THE DEATH LIST OF THE TITANIC

A somber and haunting portrayal of the grief — stricken. Mr. Robinson calls this drawing "Not Mentioned."

(2)



THE MAN WITH THE PICK
A figure suggested to Bordman Robinson by the recent English coal – miners' strik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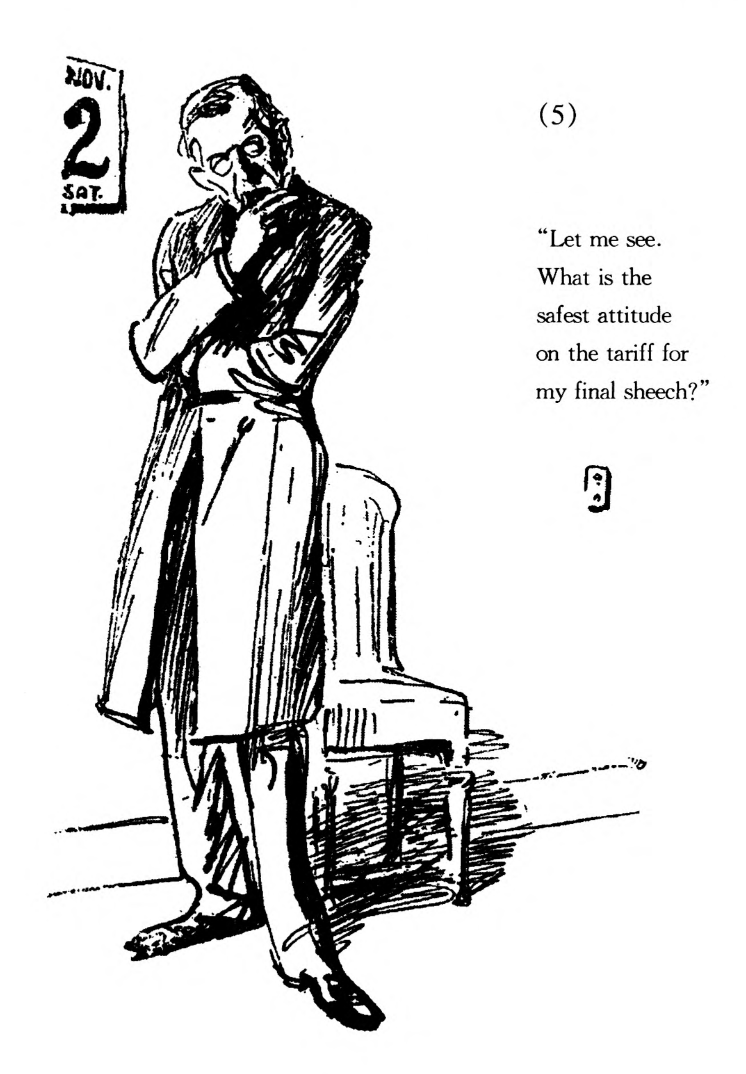


THE BACKHAND BLOW

(Militancy injuring woman suffrage more than the objects of its violence) From the *Tribune* (New York)



MR. BRYAN - Now, Governor, how about that single term? GOVERNOR WILSON - Ah! Have you noticed what beautiful weather we're having?


NOV.
2
SAT.
(5)
"Let me see.
What is the
safest attitude
on the tariff for
my final sheech?"

THE OPTIMIST.

（6）



Ah, well! I guess I can stand it for four years.

(7)



Uncle Sam, to James Bryce－I shall be sorry to say goodby.



ABOUT TIME TO RESORT TO CONVERS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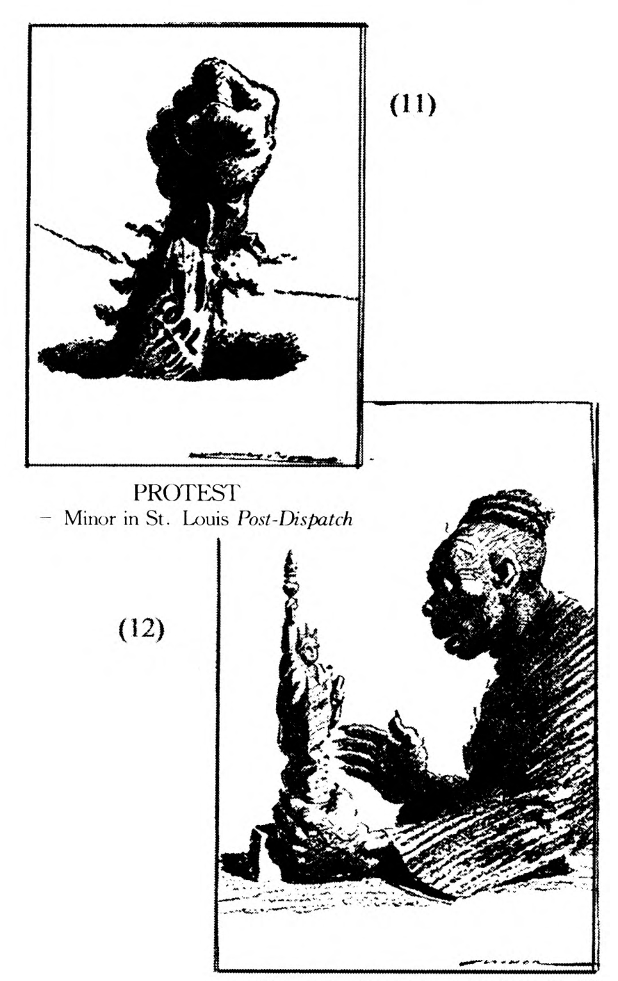


SULZER – Sulzer will have no boss but Sulzer!

MURPHY – When vou finish your solo, Bill, just step upstairs.



(10)



(11)

PROTEST
— Minor in St. Louis *Post-Dispatch*

(12)

CAN IT BE THAT THE STATUE OF LIBERTY HAS BE—COME THE CHINAMAN'S NEW JOSS!

From the *Post — Dispatch* (St. Louis)



Copyrighted. 1913, by the Press Publishing Company
"TAMMANY'S ENEMIES HAVE TO BE HONEST!"
– Minor in the New York *Evening World*.

(14)

"AIN'T I ALWAYS HAD THE USE OF THE ARMY AND NAVY?"

– Minor in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PEACEFUL PROVOCATION

GERMANY (challenging): "At all costs I shall defend this lady."

BRITAIN (calmly): "Same here – and a bit more."

PEACE: "Well, let's hope they won't quarrel, or ther e'll be an end of 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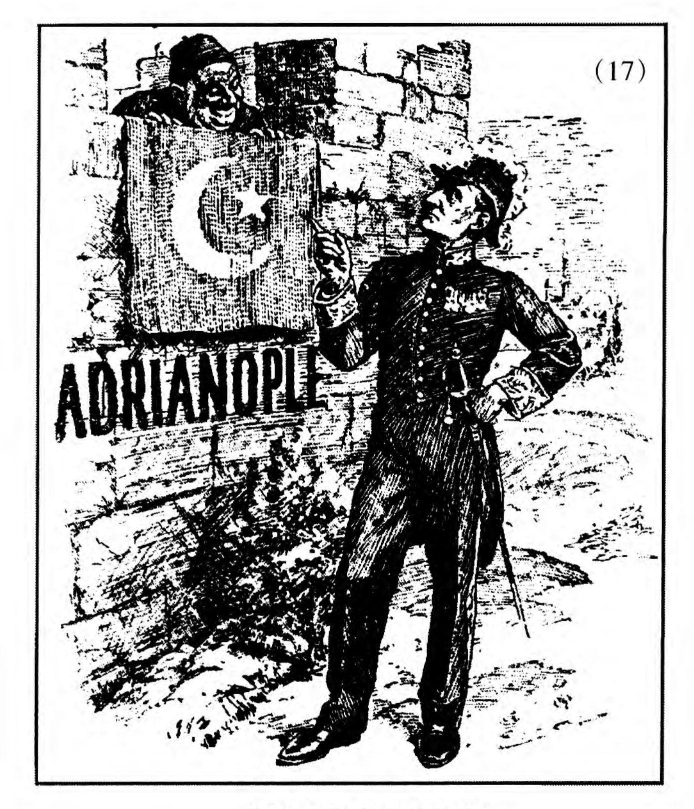
– London *Punch*



"FATHER TO THE THOUGHT."

EUROPA (complacently) —"Well. so the war is practically over?" TURKEY (still more complacently, having read reports of dissensions among the Allies) —"My felicitations. madam. Everything seems to point to the outbreak of a sanguinary peace."

— *Punch*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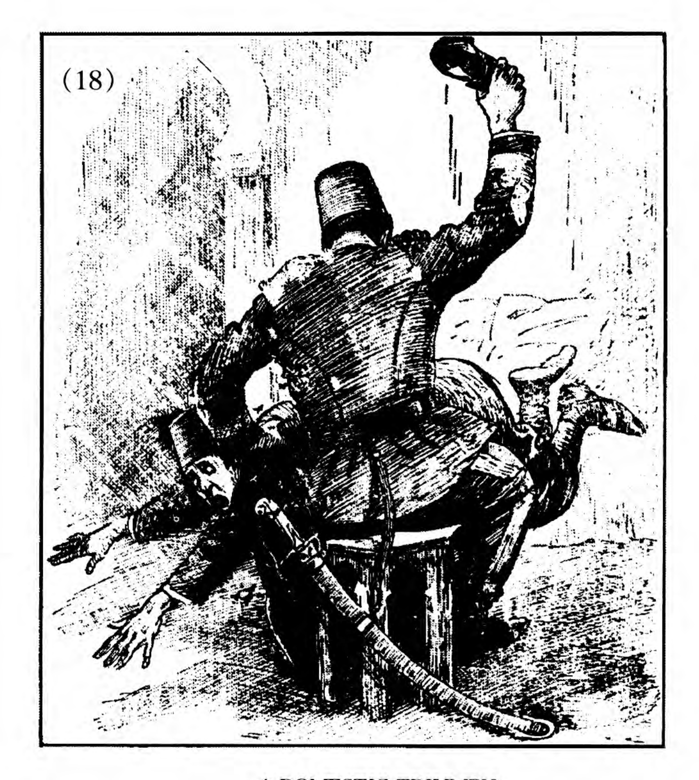
A QUESTION OF DETAIL.

Sir Edward Grey – "You'll have to go, you know The Concert feels very strongly about that."

Turkey – "And who's going to turn me out?"

Sir Edward Grey – "Curious you should ask me that; it's the one point we haven't decided yet. Have you any preference in the matter?"

– *Punch* (London).



A DOMESTIC TRIUMPH.

Military Party (celebrating victory over Young Turk party) – "Ah! If this were only Italy!"

– *Punch* (London).



(19)

THE BRONCHO — BUSTER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I wonder what I do next." From *Punch* (London)



(20)

THE BLESSINGS OF PEACE
Hans And Jacoqes (Germany and France): "And hear there's more to come!" From *Punch* (London)



"STILL LEADING!"

— *Pall Mall Gazette* (*London*).



CAN'T YOU SEE WE'RE BUSY?

PEACE (to the Powers) —"Won't you come in and help me?"
The Powers — "Sorry, ma'am, but there's a dog – fight round the corner in Balkan Street."

— *Star* (London).



A COMPETITION IN INFLATION.
Which will be the first to burst?
– *Westminster Gazette*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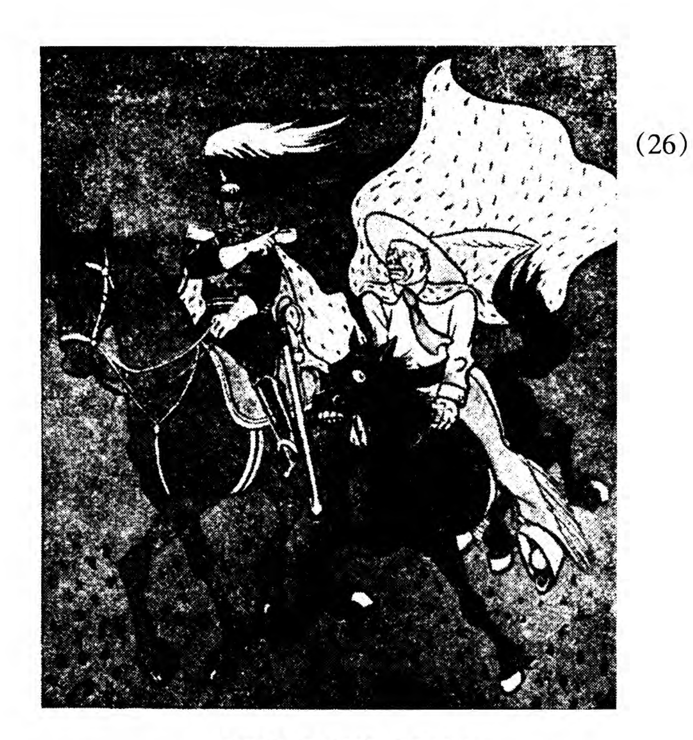
(24)

"Are you in the poorhouse?"
"No; I' m in the Reichstag."
– *Kladderadatsch* (Berlin).



(25)

THE CHINESE GODDESS OF LIBERTY.
— *Kladderadatsch* (Berlin).



(26)

WOULD NEVER DO.

Kaiser – "No. Teddy, the imperial throne would not suit you. No talking allowed there, you know."

– *Simplicissimus* (Munich).

(27)

THE SHELL OVER TRIPOLI

Mohammedan (as the bombardment reaches its height):
"Can that be the start of Bethlehem?"

— Munich *Simplicissimus*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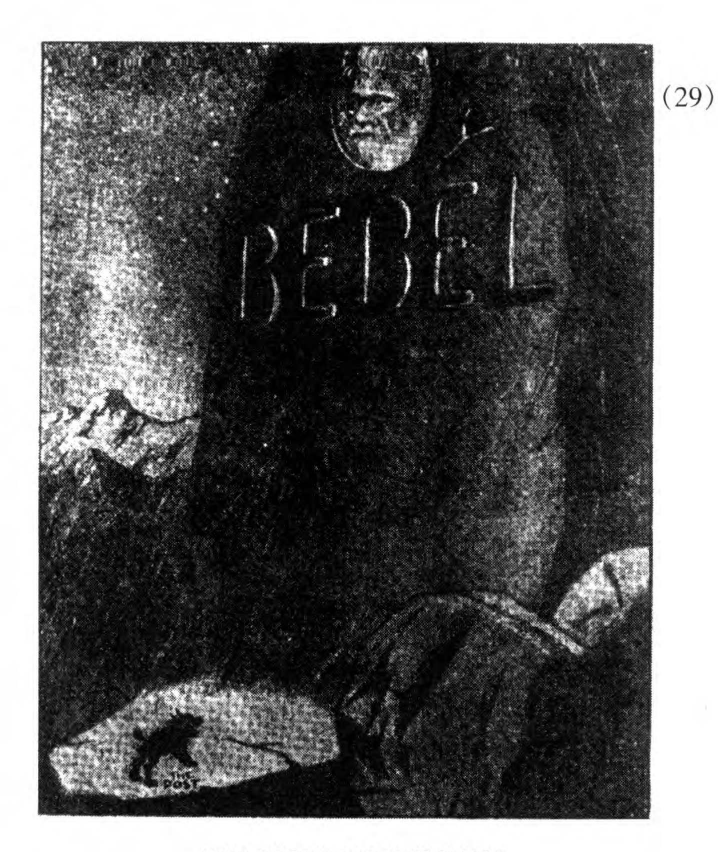


A"FOUR ROUND" FIGHT

This four – paneled cartoon also views the primary contest for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s a prizefight, showing the blows given back and forth, ending in a victory for Roosevelt.

From *Der Wahre Jacob* (Stuttgart)

(29)



THE GREAT AND THE SMALL.

The Conservative Berlin *Post* is the only organ that has assailed the memory of Bebel.

– *Wahre Jacob* (Stuttgart).



（30）

THEIR PRESTIGE IS BREAKING DOWN

— *Amsterdammer*.



（31）

THE LATEST ARRIVAL.

"Welcome, welcome, little man!"

— *Amsterdammer*



THE TURK'S HOROSCOPE.

"And are we to have peace soon?"

"I see a 3 in the chart of destiny, but whether it means, dear sir, three days, three weeks, three months, three years, or three centuries, I can not tell."

– *Jeune Turc* (Constantionople).



(33)

RUSSIA'S TENDER SYMPATHY FOR THE TURK

(A news item reports Russia's policy to be to put its strong arms under Turkey and support her. This is *Kikeriki's* (Vienna) notion of the "supp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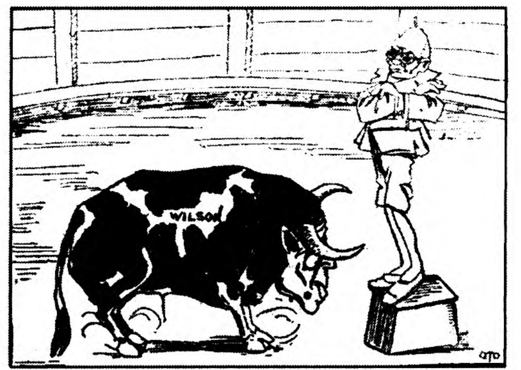
(34)

PATCHING UP THE CRESCENT
(Sultan Mehmed V trying to repair the breaches in his polyglot empire) — From *Kikeriki* (Vienna)



(35)

THE SUCCESS OF DIPLOMACY IN 1912.
Death – "Thank you, Madame Diplomacy, for your kind assistance. This year you have shown yourself my best ally." – *Pasquino* (Turin).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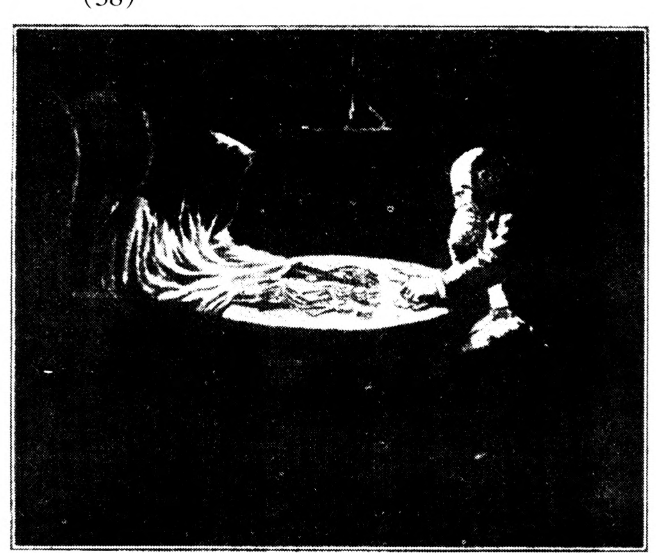
"HUERTA, SERENE AND UNAFRAID, IN SPITE OF THE THREATENING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 A MEXICAN VIEW – POINT
From *El Hijo del Ahuizote* (Mexico City)



(37)

REACHING FOR HIS PREY
– Macauley in New York *World*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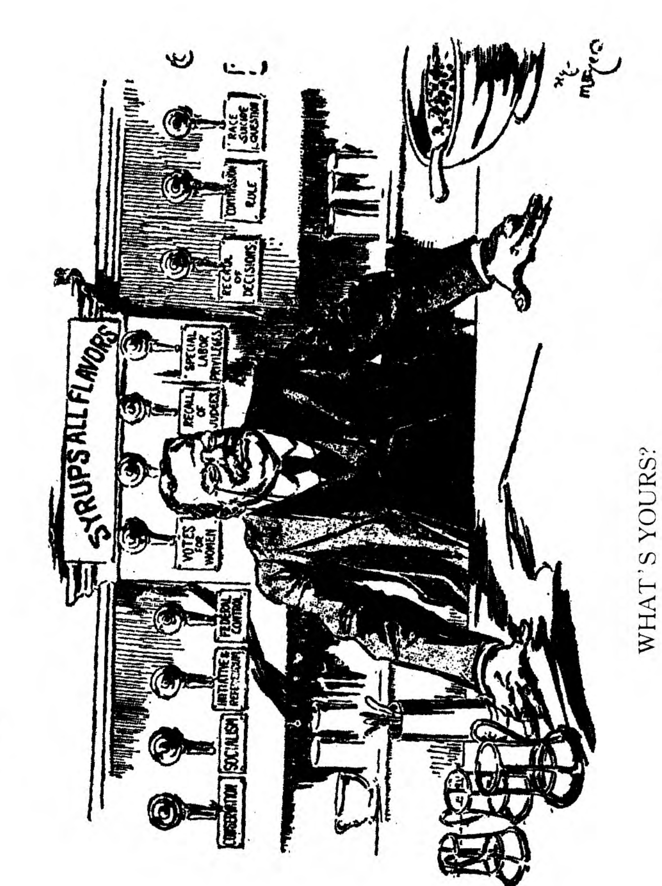


THE STEAMSHIP — OWNER GAMBLED WITH DEATH,

But Death held the cards.

— Barclay in the Baltimore *Sun*.

(39)



WHAT'S YOURS?

—Mayer in N. Y. *Times*



(40)

"TEL. AND TEL."
Both: Goodby, old pal. Have a copy of the Sherman Law?
From the *Tribune* (New York)



(41)

PAY－DAY.

－Minor in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42)



TIME'S APPEAL TO THE GOD OF WAR

(Sir John Tenniel's last cartoon in *Punch*, *Januay* 2, 1901)

(43)



VILLA AS A DEVOTEE OF "THE DOCTRINE"

From *Punch* (London)

(44)



GOOD NEWS.

ITALIAN GENERAL – "Congratulations, comrades! The newspapers of Rome tell me that you have won a great victory here in Tripoli." – *Rire* (Paris)

(45)



THE OPTIMIST: "By Jove! the view certainly is glorious."

— *Harper's*

负为不沉。

(39) 罗斯福之趋时。此为一九一二年大选时期时事画之最佳者。罗斯福组织进步党，《党纲》中包罗一切最时髦之主张。此图画一个冰淇淋店的柜台，后面是各种果汁瓶，写着“劳工权利”、“罢免法官”、“女子参政”（中间）；“统治托拉斯”、“创制权与复决权”、“社会主义”、“保护天然富源”（左）；“复议法庭判决”、“委员制之市政”、“人口问题”（右），真是“应有尽有”了，罗氏问柜台外的顾客道：“您要什么?”

右时事画卅九，皆生平所见之最佳者。七月十一日适之记。

今日审视昨夜所弃之时事画，觉不无沧海遗珠之憾，遂增入若干，成续集。

(40) 骆宾生氏作。美国近年颇主解散大托拉斯或严取缔之。有许多托拉斯已自行解散。此记贝尔及西盟两电业公司自行解散一案也。

(41)《臣门如市》。此邦大托拉斯往往以金钱收买官吏议员为之作走狗。此指美孚公司也。漫诺氏作。

(42) 英人 Sir John Tenniel 作。此君为《彭箕》作画凡五十年，去年始死，年九十四。此为此君最后之作。作于二十世纪开幕之第二日，祝新世纪（手中婴孩）之和平也。车上武士为战神，老人为时神（Time）手抱二十世纪，其旁立，和平之神也。

(43) “们罗主义”之受福者。墨之乱，美人不许欧人干涉，而美人私助微耶之党，输入军械。此图写微耶献花们罗之墓，所以志谢也。

(44) 意突之战，消息隔绝，两国报章各自言大捷，皆闭

门造新闻者也。（法国《笑报》）

(45)《乐观者》。此图似嘲似誉，极有风致；不知何氏所作。

右所集时事画四十五幅，计美人所作者二十幅，英十一，德六，荷二，奥二，意、法、墨各一。十二日适之又记。

五、美国亦有求雨之举（七月十二日）

天地之大，何奇不有。欧美科学之发达，可谓登峰造极矣；科学知识之普及可谓家喻户晓矣；而犹有求雨之举。吾去年闻西美某省长出令，令省中各教堂同日祈祷求雨，今又见之。甚矣，习俗之入人深而迷信之不易破除也！吾国政府乃至下令乞耶教徒为吾国祈福。祈福求雨，更有何别？然祈祷为教宗重要仪节之一。耶回信徒日日祈祷，吾每礼拜日见此邦人士祈祷乃不以为异，而独异求雨，彼求雨者与彼礼拜堂中济济士女之低首祈福者，容有上下床之别乎？吾是以不禁自笑吾陋也。

六、美国驻希腊公使义愤弃官（七月十二日）

巴尔干两次血战之后，欧洲列强出而干涉，割阿尔巴尼亚之地，立为独立国，令卫得王（Wild）王之。卫得庸暗，国人内乱。美国驻希腊公使 George Fred Williams 特至其国访查，见其政府之暗黑，人民之受压制，教派之纷争，慨然大愤，即为文告天下，弃官去，誓将助阿之新党，推翻现有之政府。此

种义愤之举，在今日殊不可多得，故记之。

七、录《旧约》《以斯拉》一节（七月十二日）

《旧约》《以斯拉》(Ezra)书》第十章第四节：

"Arise; for this matter belongeth unto thee: we also will be with thee: be of good courage, and do it". (起来！这是你自己应该办的事，我们也都赞助你。鼓起勇气去干！)

八、威尔逊与罗斯福演说之大旨（七月十二日）

下所记威尔逊与罗斯福二氏本月演说大旨，寥寥二言，实今日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枢纽，不可不察。威尔逊氏所持以为政府之职在于破除自由之阻力，令国民人人皆得自由生活，此威尔逊所谓"新自由"者是也。罗氏则欲以政府为国民之监督，维持左右之，如保赤子。二者之中，吾从威氏。

Which Shall It Be?

Mr. Roosevelt, at Pittsburgh: We must supervise and direct the affairs of the people.

Mr. Wilson, at Philadelphia: We must establish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people will be free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July 1914

［中译］　你到底赞成谁？

罗斯福先生在匹兹堡演说：政府要监督和指导国民事务。

威尔逊先生在斐城演说：政府应为国民创设条件，使之自由生活。

1914 年 7 月

九、威尔逊（七月十二日）

威氏不独为政治家，实今日一大文豪，亦一大理想家也。其人能以哲学理想为政治之根本，虽身入政界，而事事持正，尊重人道，以为“理想”与“实行”初非二事，故人多以为迂。其实威氏之为伟人，正在此处，正在其能不随流俗为转移耳。威氏之外交政策，自表现观之，似着着失败；然以吾所见，则威氏之政策实于世界外交史上开一新纪元。即如其对华政策，巴拿马运河税则修正案，哥伦比亚新条约，皆是人道主义，他日史家当能证吾言耳。

七月四日（独立节）威氏在斐城演说，其言句句精警，语语肝胆照人，其论外交一段，尤痛快明爽。其得力所在，全在一“恕”字，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其言曰：“独立者，非为吾人私囊中物已也，将以与天下共之。”又曰：“若吾人以国中所不敢行之事施诸他国，则吾亦不屑对吾美之国旗矣。”（此与吾前寄此间报馆论“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之说同意，参观卷四第一五则。）又曰：“天下之国，有宁吃亏而不欲失信者，乃天下最可尊崇之国也。”又曰：“爱国不在得众人之欢心，真爱国者认清是非，但向是的一面做去，不顾人言，虽牺

牲一身而不悔。”又曰：“人能自省尝效忠祖国而又未尝卖其良心者，死有余乐矣。”凡此皆可作格言读，故节录之。

一〇、《哀希腊歌》译稿（七月十三日）

写所译裴伦《哀希腊歌》，不能作序，因作《译馀剩墨》数则弁之。其一则论译诗择体之难，略曰：“译诗者，命意已为原文所限，若更限于体裁，则动辄掣肘，决不能得惬心之作也。”此意乃阅历所得，译诗者不可不理会。

写此本成，叔永为作序，复附君武、曼殊两家译本以寄怡荪，令印行之。怡荪方在筹款为学费，故即以此册赠之。售稿所得，虽未必能多，然故人力所能及仅有此耳。

一一、乘桴归来图（七月十四日）

左附时事画真神来之笔。吾前所选乃遗之，甚矣知人择贤之难也。

墨西哥久为世界患，美政府持不干涉主义，至辱及国徽，忍无可忍，始令水兵在 Vera Cruz 登岸，据其城，以绝卫尔泰（今总统）军械来路。是役美兵死者数人，其尸归葬国家军人墓地（在美京）。此图当名之曰《乘桴归来》图。海滨老人，美国也（报章所画老人名申叔者，皆指美国。申叔英文 Uucle Sam，隐 U. S. 二字也），手捧花圈，遥望海中载尸之归舟，老人垂首，哀戚之容，凄然动人。

〔注〕 花圈飘带上所书“Greater love hath no man”见



THE HOME COMING

From the *Sun* (New York)

乘 楯 归 来 图

《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五篇十三节，全文为“Greater love hath no man than this, that a man lay down his life for his friends.”（旧译为“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一二、记兴趣（Interest）（七月十六日）

今日读《外观报》，有 H. Addington Bruce 论“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nterested”（The Outlook, July 18, 1914）一文，极喜之，节其大要如下：

> 人生能有所成就，其所建树，对于一己及社会皆有真价值者，果何以致此耶？无他，以其对于所择事业具深挚之兴趣，故专心肆力以为之耳。
>
> 弗兰克林幼时，父令习造烛，非所喜也；后令习印书，亦非所喜也；惟以印书之肆易得书，得书乃大喜，日夜窃读之。十六岁即不喜肉荤，欲节费买书也。复学作文，极勤苦，文乃大进，年未三十而名闻远近。及其死也，欧美两洲交称之，以为圣人。达尔文少时不乐读书，家人以为愚钝，日惟喜闲行田野中打枪，逐狗，杀鼠。父忧之，令入格拉司科大学习医，数月即弃去。又令入康桥大学习经典，既至，适韩思洛（Henslow）主讲天然学，达尔文往听讲，韩令日入深林中采花草捉虫鸟为标本，达大喜过望，习动植物学极勤，……他日遂发明“天演进化”之说，为世界开新纪元。穆刹（Mozart）父为宫中乐师，穆襁褓中习闻乐器，辄大喜，又时以细手按拍，父奇之，未三岁即教之乐器，所教辄能为之，四岁已能奏钢丝

琴（Harpsichord），五岁已能自作曲，六岁习提琴（Violin），惊倒国中名手，……其后遂成世界音乐巨子。

此三子之能有所建树成不朽之业者，皆以其所择业为性所酷嗜，兴趣所在，故专一以赴之，其成功宜也。成功之要道无他，浓挚之兴趣，辅之以坚忍之功夫而已耳。然坚忍之功夫，施之于性之所近，生平所酷嗜，则既不勉强，收效尤易而大。

拿破仑喜战阵，虽在剧场乐部，其心中所筹划皆调兵之布置也。穆剎自三岁即习音乐，于世界巨子之作无所不读，一日，与友人为桌球戏（Billiard），口中咿哑不绝，戏终，自言已成一谱，即其最著名之"Zauberflote"之第一节也。

是故为父母者，宜视其子女兴趣所在以为择业之指南，又宜于子女幼时，随其趋向所在，培植其兴趣，否则削足适履，不惟无成，且为世界社会失一有用之才，滋可惜也。

一三、利用光阴（七月十七日）

有人赠我莎士比亚名剧《亨利第五》，全书三百八十余页，用薄纸印之，故全书仅广寸有半，长二寸，厚不及半寸（英度），取携最便，因以置衣囊中，平日不读之，惟于厕上及电车中读之，约一月而读毕，此亦利用废弃光阴之一法也。

一四、读书会（七月十八日）

发起一会曰读书会，会员每周最少须读英文文学书一部，

每周之末日相聚讨论一次。会员不多，其名如下：

任鸿隽　梅光迪　张耘　郭荫棠　胡适

余第一周所读二书：

Hawthorne：“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Hauptmann：“Before Dawn”.

一五、读《东方未明》（七月十八日）

上所举第二书乃现世德国文学泰斗赫仆特满（Gerhart Hauptmann）最初所著社会剧。赫氏前年得诺贝尔奖金，推为世界文学巨子（诺贝尔奖金详见下记）。此剧《东方未明》，意在戒饮酒也。德国人嗜饮，流毒极烈，赫氏故诤之。全书极动人，写田野富人家庭之龌龊，栩栩欲活，剧中主人 Loth and Helen 尤有生气。此书可与伊卜生社会剧相伯仲，较白里而（Brieux）所作殆胜之。

一六、欧洲几个“问题剧”巨子（七月十八日）

自伊卜生（Ibsen）以来，欧洲戏剧巨子多重社会剧，又名“问题剧”（Problem Play），以其每剧意在讨论今日社会重要之问题也。业此最著者，在昔有伊卜生（挪威人），今死矣，今日名手在德为赫氏，在英为萧伯纳氏（Bernard Shaw），在

法为白里而氏。

一七、诺贝尔奖金（七月十八日）

上所记“诺贝尔奖金”（The Nobel Prizes），瑞典发明家诺贝尔（A. B. Nobel 1833～1896 发明炸药者）所创，以鼓励世界男女之为人类造幸福者也。诺贝尔死于一八九六年，遗嘱将遗产九百万金（美金）贮存生息，岁所得息，分为五份，立为五种奖金：

（一）世界最重要之物理新发明；

（二）世界最重要之化学新发明；

（三）世界最重要之医学或生理学新发明；

（四）世界所公认之文学著作，足以表示理想主义的趋向者（Idealistic tendency）；

（五）最有功于世界平和者。

第一次给奖在一九〇一年。每奖约值金四万，媵以金牌，于每年十二月十日给之（此为诺氏殁日）。其物理化学二奖，由瑞典国家科学院判定发给。其医学奖由司托和（瑞都）医学会审定。其文学奖由瑞典通儒院裁决。其和平奖则由挪威议会定之也。

美前总统罗斯福得一九〇六年份和平奖。文学奖则

一九〇三　Björnsterne Björnson（挪威戏剧家，伊卜生之友。）

一九〇七　Rudyard Kipling（英诗人）

一九〇八　Rudolph Eucken（德国哲学家）

一九一一　Maurice Maeterlinck（比利时诗人及戏剧家）

一九一二　Gerhart Hauptmann

一九一三　Rabindranath Tagore（印度诗人）

去年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得此奖金，世界震骇。

一八、读《织工》（七月十八日）

今日又读一剧，亦赫氏著，曰《织工》（The Weavers），为赫氏最著之作，写贫富之不均，中写织工之贫况，真足令人泪下。书凡五出：第一出，织工缴所织布时受主者种种苛刻虐待，令人发指。第二出，写一织工家中妻女穷饿之状。妻女日夜织而所得不足供衣食，至不能得芋（芋最贱也）。儿啼索食，母织无烛，有犬来投不去，遂杀以为食。种种惨状，令人泪下。第三出，写反动之动机。兽穷则反噬，固也。第四出，织工叛矣。叛之原因，以主者减工值，工人哀恳之。主者曰："不能得芋，何不食草？"（此有"何不食肉糜"风味。）工人遂叛，围主者之家，主者狼狈脱去，遂毁其宅。读之令人大快。第五出，写一老织工信天安命，虽穷饿犹日夕祈祷，以为今生苦，死后有极乐国，人但安命可矣。此为过去时代之工人代表，今之工党决不作如此想也。此老之子妇独不甘束手忍受，及工人叛，妇持杵从之。其子犹豫未去，闻门外兵士放枪击工人之声，始大怒，持刃奔出从之。老工人犹喃喃坐织门外，枪弹穿户入，中此老，仆机上死。俄顷，其幼孙奔入，欢呼工党大捷矣。幕遂下。此一幕写新旧二时代之工人心理，两两对映，耐人寻味，令人有今昔之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此旧时代之心理也。"人实为之，天何与焉？""但问人事，安问天意？""贫富之不均，人实为之，人亦可除之。"此新时代之心理也。今工人知集群力之可以制资本家死命也，故有同盟罢工之举，

岂得已哉！谁实迫之而使至于此耶！

此剧大类 Mrs. Gaskell's "Mary Barton"，布局命意，大抵相类，二书皆不朽之作也。

十九、戒纸烟（七月十八日）

吾年来志力之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吾去国以来，虽滴酒不入口，然纸烟之恶影响仍不少。赫氏之书曰：

"I am absolutely determined to transmit undiminished to my posterity this heritage which is mine." （Before Dawn，Act I. P. 52）

记此为座右之铭。自今日始，决不再吸纸烟或烟斗之类。今日之言，墨在纸上，不可漫灭，吾不得自欺。

二〇、"遗传"说（七月十八日）

上所引赫氏之言，可译为："吾今誓欲将吾所受于先人者，丝毫无亏损，留与吾之子孙"。此说今人谓之"种性遗传"(Heredity)，其实即中国古哲人"全受全归"之说加之以科学的根据而已耳。

二一、读《獭裘》（七月二十日）

读赫氏一剧，名《獭裘》，为谐剧，写一极狡狯之贼婆及一极糊涂之巡检，穷形尽致，大似《水浒传》。

二二、印度无族姓之制（七月二十日）

与印度人某君谈，其人告我，印度无有族姓之制，其人但有名无姓氏也。其继承之次，如父名约翰·约瑟·马太，则其子名约瑟·马太·李却，李却为新名，其前二名则父名也；其孙则名李却·腓力·查尔斯；其曾孙则名腓力·查尔斯·维廉，以此类推去。

二三、玛志尼语（七月）

“National life and International life should be two manifestations of the same principle, the love of good.” ——Mazzini.（国家的生活与国际的生活，应为同一原理之两个表现：其原理为何？好善是已。）

Bolton King　《玛志尼传》页三〇二引

二四、两处演说（七月廿三日）

廿二夜，世界学生会开夏季欢迎会，到者约四百人。余为是夜主要演说者，演题为《大同主义》，今日本市晚报称许甚至。

余不幸于此二十四时之内，乃须作二篇演说。昨夜九时说“大同”，十一时客散尽，始读参考书至夜半一时始睡。今日八时起，读书至两时，始将演说题“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Life”写成大纲，不及逐节写出。三时至妇人节制会（Wom-

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会所演说。妇人节制会者，此邦妇人本不饮酒，此会以提倡禁绝沽酒酿酒之业为宗旨，各城皆有分会。此间分会会员有八百人之多。然大半皆附名而已。今日以大雨故，到者尤寥寥。

二五、录怡荪来书（七月廿四日）

"足下去岁来书，谓一身常羁数事，奔走外务，不识近来已能读书否？想足下在留亦不过两年，宜多读书，且于学位亦宜留意图之。盖发心造因，期挽末劫，不得不于足下望之也。"怡荪，七月一日书。

二六、拨特劳"吾邻"之界说（七月廿四日）

英国国教大师拨特劳主教（Bishop Joseph Bulter，1692－1752）尝下"吾邻"之界说曰：

Our neighbor is "that part of the universe，that part of mankind，that part of our country，which comes under our immediate notice，acquaintance and influence，and with which we have to do."〔吾邻即"世界，人类，国家之一部分，而为吾人直接视听之下，交游所及，势力所被。"〕

在当日视之，此界说似甚狭。盖十八世纪之初叶，吾人直接视听之下，交游所及，势力所被，能有几人？若在今日，则

世界人类何莫非在吾人直接视听之下乎？一弹轰于奥之一城，全世界皆闻之。一言发于英之议会，全世界亦皆闻之。即如今日巴黎之谋杀案大审判，其法庭上一言一动，天下人皆得读之，如身在其地也（指巴黎 Madame Caillaux 一案）。若以拨氏“吾邻”之界说施诸今日，则全世界皆吾邻耳，世界大同之日不远矣。

二七、师友匡正（七月廿六日）

吾前记“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一语（参看卷四第一五则，卷五第九则），以为其意谓“但论国界，不辩是非”也。二十二夜演说“大同”，引此言以为狭义爱国心之代表。演说后，有某夫人语余，谓彼读此语，但以为“无论吾国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初非谓“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也。此意已足匡余之不逮。今日遇 Prof. M. W. Sampson，亦前夜在座者，偶语及此，先生亦谓此言可左右其义，不易折衷，然其本意谓“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先生举一例为证：“譬之兄弟同出，弟醉辱人于道，受辱者拔剑报之，其兄当卫醉弟耶？抑置之于不顾耶？抑助受辱者殴其弟耶？其人诚知其弟之非，而骨肉之义不得不护之，宁俟其酒醒乃责其罪耳。当前世纪之中叶，欧人相率弃国来美，入籍为美国人，其去国之原因，大率以专制政府压制为多，然其悻悻然去之者，未必皆是也。”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师友匡正之耳。

二八、“是”与“非”（七月廿六日）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鲁，迟迟其行，曰：“去父母之国之道也。”其作《春秋》，多为鲁讳，则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谅也。吾亦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则另是一问题。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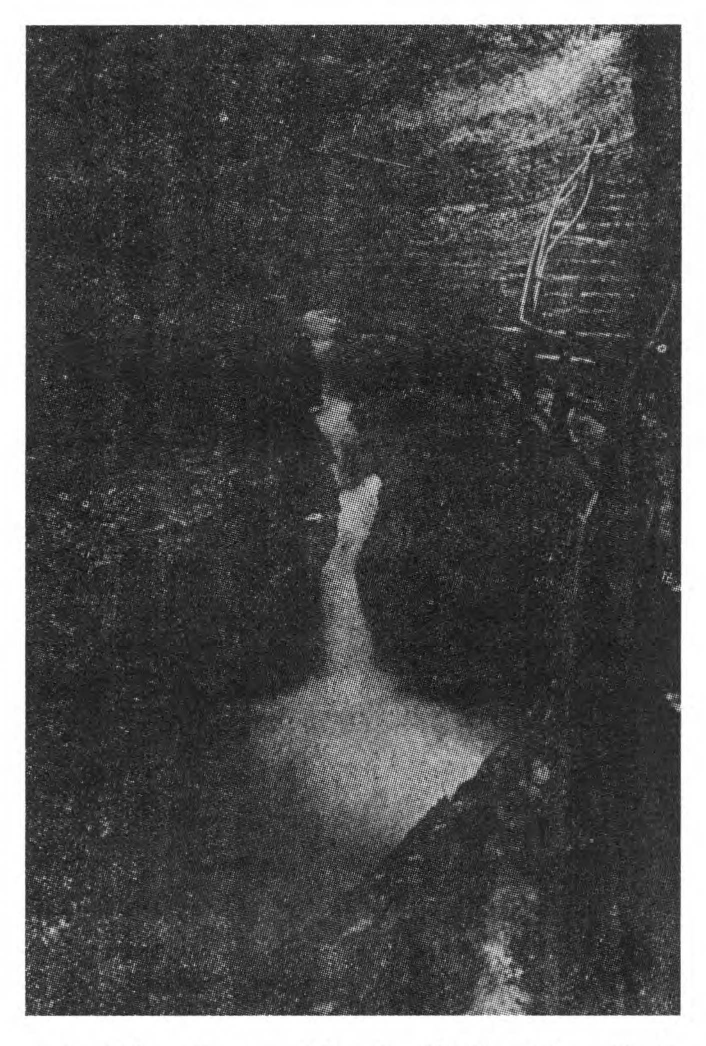
二九、游活铿谷记（七月廿八日）

廿五日，往游活铿谷（Watkins Glen N. Y.），此地真天地之奇境也。吾笔劣，不足以形容之，因附图数幅以见一斑而已。此地今由纽约省收为公园，依山开径，跨壑通梁，其险处皆护以铁栏，故自山脚至颠，毫无攀援之艰，亦无颠蹶之虞，视前游英菲儿山探险之奇之乐，迥乎不侔矣。然“佳境每深藏，不与浅人看。勿惜几两屐，何畏山神悭？要知寻山乐，不在花鸟妍。”其缺憾所在，在于不均。天下能有几许人不惜寻山之屐，不畏攀援之艰耶？今国家为凿径筑桥，坐令天险化为坦途，妇孺叟孩皆可享登临之乐，游观之美，不亦均乎！此中亦有至理存焉。英菲儿山任天而治者也，探险者各以其才力之强弱，定所入之浅深及所见之多寡；惟其杰出能坚忍不拔者，乃能登峰造极，尽收其地之奇胜；而其弱不能深入或半途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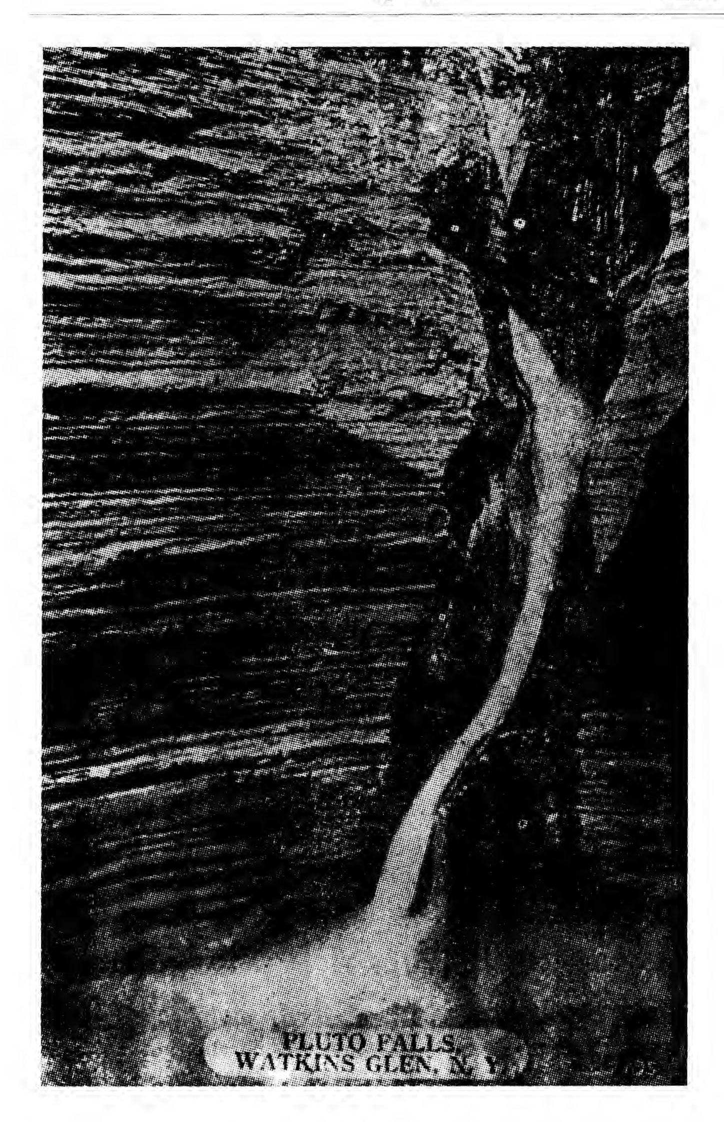

CAVERN TUNNEL,
WATKINS GLEN, N.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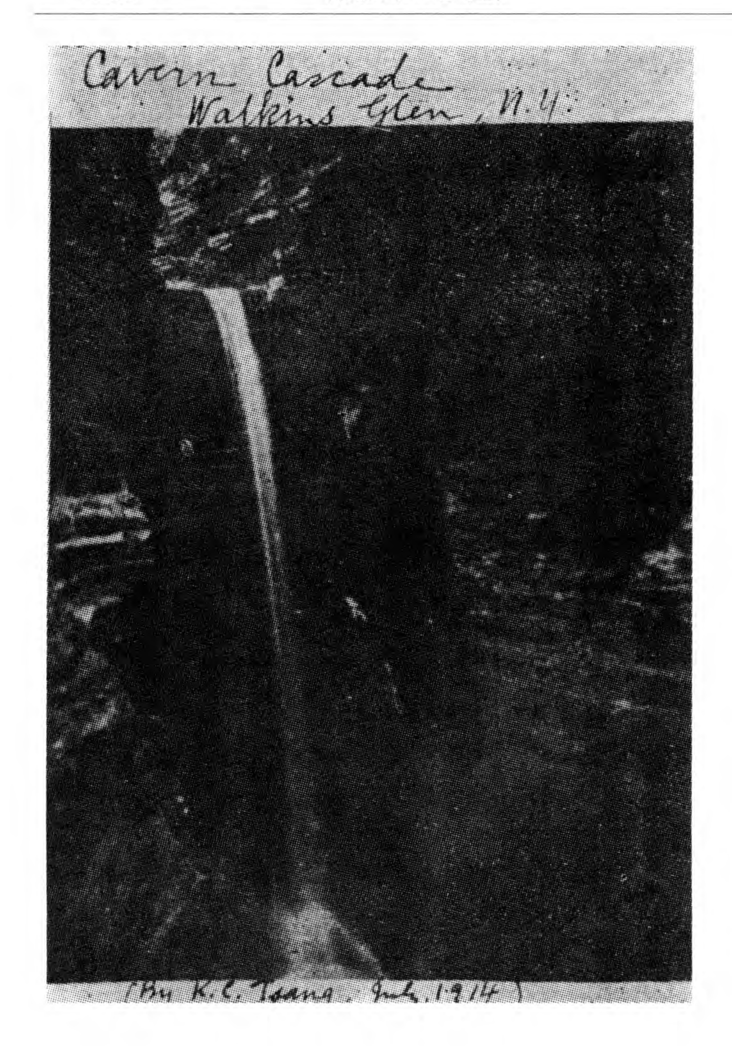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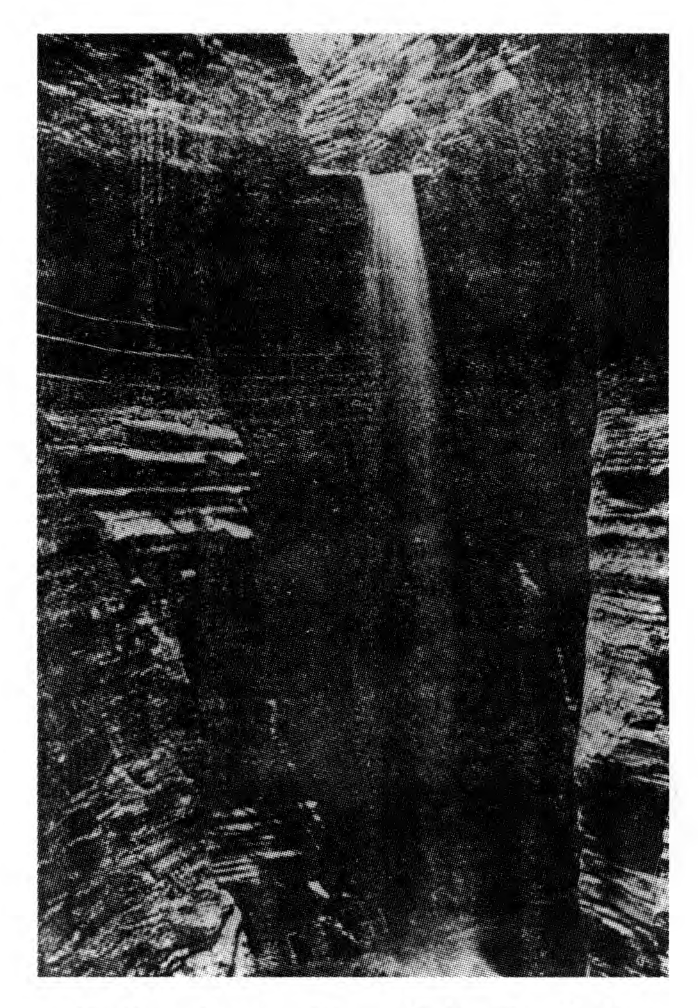
11 — Rainbow Falls, Watkins Glen, N. Y.



16－Sylvan Gorge and Rapids，Watkins Glen，N. Y.


PLUTO FALLS,
WATKINS GLEN, N. Y.


Cavern Cascade
Watkins Glen, N.Y.
(By K.C. Tsang, July, 1914)



50 – Cavern Cascade and Gorge, Watkins Glen, N.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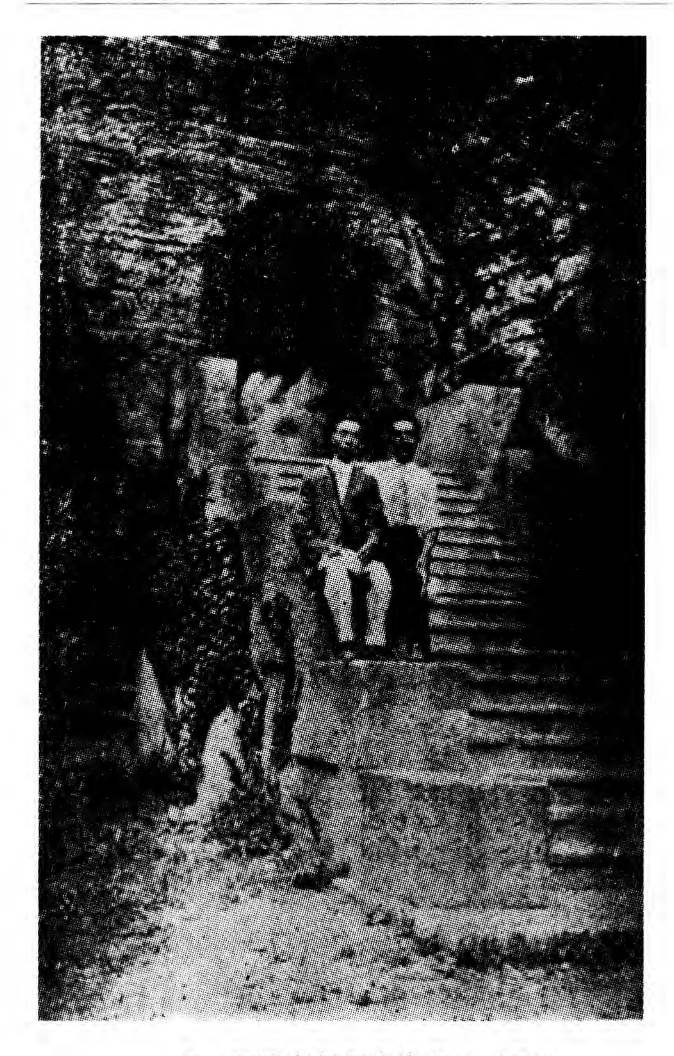


Suh Hu. Charles Leo Murray

活镗谷之游，同行者二百二十二人，
吾与梅息君偕行，叔永为摄影于谷口（甲）。



又在一瀑泉侧摄一影，
吾与梅息君坐泉下（乙）。



末一图则余与叔永合影也（丙）。

者，均王介甫所谓“不得极夫游之乐”者也。其登峰造极者，所谓英雄伟人也：敌国之富人，百胜之名将，功名盖世之豪杰，立德立言之圣贤，均此类也。其畏而不敢入者，凡民也。入而不能深者，失败之英雄也。所谓优胜劣败，天行之治是也。活铿之山则不然，盖人治也，人择也（Rational Selection）。以人事夺天行之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吾所谓天行之酷也）。人之智慧才力不能均也，天也，而人力可以均之。均之者何也？除其艰险，减其障碍，俾曩之惟圣且智乃可至者，今则匹夫匹妇皆可至焉；曩之所谓殊勋上赏以待不世出之英杰者，今则人人皆可跻及焉。以人事之仁，补天行之不仁，不亦休乎！不亦仁乎！

三〇、赫仆特满所著剧之长处（七月廿九日）

闻英文教长散蒲生（M. W. Sampson）讲赫仆特满所著剧之长处。其论《獭裘》与《放火记》（The Conflagration）也，曰“此二剧相为始末。前剧之主人 Mrs. Wolff 今再嫁为 Mrs. Tietitz，老矣，虽贼智犹存，而坚忍不逮，奸雄末路，令人叹息。赫氏长处在于无有一定之结构经营，无有坚强之布局，读者但觉一片模糊世界，一片糊涂社会，一一逼真，无一毫文人矫揉造作之痕也”。此种剧不以布局胜。剧之不以布局胜，自赫氏始也。

其论《织工》也，曰：“此剧有二大异点：一、全剧不特无有主人乃无一特异之角色。读《獭裘》及《放火记》者，虽十年之后，必不能忘剧中之贼婆伍媪及巡检卫而汗（Wehrhahn），犹读《哈姆雷特》（Hamlet，萧士璧名剧）者之不

忘剧中之王子也。此剧《织工》则不然，读者心目中但有织工之受虐，资本家之不仁，劳动家之贫饿，怨毒入人之深，独不见一特异动人之人物（此言确也。吾读此才数日耳，而已不能举书中之人物，但未忘书中之事实耳），盖此书所志不在状人，而在状一种困苦无告之人群，其中本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也。二、剧中主人即是一群无告之织工，其人皆如无头之蛇，丧家之犬，东冲四突，莫知所届。读者但觉其可怜可哀，独不知其人所欲究属何物，此其与他剧大异之处也。读《西柴》者，知卜鲁佗所欲何事，亦知高西厄司所欲何事。读《割肉记》（Merchant of Venice）者，知休洛克所欲何事。读《哈姆雷特》者，知丹王子所欲何事。独读此剧者但见一片模糊血泪，但闻几许怨声，但见饿乡，但见众斗，但见抢劫，但见格斗，但见一股怨毒之气随地爆发，不可遏抑。然试问彼聚众之工人所要求者何事，所志在何事，则读者瞠不能答也。盖此剧所写为一般愚贫之工人，其识不足以知其所欲何事，其言尤不足以自白其所志何在也。”此种体近人颇用之，俄国大剧家契可夫（Tchekofv）尤工此。

三一、标点符号释例（七月廿九日）

我所作日记札记，向无体例，拟自今以后，凡吾作文所用句读符号，须有一定体例。因作释例曰：

一、凡人名旁加单直（——），如契可夫、萧士璧之类。

二、凡地名国名旁加双直（══），如伦敦、瑞典之类。

三、凡书名报名上下加矩（矩者，「　」也），如「放火记」「杀狗记」。

四、凡引用他人言语，或书中语句，于所引语之前后加矩，如「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五、如所引语中又有引语焉，则于引语中之引语前后加双（『　』）以别之，如子闻之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又「庄子」曰，『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如引语之引语中又有引语焉，则加三矩（〖　〗）以别之，如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王问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四年二月，张子高以书问引语符号，似不敷用，因改正此则。）

六、句读符号。

甲、句用○「马氏文通」曰，「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未全者曰读。」

乙、读用△

丙、顿用、「凡句读中字面少长，而辞意应少住者曰顿。」

例「封禅书」云「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丁、加圈点之文，句用◎，读顿同上。

例「韩非子」云「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

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七、译外国音例　有音之字正写，无音而有声之字偏写。

例	Hamlet	汉姆勒特　汉、勒有音，而姆、特无音也。
	Plato	柏拉图
	Socrates	梭格累底司
	Hauptmann	赫仆特满

八、注用双括弧（〔　〕），或偏半格写。

三二、法律之弊（七月卅日）

读瑞典戏剧巨子施吞堡（Strindberg）短剧名《线索》者（The Link），论法律之弊，发人深省。易卜生亦切齿法律之弊，以为不近人情，其所著《玩物》（A Doll's House 或译《娜拉》）中娜拉与奸人克洛司达一席话，皆论此题也。

三三、读《梦剧》（七月卅一日）

又读一剧名《梦剧》（The Dream Play），全无结构，但以无数梦景连缀成文，极恣肆诙奇之妙。

三四、往听维廉斯歌曲（七月卅一日）

卅一夜，往听此邦有名歌者 Evan Williams 歌曲于裴立院，听者二千数百人。余生平未闻大家歌喉，此为第一次，叹赏不已。维廉斯君凡歌十二曲，听者鼓舞不已；又歌六曲，歌喉始终不衰。其所歌，余以“The Sorrows of Death”及“If with All Your Hearts”（Elijah）为最动人，皆 Mendeissohn 所谱曲也。余不解音乐，但喜听之耳。此君佳处，在能体会词意，喜怒哀乐，皆能一一传出。盖惟歌者自具情感，始能感人，若徒能作中耳之音，如留声机器，何足贵也。同行者梁女士，梁士诒之女公子。

三五、解儿司误读汉文（八月二日）

偶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报》（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4，Part III，pp. 703～729），见彼邦所谓汉学名宿 Lionel Giles 者所作《敦煌录译释》一文，附原稿影本十四页。《敦煌录》者，数年前敦煌石室发见古物之一也，所记敦煌地理古迹，颇多附会妄诞之言，抄笔尤俗陋，然字迹固极易辨认也。不意此君（解儿司）所释译，乃讹谬无数。其最可笑者，如

古号鸣沙神沙。而祠焉近。南有甘泉。

又如

父母虽苦生离儿女。为神所录。欢然携手。而没神龙中。刺史张孝嵩下车。

盖以“神龙”为神龙之渊，而不知其为中宗年号也。以上句绝皆照解氏本。又如

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阴森中有小堡。

译“有寺古木”曰，“there is a monastery and a clump of old trees”，岂非大可笑乎？其尤荒谬者，原稿有“纯”字，屯旁作“乇”，解氏注曰：“纯字似有阙笔，盖为宪宗讳故也；又有‘祝’字，为昭宣帝讳，而无阙笔；故知此稿成于宪宗、昭、宣之间也。”其实纯字并无缺笔。且稿中缺笔之字甚多，如“昌”作“冃”，“害”作“𡧪”，“鳥”作“爲”，盖录手不学不识字之过耳。类此之谬处尚多。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尚尔尔，真可浩叹！余摭拾诸误，为作文正之，以寄此报。

三六、记欧洲大战祸（八月五日）

一、空前之大战

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有之大战祸，今忽突起于欧陆！（拿破仑之战虽波及全欧，然其时在百年以前，战具无今日之备也。）七月廿六日，奥国与塞维亚宣战，塞都 Belgrade 在奥境上，遂弃之而走。明日，奥兵攻之，战事遂开。俄为塞同种之国，出而调停，无效，遂动员（Mobilization）。德为奥与国，严词诘问俄

动员之原因，责令解严，俄人不听，俄德战端遂起。俄为法联邦，法又德之世仇也，德人度法人必助俄，遂先侵法。法人不得已，遂于前日宣战。德法接壤，比国居其间，德人强欲假道于比以侵法，比人拒焉。德人胁以兵力，比乃告急于英。英久仇视德，而又为法俄比之友邦，故为比责德。德人不服，遂于昨日宣战。英人亦于昨夜宣战。于是欧洲之大战起矣。奥德为一组，英俄法塞为一组。塞之联邦门的尼革罗及希腊当继起助塞，而德奥之同盟国意大利乃首先宣告中立，不与闻战役。

二、塞奥交恶之始末

当拿破仑全盛之时，欧之东南角仅有奥帝国及突厥帝国而已。今之所谓巴尔干半岛全属突厥（突厥人 Othman 于一三五三年侵欧，渐占巴尔干半岛）。而其时突厥之焰已衰，境内之基督教徒不甘屈服于回教势力之下，于是各部有倡独立之师者。塞人独立于一八一七。希人继之（一八二一～一八二九）得俄、英、法之助亦独立。克里米之战（The Crimean War，1853 - 1858）既息，鲁马尼亚（Roumania）乘机独立，即今之鲁国也（一八五九）。

一八七五年，塞国西境上之突属两省曰巴士尼亚及黑此哥维纳（Bosnia and Herzegovina）亦叛突，意在归并于塞也；褒而加里亚人（Bulgarian）继叛，皆乞援于俄。时突人大杀叛者，惨无人道，俄人借词伐突，大败之。而西欧诸国忌俄人之得势于东欧，于是俾士麦召诸国会于柏林，是为“柏林会议”，德、法、奥、俄、英、意、突等国皆与焉，俾氏主坛坫。此会之结果：（一）塞门鲁皆为独立国。（二）巴士尼亚及黑此哥维纳二省向之本愿为塞属者，今乃由此会决令由奥代治，而遥认

突之“苏丹”为上国。（三）褒而加里亚得一基督教政府，惟仍认突为主国。

巴黑两省之归奥代治也，塞人大耻之。俄人为塞褒侵突，而不得相当之酬报，故衔奥德亦甚。奥人代治巴黑两省，理其财政，兴其实业，凡二十年。至一九〇八年，Von Aehrenthal为奥外相，遂并巴黑为奥县。此举也，全欧震动，突人欲战。塞人以奥人绝其并二省之望也，亦索赔偿。英、俄、法助之，责奥之背柏林之约也。奥以贿和突，而拒塞之要求。全欧战云几开矣。明年三月，德皇告俄柴，谓“塞奥之事果肇战端，则德必以全力助奥。”时俄人新败于日。英法亦不欲战，事遂寝。奥人安享二省之利矣。然六年后之战祸实基于此。

三、飞的难之暗杀案

（参看卷四第四三则）

六月廿八日（一九一四）奥皇嗣飞的难（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与其妻行经巴省都城沙拉也勿（Sarayevo），为一塞国学生所枪杀。奥政府疑此举由塞政府主使。且近来塞人排奥之风极盛，国中有所谓“排奥会”及“全塞维亚会”（Pan-Servian）者，塞政府中人亦有赞助之者，奥人大恨之。且巴尔干战后，塞人骤为强国，尤为奥所忌。七月廿三日，奥政府下“哀的米敦书”于塞政府，要求五事：

甲、塞政府须在政府公报上承认国中排奥之举之非，并须道歉于奥国。

乙、塞政府须以此意宣告陆军兵士。

丙、解散排奥之结会。

丁、禁止国中报纸提倡排奥之议。

戊、奥政府可遣一般官吏入塞境内，自由调查沙拉也勿之暗杀案，塞政府不得干预。

此书限廿四时内答复。塞政府答书允前四事，惟（戊）款有伤国体，不能允许，拟以陈于海牙平和会，俟其平判。奥政府以为塞人所答不能满意，遂宣战。

四、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

“三国同盟”者，德、奥、意也。欧洲均势之局，此三国为一组；而英、法、俄所谓“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者为一组。两组互相猜忌，互相牵掣，均势之局始成。

普法之战后（一八七〇），俾士麦志在孤法，不令与他国联结。俾氏初志欲联俄、奥，一八七二［年］，三国皇帝会于柏林，未缔约，但约有事协商耳。一八七五［年］，法人增兵备，毛奇议攻法。法人乞助于俄，俄柴英后皆以书致德皇，遂不果战。俾氏恨俄人之干涉也，其后柏林会议，俾氏主坛，袒奥而疏俄（见上）。俄人耻之，遂调兵集境上示威。俾氏亲至奥京，与奥订约而归（一八七九），是为“双同盟”，约同拒俄。

意、奥世仇也。而意、法以非问题适有隙，几开战，德、奥许以外援，意遂加入三国同盟（一八八二）。意加入同盟后，不得不增地中海上之海军军备，故数十年来，意之海军负担骤增。然前年意之攻特里波利（Tripoli）也，奥、德皆坐视，令意得自由进取，意所得益，惟有此耳。

三国同盟之约，大旨谓如一国为俄国所攻，则余二国同助之；如一国为他国（俄国之外）所攻，则余二国守中立。

五、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

俾士麦能使法国孤立二十年，及俾氏倒（一八九〇），而欧洲政局大变矣。

俄、德本姻亲（亚历山大二世为维廉之侄），而德人之霸于欧洲，俄实忌之，一八七五年，俄柴之阻德之伐法也，以此故也。此后俄法交日密。法富，时以赀助俄。俄畏虚无党，法政府承其意旨，为捕之于巴黎，以交欢俄。两国海军相过从，国人欢迎之若狂（托尔斯泰曾记之）。一八九一年，盟约成。一八九六，俄新柴如法。明年，法总统 Faure 如俄报聘，席上始宣告两国之同盟焉。

一九〇三年，英前王如法，法总统 Loubet 如英报聘。明年，英法协约成，法以埃及让英，英亦以摩洛哥让法。英本与德睦，及南非之战，德人始疾视英。迩来德人刻意经营海军，尤为英人所忌，故英、德疏而英转亲法矣。

英、俄既皆为法之友邦，故一九〇六年法、德以摩洛哥事会议于 Algeciras，英、俄皆阴助法；意虽联德，近亦与法睦，故亦助法：法在摩遂占胜利。而英俄交谊亦益亲；一九〇七年，英、俄协约成，（一）划分两国在波斯之势力圈。（二）英人得握阿富汗之外交权。（三）两国在西藏各不相犯。

于是英、法、俄三国之间各以协约相结，而“三国协约”之势成。其后英、俄、法复与日睦，而协约之三国势尤强矣。意自一八九六年以后与法渐睦。一九〇一年，法宣言法不侵犯意之经营特里波利，意亦不干涉法之经营摩洛哥。一九〇三年，意王如法。明年，法总统报聘。意法交益亲，德、奥之势益孤矣。

六、结　论

战事之结果，孰胜孰负，虽不可逆料，然就大局论之，有数事可预言也。

（一）欧洲均势之局必大变。奥国国内人种至杂，战后或有分裂之虞。德孤立无助，今特铤而走险，即胜，亦未必能持久；若败，则均势之局全翻，意将为英法之党。而他日俄得志东欧，必复招西欧列强之忌。异日均势新局，其在东西欧之对峙乎？

（二）战后，欧人将憬然于攻守同盟之害。即如今之“三协约”、“三同盟”，皆相疾视甚深，名为要约以保和平，实则暗酿今日之战祸耳。他日之盟约必趋向二途：（1）相约以重大交涉付之公裁（Arbitration，或曰仲裁）。（2）相约同减兵费。

（三）战后，和平之说必占优胜。今之主和平者，如社会党，如弭兵派（Pacifists），皆居少数，不能有为。主增兵备者，皆以“武装和平”为词，谓增兵所以弭兵也。今何如矣？武装和平之效果如是如是，主减兵费者有词矣。

（四）战后，欧陆民党必占优胜。德、奥之社会党工党必将勃起，或竟能取贵族政体而代之。俄之革命党或亦将勃兴。拿破仑大败之后，见诸国争恢复专制政体，力压民权，叹曰：“百年之后，欧洲或全为哥萨克，或全为共和民主耳。”今百年之运将届，高雪加怪杰之言或将验乎？今欧之民气受摧残甚至，以一二私人之外交政策，以条约中一二言之关系，遂累及全欧数百万之生灵，驱而纳诸死地，可叹也！

（五）此役或竟波及亚洲，当其冲者，波斯与吾中国耳。吾国即宣告中立，而无兵力，何足以守之！不观乎比国乎？

三七、卡来尔之爱国说（八月九日）

顷见卡来尔（Carlyle）之爱国说，乃与吾平日所持相契合，录之：

We hope there is a patriotism founded on something better than prejudice; that our country may be dear to us, without injury to our philosophy; that in loving and justly prizing all other lands, we may prize justly, and yet love before all others, our own stern Mother land, and the venerable structure of social and moral life, which Mind has through long ages been building up for us there.

Carlyle - "Essay on Burns"

〔中译〕　吾辈希望有另一种爱国主义。它不是建立在偏见之上，而将使吾国对吾民更为亲爱，又和吾辈之哲学信念相协调；它将使吾国爱一切人，公正地奖励各个地区，那么国民也将不顾一切地热爱这个严厉的祖国，它的悠久的社会传统及道德生活。长期以来，上帝一直在为吾辈营造这一切。

——卡来尔：《论彭斯》

三八、读《海妲传》（八月九日）

昨日读易卜生名剧《海妲传》（Hedda Gabler），极喜之。

此书非问题剧也，但写生耳。海妲为世界文学中第一女蜮，其可畏之手段，较之萧氏之麦克伯妃（Lady Macbeth）但有过之无不及也。

三九、叔永《活铿谷游记》(八月十日)

叔永作《活铿谷游记》(叔永译为“窪特陉谷”)甚佳，可补吾所记之足(七月廿八日记)，急寻之以实吾札记。①

洼特陉谷游记

去绮色佳城六十里许，有洼特陉谷者，东美山水之最奇者也。每岁之夏，康南耳大学地质学教者辄率其夏课学生往游，为探讨地质之行，而揽胜者亦与焉。余夏休无事，得随诸学者后，为选胜游。七月廿五日晨，以火车往，行三时许，始达。至则倚树食裹粮，若为午餐。餐既，入谷。

谷口有山当之，凿石为门，穿洞得桥。桥跨两山间，长才及丈。山溪深狭，蜿蜒若虬蛇，而高下起伏无寻尺平，水行其中，往往急落为瀑。瀑下穿石为潭，深黝不可测。两旁石交错，层纹齿齿然，若大贝出水而曝其甲。瀑甚多，而状殊不一，短者若断练，错杂置石罅，长者若悬巨帛于岩畔。时或巨石突斜，泉水平泻而下，续续如贯珠玑。蹊径出其中，远望行人，又若美人往来危楼复道中，

① 这段文字见亚东图书馆1939年4月初版（其他版本无）。但初版误置这段文字于第四一则之后，此次整理中改移至此。——编者

珠帘半垂而未卷也。沿山腰为径，铁柱阑之。石绝，则继以木梯；梯不可及，则支石为桥，度他山为径。径愈险，改道愈频，则为桥愈多。故有时一目而见两桥，横跨峰巅，仰望前游，飘飘然若飞仙临于太虚。谷之深约共五里，而数武外辄不测前方所有。有洞三，桥十许，梯数百步。

余等往返乃费三小时。同来者分四队，各有教者率之，余皆不随，顾谓同行，吾欲观天然美耳，安问所谓地质与时代哉！既返，欲记其胜，又恍惚不可得，唯出游时所摄影，陈而观之，尚往往若有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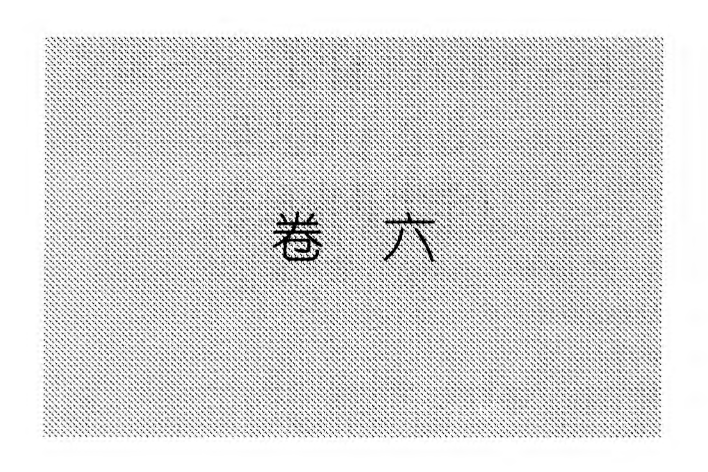
四〇、谁氏之书（八月十日）

今日有人投书本市日报，论爱国与是非，其人不署名，乃引孔子之言以申吾说（参看卷四第一五则，卷五第九则，第二八则），所引乃“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篇》）一语也。

四一、答某夫人问传道（八月十日）

有某夫人问余对于耶教徒在中国传道一举，意见何若。答曰：“吾前此颇反对此举，以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英文所谓 proselyting 者是也。年来颇觉传道之士，正亦未可厚非。彼等自信其所信，又以为其所信足以济人淑世也，故必欲与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新约》之《马太书》有云：“未有燃烛而以斛覆之者也，皆欲插之檠上，令室中之人毕

受其光耳。且令汝之光照耀人前，俾人人皆知汝之事业而尊荣汝在天之父(上帝也)。”(《马太》五篇十五十六节)此传道之旨也。顾传道之士，未必人人皆知此义耳。某夫人极以为然。


卷 六

民国三年［1914］八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五日（在康南耳大学）

一、悉尔演说欧战原因（八月十一日）

昨夜，听本校古代史学教长悉尔先生讲演欧洲战祸之原因。悉尔先生颇为德皇开脱戎首之罪。以奥之政策初不受柏林政府指使，但恣其所欲为。及祸端既开，德人骑虎难下，不得不为奥后援，德人所可恃之与国仅有奥耳，若弃奥，则真孤立矣。

二、蒋生论欧战影响（八月十一日）

本校经济学教长蒋生先生（A. S. Johnson）前日在《纽约时报》作论，言欧洲战祸之影响，以为美国航海商业必将大受其利。惟无论如何全世界

所受损失甚大，不易补救。美人虽暂得渔人之利，所得不偿全世界之失也。

三、读君武先生诗稿（八月十一日）

在杏佛处得见君武先生所刊诗稿，读之如见故人。最爱其《偕谢无量游扬州》一诗云：

> 风云欲卷人才尽，时势不许江山闲。
> 涛声寂寞明月没，我自扬州吊古还。

其七古以《惜离别》及《贺高剑公新婚》为最。七律断句如“只须拜热为先祖，直到成冰是善终”（《寄生虫》）；“欲以一身撼天下，须于平地起波澜”（《京都》），稍可诵。七绝颇多佳者。五古以《慈母马浮》为最。五律以《自上海至玛赛途中得诗》十首及《别桂林》四首为最。最爱其《澎湖》：

> 群山现天际，人说是澎湖。感怆乘桴意，模糊属国图。
> 绿波迎去舰，红日照前途。数点渔舟影，微茫忽有无。

又《西贡》：

> 十里河边路，亭亭凤尾蕉。绿阴覆城郭，红日熟田苗。
> 王气消南越，人心去阮朝。楼船相接处，三色大旗飘。

其新加坡诗有“侧身频北望，转舵便西游”，一“频”字，一

"便"字，皆予所最爱。其《别中国公学学生》云，"群贤各自勉，容易水成冰。合力救亡国，发心造远因"二十字，得中国公学之精神。其译诗三十八首，乃殊少佳作，惟贵推之"米丽容歌"可诵耳。

四、刺杀奥皇嗣之刺客（八月十一日）

巴士尼亚与黑此哥维纳两省约有居民百八十万。中惟七十五万为塞维亚人，奉希腊正教。余四十五万为克洛爱兴人(Croatians)，奉罗马旧教。余六十万奉回教。刺杀奥皇嗣之刺客名 Gabre Princip，为巴省之塞族。年仅十八岁。（据 Stephen Brozovic, on "More Clouds in the Balkans", Everybody's Magazine, August, 1914）

五、记奥匈人种（八月十二日）

奥	Germans	— 9,171,614	35%
	Slavs	— 15,690,000	60%
	Latins	— 958,000	4%
		Total 26,107,304	(1900)
匈	Germans	— 2,135,000	
	Magyears	— 8,742,000	
	Slavs	— 8,030,000	
		Total 19,254,559	(1900)

六、本校夏课学生人数（八月十三日）

总　数		1,436
其中有	本校学生	511
	大学毕业生	263
	作教员者	602

此邦大学之夏课，真是一种最有益之事业。此表示此间夏课学生人数，其学校教员来学者之多，可思也。

七、送许肇南归国（八月十四日）

许肇南（先甲）远道来访，连日倾谈极欢。肇南将归国，作诗送之：

秋风八月送残暑，天末忽逢故人许。
烹茶斗室集吾侣，高谈奕奕忘夜午。
评论人物屈指数，爽利似听蕉上雨，
明辨如闻老吏语：君家汝南今再睹。
慷慨为我道出处，"不为良相为良贾。
愿得黄金堆作坞，遍交天下之才谞。"①
自言"国危在贫窭，衣食不足士气沮。

① 原注：肇南昨书黄伯芹册子上云，"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天下美人名士。"——编者

室惟四壁尘生釜，饿莩未可任艰巨。
能令通国无空庾，自有深夜不闭户。
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国之主。①
责人无已亦无取，宜崇令德慎所树。
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②
譬如筑室先下础，纲领既具百目举。”
我闻君言如饮醑，投袂欲起为君舞。
君归且先建旗鼓，他日归来隶君部。

八、祖先节 （八月十五日）

罗马人有“祖先节”（Parentalia，二月十三日至廿一日），与吾国之清明节相似。

九、青岛归谁（八月十六日）

日本似欲战。昨日相大隈有宣言矣。日如合英攻德，德人必失青岛。青岛又归谁氏耶？以吾所料，日人或以归中国而索偿金焉。此说人皆以为梦想。

---

① 原注：君每言一国命脉在中等社会。——编者

② 原注：今夜同人有“社会改良会”之议，君倡之，和之者任叔永、梅觐庄、陈晋侯、杨杏佛、胡明复、胡适之也。——编者

一〇、赴苛勿演说（八月十六日）

去此十五英里有村曰苛勿（Covert）。村中教堂牧师吉不生君（Gibson）延余往彼教堂中演说，所演为“中国之妇人”。吉君又延余为彼经课班演说。余令班中人质问所欲知而一一答之。吉君以汽车迎余，早行湖上，湖面风静，水光如镜，朝日在天，空气清洁无伦，风景极佳。

一一、一个模范家庭（八月十六日）

友人罗宾生（Fred Robinson）之妻兄金君（F. King）邀余餐其家。金君有子女各三人，两女老而不字，其已婚之子女皆居附近村中，时时归省父母。今日星期，两老女皆在，其一子率其妻及两孙女归省，罗君及其妻亦在，天伦之乐盎然，令人生妒。余谓吾国子妇与父母同居以养父母，与西方子妇婚后远出另起家庭，不复问父母，两者皆极端也，过犹不及也。吾国之弊，在于姑妇妯娌之不能相安，又在于养成依赖性（参看卷四第三五则）；西方之弊（美国尤甚），在于疏弃父母：皆非也。执中之法，在于子妇婚后，即与父母析居而不远去，时相往来，如金君之家，是其例也。如是则家庭之龃龉不易生，而子妇与父母皆保存其自立之性，且亲子之间亦不致疏弃矣。

古人夫妇相敬如宾，传为美谈。夫妇之间，尚以相敬为难为美；一家之中，父母之于子，舅姑之于妇，及姑嫂妯娌之间，皆宜以“相敬如宾”为尚，明矣。家人妇子同居一家，“敬”字最难；不敬，则口角是非生焉矣。析居析产，所以重

个人之人格也，俾不得以太亲近而生狎慢之心焉。而不远去，又不欲其过疏也，俾时得定省父母，以慰其迟暮之怀，有疾病死亡，又可相助也。

一二、还我青岛，日非无利（八月十七日）

昨记吾所料日人将以青岛归中国。今晨读报，知日政府昨夜以《哀的米敦书》致德政府，要求二事，其第二事即令德政府以胶州租借地全境交与日政府，以为他日交还中国之计。吾所料中矣。但不知日政府之能践言否，又不知其所欲交换之条件如何耳。

吾之为“日本还我青岛”之想也，初非无据而言。他日世界之竞争，当在黄白两种。黄种今惟日本能自立耳。然日人孤立，安能持久？中国者，日之屏蔽也。藩篱之撤，日之所患，今日之政治家如大隈已有亲华之趋向（参看大隈《第三次东方平和论》，见《东方杂志》）。然日人侵略之野心，早为世界所侧视，中美之人尤疑之。日人果欲消除中国疑忌之心及世界嫉妒之心，决非空言所能为力。何则？历史之往事（如中日之役）早深入人心矣。青岛之地，本非日有，日人得之，适足以招英人之忌。而又不甘以之让英、法。何则？英、法之厚，日之薄也。若为吾华取还青岛，则有数利焉：（一）可以交欢中国；（二）可以自告于世界，示其无略地之野心；（三）可以释英人之忌。吾所见如此，此吾政治上之乐观也，吾何恤人之笑吾痴妄也？

一三、日英盟约（八月十七日）

"Agreement of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Japan.

"Signed at London, July 13, 1911

"Preamble:

"The government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having in view the important change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ituation si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glo-Japanese agreement of the 12th of August, 1905, and believing that a revision of that agreement responding to such changes would contribute to general stability and repose, have agreed upon the following stipulations to replace the agreement above mentioned, such stipulations having the same object as the said agreement, namely:

" (a) The consolid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eneral peace in the regions of Eastern Asia and India.

" (b)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powers in China by insur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in China.

" (c) The maintenance of the territorial rights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Eastern Asia and India, and the defense of their special interests in the said regions.

Article Ⅰ.

"It is agreed that whenever, in the opinion of either Great Britain or Japan, any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referred to in the preamble of this agreement are in jeopardy, the two governments will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fully and frankly and will consider in common, the measures which should be taken to safeguard those menaced rights or interests.

Article Ⅱ.

"If by reason of unprovoked attack or aggressive action, whenever arising, on the part of any Power or Powers, either high contracting party should be involved in war in defense of its territorial rights or special interests mentioned in the preamble of this agreement, the other high contracting party will at once come to assistance of its ally and will conduct the war in common and make peace in mutual agreement with it.

Article Ⅲ.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gree that neither of them will, without consulting the other, enter into separate arrangements with another Power to the prejudice of the objects described in the preamble of this agreement.

Article Ⅳ.

"Should either high contracting party conclude a treaty of general arbitration with a third power, it is agreed that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entail upon such contracting

party an obligation to go to war with the power with whom such treaty of arbitration is in force.

Article Ⅴ.

"The condition under which armed assistance shall be afforded by either power to the other in the circumstances mentioned in the present agreement and the means by which such assistance is to be made available will be arranged by the naval and military authorities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who will from time to time consult one another fully and freely upon all questions of mutual interest.

Article Ⅵ.

"The present agreement shall come into effect immediately after the date of its signature, and remain in force for ten years from that date.

"In case neither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should have notified twelve months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said ten years the intention of terminating it, it shall remain binding until the expiration of one year from the day on which either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have denounced it. But, if when the date fixed for its expiration arrives, either ally is actually engaged in war, the alliance shall ipso facto continue until peace is concluded.

Signed,

"E. GRE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TAKAAKI KATO,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The foregoing is the latest, revised text and the one at present in operation.

〔中译〕 **日 英 盟 约**

(1911年7月13日签于伦敦)

前 言

大英帝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鉴于自1905年8月12日日英盟约签订以来，形势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认为为适应形势变化而对于上述盟约进行修改，将有助于促进地区安定与和平。因此达成协议签订如下条款以取代前述之盟约，此条款的宗旨与前述盟约一致，即：

(a) 巩固和维持东亚与印度地区的和平。

(b) 在确保中华帝国的独立与完整的前提下保护列强在华的共同利益，并坚持各国在华工业和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

(c) 维护在东亚及印度等地区缔约各国的领土权利及保护在上述地区它们的特殊利益。

第一条

大英帝国及日本一致同意，当此盟约前言中所提及的任何权益受到威胁时，两国政府将彻底坦诚地交换意见，并考虑采取共同步骤以保护上述受到危害的权利和利益。

第二条

一旦发生了非因触犯而发生的攻击或侵略行为，就任

何强国来说，缔约国一方为了保卫其领土的权利及在本盟约前言中所提及的特殊利益而卷入战争，则缔约另一方必须立即协助其盟国共同参战以达致盟约中所订之共同和平。

第三条

缔约双方均同意，任何一方在未与对方商定的情况下不得与任何强国单独达成协议以损害在本盟约前言中所提及之宗旨。

第四条

缔约任一方一旦与第三国达成仲裁协议，则此条约不应使此缔约国承担任何义务去与此仲裁条约对之生效的国家宣战。

第五条

此条约所提及的各种情况一旦发生，缔约一方应向另一方提供行之有效的军事援助，援助的条件及方式应由各缔约国的海军及军事当局来安排。各缔约国在此期间均应就关系到双方利益的问题不断进行磋商。

第六条

此条约自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如果缔约双方在上述十年有效期满之前十二个月没有宣告废除此条约的意图，那末此条约将继续对缔约各方具有约束力，直至缔约各方宣告废除此条约之日起一年期满

为止。又如果此指定的期满之日到来之际，有任一方仍处于交战状态之时，盟约仍继续生效直至达成和平之日为止。

英 国 外 相 E. GREY（签名）
日本特命大使 TAKAAKI KATO（签名）

以上是最新的经过修改的条文，目前已生效。

上载为日英盟约（一九一一年修正）之全稿。其第二条即所谓攻守同盟之约也。其第四条甚可玩味，所谓“仲裁”之约之功用，即此可见一斑。

一四、圣安庙记（八月二十日日）

白特生夫人为余道旅行所见，其所述圣安庙尤有趣，故记之。

圣安（St. Anne）者，传说为约瑟之妻母，媚利之母，而耶稣之外大母也。庙在加拿大，去匮北（Quebec）约七海里。相传有法国不列田省舟子航海入圣洛伦司河，遭大风，——不列田人为罗马旧教。父老相传，以为圣安遗骸实葬其地，故崇事圣安甚虔。——舟人在患难中则相率祷圣安，许风静即于舟登陆处为立庙。已而风果静，遂伐木祠焉。是为庙之始。

相传十七世纪有田夫某患病，时圣安新庙方在建造，某扶病往运石，病霍然愈。自是以后，庙之神效大著。四方之人争知圣安能愈疾也。乃不远千万里而来，庙中香火之盛，为美洲第一。

圣安治病之神效昭然最著者，莫如庙中之“拐杖堆”。拐杖堆者，病人之残废者扶仗而来，一祷而愈，则舍杖而去，庙中积之盈万。白特生夫人示我以此堆之图，芒然如蝟背。又有巨箧一，藏各项目镜，则患目疾者所遗也。庙中有一室，壁中遍悬还愿之供献，金环，银镫，云石之像，珠翠之花，布壁上皆满。

庙中相传有圣安指骨一节，自法国赍来者，以宝匣贮之。信徒瞻仰膜拜，以口亲匣上玻璃不已。白特生夫人亲见之，言有役人立匣旁，每一人吻匣后，役人辄以巾拭之，然其秽污犹可想也。

庙旁有泉水名圣安泉，二三十年前忽有人谓此水可已病，遂大著。今来庙中者，辄买泉水一瓶归，或以自瘳，或以贻戚友之病。白特生夫人亦携一瓶归，以赠其庖人，庖人盖信罗马旧教者也。

自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十月，一年之中，来游此地者，凡二十四万零七百卅四人。其中专诚来祷者，凡十万零三千七百余人。

一五、裴厄司十世死矣（八月二十日）

教皇裴厄司十世（Pius X）今晨死矣。

一六、读《老子》（二）
——记韩非《解老》、《喻老》之章次
（八月廿一日）

《老子》一书，注之最早者，莫如韩非矣。其所引《老

子》原文之先后，颇不与今本《道德经》同。不知非著书时，初不循原书次第乎？抑其所据本果为古本，而吾人今日所见乃为后人所颠倒更置者乎？盖未尝无探讨之价值也。故录非所引《老子》次第于是，而以阿拉伯数字示今本章句之次第。其字句亦颇有与今传各本稍有异同，皆可供参考。

甲、《解老篇》

(38)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德无为，而无不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 攘臂而仍之。 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 礼，薄也。 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 大丈夫。 处其厚不处其薄。 处其实不处其华。 去彼取此。

(58) 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福兮祸之所伏。 孰知其极。 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方而不割，廉而不秽，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59) 治人事天莫如啬。 夫谓啬，是以蚤服。 蚤服，是谓重积德。 重积德，则无不克。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莫知其极，则可以有国。 有国之母，可谓长久。 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60) 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也。 圣人亦不伤民。 两不相伤。 两不相伤，则德交归焉。

(46)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祸莫大于可欲。 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憯于

欲利。

(?) 道理之者也。 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败，得之以成。

(14) 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1) 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50) 出生入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生而动，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 (傅弈校本，下“之”字作“亦”。)〔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备甲兵。 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错其爪，兵无所害其刃。无死地焉。

(67) 慈故能勇。 俭故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 慈于战则胜，以守则固。 天生。 以慈卫之。 吾有三宝，持而宝之。

(53) 大道。 貌施。 径大。 朝甚除。 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货资有馀者，是之谓盗竽矣。

(54) 不拔。 不脱。 祭祀不绝。 修之身其德乃真。 修之家其德有馀。 修之乡其德乃长。 修之邦其德乃丰。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乙、《喻老篇》

喻老者，设譬以明之。上篇惟詹何一则为喻之体。

(46)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罪莫大于可欲。 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憯于欲

得。　知足之为足矣。

(54) 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

(26)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36) 鱼不可脱于深渊。　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是谓微明。　弱胜强。

(6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 圣人蚤从事焉。

(64) 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谋也。

(52)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

(71) 圣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无病也。

(64) 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　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47) 不出于户，可以知天下；不阙于牖，可以知天道。　其出弥远者，其智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　不为而成。

(41) 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33) 自见之谓明。　自胜之谓强。

(27)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是谓要妙。

一七、《神灭论》与《神不灭论》

（八月廿四日）

范缜《神灭论》：（缜，范云从兄，齐武帝时，为尚书殿中郎。竟陵王子良开西邸，二范皆预焉。）

> 形即是神，神即是形。
>
> 人体是一，故神不得二。（以上见沈约《难神灭论》）
>
> 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见《资治通鉴》第一百卅六卷）
>
> 总百体之质谓之形，总百体之用谓之神。
>
> 欻而生者，欻而灭者。渐而生者，渐而灭者。
>
> 生者之形骸，变而为死者之骨骼。（以上见沈论）

此论今存者仅如是耳。（不知《齐书》、《梁书》有本传载此论不?）《通鉴》曰：

> 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以杜缜后对。缜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子良使王融谓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刺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之。”缜大笑曰，“使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耶！”

史言“此论出，朝野喧哗”，其辩之者当甚众，惜不能毕读之矣。《沈休文集》有《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梁武帝至有《敕答臣下神灭论》一敕，则此文之耸动一时可想。今录此诸文如下：

梁武帝《敕答臣下神灭论》：

……观三圣设教，皆云不灭。其文浩博，难可具载。此举二事，试以为言。《祭义》云：“惟孝子为能飨亲。”《礼运》云：“三日斋必见所祭。”若谓飨非所飨，祭非所祭，违经背亲，言语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闻。

［适按］　今《礼运》无“三日斋”之文，惟《祭义》云，“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

沈约《形神论》：

凡人一念之时，七尺不复关所念之地。凡人一念，圣人则无念不尽。圣人无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总无不尽之万念，故能与凡夫异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时，则目废于视，足废于践。当其忘目忘足，与夫无目无足，亦何异哉？凡人之暂无本实有，无未转瞬，有已随之。……但凡人之暂无其无，其无甚促。圣人之长无其无，其无甚远。凡之与圣，其路本同。一念而暂忘，则是凡品。万念而都忘，则是大圣。……

［适按］　此论以思念与形体之别为主。凡起一念时，此

念可超出形体之外，直可无此七尺之躯矣。此念即神也。

沈约《神不灭论》：

> 含生之类，识鉴相悬，等级参差，千累万沓。昆虫则不逮飞禽，飞禽则不逮犬马。……人品以上，贤愚殊性，不相窥涉，不相晓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则不辨菽麦，悖者则不知爱敬。自斯已上，性识渐弘，班固九品，曾未概其万一。何者？贤之与愚，盖由知与不知也。愚者所知则少，贤者所知则多。而万物交加，群方缅旷，情性晓昧，理趣深玄，由其途，求其理，既有晓昧之异，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倾，品级弥峻。穷其本原，尽其宗极，互相推仰，应有所穷，其路既穷，无微不尽。……又昆虫夭促，含灵靡二，或朝生夕殒，或不识春秋。自斯而进，修短不一。既有其短，岂得无长？虚用损年，善摄增寿。善而又善，焉得无之？……生既可夭，则寿可无夭。既无矣，则生不可极。神妙形粗，较然有辨，形神之别，斯既然矣。形既可养，神宁独异？养形至可不朽，养神安得有穷？养神不穷，不生不灭，始末相较，岂无其人？

[适按] 此论盖用论理学家所谓“类推法”（Inference by Analogy）也。含生之类，等级千万，自昆虫至人，自蟪蛄至彭祖，自下愚至大圣，既有其短，岂得无长？既有其长，岂得无无极乎？此已为类推之法。盖以下推上，以短推长也。又以形推神：形既可养，神宁独异？形可不灭，神亦可不灭矣。此又一类推法也。类推之法甚不可恃。其所比较之二物，如形

之与神，或不同性，易陷入谬误之境也。

沈约：《难范缜神灭论》：

……刀则唯刃独利，非刃则不名利。故刀是举体之称，利是一处之目。刀之与利，既不同矣，神之与形，岂可妄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铸为剑，剑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剑形，于利之用弗改，而质之形已移。与夫前生为甲，后生为丙，夫人之道或异，往识之神犹传。与夫剑之为刀，刀之为剑，又何异哉？

[适按]　此先假定轮回之说以为前提也。而轮回之说之确否，尚是疑问。

又一刀之质，分为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半之身，而剖之为两，则饮龁之生即谢，任重之为不分，又何可以刀之与利譬形之与神耶？

[适按]　此论是也。刀是无机之物，人身是有机之体，本不可并论，亦是“类推法”之谬。吾十一二岁时读《通鉴》，见范缜此譬，以为精辟无伦，遂持无鬼之论，以此为中坚。十七岁为《竞业旬报》作“无鬼语”，亦首揭此则。年来稍读书治科学，始知其论理亦有疵，而不知沈氏在当时已见及此也。

……若谓刀背亦有利，刀边亦有利，但未锻而铦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则利体无处复立。形方形直，并不得

施利，利之为用，正存一边毫毛处耳。神之与形，举体若合，又安得同乎？……若以此譬为尽耶，则不尽。若谓本不尽耶，则不可以为譬也。

[适按]　以上论刀利之譬。

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资，理无偏谢，则神亡之日，形亦应消。而今有知之神亡，无知之形在，此则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强令如一也。……

来论又云："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骼。"生之形骸既化为骨骼矣，则生之神明，独不随形而化乎？若随形而化，则应与形同体。若形骸即是骨骼，则死之神明不得异生之神明矣。向所谓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则生神化为死神。生神化为死神，即是三世，安谓其灭哉？

〔附记〕　范缜《神灭论》见《梁书》卷四十八《范缜本传》。——廿三年五月记。

一八、叔永送肇南断句（八月廿四日）

叔永、杏佛俱有送肇南诗。叔永有"乱世尊先觉，乘时有壮怀"之句。

一九、日德宣战（八月廿四日）

昨日，日本与德国宣战矣。

二〇、欧战之罪魁祸首（八月廿四日）

昨日，《纽约时报》刊行英国外部关于欧洲大战之来往函电一百五十九件，读之一字不肯放过，其兴味之浓，远胜市上新小说也。此种文件，皆确实可靠。据吾所观，则奥为祸首，德阴助之以怒俄。奥无德援，决不敢侮俄也，则德罪尤大耳。英外相葛雷（Sir Edward Grey）始终坚持和平之议，而德袖手不为之援。及八月之初，奥已有俯就羁勒之意，而德人已与俄法宣战矣。

二一、征人临别图（八月廿五日）

英国水兵出征，自火车窗上与其女亲吻为别之图，见二十三日《纽约时报》。此图大可抵得一篇《征人别赋》。

二二、都德短篇小说（八月廿五日）

昨夜译法国都德（Daudet）著短篇小说《柏林之围》（Le Siège de Berlin）寄与《甲寅》。此君之《最后一课》（La Derniére Clásse）余已译之；改名《割地》，载《大共和》。此



征人临别图

两篇皆记普法战事（一八七〇～一八七一）。

二三、裴頠《崇有论》（八月廿六日）

初何晏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贤者恃以成德，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王衍等皆爱重之。故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废职弛业。頠作此论，以释其蔽。（《通鉴》八十三卷十六页）

夫利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事务可节，而未可全无也。盖有饰为高谈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陈空无之美。……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利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已分，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渊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由是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二四、范缜《因果论》（八月廿六日）

竟陵王谓缜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堕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人生如树花同发，大有平等之意。坠茵落粪，付之偶然，未尝无愤忿不平之心。左太冲诗曰：

>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不平之意更显著。惜持此说者太少，又无卢梭之健笔以传之，不尔者，法兰西之大革命早见于晋宋之间矣。

此亦是因果也。风即是因，拂帘即是坠茵之因，关篱即是落溷之因。“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因果分明矣。

二五、哲学系统（八月廿六日）

一、万有论（Metaphysics）。论万有之真际，凡天然界之现象，物境心境之关系，皆隶此门。

甲、万有真际论（Ontology）：

何者谓之物理之现象？

何者谓之心境之现象？

心境物境之关系为何？

（1）双方说（Dualism）

（2）主一说（Monism）。

（子）唯物派（Materialism）。

（丑）唯心派（Idealism or Spiritualism）。

乙、宇宙原始论（Cosmology and Theology）。

万物何从生耶?

开物成务，谁则主之?

(1) 分子说 (Atomism)。

(2) 神道说 (Monism)

(子) 神力主宰说 (Theism)。

(丑) 神道周行说 (Pantheism)。

二、知识论 (Epistemology)。

甲、何谓知识?

(子) 物观 (Realism)。

(丑) 心观 (Idealism)。

乙、知识何由生耶?

(子) 实验派 (Empiricism)。

(丑) 理想派 (Rationalism)

三、行为论 (伦理学) (Ethics)。

甲、是非之别以何为据?

(子) 效果说 (功用说) (Teleological)

(1) 乐利派 (Hedonism or Utilitarianism)

(2) 全德派 (Perfectionism or Energism)

(丑) 良知论 (Intuitional)。

译名之不易，匪言可喻。右所采名词，皆暂定耳，他日又不知须经几许更易也。

二六、近仁来诗 (八月廿九日)

近仁有《苦热怀适之美国诗》:

幽居恒寡欢，俯仰生感慨。矧当暑气蒸，逼人多烦痗。
骄阳苦煎熬，斗室况湫隘。头脑冬烘讥，身世夏畦惫。
东来云似墨，蜿蜒天外挂。伫盼甘澍倾，庶变清凉界。
火龙俄吸去，逞虐方未快。烈焰势倍张，燎毛而炙背。
既无冰山倚，讵复洪炉耐？不知重洋外，故人作何态？
颇闻谈瀛者，炎凉正相背。入夏始萌申，众峰同罨霴。
安得附飞艇，载我美洲内？把臂快良觌，披襟洒积块。
悦目更怡情，灵府一以溉。海陆既重深，寒暑亦更代。
兴来发奇想，兹事宁有届？挥汗起长谣，凉意生肝肺。

二七、《弃父行》（八月廿九日）

余幼时初学为诗，颇学香山。十六岁闻自里中来者，道族人某家事，深有所感，为作《弃父行》。弃置日久，不复记忆。昨得近仁书，言此人之父已死，因追忆旧作，勉强完成，录之于此：

弃　父　行（丁未作）

“富易交，贵易妻”，不闻富贵父子离。
商人三十初生子，　提携鞠养恩无比。
儿生七岁始受书，　十载功成作秀士。
明年为儿娶佳妇，　五年添孙不知数。
阿翁对此增烦忧，　白头万里经商去。
秀才设帐还授徒，　脩脯不足赡妻孥。
秀才新妇出名门，　阿母怜如掌上珍。

掌上珍，今失所，　婿不自立母酸楚。
检点奁中五百金，　珍重携将与息女。
夫婿得此愁颜开，　睥睨亲属如尘埃。
持金重息贷邻里，　三年子财如母财。
尔时阿翁时不利，　经营惨淡终颠蹶。
关河真令鬓毛摧，　岁月频催齿牙坠。
穷愁潦倒重归来，　归来子妇相嫌猜。
私谓“阿翁老不死，穷年坐食胡为哉!”
阿翁衰老思粱肉，　买肉归来子妇哭:
“自古男儿贵自立，　阿翁恃子宁非辱?”
翁闻斯言勃然怒，　毕世劬劳徒自误。
从今识得养儿乐，　出门老死他乡去。[①]

二八、亚北特之《自叙》（八月卅一日）

偶读亚北特（Lyman Abbott，《外观报》之总主笔，为此邦有名讲道大师）之《自叙》（Reminscence），中有其父（父名雅各亚北特〔Jacob Abbott〕，亦文人，著书甚多）训子之名言数则，今记其二：

一、父尝言，凡宗教门户之争，其什九皆字句之争耳。吾意以为其所余什一，亦字句之争也。

---

① 原注：此下原有“吁嗟呼！慈乌尚有反哺恩，不如禽兽胡为人”三句，今删。——编者

此言是也。孟子曰："墨子兼爱，是无父也。"兼爱与仁心仁政有何分别？"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此皆兼爱之说也，孟子皆推崇之，而独攻墨子之兼爱，何也？

> 二、父曰："来曼（亚君名），吾意决矣，欲多财。"子曰："多财易言而难致也。"父曰："否，否，此大易事。"子曰："如之何则可？"父曰："常令出少于入而已矣。如我归自欧洲，在伯脱里登岸时，囊中仅有十分钱，吾宁步行而归，不欲以六分钱雇汽车归也。"子曰："请以'俟得财之后乃可用之，毋用之于得之之先也'之一言以益之何如？"

二九、俄之仁政（九月二日）

相识中有俄国人 T. Volkoff，暑假归国未返，今战事起，疑其已入伍执戈矣。昨见其母，询之，答云："只是不知消息。然吾决其必未投军也。"余问，"何以知之？"答云，"俄法，凡寡妇独子，可免军役。吾乃寡妇，仅有此一子，故知其不从军也。"不图此仁政乃见之俄国。

三〇、波士顿游记（九月十三日）

九月二日出游。余本拟不赴今年学生年会，惟曾与美人金

君（Robert W. King）约偕游波士顿，若迳往波士顿而不赴年会，于理殊未当，故决留年会二日，会终始往波城。

下午五时三十分离绮色佳。时大雨新霁，车行湖之东岸，日落湖之西山，黑云蔽之，久之见日。云受日光，皆作赤色。日下而云益红，已而朱霞满天半，湖水返映之，亦皆成赤色。风景之佳，真令人叹绝。在瓦盆换车，至西雷寇换坐夜车，至翌晨七时至春田，换车至北汉登，又换车至安谋司，即年会所在地也。

*

三日为年会之第六日。赴议事会，余被选为明年《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先是余决计明年不再与外事，故同学欲余出为明年学生会东部会长，余坚拒之。此次不早赴会，其中一原因，即欲避此等外务耳。不意前日《月报》总主笔邝君忽以电询，欲余为主笔之一，任国内新闻事。余深思之,念《月报》关系重大，而余亦可藉此实习英文，故以电允之。再为冯妇，思之可笑。

到会者凡百十八人。而女子得二十四人，为历年所未有。旧相识中如郑莱、胡宣明、张彭春、魏文彬、宋子文皆在，余亦多旧交。

康南耳诸同学此次赴会处处都出人头地，运动会则康校同人得百分之六十九分，他校皆瞠乎其后，中文演说则杏佛第一，题为《科学与中国》，游戏则康校同人所演谐剧《挂号信》（赵元任编）得最上赏。

十年前，有中国学生若干人会于安谋司城斐林先生（Henry D. Fearing）之家，始发起中国留美学生会。第一二次年会皆在斐林先生之家。今年为十年纪念，故重至此地。先

生老矣（八十三岁），而爱中国人之心尤盛。每年学生年会虽远，先生必往赴之，十年如一日。昨日为十年庆典，学生会以银杯一赠先生为纪念。

下午与胡宣明君闲步，谈极畅。与郑莱君谈极畅。二君皆留美学界之杰也。吾常谓："凡人不通其祖国语言文字者，必不知爱其国，必不能免鄙俗之气。"此二种成见，自吾友二君以来，皆除消尽矣。二君皆不深通汉文，而英文皆极深。其人皆恂恂有儒者气象，又皆挚爱祖国。二君皆有远识，非如留学界浅人，但顾目前，不虑久远也。宣明习医，明年毕业，志在公共卫生行政。郑君习政治，已毕业哈佛大学，今专治财政。

广东前教育司钟君荣光亦在此。钟君自第二次革命后出亡，今留此邦，拟明年入哥伦比亚大学习教育。钟君志士也，与余谈，甚相得。其言曰："吾曹一辈人（指今日与君年事相若者）今力求破坏，岂得已哉？吾国今日之现象，譬之大厦将倾。今之政府，但知以彩纸补东补西，愈补而愈危，他日倾覆，全家都有压死之虞。吾辈欲乘此未覆之时，将此屋全行拆毁，以为重造新屋之计，岂得已哉？惟吾一辈人，但能拆毁此屋，而重造之责，则在君等一辈少年人。君等不宜以国事分心，且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若君等亦随吾一辈人之潮流而飘流，则再造之责，将谁赖哉？"其言甚挚切。钟君甚许我所著《非留学篇》，谓"教育不可无方针，君之方针，在造人格。吾之方针，在造文明。然吾所谓文明，固非舍人格而别觅文明，文明即在人格之中，吾二人固无异点也。"

夜为年会年筵，极欢。

*

四日晨，赴习文艺科学生同业会（Voc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Students)。郑君莱主席。先议明年本部同业会办法。众推举余为明年东部总会长，力辞不获，允之，又添一重担子矣。胡君宣明读一文，论《国家卫生行政之必要及其办法之大概》，极动人。其办法尤井井有条。

麻省工业大学周厚坤君新发明一中文打字机，郑君请其来会讲演。其法以最常用之字（约五千）铸于圆筒上，依部首及画数排好。机上有铜版，可上下左右推行，觅得所需之字，则铜版可推至字上。版上安纸，纸上有墨带。另有小椎，一击则字印纸上矣。其法甚新，惟觅字颇费时。然西文字长短不一，长者须按十余次始得一字，今惟觅字费时，既得字，则一按已足矣。吾国学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废汉文而用英文，或用简字之议。其说曰，“汉文不适打字机，故不便也。”夫打字机为文字而造，非文字为打字机而造者也。以不能作打字机之故，而遂欲废文字，其愚真出凿趾适屦者之上千万倍矣，又况吾国文字未必不适于打字机乎？

宣明告我：有祁暄者，居纽约，官费为政府所撤，贫困中苦思为汉文造一打字机。其用意在于分析汉字为不可更析之字母（如“一”、“口”、“子”之类）约百余字为字纽，仿西文打字机之法，以此种字纽铸模而拼合打印；“女”“子”为“好”，“糸”、“糸”“言”“金”为“鑾”之类。此意固佳，惟大不易。其难处在于吾国之字形每字各占一方。“一”字所占地与“鑾”等。一字各分子又无定位，“鑾”字中之“言”字，与“信”“言”“讀”“誓”“獄”嶽之“言”字，所占地位，无一同者，则机上至少须有七种“言”字之模矣。不知祁君何以救此缺陷也？

夜在会之女子开一欢迎会，极欢。女子中有数人尤倜傥不

凡，如廖，李（美步），江诸女士，皆其尤者也。

夜已卧矣，郑君来访，乃起坐与谈，至夜半一时许始别。所谈为家庭，婚姻，女子之位置，感情与智识，多妻诸事。郑君自述其逸事，甚动人。

*

五日，年会终矣。去安谋司赴波士顿。道中游唐山（Mt. Tom)。登唐山之楼，可望见数十里外村市。楼上有大望远镜十余具，分设四围窗上，自镜中望之，可见诸村中屋舍人物，一一如在目前。此地去安谋司不下二十里，而镜中可见安谋司学校之体育院，及作年会会场之礼拜堂。又楼之东可望东汉登城中工厂上大钟，其长针正指十一点五十五分。楼上又有各种游戏之具，有凸凹镜无数，对凸镜则形短如侏儒，对凹镜则身长逾丈。楼上有题名册，姓氏籍贯之外，游人可随意题字。余因书其上曰：

危楼可望山远近，幻镜能令公短长。
我登斯楼欲叹绝，唐山唐山真无双。

车中念昨日受二人过分褒许，一为郑君莱，称余为留美学界中之最有学者气象者，一为邝君，称余为知国内情形最悉者。此二赞语皆非也。过当之誉，其害过于失实之毁，余宜自励以求能消受此誉也，否则真盗虚声矣。

至春田（Springfield)，入一中国饭馆午餐，久不尝祖国风味矣。

至波士顿，天已晚。以车至康桥（Cambridge)，赁屋已，回波士顿。至上海楼晚餐，遇中国学生无数。

*

六日，星期，晨至耶教医术派教堂（The First Church of Christ Scientist）瞻礼。耶教医术派者，晚近新兴教派之一，创之者为哀的夫人（Mrs. Mary Baker Eddy）。其术以为世界万境，都由心造，病痛苦孽，亦原于心，但能诚心信仰，百病自除，故病者不服药饵，但令洗心信仰。其术亦间有验者。信者颇众，今其徒遍国中，哀的夫人坐致巨赀，死后遗赀造此教堂，宏丽庄严，其大可容五千余人。是日来礼拜者不下四千五百人也。此教堂与众特异者有三事焉：

一、星期日礼拜无有讲演（Preaching）。其所有讲演，惟择《新约》或《旧约》数篇，与哀的夫人所著《科学与健康》数节，参错宣读而已。其所宣读，每日皆有一定章节，由波士顿总会选定，刊布各地分会，故今日此间所读，与绮色佳“耶医”教堂所读，丝毫不异也。此种办法，以选读代讲演，有大病焉：曰，不能感人，不能深入人心也。以留声机器为之，何以异是？奚必仆仆来教堂中听人宣读也？

二、讲坛上有男女牧师各一人互相助，其男牧师读经文毕，则其女牧师接读哀的夫人书。男女平权之说，今乃见于教宗礼拜之堂，返观保罗所谓“女子不冠，不得入礼拜之堂”之说，而后知古今之相去远矣。此盖有二因：一以创此宗派者为一妇人；二则此派创于十九世纪之末叶，平权之说已深入人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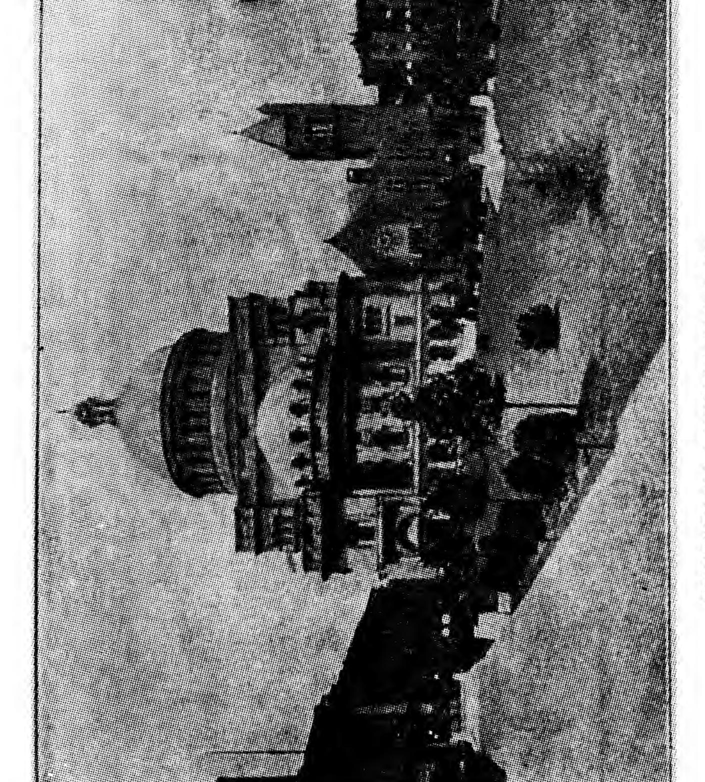
三、教堂中每礼拜日所讲题，大率多与他宗派异其题旨，既不论教宗信条（doctrines），亦不注重人生伦理。即以七、八、九，三月中十三次论题观之：

（1）God（上帝） （2）Sacrament（圣餐）
（3）Life（生命） （4）Truth（真理）
（5）Love（爱） （6）Spirit（神）
（7）Soul（灵魂） （8）Mind（心）
（9）Jesus（耶稣） （10）Man（人）
（11）Substance（物） （12）Matter（质）
（13）Reality（真际）

其所论者大抵皆谈玄说理，乃哲学之范围，而非宗教之范围也。颇怪此宗派为耶氏各派中之最近迷信者。其以信仰治病，与道家之符箓治病何异？而此派之哲学，乃近极端之唯心派，其理玄妙，非凡愚所能洞晓。吾国道教亦最迷信，乃以老子为教祖，以《道德经》为教典，其理玄妙，尤非凡愚所能洞晓。余据此二事观之，疑迷信之教宗，与玄奥之哲理，二者之间，当有无形之关系。其关系为何？曰，反比例是也。宗教迷信愈深，则其所傅会之哲学愈玄妙。彼昌明之耶教，孔教，皆无有奥妙难解之哲理为之根据也。（此仅余一时臆说，不知当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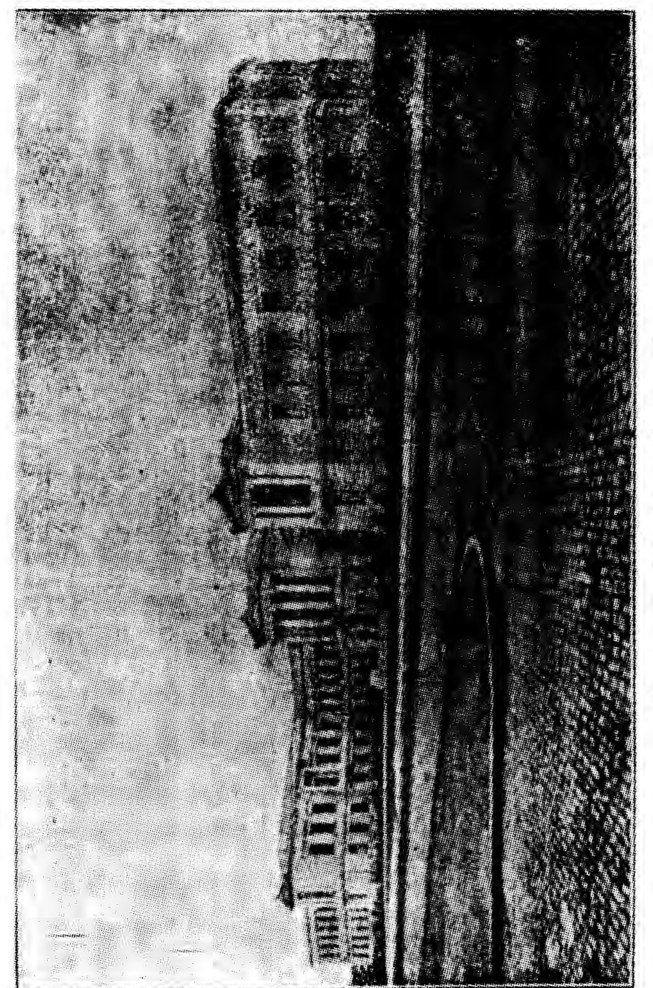
归途至波士顿公家藏书馆。馆成于一八八五年，建筑费二百三十六万金。馆长二百二十七尺，广二百二十五尺。建筑式为意大利“复兴”时代之式，质直而厚重。馆中藏书一百余万册，任人观览，不取资。馆中墙上图画皆出名手，其尤著者为萨经（John Sargent）、谢范赉（Puvis de Chavannes）之笔。

出图书馆，至上海楼午餐。后至公园小憩。公园甚大，园中雀鸽盈千，驯顺不畏人。余与同行者市花生果去壳投之，雀鸽皆群集争食。鸽大而行缓，雀小而目利飞捷，往往群鸽纷争时，一雀伺隙飞下攫食去。同行张君智以果徐引之，群鸽皆随



耶教医术派教堂

CHRISTIAN SCIENCE CHURCH



NEW BOSTON ART MUSEUM

波士顿美术馆

之行，至余等坐处，君坐而饲之，群鸽蹀躞其前，状若甚得。君置食掌上，群鸽亦就掌上取之，不畏也。已而君与之戏，以两指坚持花生，群鸽屡啄不能攫去，愤其受欺也，则一怒群飞去。余后以食投之则下，置掌中则终不下矣。余谓张君，鸽为子所欺，今不复下矣。张君不信，以为余不善诱致之，乃亲饲之，亦然。余为思《列子》“狎鸥”之章。

游美术馆（Art Museum）。此馆全由私人募集而成。建筑之费，至二百九十万金。全馆分八部：曰埃及部，希腊罗马部，欧洲部，中国日本部，油画部，印本部，（印本者〔Prints〕，原本不可得，但得其印本，亦有极精者），铸像部（铸像者〔Casts〕，不能得雕刻物之真迹，但铸模以土范之，与原物无异），藏书部。其油画部颇多真迹。其近代各画尤多佳者。其中国部范宽一画，及宋徽宗缫丝图真迹（幅甚长），真不可易得之宝物。其日本部尤多佳作。东方钟鼎，甚多佳品。其古镜部，尤多工致之品。

是夜晚餐后，复至藏书馆，欲观其所藏中国书籍。馆中人导余登楼，观其中国架上书，乃大失所望。所藏书既少，而尤鲜佳者，《三国演义》《今古奇观》《大红袍》等书皆在焉。

*

七日以车游康可（Concord）。下车即见第一礼拜堂，爱麦生（Emerson）讲道之所也。循大路行至爱麦生所居屋，门外长松无数，久无居人，守者远出，游人不能入观。闻内有爱氏书室，藏爱氏生平所读书，惜不能入观之。

去此屋约半里许，为女文豪阿尔恪特夫人（Louisa May Alcott）之旧居。阿夫人著书甚富，其所著小说《小妇人》（The Little Women），尤风行一世。夫人家贫，自此书出，家顿丰。夫人之夫阿君（A. Bronson Alcott）亦学者。屋后数百

步有板屋，为阿君所立“哲学校”，余亦往观之。夫人著书之屋，游人可入观览。余等周览屋中诸室，凡夫人生时之床几箱笼，一一保存。西人崇拜文人之笃，不减其崇拜英雄之心也（依卡莱儿〔Carlyle〕之说，文人亦英雄之一种）。孰谓西人不好古乎？

去阿氏屋不远为霍桑旧屋，名道旁庐（The Wayside），亦不能入观。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者，亦此邦文人，著小说甚富。余前读其《七瓴之屋》（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见卷五第一四则），其书大抵皆恢奇耸人。

自霍氏屋归，至康可市之来特店（Wright's Tavern）午餐。此店创于一七四七年，距今百六十年矣。美国独立军兴时，康可市长誓师于此，华盛顿亦尝驻此。

饭后至睡乡丛冢（The Sleepy Hollow，美文豪欧文〔Irving〕有《睡乡记》，此名本此），先觅得霍桑墓，铁阑高数尺围之，阑上青滕未朱，蔽此长卧之文人。去此不数武，即得阿尔恪特氏冢，短埸题名而已，不封不树，朴素如其生时之居。爱麦生坟去此稍远。坟上有怪石，高四尺许。石上有铜碑，刻生死年月（爱氏生于一八〇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卒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廿七日）。石后大树挺生，亭亭高入云际。此树此石，大肖此老生平。墓侧为其妻之墓，亦有石碑志之。文人索虏（Thoreau）之墓亦在此，遍觅不可得。

爱麦生为此邦最大思想家，其哲学大旨，以为天地万物，皆备于我，善恶皆由我起，苟自得于中，何求于外物？人但求自知足矣，天（上帝）即在人人心中，何待外求？爱氏最重卡莱儿，两人终生最相敬爱，两人之思想魄力都有相似处。近人范戴克（Henry van Dyke）曰：“爱麦生是一慈祥之卡莱儿，



爱 麦 生 像

终生居日光之中；卡莱儿是一肃杀之爱麦生，行疾雷骤雨之中”是也。爱麦生思力大近东方（印度）哲学。犹忆其“大梵天”一诗，铸辞命意，都不类欧美诗人。今录其一三两章于此：

Brahma

(1) If the red slayer think he slays,
Or if the slain think he is slain,
They knew not well the subtle ways
I keep, and pass, and turn again.

(3) They reckon ill who leave me out;
When me they fly, I am the wings;
I am the doubter and the doubt,
And I the hymn the Brahmin sings.

以散文译之曰：

(1) 杀人者自谓能死人，
见杀者自谓死于人，
两者皆未深知吾所运用周行之大道者也。
(吾，天自谓也，下同。)

老子曰：“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3) 弃我者，其为计拙也。
背我而高飞者，不知我即其高飞之翼也。
疑我者，不知疑亦我也，疑我者亦我也。
其歌颂我者，不知其歌亦我也。

去睡乡至康可村外之桥。此桥之两岸为独立时战场。康可于独立之役极有关系，不可不详记之。

自一七六三年以后，英国政府对于美洲各属地颇持帝国统治政策。驻防之兵既增，费用益大，帝国政府不能支，乃求之于各属地，于是有印花税之令（一七六五）。各属地群起抵拒，政府无法征收，明年遂罢此税。

一七六七年以有“汤生税案”（Townsend Acts），各属地抗之尤力，至相约不用英货，至有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波士顿港焚烧茶叶三百四十箱之举，民气之激昂甚矣！

一七七四年，英议院决议闭波士顿之港，废民选之议会，而以委任者代之。又令麻省（Massachusetts）官吏得递解政事犯出境受鞫。此令既下，民气大愤，于是麻省有独立省议会之召。其召也，实始于康可，故议会会于是（一七七四年十月）。麻省议会倡议召集各属地大会议，是为第一大陆议会，后遂为独立联邦之中央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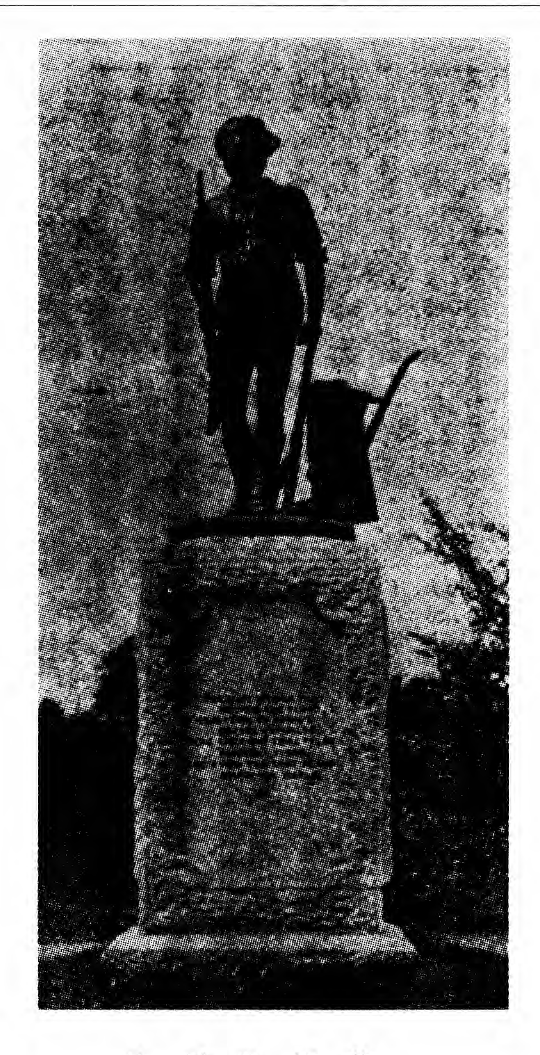
麻省都督为盖箕大将，侦知民党军械火药多藏于康可，康可又为独立省议会所在，民党领袖多聚于是，遂于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派兵往搜毁康可所藏军火，即于道上收捕民党人物亚丹（Samuel Adams）、汉客（John Hancock）。二人时皆客立克信墩村牧师克拉克（Jonas Clarke）之家。适波士顿城中有党人侦知官兵已出发，急令骑士累维尔（Paul Revere）飞驰告

急（美国诗人郎菲罗有“累维尔夜驰歌”）。累至立克信墩警告居民，令急为备，复令人分道趣康可告警。英兵至立克信墩，民党已集多人。英兵叱令解散，不听，遂战。是为立克信墩之战（四月十九日），美独立之役之第一战也。

英兵驱散民党后，进至康可，搜获所存军火。将退出，民军隔篱轰击之，遂复战。时民党“片刻队”（Minute Men 者，其人相约有事则片刻之间可以应召，故名）已集五百人，官军大败，是为康可之战（同日）。战地今则浅草如茵，长槐夹道，河水（康可河）迂回，有小桥接两岸。桥东为表忠之碑，桥西为“片刻队”铜像，上刻爱麦生“康可歌”四句曰：

> 小桥跨晚潮，春风翻新旆。群啬此倡义，一击惊世界。

余与同行之三君金洛伯（Robert W. King）、张智、罗□□同坐草地上小憩，金君为美国人，对此尤多感喟，与余言，自其少时受书，读美国建国之史，即想像康可与立克信墩之役，数百人之义勇，遂致造成今日灿烂之美洲合众国，今日始得身游其地，相度当日英人入村之路，及村人拒敌之地，十余年之心愿偿矣。余以为尔时英国政府暗于美洲民气之盛，其达识之士如褒克（Edmund Burke），如皮特（Catham），欲力为挽救，而当局者乔治第三及那思（North）皆不之听，其分裂之势已不可终日，虽无康可及立克信墩之哄，独立之师，终有起时。薪已具矣，油已添矣，待火而然。康可与立克信墩幸而为然薪之火，若谓独立之役遂起于是，不可也。正如吾国之大革命终有起日，武昌幸而为中国之立克信墩耳，而遂谓革命起于武昌，则非探本之论也。



片 刻 队 铜 像

斜日西坠，余等始以车归，道中经立克信墩，下车往游。首至克拉克之故居。即民党领袖阿丹汉客所居者。室中悬诸领袖之像，继至立克信墩战场，今为公园。有战死者表忠之碑（建于一七七九年）。碑上藤叶累累护之，极有风致。碑铭颇长。为克拉克氏之笔，其辞激昂动人，大可窥见其时人士之思想，故录之如下：

Sacred to Liberty and the Rights of Mankind!!!
To th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f America
Sealed and Defended with the Blood of her Sons.
This Monument is erect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Lexington,
under the patronage and at the expens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To the Memory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Ensign Robert Munroe and Messrs. Jonas Parker,
Samuel Hadley, Jonathan Harrington, Jr.,
Isaac Muzzy, Caleb Harrington and John Brown
of Lexington, and Asahel Porter of Woburn,
Who fell on this Field, the First Victims to the
Sword of British Tyranny and Oppression,
on the morning of the ever memorable
Nineteenth of April An. Dom. 1775,
The Die was Cast!!!
The Blood of these Martyrs
In the cause of God and their Country

was the Cement of the Union of these States, then
Colonies, and gave the spring to the Spirit, Firmness
and Resolution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They rose as one Man to revenge their Brethren's
Blood, and at the Point of the Sword, to Assert and
Defend their native Rights.
They nobly dar'd to be free!!
The Contest was long, bloody and affecting.
Righteous Heaven approved the solemn appeal,
Victory crowned their arms; and
The Peace, Liber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their Glorious Reward.

〔中译〕 为人类的自由和权利而牺牲!!!
美国的儿子为了她的自由和独立
献出了他们的鲜血。
此碑由麻省出资由立克信墩居民所立
以之纪念他们的同胞。
他们是立克信墩的:
E·R·门罗,J·帕克,塞缪尔·哈德雷,
小乔纳逊·哈林顿,伊萨克·莫兹,
C·哈林顿,约翰·布朗。
以及渥拨恩的:
A·泼特。
在那个永远不能忘记的
1775年4月19日早上,
他们倒下了!

他们是英国人暴政和压迫的
第一批牺牲品！
逝者已往矣！
为了上帝和祖国
烈士们用鲜血将各州各殖民地联成一体，
给他们的同胞带来活力、精神和信心。
他们的同胞奋起为他们的兄弟报仇雪恨。
面对敌人的尖刀，他们宣称定要保卫
他们天赋的权利，
他们勇敢地追求自由！
斗争漫长，残酷而又激动人心，
仗义的天主赞许这神圣的祈求。
他们将戴上胜利的冠冕，
和平、自由和独立归于光荣的美利坚。

又有巨石，相传为此间“片刻队”所立处，上刻队长泊克谕众之词曰：“立尔所。不见击勿发枪。然彼等苟欲战者，则请自此始。”又有泊克队长之铜像。泊克于第一战受伤，数月后即死。是役死者仅九人而已，然皆独立之战最先死之国殇也。

游归，复以车归康桥。是夜与金君闲谈甚久。余主张两事：一曰无后，一曰遗产不传子孙。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吾国家族制度以嗣续为中坚，其流弊之大者有六：

一、望嗣续之心切，故不以多妻为非。男子四十无后可以娶妾，人不以为非，即其妻亦不以为忤。故嗣续为多妻之正当理由。其弊一。（其以多妻为纵欲之计者，其非人道尤不足论，士夫亦有知非之者矣。）

二、父母欲早抱孙，故多早婚。其弊二。

三、惟其以无后为忧也，故子孙以多为贵，故生产无节。其弊三。

四、其所望者不欲得女而欲得男，故女子之地位益卑。其弊四。

五、父母之望子也，以为养老计也，故谚曰，“生儿防老。”及其既得子矣既成人矣，父母自视老矣，可以息肩矣，可以坐而待养矣。故吾国中人以上之家，人至五十岁，即无志世事，西方人勤劳之时代，平均至六十五岁始已。吾国人则五十岁已退休，其为社会之损失，何可胜算？其弊五。

六、父母养子而待养于子，养成一种牢不可拔之依赖性。其弊六。（参看卷四第三五则及本卷第一一则。）

遗产之制何以宜去也：

一、财产权起于劳力。甲以劳力而致富，甲之富其所自致也，其享受之宜也。甲之子孙未尝致此富也，不当享受之也。

二、富人之子孙无功而受巨产，非惟无益而又害之。疏广曰：“子孙贤而多财，而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一言尽之矣。有用之青年为多财所累，终身废弃者，吾见亦多矣。

吾所持“无后”之说，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则世界人类绝矣。吾欲人人知后之不足重，而无后之不足忧。倍根曰：

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绝无大成就矣）。盖妻子者，大

事业之障碍也，不可以为大恶，亦不足以为大善矣。天下最大事功为公众而作者，必皆出于不婚或无子之人，其人虽不婚无后，然实已以社会为妻为子矣。

——《婚娶与独处论》

又曰：

吾人行见最伟大之事功皆出于无子之人耳。其人虽不能以形体传后，然其心思精神则已传矣。故惟无后者，乃最能传后者也。

——见《父子论》

此是何种魄力，何种见地！吾国今日正须此种思想为振聩发聋之计耳。吾尝疑吾国二千年来，无论文学、哲学、科学、政治，皆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其中最大原因，得毋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言欤？此不无研究之价值也。

*

八日游哈佛大学，哈佛校舍六十所，较康南耳为完备矣，而天然山水之美，则远不及之。

游博物院。院为博物学者厄格洗（Agassiz）父子所经营。其动植矿物，皆依其产生之地为分别陈列，搜罗至富。院中最著名者为玻璃所作花卉标本。其花卉之须瓣、枝叶、色泽、大小，一一如生。花小者全株，大者唯见一枝。其外又有放大之雄雌花蕊，有大至数百倍者，所以便学者观览也。此项标本凡数百种。其最佳者，为花与飞虫之关系一项。盖花有不能自结合孕育者，多赖蜂蝶之类沾染雄蕊之粉，播之雌蕊之子宫。花

形有大小，状有凸凹单复，故其传播之道亦不一，院中皆一一制为标本。其蜂蝶之属，亦皆以玻璃为之。此项花卉为德国植物学者白讷须加（Rudolph Blaschka）所造。世界能知其制作之法者，惟白讷氏及其子二人而已。

出此后至福葛美术院（Fogg Art Museum，亦大学之一部），观其陈设造像及图画之层，亦有中国、日本美术品。

次游西密谛民族博物院（Semetic Museum），藏巴比仑、阿西里亚、希伯来诸古代民族之金石古物甚富。

一大学而有三大博物院，可谓豪矣！其他校舍多不纳游人（以在暑假中也），故不得遍游。哈佛公共饭堂极大，可容千余人。宿舍甚多，此康南耳所无也。哈佛无女子，女子另入Radcliffe院。其所习科目与男子同，惟不同校耳。哈佛创于二百余年前（一六三六），规模初甚隘小，至伊丽鹗（Eliot）氏为校长始极力推广，事事求精求全。哈佛今日之为世界最有名大学之一者，伊氏之赐也。

康桥一街上有老榆树一株，二百年物也。华盛顿在此树下受职为美洲陆军大元帅，今此树名“华盛顿榆”，以铁栏围之，此西方之召伯甘棠也。

下午出行，道逢金君一友，适与其友共驾汽车出游，因招余与金君共载，游行佛兰克林公园，风景极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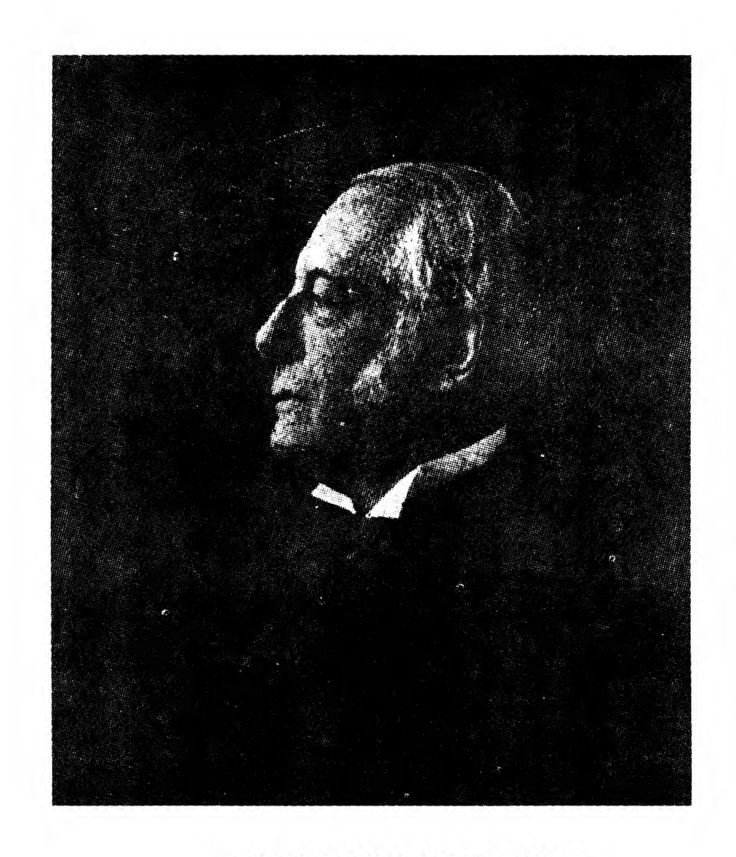
夜往看戏。

*

九日晨，孙恒君（哈佛学生）来访，与谈甚久。孙君言中国今日不知自由平等之益，此救国金丹也。余以为病不在于无自由平等之说，乃在不知此诸字之真谛。又为言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说，已非复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之平等自由。向谓“人生

而自由”（L’homme est né libre – Rousseau），果尔，则初生之婴孩亦自由矣。又曰：“人生而平等”，此尤大谬，人生有贤愚能否，有生而颠狂者，神经钝废者，有生具慧资者，又安得谓为平等也？今之所谓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不侵越此界，则个人得随所欲为。然有时并此项自由亦不可得。如饮酒，未为侵犯他人之自由也，而今人皆知饮酒足以戕身；戕贼之身，对社会为失才，对子孙为弱种，故有倡禁酒之说者，不得以自由为口实也。今所谓平等之说者非人生而平等也。人虽有智愚能不能，而其为人则一也，故处法律之下则平等。夫云法律之下，则人为而非天生明矣。天生群动，天生万民，等差万千，其强弱相倾相食，天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此之谓耳。人治则不然。以平等为人类进化之鹄，而合群力以赴之。法律之下贫富无别，人治之力也。余又言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趋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而趋社会主义。不观乎取缔“托拉斯”之政策乎？不观乎取缔婚姻之律令乎？（今之所谓传种改良法〔Eugenic Laws〕，禁颠狂及有遗传病者相婚娶，又令婚嫁者须得医士证明其无恶疾。）不观乎禁酒之令乎？（此邦行禁酒令之省甚多。）不观乎遗产税乎？盖西方今日已渐见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之弊，今方力求补救，奈何吾人犹拾人唾余，而不深思明辨之也？

连日英法联军大胜，德军稍却，巴黎之围，或不见诸实事矣。英国诗人如赫仾（Thomas Hardy）、那伊思（Alfred Noyes）、吉勃林（Rudyard Kipling）自战事之兴，皆有诗励其国人，顷见那伊思诗三章，甚工，录之如下：



CHARLES WILLIAM ELIOT
伊 丽 鹗 像

THE UNITED FRONT

By Alfred Noyes

〔The Kaiser, in his reply to Belgium, has definitely placed it on record for all future ages that the destiny of Germany depends absolutely upon his right to violate guaranties, tear up treaties, and dishonor his own word. He himself has now definitely stated it in language which does not admit of any other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uty of nations that respect law , honor, and righteousness is now quite clear.〕

I

Thus only should it have come, if come it must;
Not with a riot of flags or a mob – born cry,
But with a noble faith, a conscience high
And pure and proud as heaven, wherein we trust,
We who have fought for peace, have dared the thrust
Of calumny for peace, and watched her die,
Her scutcheons rent from sky to outraged sky
By felon hands, and trampled into the dust.

We fought for peace, and we have seen the law
Canceled, not once, nor twice, by felon hands,
But shattered, again, again, and yet again.
We fought for peace. Now, in God' s name we draw

The sword, not with a riot of flags and bands;
But silence, and a mustering of men.

II

They challenge Truth. An Empire makes reply.
One faith, one flag, one honor, and one might.
From sea to sea, from height to war-worn height,
The old word rings out-to conquer, or to die.
And we shall conquer. Tho their eagles fly
Through heaven, around this ancient isle unite
Powers that were never vanquished in the fight,
The unconquerable Powers that can not lie.

But they who challenge Truth, Law, Justice, all
The bases on which God and man stand sure
Throughout all ages, fools! -they thought us torn
So far with discord that the blow might fall
Unanswered; and, while all those Powers endure
This is our answer: Unity and Scorn.

III

We trust not in the multitude of a host.
Nations that greatly builded, greatly stand.
In those dark hours, the Splendor of a Hand
Has moved behind the darkness, till that coast

Where hate and faction seemed to triumph most
Reveals itself – a buckler and a brand,
Our rough–hewn work, shining o'er sea and land
But shaped to nobler ends than man could boast.

It is God's answer. Tho, for many a year,
This land forgot the faith that made her great,
Now, as her fleets cast off the North Sea foam,
Casting aside all faction and all fear.
Thrice–armed in all the majesty of her fate,
Britain remembers, and her sword strikes home.

〔中译〕　**联 合 阵 线**

（阿尔弗雷德·那伊思）

德国皇帝在回答比利时人的问话时，曾经十分确切地宣布今后德国的命运将绝对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有权决定是否撕毁条约，是否违背诺言。他现在又用不容任何解释的话再次肯定了这点。国家有关法律、荣誉、正义的责任，现在是十分清楚的了。

I

既然要来，就让它来吧；
不要旌旗的狂舞，暴民的呐喊，
只要高尚的信念和一颗良心。
一如明彻自豪的天空

维系着我们的责任。
我们曾经为和平而战，
遭受过污言秽语的猛攻，
而如今眼看着和平奄奄一息，
她那饰有纶草的盾
被罪恶之手抛向空中滚滚的狼烟，
又被踏进污泥之中。

我们曾经为和平而战，
目睹着罪恶之手将法律撕毁，
一次，又一次，再一次。
我们曾经为和平而战，
今天我们抽出我们的短剑，
以上帝的名义：
不要旌旗狂舞，军乐高奏，
只要一群一群，默默跟上的战士。

Ⅱ

他们向真理挑战，一个帝国作出了回答，
一种信念，一种旗帜，一种荣誉，一种威权；
从海洋到海洋，从战火焚烧的高岗到高岗，
回响着一句古老的话语：
战胜，否则死亡，
我们一定要去战胜。
虽然天空盘旋着好战的雄鹰，
古老的海岛又聚集着累胜的军士。

从来就没有战无不胜的强权，
从古至今，上帝和我们就将我们的信念
寄托于真理、法律和正义。

他们以为我们早已四分五裂，
想用拳头狠狠地打击我们。
这真是一片幻想，一片痴心！
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无所畏惧，团结一致。

Ⅲ

我们不相信
国力和人数就能决定命运。
岁月黑暗，有一双黑手在潜行，
直至那仇恨和内讧肆虐的海岸，
却暴露了它自己，
一手握剑，一手执盾。
我们的工作尽管还不完善，
但却能达到更高贵的结局，
照耀着海洋，照耀着陆地。
尽管这超过了人的自夸，
然而却是上帝的回答。
多少年，这块土地
已经忘却了昔日的荣耀，
今天她的舰队溅开了北海的浪花，
抛却内讧，抛却恐惧，

为了庄严的命运武装起来，

不列颠的儿女们牢记在心，
打蛇就要打在七寸。

吉勃林之诗亦不劣，但不如那氏之诗矣。

BY RUDYARD KIPLING

For all we have and are —
For all our children's fate,
Stand up and meet the war —
The Hun is at the gate.

Our world has passed away.
In wantonness o'erthrown;
There's nothing left to-day
But steel and fire and stone.

Though all we knew depart.
The old commandments stand;
In courage keep your heart,
In strength lift up your hand.

Once more we hear the word
That sickened earth of old,

No law except the sword,
Unsheathed and uncontrolled.

Once more it knits mankind,
Once more the nations go
To meet and break and bind
A crazed and driven foe.

Comfort, content, delight.
The ages' slow-bought gain——
They shrivelled in a night,
Only ourselves remain.

To face the naked days
In silent fortitude
Through perils and dismays
Renewed and re-renewed.

Though all we made depart,
The old commandments stand:
In patience keep your heart,
In strength lift up your hand.

No easy hopes or lies
Shall bring us to our goal,
But iron sacrifice.

Of body, will and soul.

There's but one task for all——
For each one life or give.
Who stands if Freedom fall?
Who dies if England live?

〔中译〕 为了我们的所有——
为了孩子们的命运,
站起来应战吧——
德国人已打到了城门。

过去的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的世界已任人蹂躏,
如今除了瓦砾,战火和废铁,
实在是什么也没有留存。

我们熟悉的已经消逝,
古老的戒律则依然存在;
将你的手高举过头顶,
让勇气激荡在你的心胸。

我们又一次听到那一句话,
将我们古老的大地秽渎;
没有法律,只有刀剑,
到处剑拔弩张,目无法纪。

命运将这许多国家
再一次紧密团结到一起，
将那发了狂的仇敌
尽情地给予制服，给予打击。

快乐，舒心和安慰，
这是我们仅有的一切——
它们曾在一夜之间枯萎，
悠悠岁月使它们重新获得。

面对一无所有的时光，
我们坚忍地默默承受，
尽管忧郁，尽管悲痛，
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开始，

虽然我们创造的已经消逝，
古老的戒律依然存在，
将你的手高举过头顶，
让你的心耐心等待。

任何廉价的希望或者谎言
都不会使我们达到目的，
只能依靠肉体、意志和灵魂的
刚强不屈的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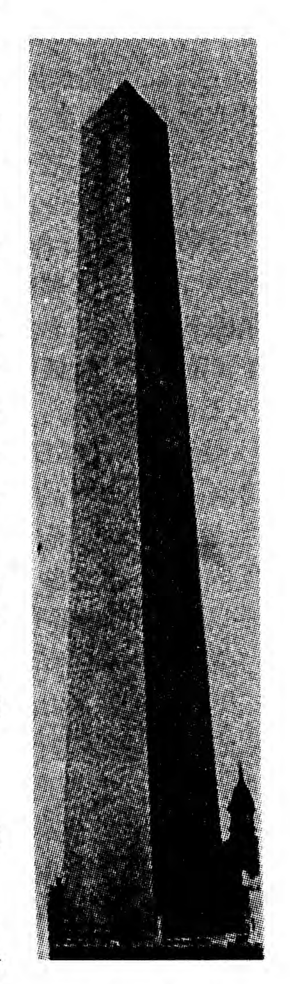
所有人都面临唯一的选择——
生存或者献身。
如果自由受挫,谁将挺身而出?
如果为着英格兰的生存,谁将奉献生命?
——吉勃林

下午游班克山(Bunker Hill),亦独立之役血战最剧之战场也。自康可之战后,义师响应,盖箕大将坐守波士顿,民军驻康桥,自康桥至班克山四里之间,皆有民军遥相接应。后英国援师大至,盖箕欲先夺附近诸山以临民军。民军侦知之,遂先发,于六月十六日夜据班克山。明日盖箕遣兵三千人来攻,枪炮皆精,又皆为久练之师。民军仅千余人,又以终夜奔走,皆疲惫不堪,然气不为屈,主将令曰:"毋发枪,俟敌人行近,可见目中白珠时始发。"故发无不中者,英军再却再上,为第三次攻击。民军力竭弹尽,乃弃山走。是役也,英军死伤千零五十四人,民军死伤者四百二十人耳,大将华伦(General Joseph Warren)死之。是役民军虽终失败,然以半数临时召集之众,当二倍久练之师,犹能再却敌师,其足以鼓舞人心,何待言矣!一八四三年美国规矩会(Masons)之一部募款建纪念塔于山上,塔旁为华伦大将之铜像。塔高二百二十一英尺,全用花岗为之,中有石梯,螺旋至颠,凡二百九十四级始及塔颠。塔上可望见数十里外风景,甚壮观,南望则波士顿全市都在眼中,东望可见海港。

下塔往游海军造船坞,属海军部。坞长半里,有屋舍大小二百所,坞中可造兵舰商船。今坞口所泊大战舰,乃为阿根廷民主国所代造,为世界第一大战舰。余等登二舰游览。其一名老宪法,为旧式战舰,造于一百十七年前。船身甚大,木制,四周皆安

巨炮。其时尚未用蒸汽，以帆行驶。此舰之历史甚有味，不可不记之。此舰尝参与英美之战，一八三〇年，有建议以此舰老朽不合时用，欲摧毁之，海军部已下令矣。时美国名士何模士（Oliver Wendell Holmes）才二十岁，居哈佛大学法律院，闻毁舰之令，大愤，投诗于报馆，痛论之。其诗出，全国转录之，人心皆愤愤不平，责政府之不当，海军部不得已收回前命。此船得不毁至于今日，皆出何氏一诗之赐也。诗人之功效乃至于此！其诗大旨，以为此舰尝为国立功，战死英雄之血斑斑船面，"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不如沉之海底，钉其旆于樯上，以此舰赠之波涛之神，赠之雷电，赠之飓风，不较摧毁之之为愈乎，其诗名"Old Ironsides"，录其卒章曰：

Oh, better that her shattered bulk
Should sink beneath the wave;
Her thunders shook the mighty deep,
And there should be her grave;



纪 念 塔

Nail to the mast her holy flag,
Set every threadbare sail,
And give her to the Gods of storms,
The lightning and the gale!

[中译] 让她饱经战火的躯体
沉入波涛深处,
或许会更好。
且让她雷霆般的炮声
震撼在大海深处,
让她的英魂在此安息。
把她神圣的旗帜钉于桅杆之巅,
以开始每一次伤痕累累的航行。
且将她赠之波涛之神,
赠之雷电,赠之飓风!

何模士亦此邦奇士,其人亦名医,亦发明家,亦教师,亦诗人,亦滑稽,著书甚富,生于一八〇九年,卒于一八九四年,今其子(与父同名)为美国大理院法官。其一舰为二等巡洋舰,船身之大,机械之多而精,架炮之新而利,较之一百十七年前之老宪法迥不侔矣。

是夜,访皖人李锡之、殷源之二君,皆麻省工校学生,庚戌同去国者也,倾谈甚快。

*

十日,上午作书阅报,下午以汽船出波士顿港。四年未海行矣,今日见海水,如见故人。至巴斯(Bass Point),以车行。车道

在土岬上，岬甚隘，车中左右望，皆海水也，大似自旧金山至褒克来(Berkeley，加省大学所在)电车中所见风景。至累维尔海滨，此地为夏日游人麇集之所，为不夜之城，游玩之地无数，然皆俗不可耐，盖与纽约之空来岛同等耳。海滨夏日多浴者，今日天大寒，仅见一男子自水中出；去岸稍远，有二女子游泳水中而已。岸上可望见巴斯，残日穿云隙下照，风景不弱。

十一日，金君往梅省(Maine)之朴兰(Portland)，余欲早归，不能偕往，遂与为别。

余三至图书馆，得见法人 M. Bazin Ainé 所译元人杂剧四本：

一、《㑳梅香》 郑德辉(光祖)著
二、《合汗衫》 张国宾著
三、《货郎旦》 无名氏著
四、《窦娥冤》 关汉卿著

此诸剧皆据《元曲选》译。拔残(王国维译名)所译元曲凡十余种，惜不及尽见之。译元曲者，拔残之外，尚有 Du Halde 译《赵氏孤儿》(一七六三)；Stanislas Julien 译甚多；英人 Sir John Francis Davis 亦译《老生儿》、《汉宫秋》二曲。元人著剧之多，真令人叹服。关汉卿著六十种，高文秀三十二种，何让西人乎？元曲之前无古人，有以哉！

是日，突厥政府宣言：凡自第十世纪以来至于今日，突厥与外国所订条约，让与列强在突厥境内得有领事裁判权(Extra territorial Rights)，自十月一日为始，皆作为无效。嗟夫！吾读之，吾不禁面红耳热，为吾国愧也！嗟乎！孰谓突厥无人！少年

突厥党得政后，即屡与列强商改条约，欲收回领事裁判权。列强不允，谓须俟新政府果能保持治安，维持法律，然后图此未晚也。今突厥乘欧洲之战祸，遽而出此霹雳手段，不复与列强为无效之谈判矣。

麻省工校曾君昭权有《廿四史》一部。前闻其捐入波城公家图书馆。三次觅之不获，今始知其在工校藏书室。下午因往觅之，其书堆积室隅，无人顾问，捐入之后，余为第一人惠然来访者也。审视其书，亦不完全。仅有十史，余所欲见之南北史乃不在此，怅怅而返。

在饭馆遇袁君，余告以觅书事。袁君言："此间有中华阅书室，乃友人张子高、朱起蛰诸人所设，颇有书籍，盍往观之?"遂同往。室设西医陈君之家，书殊寥寥，报亦仅数种耳。中殊无佳书，惟《日知录》版佳，偶一翻阅，便尽数卷。又有《章谭合钞》，取其《太炎文钞》读之，中有《诸子学略说》，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何也?

下午，访程明寿、徐书、徐佩璜、徐名材，遇周百朋，夜访朱起蛰，遇贺楙庆、周象贤、罗惠侨、胡博渊、周厚坤诸君。

夜以睡车归绮色佳。

*

〔补记〕　在赫定登街上有此邦有名宗教家白路克司(Phillips Brooks 1835～1893)铁像。此君讲经最能动人，为名牧师。

波士顿与纽约皆有空中车道，街上车道，及地下车道三种，似波城之地下车道较纽约为佳也。

三一、再论无后(九月十四日)

前记倍根论“无后”语，因忆《左传》叔孙豹答范宣子语，记之：

> (襄二十四年)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命，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皆所谓无后之后也。释迦、孔子、老子、耶稣皆不赖子孙传后。华盛顿无子，而美人尊为国父，则举国皆其子孙也。李白、杜甫、裴伦、邓耐 生，其著作皆足传后。有后无后，何所损益乎？

三二、朝鲜文字母(九月十五日)

声 母		韵 母		拼音例	
ㄱ	g	ㅏ	a	가	ga
ㄴ	n	ㅓ	ɔ	갸	gia
ㄷ	d	ㅗ	o	거	gɔ
ㄹ	rh ㄹㄹ l	ㅜ	u	겨	giɔ
ㅁ	m	ㅡ	ə	고	go
ㅂ	b	ㅣ	i	교	gio
ㅅ	s	ㅑ	ia	구	gu
O 位在 Vowel 之前而无音		ㅕ	iə	규	gū
ㅈ	j	ㅛ	io	그	gə

ㅊ ch	ㅠ iu 如英文之 u	기 gi
ㅋ k	ㆍ a 今不用	궈 guɔ
ㅌ t	O ng	ᄀᆏ guiɔ
ㅍ p		과 goa
ㅎ h		ᄀᆦ goia
		애 ai
		에 ɔi 英文之 á
		앙 ang

吾友韩人金铉九君言，"朝鲜本有此种文字，其原甚古，至汉文入，此语遂衰，至五百年前始有人恢复之，今普及全国，惟中上社会犹用汉文汉语耳。"此种字母源出何语耶？吾国古代未有象形文字之先曾有字母否？如有之，尚可考求否？如无之，则仓颉以前，吾国用何种语言耶？天皇作"干支"，其名皆似一种拼音之字，彼所用是何语耶？附干支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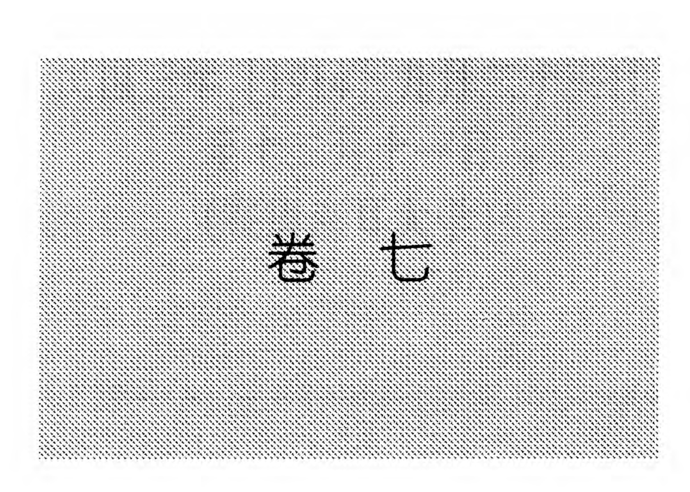
阏逢（甲）　旃蒙（乙）　柔兆（丙）　彊圉（丁）
著雍（戊）　屠维（己）　上章（庚）　重光（辛）
玄黓（壬）　昭阳（癸）

右十干

困　敦（子）　赤旧若（丑）　摄提格（寅）
单　阏（卯）　执　徐（辰）　大荒落（巳）
敦　牂（午）　协　洽（未）　涒　滩（申）
作　噩（酉）　阉　茂（戌）　大渊献（亥）

右十二支

此种名如何传至后世耶？记之者何所本耶？


卷 七

民国三年［1914］九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一日（在康南耳大学）

一 传记文学（九月廿三日）

昨与人谈东西文体之异。至传记一门，而其差异益不可掩。余以为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The development of a character）。东方传记之体例（（大概）：

（一）其人生平事略。

（二）一二小节（Incidents），以写其人品。（如《项羽传》“垓下之围”，项王悲歌起舞一节。）

西方传记之体例：

（一）家世。

（二）时势。

（三）教育（少时阅历）。

（四）朋友。

（五）一生之变迁。

（六）著述（文人）事业（政治家，大将，……）。

（七）琐事（无数，以详为贵）

（八）其人之影响。

布鲁达克（Plutarch）之《英雄传》，稍类东方传记。若近世如巴司威尔之《约翰生传》，洛楷之《司各得传》，穆勒之《自传》，斯宾塞之《自传》，皆东方所未有也。

东方无长篇自传。余所知之自传，惟司马迁之《自叙》，王充之《自纪篇》，江淹之《自叙》。中惟王充《自纪篇》最长。凡四千五百字，而议论居十之八，以视弗兰克林之《自传》尚不可得，无论三巨册之斯宾塞矣。东方短传之佳处：

（一）只此已足见其人人格之一斑。

（二）节省读者日力。

西方长传之佳处：

（一）可见其人格进退之次第，及其进退之动力。

（二）琐事多而详，读之者如亲见其人，亲聆其谈论。

西方长传之短处：

（一）太繁；只可供专家之研究，而不可为恒人之观览。人生能读得几部《约翰生传》耶？

（二）于生平琐事取裁无节，或失之滥。

东方短传之短处：

（一）太略。所择之小节数事或不足见其真。

（二）作传太易。作者大抵率尔操觚，不深知所传之人。

史官一人须作传数百，安得有佳传？

（三）所据多本官书，不足征信。

（四）传记大抵静而不动。何谓静而不动？（静 Static，动 Dynamic。）但写其人为谁某，而不写其人之何以得成谁某是也。吾国人自作年谱、日记者颇多。年谱尤近西人之自传矣。

二、迁　居（九月廿五日）

余居世界学生会三年余矣，今年九月十九日始迁居橡街百二十号。新居长十三尺，广九尺。室中一榻，二椅，一桌，一几，一镜台，二书架。二窗皆临高士客狄那溪，水声日夜不绝。前夜睡醒，闻之亦不知是溪声是雨声，口占云：

> 窗下山溪不住鸣，中宵到枕更分明。
> 梦回午夜频猜问，知是泉声是雨声？

溪两岸多大树，窗上所见：清臞之柏，温柔之柳，苍古之橡。林隙中可见清溪，清浅见底，而上下流皆为急湍，故水声奔腾，不似清浅之溪也。

自他所归，见案上叔永留字云，“适来不遇，读诗而去。‘知是泉声是雨声’较‘夜半飞泉作雨声’如何？”读之猛忆叔永所示曾槭子诗“炉烟消尽空堂寂，夜半飞泉作雨声”，前夜口占此诗时，初未尝念及槭子之诗。然槭子之诗远胜余诗，倘早念及之，决无此二十八字矣。

三、海外送归人图（九月廿五日追记）

海外送归人图，曾广智君摄。归者为黄伯芹君。伯芹为此间同学之佼佼者。其人有热诚，肯任事，而明达事理。所习为地学，去年得为 Sigma Xi 会会员。留学之广东学生每每自成一党，不与他处人来往，最是恶习，伯芹独不尔尔，故人多归之。

四、木尔门教派（九月廿八日）

仲藩归国，道中寄一片曰："足下有暇，可研究耶教后圣派（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the Latter Saints），即俗所谓木尔门（Mormon）派，他日能告我以十九世纪之文明而此派乃能勃兴于是时者，何也?"此意甚有研究之价值，先记之。

五、耶稣之容忍精神（十月五日）

在大学礼拜堂听讲经，其人引《新约》一节，以示耶稣容忍异己之教之精神：

> 约翰曰："夫子，顷者弟子见有以夫子之名而驱除邪鬼者，弟子尝戒止之矣，以其不从弟子辈行也。"耶稣曰："勿禁止之；凡不逆汝者，皆为汝者也。"（《马可》，"为汝"作"为我"。《路加》，第九章四十九至五十节）



海外送归人图

余谓此章不如下所引也：

耶稣取一幼孩置之众中，持之臂上，而告众曰，“凡以吾名纳如此稚孩之一者，皆吾徒也。”（《马可》第九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

“人子”（耶稣也）既升遐，众仙吏与俱。“人子”乃陟显位，万国群集其前。“人子”乃辨判万众，若牧人之分其羊群然，驯羊居右，野羊居左，主（耶稣）乃告其在右者曰：“来，汝天所福，袭尔天国。我尝饥矣，汝则食我以肉。我尝渴矣，汝则饮我。我尝沦落矣，汝实庇我。我尝裸矣，汝则衣我。我尝病矣，汝实问遗我。我尝为囚系矣，汝实临唁我。”对曰：“我主，吾辈何时见主饥而食之，渴而饮之乎？何时见主沦落而庇之，无衣而衣之乎？何时见主病或在囚拘而问遗之乎？”主曰：“我明告汝，汝惟尝施之于吾民（孙子）之最无告者，汝实施之于吾身也。”（下半章记罚恶，意旨都同，今略。《马太》，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至四十六节）

此等处征引经文，随笔移译之，但求达意，不论工拙也。

六、录《新约》文两节（十月五日）

读《新约》，有两节大佳，素所未留意，何也？

一、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使徒行传》

第十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

二、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么叫他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马可》第九章五十节）

七、征人别妇图（十月七日）

此法国征人与其妇接吻为别之图，欲作一诗题之，而心苦不能成文。杜工部《兵车行》但写征人之苦，其时所谓战事，皆开边拓地，所谓“侵略政策”，诗人非之，是也。至于执戈以卫国，孔子犹亟许之；杜工部但写战之一面，而不及其可嘉许之一面，失之偏矣。杜诗《后出塞》之第一章写从军乐，而其词曰，“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其志鄙矣。要而言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用之而有名，用之而得其道，则当嘉许之。用之而不得其道，好战以逞，以陵弱欺寡，以攻城略地，则罪戾也。此图但写征人离别之惨，而其人自信以救国而战，虽死无憾，此意不可没也。

国家思想惟列国对峙时乃有之。孔子之国家思想，乃春秋时代之产儿；正如今人之国家思想，乃今日战国之产儿。老杜生盛唐之世，本无他国之可言，其无国家之观念，不足责也。记中有过词，志之以自忏。（十月二十日）



Copyright by American Press Association, New York,

FRENCH RESERVIST BIDDING HIS WIFE GOODBYE

征人别妇图

八、悼郑仲诚　（十月八日）

得铁如书如下：

> 仲诚竟死矣！我虽不杀仲诚，仲诚竟由我而死！呜呼，痛矣！

仲诚病肺且一年，今竟死矣，惨已！

仲诚，郑璋也，潮阳人。吾甲辰入梅溪，与仲诚、铁如同室。吾去家以后，所得友以仲诚为最早，于今十年，遂成永诀！今年哭友，希古之外，又及仲诚，友生之谊，更何待言？尤可恸者，二君皆友生中不可多得之才，二十年树人，未为社会效力而骤死，惨已，惨已！

吾安得不为社会哭乎？吾欲自问，又欲问国人曰：今之少年往往中道摧折，谁之罪欤？谁实致此欤？体干之不强耶？遗传种性之亏耶？个人健康之不修耶？市政卫生之不洁耶？个人之戕贼耶？社会之遗毒耶？政治外患之激刺耶？理想之不达，不能与恶俗战，不能与失败战耶？呜呼，谁之罪欤？此不无研究之价值也。

仲诚前年娶王女士，伉俪至笃；及病，人或有归咎其早婚者，仲诚之婚实由铁如绍介之，故铁如书有“仲诚实由我而死”之语。

图一乃仲诚与余同摄影，时在庚戌七月未去国之前数日也。图二（删）为仲诚新婚后所寄合影，前年所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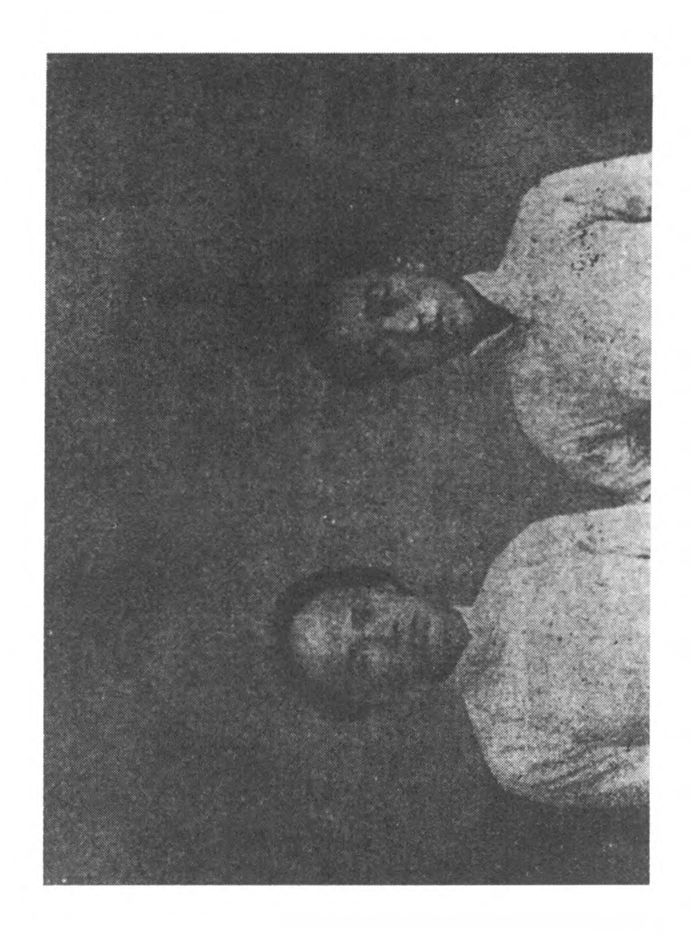
九、赴亥叟先生之丧（十月十九日追记）

友朋中又死一个矣！死者亥叟（C. W. Heizer）先生（生于一八四九年，死于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三日），寿六十五岁。

亥叟为本市一尊派（Unitarian）教堂牧师。其人最开阔大度，急公好义，大学中最有名之教师皆倾向之，学生中尤多爱戴之者，市民更无论矣。亥叟妻早死，遗一女；后再娶妇，为富孀，不悦亥叟之慷慨豁达，遂离居。亥叟独处十余年矣，所得教堂俸给，辄以布施贫苦，有余则以买书，室中架上多一月内新出版之书，藏书楼所未及有者也。

亥叟为世界会会员，故与余相识，颇蒙器重，遂为忘年之交。余今年五月卸世界会会长之职时，演说“世界和平”及“种族恶感”二问题，亥叟亦在座，席终，嘱余以稿本与之。明日，亥叟令人抄两份，自留一本，而以一本归余。

十余日前，有两黑种女子寄宿赛姬院（女子宿舍），同院白种女子不屑与同居，联名上书大学校长，欲令此二黑女移出。校长为调停之计，欲令二女移居楼下，别为一室，不与白女同浴室，又指一室为会客之所。此南方所谓“畛域政策”也(Segregation)。二女中一出贫家，力薄，以半工作供膳费，故无力与校中当道抗。其一出自富家（父亦此校毕业生，曾留学牛津及德国亥得堡〔Heidelberg〕两大学，归国后为哈佛大学教师者数年），今遭此不公之取缔，大愤，而莫知所为；有人告以亥叟之慷慨好义，遂偕其母造谒求助。时亥叟已卧病，闻之一愤几绝，适其友乔治（William R. George，乔治少年共和国之创始者——“Daddy” George）在侧，扶之归卧。亥叟乃乞乔治君邀余及金洛伯



著者与郑仲诚合影

(Robert W. King）母子及大学有名教师须密先生同至其家。余等至时，二女皆在，因得悉兹事始末。余以亥叟知我最痛恶种族恶感，故招余与闻此事，遂自任为二女作不平之鸣，即作书与本校日报（Cornell Daily Sun），略云：

> 三年前，赛姬院女学生二百六十九人联名上书校长，请拒绝黑色女子住院。校长休曼先生宣言曰："康南耳大学之门不拒来者，无种色，宗教，国际，阶级，贫富之别也。"议遂定。今此言犹在耳，而此种恶感又起（以下叙事，略）。余为大同主义之信徒。以人道之名为不平之鸣，乞垂听之。

余亲持书至报馆，主者不在，乃留书而归。是夜日报主笔客来鸥（William Kleitz）君以电话告余，谓此事关系大学名誉，不敢遽揭载之，因招余明日晚餐其家，以便面谈。余次日往见之，谓之曰："吾志不在张大学之恶，乃欲得公道耳；倘不须登报，而可达吾目的，则吾书可毁也。"余因告客君，令往谒校长，告以有人投书言此事，若校长肯主持公道，则吾愿收回吾所投书。客君以为然。明日以电话告余，谓校长已允主持公道，虽全院白色女子尽行移出，亦所不恤。余谓客君，此言大满吾意，吾书不登可也。此事遂定，黑女得不迁，其白色女子亦无移出者。吾本不欲记此事，今亥叟既死，余不得不记之，不独可见亥叟之重余，又可见亥叟好义任侠，为贫困无告者所依归也。（参看卷一，四月十日记。）

亥叟以十六日殡于一尊会教堂，余往临之。赴丧者数百人，教堂座次皆满，立者无数。棺停讲坛之前，繁花覆之。棺

盖作两截，自胸以下已阖，胸以上犹可见也。有牧师二人主丧，其一人致祷词已，略述死者生平。乐师奏琴，众合歌亥叟生平最爱诵之《颂歌》。歌歇，其一牧师读《诗篇》（Psalms）第九十一章。已而，大学前校长白博士（Andrew D. White）起立演说与亥叟十余年之交谊及博士器重之之深。博士为此邦伟人，年八十四矣。须密先生亦演说，述死者一生行谊。演说毕，众合祷，祝死者安息。祷已，牧师命众排列成行，自东侧绕至棺前一望死者颜色，然后自西侧出。其非亥叟至交近亲者，一诀散去。留者尚无数。乐人奏至哀惨之乐。相者阖棺，扶棺徐徐出堂。众宾中多呜咽下泪，有哭不可仰者。庄生曰："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其是之谓欤？棺车先发。送葬者以天大雨，皆以车行。冢地临凯约嘉湖，气象极雄浑。圹已成，棺至，相者以机维系之，令棺悬穴上，与土平。牧师读葬词，率众祈祷。祷已，相者纵棺，令徐徐落穴中。众宾皆散去，余独与一友留墓上，视葬者钉包棺之椁（以木为之，较棺略大）已，乃步行而归。此余第一次赴西方葬礼也。

一〇、家书屡为人偷拆（十月二十日）

吾母第十二号家书言吾近所寄书屡为人拆视，四五次矣。此必不良政府畏民党，乃出此卑污之手段偷阅人家书，真可恶也。

一一、韦莲司女士之狂狷（十月二十日）

星期六日与韦莲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出游，循湖滨行，风日绝佳。道尽，乃折而东，行数里至厄特娜村（Etna）始折回，经林家村（Forest Home）而归。天雨数日，今日始晴明，落叶遮径，落日在山，凉风拂人，秋意深矣。是日共行三小时之久，以且行且谈，故不觉日之晚也。

女士为大学地质学教授韦莲司（H. S. Williams）之次女，在纽约习美术；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二三寸许，其母与姊腹非之而无如何也，其狂如此。余戏谓之曰："昔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有言，'今人鲜敢为狂狷之行者，此真今世之隐患也'（吾所谓狂狷乃英文之 Eccentricity）狂乃美德，非病也。"女士谓，"若有意为狂，其狂亦不足取。"余亦谓然。余等回至女士之家已六时，即在彼晚餐。晚餐后围炉坐谈，至九时始归。

一二、惜别（十月二十日）

巴西友人苏柴（Antonio C. P. Souza）君将归国，来告别，执手凄然不成声。昔南非法雷（J. C. Fanre）君归国，余真为下泪。友朋之谊，数年相爱之情深矣，一旦为别，别后天各一方，皆知后会无日，宜别之难也。

一三、罗斯福演说（十月廿二日）

今日得闻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演说，年来积愿，于今始偿。罗氏为此邦一大怪杰，其人之是非功过颇不易论定。其崇拜之者，尊之如神。其毁之者，乃致诋为伪君子(Hypocrite)，谓为贪位喜功，前年有人至欲贼杀之。此邦党见甚深，虽盖棺或犹未有定论耳。罗氏演说声音殊不及白来恩(Bryan)，有时其声尖锐如女子叫声，然思力明爽，恳切动人，又能庄能谐，能令人喜，能令人怒也。今日所说本省（纽约）政事，不足记；惟其言多警语，如云，今人皆喜诵古人名言法语，而不肯以施诸日用社会政治之常行，但宝糟粕而遗精神，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亦何益矣！其言曰：

> 若我至波士顿为文学之演说，则波市人士倾室来听，以其波士顿之风流鼓舞我，而赞扬我。若我引爱麦生之言，谓国家精神所在，在于渔人，樵子，农夫，市贩，则波人必鼓掌欢呼。然我苟告之曰，爱麦生时之渔樵耕贩，即今日之矿工，路工，妇工，孺工，今日之国家宜顾恤此种工人之人权，则波人士将冷笑曰："不图罗斯福亦为时俗所坏，非复吾辈中人矣。"是波人士但欲我高谈诗文，而不欲我以诗中真义译为人生日用之主义也。

罗氏又言：

> 政党若失其造党时之精神之主义，则毁之可也。今人

之所以不肯去共和民主二党者，以为此其祖若父之党，不宜背之。然吾亦有孙矣，若五六十年后，进步党（罗氏所创）沦为败类政客之傀儡，而吾之孙子徒以此为其祖父手造之党，乃不忍毁坏而重兴之者，则吾墓中之骨真将转侧矣。

是日来听讲者约有千人。

一四、纽约美术院中之中国名画

（十月廿四日）

韦莲司女士归自纽约，以在纽约美术院所见中国名画相告，谓最喜马远《山水》一幅。此幅余所未见，他日当往访之。纽约美术院藏中国名画九十幅，中多唐宋名品。余在彼时，心所注者，在摩根所藏之泰西真迹二十九幅，故不及细观他室，亦不知此中乃有吾国瑰宝在也。今承女士赠以院中中国名画目录一册，内如唐裴宽《秋郊散牧图》，宋夏珪《山水》（疑是仿本），元赵子昂《相马图》，及《宋神宗赐范文正画像》（上有熙宁元年勅，乃伪作也。范仲淹死于仁宗皇祐四年〔一〇五二〕，熙宁元年〔一〇六八〕在十六年后了。疑此像亦是伪品。十九年二月廿五日记），皆甚佳。又有东晋顾虎头（长康）《山水》一幅，当是伪作。

一五、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十月廿六日）

吾友讷司密斯博士（George W. Nasmyth）自波士顿来。

讷君为此邦持和平主义者之一巨子，尝周游欧洲诸国，随在演说，创设大同学生会，今为“世界和平基金”（World Peace Foundation）董事之一；今以父病奔回绮城，今日下午枉顾余室，谈国家主义及世界主义之沿革甚久。讷氏素推崇英人安吉尔（Norman Angell）。安氏之书《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以为列强之侵略政策毫无实在利益，但有损害耳，不惟损人，实乃损己。盖今日之世界为航路电线所联络，譬之血脉，一管破而全身皆受其影响。英即败德，不能无损其本国财政也。德之败英、法亦然。能知斯义，自无战祸矣。其书颇风行一世，谓之安吉尔主义（Angellism）。余以为此一面之辞耳。公等徒见其金钱生计之一方面，而不知此乃末事，而非根本之计也。今之英人，法人，德人岂为金钱而战耶？为“国家”而战耳。惟其为国家而战也，故男输生命，妇女输金钱衣饰以供军需。生命尚非所恤，何况金钱？故欲以生计之说弭兵者，愚也。

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陵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陵驾他人之种（德意志国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临御万方〔über alles〕”），凡可以达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虽灭人之国，歼人之种，非所恤也。凡国中人与人之间之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者，至国与国交际，则一律置之脑后，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德大将卑恩赫低〔Bernhardi〕著书力主此说，其言甚辩。）此真今日之大患。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

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

强权主义（The Philosophy of Force）主之最力者为德人尼采（Nietzsche）。达尔文之天演学说，以“竞存”为进化公例，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其说已含一最危险之分子，犹幸英国伦理派素重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道德之鹄，其学说入人甚深。故达尔文著《人类进化》（The Descent of Man），追溯人生道德观念之由来，以为起于慈悯之情。虽以斯宾塞之个人主义，本竞争生存优胜劣败之说，以为其伦理学说之中坚，终不敢倡为极端之强权主义。其说以“公道”（Justice）为道德之公理。而其所谓公道之律曰：

> 人人皆得恣所欲为，惟必不可侵犯他人同等之自由。

即“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是也。则犹有所限制也。至于尼采则大异矣。其说亦以竞争生存为本，而其言曰：

> 人生之目的不独在于生存，而在于得权力（The Will to Power）而超人。人类之目的在于造成一种超人社会（Superman）。超人者，强人也。其弱者皆在淘汰之列，歼除之，摧夷之，毋使有噍类。世界者，强有力者之世界也。今之所谓道德，法律，慈悲，和平，皆所以捍卫弱者，不令为强者所摧夷，皆人道之大贼也。耶稣教以慈爱为本，力卫弱者，以与强者为敌，故耶教乃人类大患。耶教一日不去，此超人社会一日不可得也。慈悲也，法律也，耶教也，道德也，皆弱无力者之护符也，皆奴隶之道德也，皆人道之蟊贼也，皆当斩除净尽者也。

自尼采之说出，而世界乃有无道德之伦理学说。尼氏为近代文豪，其笔力雄健无敌。以无敌之笔锋，发骇世之危言，宜其倾倒一世，——然其遗毒乃不胜言矣。文人之笔可畏也！

讷博士新自欧洲归，当战祸之开，博士适居英伦，与安吉尔之徒日夜谋 所以沮英人之加入战事，皆无效。比利时既破，博士冒险至欧陆访察战国实情，故博士知战事甚详。博士谓余曰：

> 吾此次在大陆所见，令我益叹武力之无用。吾向不信托尔斯泰及耶稣教匮克派（Quakers）所持不抵抗主义(Nonresistance)（即老氏所谓“不争”是也），今始稍信其说之过人也。不观乎卢森堡以不抵抗而全，比利时以抗拒而残破乎？比利时之破也，鲁问（Louvain）之城以抗拒受屠，而卜路塞尔（Brussels）之城独全。卜城之美国公使属匮克派，力劝卜城市长马克斯（M. Max）勿抗德师，市长从之，与德师约法而后降，今比之名城独卜路塞尔岿然独存耳。不争不抗之惠盖如此！

博士之言如此。老子闻之，必曰是也。耶稣、释迦闻之，亦必曰是也。老子之言曰：

> 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又曰：

>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

无尤。

又曰：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耶稣之言曰：

人则告汝矣，曰，抉而目者而亦抉其目，拔汝齿者汝亦拔其齿。我则诏汝曰，毋报怨也。人有披而右颊者以左颊就之；人有讼汝而夺汝裳者，以汝衣并与之；人有强汝行一里者，且与行二里焉。

此二圣之言也。今之人则不然。其言曰弱肉强食，曰强权即公理，曰竞争者，天演之公理也，曰世界者，强有力者之世界也。此亦一是非也，彼亦一是非也，古今人之间果孰是而孰非耶？

〔**附记**〕 今夜遇休曼校长之子 Jacob G. Schurman，jr，其人当比利时被侵时适在卜路塞尔，亲见鲁问之残破及卜路塞尔之获全，因询以讷博士告我之言是否确实。休曼君言卜城之获全，实出美公使 Brand Whitlock 之力。其时市长 M. Max 有本市民兵二万，枪二万支，已决以兵力拒数倍之德师。赖美使力劝以抗拒之无益，乃降。余询以美使是否属匮克派，休曼君答云，“此则非所知也。”（十一月十三日）

一六、"一致"之义（十月廿六日）

前与韦莲司女士谈，女士问，"人生伦理繁复难尽，有一言以蔽之者乎?"余答曰:"此不易言。无已，其惟'一致'乎(Consistency)?一致者，言与行一致（言顾行，行顾言），今与昔一致（今与昔一致者，非必以昔所是为是，昔所非为非也。昔所见为是，故是之；今吾识进矣，乃以昔所是为非，则非之。其所是非异也，而其以吾所认定为是非者而是非之则一也，则亦一致也），对人与对己一致是也。"女士以为然。今日与讷博士谈，博士问，"天然科学以归纳论理为术，今治伦理，小之至于个人，大之至于国际，亦有一以贯之之术乎?"余答曰，"其唯一致乎?一致者，不独个人之言行一致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不欲施诸吾同国同种之人者，亦勿施诸异国异种之人也。此孔子所谓'恕'也，耶氏所谓'金律'也，康德（Kant）所谓'无条件之命令'也（康德之言曰，'凡作一事，须令此事之理由，可成天下人之公法。'〔"Always act so that thou canst will the maxim of thy act to become a universal law of all rational beings."——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此即《中庸》所谓'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也），斯宾塞所谓'公道之律'也（见上则），弥尔所谓'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为界'也：皆吾所谓一致也。一致之义大矣哉!"

一七、读葛令《伦理学发凡》与我之印证（十月廿七日）

顷读葛令（T. H. Green）《伦理学发凡》中之一篇论

“公益范围之推广”（pp. 237～253），其立论与我年来所持一一吻合，其文亦清畅可诵。吾月前在伦理学会演说“人群之推广”（The Extension of the Group），略言“自一家而至一族一乡，自一乡而至一邑一国，今人至于国而止，不知国之外更有人类，更有世界，稍进一步，即跻大同之域。至国界而止，是自画也。”今读葛氏书，深喜古人先获我心，故志之。吾前年在西雷寇大学大同会演说“大同主义”之真谛，以康德“常把人看作一个目的，切勿看作一种用具”（Always treat humanity as an end, never as a means. 此语最不易译）之语作结，葛氏亦然。

一八、周诒春君过美之演说（十月三十日）

清华学堂校长周诒春君过此，此间同学开会欢迎之。周君演说，略曰：“诸君毕业，可归即亟归，勿久留此，须知中国需才急也。”此言乃与余平日所持“毋欲速”，宜久留习高等学问，学不厌深之意均反。周君又言留美归国学生之大病：“一曰自高声价”，是也；“二曰不切实用”（Fall short of real practicality）。其所举不切实用之例，如“不知运动场规则，不知踢球场广袤，不知议事秩序”，似近于细碎。

一九、《李鸿章自传》（十月三十日）

哲学教师汉蒙先生今夜应哲学会之请，来会谈话，摘读美国新出版之《李鸿章自传》（Memoirs of Li Hung - Chang）。此书所记李氏日记，乃大不类中人口吻，疑出伪托也。他日当觅此书细研究之，如果出伪托，当揭其奸。（数日后，余借得此书读

之，果皆伪作也。因作书评呈汉蒙先生，请其寄与印行此书之书店。)

二〇、演说之道（十月三十日）

演说的规则：一、先要知道“演说术”（oratory）已不合时宜了；二、先把你要说的话一一想好；三、把事实陈述完了，就坐下来；四、不要插入不相干的笑话；五、不要管手势声音等等；六、个个字要清楚；七、演说之前不要吃太饱，最好喝杯茶，或小睡；八、小有成功，不可自满；当时时更求进步。

此一则见杂志，记演说之道，甚合吾平日所阅历，附记于此。

二一、近世不婚之伟人（十一月二日）

吾尝倡“无后”说，今录近世不婚之伟人如下：

哲学家	笛卡儿	(Descartes)
	巴士卡尔	(Pascal)
	斯平娜莎	(Spinoza)
	康德	(Kant)
	霍布士	(Hobbes)
	陆克	(Locke)
	斯宾塞	(H. Spencer)
科学家	奈端	(Newton)
计学家	亚丹斯密	(Adam Smith)
文学家	福尔特儿	(Voltaire)

政治家	别特	(Wm. Pitt)
	加富尔	(Cavour)
史学家	吉朋	(Gibbon)

二二、“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

（十一月三日）

韦莲司女士语余曰：“若吾人所持见解与家人父母所持见解扞格不入，则吾人当容忍迁就以求相安乎？抑将各行其是，虽至于决裂破坏而弗恤乎？”此问题乃人生第一重要问题，非一言所能尽，余细思之，可得二种解决：

余东方人也，则先言东方人之见解。昔毛义有母在，受征辟，捧檄而喜。其喜也，为母故也。母卒，即弃官去。义本不欲仕，乃为母屈耳。此东方人之见解也。吾名之曰“为人的容忍”(Altruistic Toleration)。推此意也，则父母所信仰（宗教之类），子女虽不以为然，而有时或不忍拂爱之者之意，则容忍迁就，甘心为爱我者屈可也。父母老矣，一旦遽失其所信仰，如失其所依归，其痛苦何可胜算？人至暮年，不易改其见解，不如吾辈少年人之可以新信仰易旧信仰也。其容忍也，出于体恤爱我者之心理，故曰“为人的容忍”。

次请言西方近世之说，其说曰：“凡百责任，以对一己之责任为最先。对一己不可不诚。吾所谓是，则是之，则笃信而力行之，不可为人屈。真理一而已，不容调护迁就，何可为他人之故而强信所不信，强行所不欲行乎？”此“不容忍”之说也。其所根据，亦并非自私之心，实亦为人者也。盖人类进

化，全赖个人之自葳。思想之进化，则有独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进化，则维新革命者之功也。若人人为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独立自由，则人类万无进化之日矣。（弥尔之《群己权界论》倡此说最力，易卜生之名剧《玩物之家》亦写此意也。）

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

二三、印度“月中兔影”之神话（十一月三日）

韦女士与余行月光中，因告余以印度神话“月中兔影”。其言甚艳，记之：

当婆罗门打达王时，佛降生为兔，居林中，有三友：一猿，一獐，一獭，皆具智慧。兔屡教三兽布施守斋期。一日逢斋期，四兽各出觅食。猿得檬果，獐得肉，獭得鱼。兔自思：“若有人问我乞食，吾所食惟草耳，何以应之？”转念“果有乞食者，当舍吾身与之。”

奇事将现于下界，则天上帝座骤暖。天帝（Sakra）下视见兔，思试其诚否，乃化为沙门，先乞食于三兽。三兽各施所得，沙门皆却之，乃乞食于兔。兔自喜舍身有缘，乃告之曰：“沙门，吾今日所布施不同往日。汝且拾柴生火，然后告我。”沙门以生炭作火，火然乃告兔。兔大欢喜，欣然踴身入火中。

火乃不灼其身，兔骇问。沙门乃告之曰：“我非沙门，乃天帝来试汝道行耳。今汝果诚心，汝之行，宜令天下人知之，永永无忘。”

帝乃拔一山，捏之，以其汁作墨，图兔形于月中。此月中

兔影所由来也。

〔注〕Sakra 一名 Indra，印度最尊之神。

二四、理想贵有统系（十一月四日）

吾近来所以不惮烦而琐琐记吾所持见解者，盖有故焉。吾人平日读书虽多，思想虽杂，而不能有有统系的理想，不能有明白了当之理想。夫理想无统系，又不能透澈，则此理想未可谓为我所有也。有三道焉，可使一理想真成吾所自有：

一曰谈话　友朋问答辩论，可使吾向所模糊了解者，今皆成明澈之言论。盖谈话非明白透澈不为功也。

二曰演说　演说者，广义的谈话也。得一题，先集资料，次条理之，次融会贯通之，次以明白易晓之言抒达之：经此一番陶冶，此题真成吾所有矣。

三曰著作　作文与演说同功，但此更耐久耳。

即如吾所持“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 or Internationalism），皆经十余次演说而来，始成一有统系的主义。今演说之日渐少，故有所触，辄记之此册（上所记甚零星细碎，然胜不记远矣），不独可以示他日之我，又可助此诸见解令真成我所自有之理想也。

二五、吾国“月中玉兔”之神话（十一月五日）

吾国古代亦有“月中玉兔”之神话，今约略记之：

西王母授后羿（此羿乃帝尧之臣。"十日并出，尧命射之，应手而没"）不死之药，羿妻姮娥窃之而逃，奔月中化而为蟾蜍。张平子（衡 78－139 A. D.）《灵宪》有此说。

《淮南子·精神训》亦曰："日中有踆乌，月中有蟾蜍。"《尔雅》注："蟾蜍似蛤蟆，居陆地。"

《抱朴子》曰："蟾蜍寿三千岁者，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

《后汉书·天文志》："嫦娥窃羿不死药，奔月中，及之，化为蟾蜍。"

兔 陆佃云："明月之精，视月而生。"《曲礼》："兔曰明视。"

张华《博物志》："兔望月而孕。"

王充《论衡》："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从口而出。"（故曰兔吐也）

道教神话，谓"玉兔居月中为月神捣药。

［**适按**］ 以兔易蟾蜍，疑由于印度神话之影响，观下记娑罗树易桂树，印度思想之影响更显矣。

桂（cassia tree，cinnamon）唐人已有谓桂生月中者。《七修类稿》以为《内典》之娑罗树（the sal tree，shorea robusta）即月中桂，玉兔居其下，为月神捣药。

《酉阳杂俎》："仙人吴刚受谪；居月中，令砍桂树，斧下创即合。"

月老 唐韦固道经宋城，见老人坐月中检书，怪而问之。老人言："此书乃人间婚姻簿"，怀中出赤绳示固曰："吾以此

绳系人间夫妇之足，虽生离睽隔，终当会合。”固因问己婚姻。老人曰：“汝妇乃彼肆卖菜妪之女也。”固翌日往访之，见老妪抱二岁女孩，殊陋。固令人刺之，中其眉而逝。后十四年，固娶妇，好女子也。婚后察之，眉心有创痕，诘之，乃十四年前宋城卖菜妪女也。

连类记此以自遣。少时不喜神话，今以社会学之眼光观之，凡神话皆足以见当时社会心理风俗，不可忽也。

二六、法人刚多赛与英人毛莱之名言（十一月六日）

刚多塞说：

“It is not enough to do good, one must do it in a good way. No doubt we should destroy all errors, but as it is impossible to destroy them all in an instant, we should imitate a prudent architect who, when obliged to destroy a building, and knowing how its parts are united together , sets about its demolition in such a way as to prevent its fall from being dangerous.”

——de Condorcet

［中译］　仅行善还不够，行善还要有个好方法。无疑，我们要涤除一切错误的东西，可是这不是顷刻之间就能做到的。我们应该效法一个深谋远虑的建筑师，当他不得不拆除一栋房子的时候，他心中知道房子的各个部件是如何搭在一起的。当他动手拆除时，他会设一个法子以免

使房子各部件卸下时造成巨大的伤害。

——刚多赛

毛莱说:

"Now however great the pain inflicted by the avowal of unbelief, it seems to the present writer that one relationship in life and one only justifies us in being silent where otherwise it would be right to speak. This relationship is that between child and parents."

——John Morley: On Compromise p. 128.

[中译] 当失去信仰时，不管受到的痛苦如何巨大，但在作者看来，生活中只有一种关系，一种由双方默认的、无须声明的唯一的关系，那就是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约汉·毛莱:《姑息论》第128页

韦莲司女士昨寄书引此二则印证吾言，其言甚透澈故载于此。

读Morley书，见原文，续录一段:

"This, of course, only where the son or daughter feels a tender and genuine attachment to the parent. Where the parent has not earned this attachment, has been selfish, indifferent, or cruel, the title to the special kind of forbearance can hardly exist. In an ordinary way, however, a parent has a claim on us which no other person in the world can have, and a man's self-respect ought scarcely to be injured if

he finds himself shrinking from playing the apostle to his own father or mother."

——John Morley: On Compromise

［中译］ 当然，由此而生出子女对父母的柔情，一种真正的依恋。如果父母不能赢得此种依恋，那他则可说是自私的，冷酷的或残忍的。对这种情感的克制很难找到一个词来称呼它。然而一般来说，父母对子女具有一种别人无法拥有的权利。当一个男子发觉在父母面前无法充当说教者时，他的自尊心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约汉·毛莱：《姑息论》

二七、西人所著之中国词典（十一月六日）

在藏书楼见 Wm. F. Mayers'"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London: Trübner and Co;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梅耶斯的《中国读者手册》（伦敦）〕一书，乃中国词典也。其书甚佳，考证详悉，非率尔操觚者之比也。此书出版于一八七四年，距今适四十年，而书之复页未割，盖四十年无人问津，至余为第一人耳。作者有知，得无有知己不易得之叹乎？

二八、梵文《内典》名字（十一月六日）

此书所载《内典》名字，附以梵文，甚有用，附载一二：

三乘 （Triyâna）:

声闻（Srâvaka）　听者
圆觉（Pratyeka Buddha）　有完全智慧者
菩萨（Bôdhisattwa）　与智慧为一者

三界　(Trâilôkya)：
欲界（Kâmadhâtu）
色界（Rûpadhâtu）　色即色相 Form
无色界（Arûpadhâtu）

三归　(Trîsharana)：即三宝（Triratna）
归依佛（Buddha）
归依法（Dharma）
归依僧（Sangha）

三藏　(Tripitâka，译篮也)：
修多罗（The Sûtras）　(经)
毗尼（The Vinâya）　(律)
阿毗昙（The Abhidharma）(论)

五戒　(Pancha Vêramani)：
杀生　偷盗　淫　绮语　饮酒

五根　(Pancha Indrya)

五蕴　(Pancha Skandha)：　蕴者，有之所以为有也。
色（Rûpa）　行（Karma）　受（Vêdanâ）
识（Vidyñana）想（Sandyña）
以受译 Vêdanâ（Perception）甚佳。
色不如相（Form）也。

六尘　(Bahya Ayatana)：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法（Dharma）者何？辨别是已。

六入 （六爱）（Chadâyatana）：

目　耳　鼻　舌　身　意

六识 （Vidyñana）：同上

六波罗蜜（Paramitâs）　波罗蜜者，达彼岸之道也，亦曰六度：

（一）行善　（二）修行（守戒）　（三）忍耐

（四）勇猛　（五）静念　（六）智慧

（般若）（Pradjña）

六道 （六趣）（Gâti）（Paths of existence）：

（一）天（Dêva）

（二）人（Manuchya）

（三）修罗（Asura）（Titanic demons）

（四）饿鬼（Prêta）

（五）畜生（Tirisan）

（六）地狱（Naraka）

六通 （Abhidyña）：

（一）天眼通（可见一切）

（二）天耳通（可闻一切）

（三）身如意通（游行无罣碍）

（四）他心通（可知晓他人之思虑）

（五）宿命通（能知往古）

（六）漏尽通（能晓古今未来）

二九、所谓爱国协约（十一月六日）

读《纽约时报》，见汪精卫、蔡孑民、章行严三君与孙中

山约勿起三次革命，乃与袁政府为和平协商，名之曰“爱国协约”。袁克定助之。政府已解党禁，赦南中诸省之二次革命诸首领。果尔，则祖国政局可以和平了结，真莫大之福，吾翘企祝诸公之成功矣！

今日之事但有二途，政府不许爱共和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而夺其言论出版之自由，绝其生路，逐之国门之外，则舍激烈手段别无他道。党禁一日不开，国民自由一日不复，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则革命终不能免。政府今日翻然而悟犹未为晚，否则政府自取败亡耳。

张亦农来书，谓闻之黄克强，云前所传汪、蔡诸人调停平和协商事，皆属子虚。政府实无意和平了解，民党亦无意含糊了事也。果尔，则吾之乐观又成虚望矣。（十一月十一日记）

三〇、读《十字架之真谛》后寄著者书

（十一月七日）

吾在安谋司赴东美学生会时遇美国人节克生君（Henry E. Jackson)，与谈甚相得。其人著书甚多，顷承以所著《十字架之真谛》见寄，嘱余读后告以所见，因作此书寄之。余向不留函稿，此书以可以见余宗教思想之一斑，故节录之：

“……You have more than once referred to the death of Socrates in contrast to the death of Jesus. Frankly speaking, the death of Socrates as described by Plato often appeals to

me more strongly than the death of Jesus which I find in the four Gospels. It seems to me that one must first have the *Christian point of view* in min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ay that what Jesus did during the crucifixion was greater and nobler than what Socrates did at his death ……Shall I say that you have unjustly though unconsciously belittled the death of Socrates?

"Again, you say: 'The way Jesus acted showed Him to be the Son of God, and because He was the Son of God, He acted as He did.' It seems to me that here you are unconsciously reasoning in a circle. You assume the Christian assumption that Jesus *was* the Son of God. For to me who have no such presupposition in mind, the behavior of Jesus during his crucifixion does *not* prove that He was God's Son, any more than the death of Socrates or the death of Stephen (Acts 6.) proves Socrates or Stephen to be the Son of God.

"In a sense I am a Unitarian, although I have never labeled my religion. I have greater admiration and love for Jesus if he were a man, than if he were the Son of God. It would not be remarkable at all for the Son of God to act as Jesus did act. But it *was* and will always be remarkable that a *man* should have acted as Jesus did.

"In short, you have 'succeeded in freeing the truth in Jesus' death from provincial, theological theories' (to quote your own words) *all except one*, namely, the theory that

Jesus was the Son of God. And that theory needs proof too."

〔中译〕　"……您曾多次提到苏格拉底之死，以与耶稣之死相比较。坦率地说，柏拉图曾经谈到苏格拉底之死，他的死比起吾在四福音书中看到的耶稣之死更能打动吾之心。以余观之，一个人心中先得有了耶稣的观点，才能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比起苏格拉底之死更伟大更高尚。……您无意中贬低了苏格拉底之死，这不是显见得您的不公正吗？

"您又说：'耶稣的行为显示了他是上帝之子，因为他是上帝之子，所以他做了上帝之子应该做的事。'以余观之，您在这里的推理无意中兜了一个圈子。您先作了一个假定，说耶稣是上帝之子，吾以为设若心中没有这个预先的假定，就不会从耶稣死于十字架上推出他是上帝之子。设若苏格拉底或是斯蒂芬也是死于十字架上，则也可推出他们是上帝之子。

"吾或许可算是一个一尊教的信徒，虽然吾从未表明过吾之宗教。耶稣如果不是作为上帝之子，而是作为一个人，那么吾将更爱他，更敬佩他。作为上帝之子，耶稣的行为就没有什么卓越之处了。设若一个人像耶稣那样作为，那么从过去以及从将来来看，他都是卓绝超群的。

"简而言之，正如您自己所说，您'已经成功地将耶稣之死的真理从偏狭的神学的理论中解放了出来'。只除了一点，即耶稣是上帝之子的理论，这一理论还有待证明。"

三一、备作宗教史参考之两篇呈文（十一月十日）

下附《张勋请复张真人位号呈》及《内务部议复呈》，以其可备作宗教史者之参考也，故载之。张呈固无理，而内务部复呈曰："'天师''真人'诸名号本为教中信徒特立之称。……信教自由，载在约法，人民愿沿旧称，在所不禁，断无由国家颁给封号印信之理。"果尔，则尊孔典礼，"衍圣"封号，又何以自解？盖遁辞耳！

一

长江巡阅使张勋，以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爰呈请大总统，请复真人张元旭位号，以正道宗，略谓：

共和以后，信教自由，载诸约法，而民信益昭。惟孔子起自衰周，释氏来从西域，而道教则滥觞于崆峒，探源于黄老，实我国最古之教，所当特与保存者也。但其为教，派别甚繁，左道旁门，多违正轨，尤非严加崇黜，不足以葆其真而端民趣。

查今世之谈道教者，莫不以"正一"为正宗。而"正一"则始于汉张道陵。史称道陵生于建武十年，幼通《道德经》，地理，《河洛》，图纬之书，皆极其奥。旋得道于鹤鸣山，有神君授以《正一秘录》、《三清众经》及剑印衣冠诸法器。飞升之日，以其《秘录》剑印授其长子衡，并诫之曰，"领此文驱邪诛妖，佐国安民，世世一子绍吾之位。"后其子孙世袭"真人"位号，居于江西贵溪县之龙虎山，阅二千年，至今真人张元旭盖已六十有二代矣。按

其教旨，虽与涡水之言未能吻合无间，不足推为道教初祖，而与洙泗儒宗相提并论。然相沿已久，为一部分人民之所信仰，捍灾御患，未尝不稍著灵奇。阅世数十，尚无失德，堪以称为玄门正鹄，而非三茅别派所能同日而语者也。且其家法相承，世存道号，历朝递兴，莫不因而封之，如“法师”“天师”诸名位。清室则以列诸三品实官，与侪朝请，并颁给铜印一颗，以资信守，几与曲阜孔门同其隆重，而为海内阀阅世家之第二。

不谓民国肇兴未久，前江西都督李烈钧竟行呈请撤销，并其前清所赐香租岁额千余金一概停给。嗣者李逆叛迹已昭，经该属士绅屡请规复，均以格于前案，未以上闻。而人民信仰日坠，道教一流，几于并此而失其宗，伏思信教自由虽载诸约法，然未明定范围。近日异教庞兴，如黄天、白莲之类，时有所闻，莫不独标一帜，自附道流。使非明定标准，示以皈依，何以正人心而维古教？加以尊孔已奉明文，藏佛仍存旧制，姑无论三教夙号同源，道教未能偏废，即以山川古迹而言，亦应在保存之列。况“真人”本属法徽，非同爵秩，揆其性质，迨与私谥无殊，并不糜费国家俸给，似无妨仍准复其旧称。至香租既经归公，可否给还，则应下诸所司，另行核议。勋本赣人，居近道山，深知其蕴，悯道教之凌夷，惧世风之邪恶，用敢援据约法，代为之请。伏乞大总统钧鉴，训示施行。（**奉批交内务部核议具覆。**）

二

长江巡阅使张勋日前请复真人张元旭位号一案，兹由

内务部遵令核议，分别呈请大总统，略谓：

核阅原呈，内称“信教自由，载诸约法。道教为吾国最古之教，所当特予保存。‘真人’本属法徽，非同爵秩，似无妨仍准复其旧称”。又称“前清所赐香租岁额千余金一概停给，可否给还，应下诸所司，另行核议”各等语，查自来道家托源黄老；窃维黄老之学，简约精纯，虽与儒家分途，而其要同归于致用。故汉承秦敝，颇以无为为治。司马迁叙六家要旨，则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又曰：“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为当世所重有如此者。自后燕齐之士好谈神仙，一变而为服食炼养，再变而为符箓科教，习其术者古人以为方士。此道家之末流，殊不可与黄老同科也。

“正一”之教始于张道陵，实符箓所自起，世世子孙，传其剑印。盖唯玄风不畅，而后教宗乃立，上溯崆峒，转违其本。至于“天师”“真人”诸名号，本为教中信徒特立之称，如元魏寇谦之，唐叶法善，宋林灵素，元邱处机、祁志诚等皆有此号。譬彼释氏，则云“尊者”“禅师”。律诸耶教，亦有“牧师”“神甫”。信教自由，载在约法，人民愿沿旧称，在所不禁，断无由国家颁给封号印信之理。即前国务院所取消者，专指前朝所颁印信品秩而言，并已据张元旭呈，自愿遵照命令取消废撤，可无庸议。

若张氏原有财产，自应按照法律保护，叠经本部一再咨行前江西都督饬属遵奉在案。香租一项，查前张元旭呈，称“雍正间发帑修葺上清宫，复以修造余资置香租田

于贵弋两县。嗣虑亏欠国库，将香租田请县饬书收租易银。除纳丁漕外，余银三百六十两，按季发给，自咸同间兵燹，观院颓败，田亩遗失甚多，惟香租在官，仍由书经收抵纳丁漕”等语。此项租田所获，果于国赋无逋，余银自应作为张氏私产，循例发给。惟原呈内所称田亩遭兵遗失，是否统指此项香租田在内？又称每年余银三百六十两，与该巡阅使呈称岁额千余金亦属不符。拟由部咨行江西巡按使饬贵弋两县查明办理，庶于宗教信仰之自由，人民财产之保护，两无违背。伏乞大总统训示施行。

当奉批令：准如所拟办理。至张氏原有财产，自应依照法律一体保护。即由该部转行江西巡按使查明办理，并行知长江巡阅使查照。

三二、专精与博学（十一月十日）

与赵元任君同访哲学教师阿尔培（E. Albee）先生，谈至夜深始归。先生为言其生平所喜哲学之外，尚有写真摄影及显微镜之考察二事，因出其所摄海陆山谷风景若干册，又以其所宝显微镜见示。其夫人亦工写真，兼精琴乐。因叹西方学者兴趣之博，真吾人觇国者所不可不留意也。即如此校中教员，有电学工程教师高拉彼托夫（Karapetoff，V.）先生，为此邦有名电学技师，而其人最工音乐，能弄诸乐器，为此间名手。又有工程教师脱内勿（Trevor）先生亦以音乐著。又如算学教师薛尔勿曼（L. L. Silverman），侯威次（Hurwitz），皆以音乐著名者也。又如计学教师约翰生（A. S. Johnson）乃工埃及、

希伯来、希腊诸古文，又擅文学；去年以其计学教授之余暇著小说一部颇风行。又如哲学教师狄莱（Frank Thilly），吾去夏见之，审其手中所读书，乃意大利文之小说也。凡此诸人，略举即是。至如史学教员裒尔（G. L. Burr），古代语学教员须密（N. Schmidt）之博极诸学，尤不待言矣。近人洛威尔（Lowell，哈佛校长）之言曰："教育之目的，在于使人知一物之物物，与夫物物之一物也。"（Every thing of something，and something of every thing）一物之物物者，专门也，精也。物物之一物者，旁及也，博也。若终身守一物，虽有所成，譬之能行之书厨，无有生趣矣。今吾国学者多蹈此弊，其习工程者，机械之外，几于一物不知，此大害也。吾屡以为言，然一二人之言安能收效，是在有心人之同力为之，庶可挽救此偏枯之弊耳。

三三、拒虎进狼（十一月十一日）

青岛于四日前（七日）降日。青岛一破，东亚兵祸不日可息矣。惟日人已占胶济铁路全线，上日竟占济南。拒虎而进狼，山东问题殊不易解决也。

三四、西人骨肉之爱（十一月十三日）

孰谓西人家庭骨肉间之相爱不如东方耶？吾一日之间而得可记者数事焉：

（一）有名氏子（Dietz）者，其妻为人所杀。氏子踪迹得杀者，手毙之，以故得监禁终身之罪。（美国西部之人多轻侠好武

而犯禁，杀人报仇，常事也。）其子名纳司倪（名）氏子（姓）（Leslie Dietz），竭力营救，不获请，乃于前年起徒步周行全国，遍谒各省之官吏，议员，名人，报馆记者，乞其联名为其父请总统恩赦（美国总统有赦罪之权）。昨日行至纽约城，其请赦书已得十万余人之签名，皆其二年来徒步请求而得也。今闻其人将由纽约步行至华盛顿呈递此请赦之书。此人之孝行何让缇萦，何让《儒林外史》之郭孝子乎？

（二）昨夜有男女学生数人在此间比比湖南岸石崖上为“辟克匿克”（Picnic）之会，有女学生失足堕崖下入湖，其弟 Paul L. Schwarzbach 急踴入湖中救之，用力过猛，头触水底之崖石，遂沉死。其姊为同行者所救，得生。

（三）今晨电报局以电话递一电报致同居之傅内叟君，余为代收之。其电报云：“二星期不得汝信，母大焦急。汝无恙耶？速以电覆！”发信者，傅之弟也。余手录此电，心中乃思吾母不已，慈母爱子之心，东海西海，其揆一也。

右所记三则，皆一日间之事：一为子之孝父，一则弟之爱姊，一则母之爱儿。（第二则稍异，以救人乃人人之天责也。）孰谓西人家庭骨肉之相爱不如东人耶？

三五、秋　柳（十一月十三日）

韦莲司女士以其纽约居室窗上所见，摄影数纸见赠。以其择景深得画意，不类凡手；又以其风景之幽胜，不类尘嚣蔽天之纽约也，故附于此（选印二幅）。

此间殊不多见垂柳，平日所见，大都粗枝肥叶，无飘洒摇曳之致。一日与女士过大学街，见垂柳一株，迎风而舞，为徘

徊其下者久之。

此诸图皆垂柳也。余一日语女士吾国古代有“折柳赠别”之俗，故诗人咏柳恒有别意，女士今将去此适纽约，故以垂柳图为别云。

戊申在上海时，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独垂柳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念此岂老氏所谓能以弱存者乎？因赋二十八字云：

已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
凭君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

女士告我，此诸图皆秋日所摄，其一乃雪中之柳也（此幅今删）。因念旧作，附记于此。（《说苑》记常纵〔一作商容〕将死，老子往问焉。常纵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曰：“亡。”常纵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纵曰：“嘻，是已。”）（老子“不争”之说附见本卷第一五则）

女士谓余曰：“日本之犯中国之中立也，中国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观之，似失国体。然果令中国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时所为，其得失损益虽不可逆料，然较之不抗拒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余因以讷博士之语（见本卷第一五则）告之，并告以吾“秋柳”之诗，女士亦以为此中大有真理。

三六、读英译本《汉宫秋》（十一月十四日）

读英人大卫氏（Sir John Francis Davis）所译元剧《汉宫





秋 柳

秋》。此书原本余未之见，乃先读译本，真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剧是完全哀剧。即以译本论，其布局殊得剧家神意。

三七、记“辟克匿克”（十一月十五日）

“辟克匿克”者，英文为“Picnic ”，源出法文“Pique nique”，初为一种宴会，赴会者各携食品以饷众宾，今此名已失原意。今此邦之“辟克匿克”，乃一种野外旅行，同行者各携饮食，择僻地炊爨，同享之；食已，积薪焚之，同行者拥火围坐，谈笑歌唱，至夜深始归。

余第一次赴此种会在二年前，吾友纪能女士（Elizabeth Genung）延余及男女友朋数人会于紫兰岛。

第二次为李德女士（M. C. Little）所招，会于比比湖畔。

第三次为哲学会常年“辟克匿克”，会于六里溪丛林中。时在九月，月明无纤云。食已，拥火为哲学会选举职员之会，书记就火中读会中记事录，议事选举，皆以口传。

昨夜为第四次会，会于丛林中。同行男女各七人，皆犹太人，以余素无种族界限，故见招。同行者有建筑教师康恩先生及其夫人（夫人为吾友 Robert Plaut 之姊），吾友贝劳君（Beller）兄妹，布奇渥女士（Boochever）姊妹，爱鸠敦君（Edgerton W. F.）等。既至，则堆石作灶，拾枝为薪，烧水作咖啡，别积薪作火为炙肉之灶。余等削树枝为箸，夹生肉就火上炙之，既熟，乃以面包二片裹而食之。时水已沸，余助贝爱二君作咖啡，传饮之，辅以饼粒苹果。食已，皆席地围火而坐。同行有能歌者放声而歌，馀人曼声和之。余不能歌，为诵诗二

章。康恩先生留巴黎习美术甚久，能为法国之歌，歌歇则谈话为乐，或相谑，或述故事，至夜八时，霜露已重乃归。

“辟克匿克”为此邦通行之俗，不独学生乐为之，即市民居人亦时时为之。西方少年男女同出，如“辟克匿克”之类，每延一中年已婚嫁之妇人同行，以避嫌疑，谓之曰“挟保娘”(Chaperon)，西俗之美者也。

三八、袁氏尊孔令（十一月十六日）

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经明于汉，祀定于唐，俎豆馨香，为万世师表，国纪民彝，赖以不坠。隋唐以后，科举取士，人习空言，不求实践，濡染酝酿，道德浸衰。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斁，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幸天心厌乱，大难削平。而黉舍鞠为荆榛，鼓钟委于草莽，使数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藩篱而维持不敝？本大总统躬行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性。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语其小者，不过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皆日用伦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语其大者，则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有心知血气之伦，胥在范围曲成之内。故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绝非提

倡宗教可比。前经政治会议议决祀孔典礼，业已公布施行。九月二十八日为旧历秋仲上丁，本大总统谨率百官举行祀孔典礼，各地方孔庙由各该长官主祀，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国家以道德为重，群相兴感，潜移默化，治进大同，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此袁氏尊孔之令也。此令有大误之处七事，如言吾国政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不知孔子之前之文教，孔子之后之学说（老、佛、杨、墨），皆有关于吾国政俗者也。其谬一。今日之“纲常沦斁，人欲横流”，非一朝一夕之故，岂可尽以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二三年中自由平等之流祸乎？其谬二。“政体虽取革新，礼俗要当保守”。礼俗独不当革新耶？（此言大足代表今日之守旧派。）其谬三。一面说立国精神，忽作结语曰“故尊崇至圣”云云，不合论理。其谬四。明是提倡宗教，而必为之辞曰绝非提倡宗教。其谬五。“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满口大言，毫无历史观念。“与天无极”尤不通。其谬六。“位天地，育万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有生知血气之伦，皆在范围曲成之内”，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其谬七。嗟夫！此国家法令也，掷笔一叹！

三九、刘仲端病殁（十一月十六日）

得国中消息，知刘仲端（寿宜之从兄，葆良先生之子，曾在此毕业）得热病死于上海，知交中又死一个，一叹！

四〇、读“David Harum”（十一月十六日）

昨夜读一小说“David Harum”，by Edward Noyes Westcott（1899，Appleton，N. Y.），写此邦风土人物甚生动，深喜之。久不读长篇小说矣，以其费时也。哲学教员客雷敦（J. E. Creighton）之夫人称此书于余，且以此册相假；故以暇时读之。

四一、世界大同之障碍（十一月十七日）

一日，与本市监理会派教堂牧师 John A. Macintosh 先生谈，余为言今日世界物质上已成一家，航路，电线，铁道，无线电，海底电，皆团结全世界之利器也，而终不能致“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上未能统一耳，徒以狭义之国家主义及种族成见为之畛畦耳。先生亦以为然，因引保罗书中言相发明：

> 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
>
>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六节

四二、读《墨子》（十一月廿二日）

连日读《墨子》，颇有所得。昨日以一日夜之力作一文论墨子之哲学，分四章：

（一）墨子传及墨学小史　（二）实利主义

（三）兼爱说 （四）非攻说

共写三十页，手不停书，铁笔为秃。今夜在哲学会读之，颇受欢迎。《墨子》之《经上》《经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含有无数精义，尚未能细心研究，他日当继续为之。

四三、择偶之道（十一月廿二日）

夜过同居之法学助教卜葛特先生处小坐，谈及婚姻问题，先生曾听余演说中国婚姻制度而善之。先生亦以为西国婚制择偶殊非易事，费时，费力，费财，而“意中人”（The ideal woman）终不可遽得，久之终不得不勉强迁就（Compromise）而求其次也。先生谓此邦女子智识程度殊不甚高，即以大学女生而论，其真能有高尚智识，谈辩时能启发心思者，真不可多得。若以“智识平等”为求偶之准则，则吾人终身鳏居无疑矣。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友辈中择偶，恒不喜其所谓“博士派”（Ph. D. Type）之女子，以其学问太多也。此则未免矫枉过直。其“博士派”之女子，大抵年皆稍长，然亦未尝不可为良妻贤母耳。

四四、大同主义之先哲名言（十一月廿五日）

Aristippus said that a wise man ' s country was the

world——Diogenes Laertius, Aristippus, xiii

Diogenes, when asked from what country he came, replied, "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 ——同上

Socrates said he was not an Athenian or a Greek, but a citizen of the world. ——Plutarch, On Banishment.

My country is the world, and my religion is to do good.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chap. V.

My country is the world; my countrymen are mankind. ——Wm Lloyd Garrison (1805～1879), Prospectus of the Public Liberator. (1830)

[中译] 亚里斯提卜说过智者的祖国就是世界。

——第欧根尼·拉尔修:《亚里斯提卜》第十三章

当有人问及他是何国之人时,第欧根尼回答道:"我是世界之公民。"

——第欧根尼·拉尔修:《亚里斯提卜》第十三章

苏格拉底说他既不是一个雅典人也不是一个希腊人,只不过是一个世界公民。

——普卢塔:《流放论》

我的祖国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

——T·潘恩:《人类的权利》第五章

世界是我的祖国,人类是我的同胞。

——W. L. 加里森 (1805～1879):

《解放者简介》(1830)

四五、“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之出处

（十一月廿五日）

吾前所记“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吾国，是耶，非耶！〕一语盖 Stephen Decatur（一七七九～一八二〇）之言。其全文如下：

> “Our country! In her intercourse with foreign nations may she always be in the right; but our country, right or wrong.” ——Toast given at Norfolk, Apr. 1816.
>
> 〔中译〕 “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
>
> ——致祝酒辞，1816年4月于诺福克

此与下二则同意：

> （1）“Be England what she will,
> With all her faults she is my country still.”
> ——Charles Churchill（1731～1764）
> “The Farewell.”
>
> （2）“England, with all thy faults I love thee still,
> My country!”
> ——Wm. Cowper（1731～1800）“The Task” II.

〔中译〕（1）“不管如何，她终是英格兰，
尽管一身错，她仍是我的祖国。”

——查尔斯·丘吉尔（1731～1764）：《惜别》

(2)“我的祖国！英格兰，不管你有何缺点，我仍深爱着你。”

——W. 库柏（1731～1800）：《使命》Ⅱ

四六、犹太文豪 Asher Ginzberg

（十一月廿五日）

吾友薛尔勿曼（L. L. Silverman）博士以犹太文豪 Asher Ginzberg（“Ahad Ha－’Am”〔one of the people〕）所著文相假（“Selected Essays”：Philadelphia：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12）。此君博学能文，爱其种人最切，著书甚富。其人通英德法诸国文，而誓不以他种文字著作，其书皆希伯来文也。贫甚而不欲以卖文为活，居伦敦卖花生果为生，人不知其为名闻天下之名士也，盖有其先哲斯平娜莎（Spinoza，亦犹太人）之遗风，二十世纪奇士之一也。此集乃其种人由希伯来文译为英文者。其文都佳，尤爱其《Two Masters》一篇。

四七、译《诗经·木瓜》诗一章 （十二月三日）

偶思及《木瓜》之诗，检英人 C. Francis Romilly Allen 所译观之，殊未惬心，因译之如下：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Peaches were the gifts which to me you made,
　And I gave you back a piece of jade——
Not to compensate
　Your kindnesses, my friend,
But to celebrate
　Our friendship which shall never end.

四八、墨茨博士（十二月六日）

吾友德国墨茨博士（John Mez），为德国学生界倡大同和平主义者之巨子。去年秋，世界学生同盟会（“Corda Fratre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udents。此会倡于意大利，始于戊戌，其势力所及至于欧美三洲。今此邦之世界学生会总会〔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乃此同盟会之一部，而各大学之世界学生会〔Cosmopolitan Club〕又为此总会之一部）开第八次大会于绮色佳，墨茨被举为同盟会会长。欧洲战事之起，博士在比利时，不欲牺牲其主义而从军，遂间关走荷兰，由荷至美。今自纽约来游，相见甚欢。博士乃理想家（Idealist），能执其所谓为“是”者，不为流俗所移。今天下大患，在于理想家之寥寥，今见博士，如闻凤鸣，如闻空谷之足音，喜何可言！博士之不从军，非不爱国也，其爱国之心不如其爱主义之心之切也，其爱德国也，不如其爱人道之笃也。此其所以为理想家欤？

四九、毛莱子爵（十二月六日）

韦莲司女士以英人毛莱（John Morley）之《姑息论》（On

Compromise 1874）相假，读之不忍释手，至晨二时半始毕。手抄数节：（参观本卷第二六则）

"It is essential to the *self-respect* of every one with the least love of truth, that he should be free to express his opinions on every occasion where silence would be taken for an assent which he does not really give. Still more unquestionably, he should be free from any obligation to foreswear himself either directly, as by false professions, or by implication, as when he attends services, public or private, which are to him the symbol of superstition and were spiritual phantasmagoria. The vindication of this simple right of living one's life honestly can hardly demand any heroic virtue. A little of the *straight forwardness* which men are accustomed to call manly is the only quality that is needed."

——Morley: On Compromise. p. 141.

"There is no advantage nor honest delight in influence if it is only to be exerted in the sphere of secondary objects, and at the cost of the objects which ought to be foremost in the eyes of serious people. In truth the men who have done most for the world have taken very little heed of influence. They have sought light, and left their influence to fare as it may list."

——ibid. pp. 150~151.

"And what is this smile of the world, to win which we are bidden to sacrifice our moral manhood; this frown of the world, whose terrors are more awful than the withering up of truth and the slow going out of light within the souls of us? Consider the triviality of life and conversation and purpose in the bulk of those whose approval is held out for our prize and the mark of our calling. Let us measure the empire over them of prejudice unadulterated by a single element of rationality, and let us

weigh the huge burden of custom, unrelieved by a single leavening particle of fresh thought. Then how pitiful a thing seems the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of these creatures of the conventions of the hour, as one figures the merciless vastness of the universe of matter sweeping us headlong thru viewless space; as one hears the wail of misery that is for ever ascending to the deaf gods; as one counts the little tale of the years that separate us from eternal silence. In the light of these things a man should surely dare to live his life with little heed of the common speech upon him or his life, only caring that his days may be full of reality, and his conversation of truth-speaking and wholeness."

——ibid. pp. 151～152.

"'After us, the deluge', is not any worse than 'After us, the millennium.' Those who make no sacrifice to avert the deluge, and those who make none to hasten the millennium, are on the same moral level."

"A principle, if it be sound, represents one of the larger expediencies. To abandon that for the sake of some seeming expediency of the hour, is to sacrifice the greater good for the less. ……Nothing is so sure to impoverish an epoch, to deprive conduct of nobleness, and character of elevation."

——ibid. p. 203.

〔中译〕 在沉默就会被认为默许的场合下，一个人应当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这对每一个起码的热爱真理的人的自尊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同样，更毫无疑问的是，他应当有不发伪誓的自由，无论是直接地发伪誓，还是间接含蓄地发伪誓，就像他公开地或私下地参加宗教仪式那样，而这些仪式对他来说是一种迷信的象征，也曾是一种精神的幻觉。一个人诚实正直生活的简单权利无需用英雄美德来为其辩护，而仅只需用一点人们习惯称之为男

子汉气概的坦率这种品质，就足以解释了。

——毛莱：《姑息论》第141页

影响力如果仅仅作用于次要的对象上则毫无益处和真正的乐趣。而且它还付出了失去主要对象的代价，这些对象在严肃的人们看来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为社会贡献最大的人是极少去注意其影响力的。他们寻找光明，却毫不留意他们的影响力。

——毛莱：《姑息论》第150～151页

那么世界赞许的是什么？为了赢得它，我们不得不牺牲我们的勇气。世界批评的是什么？它的可怕远胜过真理的破灭和灵魂之光的慢慢熄灭。我们平日琐碎的生活、言谈和动机，不过是为了博得人们的赞扬和注意。让我们来衡量这个不带半点理性的偏见世界，让我们来称量陈腐的思想习俗带给我们的巨大重负，去想像那从看不见的空间向我们横扫过来的宇宙物质，想想它那冷酷无情的浩瀚，听听那苦难的悲号；耳聋的众神对之永远是充耳不闻，屈指数数那将我们与永恒的沉寂分开的短暂岁月，那么对于习俗的屈从又是多么地微不足道！以此观之，一个人的确应该敢于不顾公众对他的褒贬而生活。他只在意他的生活是否充满真实，他是否完全说真话。

——毛莱：《姑息论》第151～152页

“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不比“我死之后，再来盛世千年”更糟。那些没有做出牺牲去力挽狂澜的人与没有尽力去促进千年盛世的人是处在同一道德水平上的。

一个原则，即使是正确的，也代表着一种更大的私利打算。为了眼前某种看来也是私利的缘故而放弃这个原

则，就等于是舍大善而取小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时代枯竭，可以剥夺高尚行为和崇高德性。

——毛莱：《姑息论》第 203 页

毛莱今为子爵，乃英国文章泰斗。其人亦理想家，生平持世界和平主义。此次战事之起，英政府主战，毛莱居内阁不能止之，遂与工党阁员 John Burn 同时引退，盖能不以禄位而牺牲其主义者也。

五〇、节录《威尔逊训词》(十二月九日)

美总统威尔逊氏昨莅国会行开会礼读训词，中有一节论国防，驳今日浮嚣之徒主张增军备之说，甚中肯要，录其一小节：

> We are at peace with all the world. No one who speaks counsel based on fact or drawn from a just and candid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ies can say that there is reason to fear that from any quarter our independence or the integrity of our territory is threatened. Dread of the power of any other nation we are incapable of. We are not jealous of rivalry in the fields of commerce or of any other peaceful achievement. We mean to live our lives as we will; but we mean also to let live. We are, indeed, a true friend to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because we threaten none, covet the possessions of none, desire the overthrow of none. Our friendship can be

accepted and is accepted without reservation, because it is offered in a spirit and for a purpose which no one need ever question or suspect. Therein lies our greatness. We are the champions of peace and of concord. And we shonld be very jealous of this distinction which we have sought to earn. Just now we should be particularly jealous of it, because it is our dearest present hope that this character and reputation may presently, in God's providence, bring us an opportunity such as has seldom been vouchsafed any nation, the opportunity to counsel and obtain peace in the world and reconciliation and a healing settlement of many a matter that has cooled and interrupted the friendship of nations. This is the time above all others when we should wish and resolve to keep our strength by self-possession, our influence by preserving our ancient principles of action.

〔中译〕 我们与世界和平共处。如果从实际出发,从公正无私的现实来考虑问题,就没有理由担心我们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会受到来自地球某个地方的威胁。我们的力量不能够威胁他国,但我们并不妒忌我们的对手在贸易领域或其他和平竞赛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决意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也决意让别人按他们的意愿生活。我们确是世界各国真正的朋友,因为我们不威胁他人,不觊觎他人的财产,不图谋推翻任何人。我们的友谊能够被别人接受,毫无保留地接受。因为我们所希望的,那就是不要让任何人有一丝怀疑,也将这种友谊奉献出来。我们是世界和平的拥护者,我们不应该心怀妒忌,想去寻求这种荣

誉。此刻我们特别地希望这种荣誉，因为这是我们目前最为迫切的希望。希望这种荣誉以上帝的旨意将带给我们一个机会，而这种机会是极少会去赐给任何国家的。这个机会就是在世界各国间进行调解，医治创伤，恢复各国间中断而冷却了的友谊，使世界重新恢复和平。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决心沉着应战以增强我们的力量，维护我们一贯的行动准则以扩大我们的影响。

威氏亦今日不可多得之理想家也。其所持政治思想，可讲为西方文明最高之产儿。其人欲以道德为内政，以道德为外交，吾所谓“一致”者是也。其训词之结语尤有精采，录之如下：

I close, as I began, by reminding you of the great tasks and duties of peace which challenge our best powers and invite us to build what will last, the tasks to which we can address ourselves now and at all times with freehearted zest and with all the finest gifts of constructive wisdom we possess. To develop our life and our resources; to supply our own people, and the peolpe of the world as their need arises, from the abundant plenty of our fields and our marts of trade; to enrich the commerce of our own States and of the world with the products of our mines, our farms, and our factories, with the creations of our thought and the fruits of our character, ——this is what will hold our attention and our enthusiasm steadily, now and in the years to come, as

we strive to show in our life as a nation what liberty and the inspirations of an emancipated spirit may do for man and for societies, for individuals, for states, and for mankind.

〔中译〕 就像我开始说过的，在结束之前，我要提醒诸位，伟大的任务与和平的责任要求我们付出最大的力量，召唤我们去建设持久的和平。我们现在以及将来都要为它付出我们火一样的热情，杰出的才能和创造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开发我们的资源，向丰茂的田野和贸易市场索取，供应我们的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以我们的矿山、农场和工厂的产品，以我们思想的结晶，以我们的才干造就的成果去丰富我国及全世界的贸易。现在以至将来，这些都将不断要求我们去注意并为之付出热情。我们力求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作为一个国家，其自由和具有鼓舞性的精神解放将对社会、个人、国家以及人类作出伟大的贡献。

使世界各国之为政者皆若威尔逊然，则此空前之恶战决不致出现于二十世纪之中也。

美国今得威氏为主，辅以白来恩（Wm. J. Bryan，亦今日之理想家），故得逍遥局外，不与闻战事。若罗斯福在白宫，则国事未可知矣。

五一 歌德之镇静工夫（十二月九日）

德国文豪歌德（Goethe，马君武译贵推）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

心。”故当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物。又其所著《厄塞》（Essex，剧名）之“尾声”（Epilogue）一出，乃作于来勃西之战之日（见《年谱》一八九页。）。

此意大可玩味。怡荪尝致书，谓“以鞠躬尽瘁之诸葛武侯乃独能于汉末大乱之时高卧南阳者，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也。”亦即此意。

吾友韦莲司女士素习画，自欧洲战事之起，感愤不已，无意学画，贻书纽约红十字会，自效为军中看护妇，得报书，以女士非有经练之看护妇而却其请。女士益感慨愤懑。余以歌德之言告之，以为人生效力世界，宜分功易事，作一不朽之歌，不朽之画，何一非献世之事？岂必执戈沙场，报劳病院，然后为贡献社会乎？女士以为然，今复理旧业矣。

吾友匈加利人骆特（Hermann Roth），自战事之起，愤美洲舆论之偏袒“协约之国”（英、法、俄也），每斤斤与人争论，为德奥辩护，哓哓不休，心志既专，至不能用心学业，余感其爱国之诚，而怜其焦思之苦，至于憔悴其形神也。今日遇诸途，亦为言歌德之言。骆特君请尝试之，不知其有效否也？

五二、再与节克生君书稿（十二月十一日）

“You ask me. ‘If there is not in the life of Jesus something more note worthy than in the death of Socrates, how are we to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the death of Jesus occupies a place so much larger in the thought of the world than the death of Socrates?’ ‘In the thought of the world?’ It may be true that in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world, the death

of Jesus may occupy an important place. But i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the world, the death of Socrates surely occupies an equally important ——perhaps more improtant ——place as the death of Jesus. The death of Jesus founded a religion; the death of Socrates founded a philosophy. This philosophy has ha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upo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 and in the modern time upon our own world. The ideal of the modern world is no longer the Christian ideal of self-abnegation, but the Greek ideal of self-development; no longer the Christian ideal of Faith, but the Socratic ideal of Truth——Truth for which Socrates died! ……

"I admit that to the Christians the death of Jesus does mean a great deal more than the death of Socrates. But why? Because, it seems to me, centuries of powerful tradition have made it so……The difference is due to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of the believer. It is something purely subjective, and has no objective validity.

"You say (in chap. on 'The Heroism of Jesus' in 'Great pictures as Moral Teachers' ——by H. E. Jackson), 'With Socrates it was merely the question of his own death. With Jesus it was the problem of sin and its forgiveness.' That is not true. Socrates' Problem was not merely his own death.

"Socrates died for Truth; he sought Truth and found death. He offended the respectable people by calling their

conduct and morality into question, by believing that 'a life unexamined is not worth living.' He was persecuted in the same manner and for the same offence as Jesus was persecuted. Before his death, his friends offered to help him to escape. This he refused. By his death he gave an example to his teaching that 'not life, but a good life, is to be valued;' not death, but unrighteousness and lawlessness, is to be avoided. ……

"Had the Greek people been as religious as the Jews, had Crito, Phaedo, and Plato been as simpleminded as the fishermen of Galilee, han the Socratic teachings emphasized a little more on the supernatural than they did, ——Socraticism would have been a religion, and Socrates would have been a God. ……

"I do not deny the heroism of Jesus, but I can not belittle the heroism of Socrates."

〔中译〕"你问我'设若耶稣之死不比苏格拉底之死更引人注意，那么对于耶稣之死比苏格拉底之死在世人心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你如何解释?''在世人的心中'?还不如说在宗教徒的心中，耶稣之死占据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来得更确切一些。但在有哲学头脑的世人心中，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之死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或许前者比后者更重要。耶稣之死建立了一种宗教，而苏格拉底之死建立了一种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对于希腊和罗马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现今世界的理想

不再是耶教的克己，而是希腊人的扬我；不再是耶教的信仰，而是苏格拉底的真理，苏格拉底为之奉献生命的真理！……

"我承认所有耶教徒都看重耶稣之死而不看重苏格拉底之死。为什么呢？以余观之，这是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强大传统使之然……是信徒们的传统教育使之然。这纯粹是主观的原因，决没有半点客观的真实性。

"你又说（见H. E节克生君《伦理教师的大图像》中《耶稣的英雄主义》一章）'苏格拉底之死只是他个人的事，而耶稣之死却关系到罪与恕的问题'。这是不确实的。苏格拉底之死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苏格拉底是为真理而死。他寻找真理，却找到了死亡。他触怒了权贵，因为他说他们的行为和道德值得怀疑，因为他相信'非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过的'。他与耶稣一样因触怒权贵而死，连死法都一样。在他死前，他的友人提出要帮他逃走，却遭到拒绝。他曾说过：'赖活不足取，只有不苟活才有价值。死也不足惧，只有死于不义才可怕。'他身体力行了他的这句话。……

"设若希腊人像犹太人一样信教，设若克里图，菲多和柏拉图如同加利利的渔人一样头脑简单，设若苏格拉底的教义不是注重现世，而是稍稍看重一点来世的话，苏格拉底主义早就会成为一种宗教，苏格拉底也就会是上帝了。

"我并不拒绝耶稣的英雄主义，但是我也无法诋毁苏格拉底的英雄主义。"

卷 八

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十二日
至四年[1915]二月十四日
(在康南耳大学)

一、论充足的国防(十二月十二日)

ADEQUATE DEFENSE.

Just as Congress assembles an apparently well organized and financed movement starts to create a scare about national defenses. Although there are presented no arguments not thoroughly refuted by the European war, the backers of this movement evidently hope to cause a panic and thus get the appropriations they desire. One may well question the sincerity and patriotism of those who resort to such methods. At present they deny wanting big armaments but only ask

enough for "adequate defense". What is adequate defense? In case of war no defense is adequate that is not stronger than the opposing force, and inadequate defense, these panic creators tell us, is as good as none. So to have "adequate defense" we must create an armament more powerful than any possible combination of foes could bring against us. And that would only be a beginning, for our potential foes might suspect that we were planning to attack them, just as we suspect them of planning to attack us. They would attempt to outstrip us in building armaments. Our jingo alarmists would call attention to this, create another scare and urge further appropriations. Such a race would be ruinous. To stop it either one side would have to voluntarily retire, and thus make its peaceful intentions clear, or it would have to find some pretext to attack the other when conditions for victory would seem most favorable. Europe's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latter alternative is the most likely to be selected. Preparations for war only lead to war. The only adequate defense does not consist in armaments, but in just dealings with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s.

S. D.

〔中译〕　正当国会开会的时候，一个有组织的为国防筹资的运动正紧张进行。虽然现在的各种国防论都已经被眼下的欧战一一击破，然而这个运动的倡导者仍明显希望引起社会轰动，从而获得预期的国防拨款。人们不禁要质问求助此种方法的人，他们的诚意和爱国主义何在？此

刻这些人辩解说他们并非要大量的军备，而是要充足的国防。那么什么是充足的国防？就战争而言，任何国防，若是弱于敌国，便都谈不上是充足的国防。这些起哄的人又辩驳说，即便是不充足的国防，也胜过没有国防。所以，为了有一个“充足的国防”，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军备，能够抵挡所有可能联合起来的敌国。一经开始，便没有止境。因为我们潜在的敌人也许会怀疑我们正在计划攻击他们，正如同我们私下对他们的猜测一样。他们可能会在军备上超过我们。然而我们的好战的起哄者也会提醒吾国人注意这一点而再次起哄，促成更大的军事拨款。这样的竞赛势必使大家同归于尽。要避免这个结局，双方都应自动退出，表明各自的和平心愿。否则任何一方一旦看到对自己有利的取胜时机，便都会寻找借口攻打对方。欧洲的经验已表明后一种情况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备战只会引向战争，唯一充足的国防并不在于军备，仅仅只在于与世界人民如何共处。

此一则见“The Public”十七卷八百七十一期，其言深可玩味。

即以吾国言之，今人皆知国防之不可缓。然何谓国防乎？海陆军与日本并驾，可以谓之国防乎？未可也。以日乃英之同盟国也。海陆军与日英合力之海陆军相等，足矣乎？未也。以日英又法俄之与国也。故今日而言国防，真非易事，惟浅人无识之徒始昌言增军备之为今日惟一之急务耳。

增军备，非根本之计也；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

今世界之大患为何？曰：非人道之主义是已，强权主义是已。弱肉强食，禽兽之道，非人道也。以禽兽之道为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武装和平”者，所谓“以暴制暴”之法也。以火治火，火乃益然；以暴制暴，暴何能已？

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

推强权之说，于是有以“强”为国之的者矣。德国国歌之词曰：

> 德意志兮，德意志兮，凌驾万邦。（Deutschland，Deutschland，über alles.）

今天天下惟有一国可“陵驾万邦”耳，而各国皆欲之，则不至于争不止，此托尔斯泰所以谓为至愚也。

今之持强权之说者，以为此天演公理也。不知“天择”之上尚有“人择”。天地不仁，故弱为强食。而人择则不然。人也者，可以胜天者也。吾人养老而济弱，扶创而治疾，不以其为老弱残疾而淘汰之也，此人之仁也。或问墨子：“君子不斗，信乎？”曰：“然。”曰：“狗豨犹斗，而况于人乎？”墨子曰：“伤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同于狗豨！”今之以弱肉强食之道施诸人类社会国家者，皆墨子所谓“行则同于狗豨”者也。

今之欲以增兵备救中国之亡者，其心未尝不可嘉也，独其愚不可及耳。试问二十年内中国能有足以敌日、俄、英、法之海陆军否？必不能也。即令能矣，而日、俄、英、法之必继长增高，无有已时，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而战祸终不可免也，世界之和平终不可必也。吾故曰此非根本之计也。

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以个人名义兼以国家名义力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

难者曰，此迂远之谈，不切实用也。则将应之曰：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为迂远，则惟有坐视其死耳。吾诚以三年之艾为独一无二之起死圣药也，则今日其求之时矣，不可缓矣。

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此吾所以自附于此邦之“和平派”也，此吾所以不惮烦而日夕为人道主义之研究也。吾岂好为迂远之谈哉？吾不得已也。

二、金仲藩来书（十二月十三日）

金仲藩有书来云：

> 国势危殆，民情浑沌，仍无异我五年前未去国之时。……我国情去共和资格远甚远甚，百人中不可得一人识书字，千人中不能得一人可与道常识，百万人中不必得一人可与言外情，达治理。众愚如此，吾诚不知与谁言共和也！即真得共和矣，亦数十人之共和，而非民国之共和也。……
>
> 中央政治，近以外势逼迫，稍有清明气象。内国公债十六兆元满额，亦为人民稍有信任政府之心之征。……

三、海外之家人骨肉（十二月十四日）

得白特生夫人电话，邀星期四夜晚餐其家，以有他会辞之，乃改星期五夜。既而思之，星期四夜乃十二月十七日，为余生日，白特生夫人作此筵为余作生日耳。远客海外，久忘岁月，乃蒙友朋眷念及此，解我客思，慰我寥寂，此谊何可忘也。思及此，几为感激泪下。白特生夫妇视我真如家人骨肉，我亦以骨肉视之。

四、读戏剧七种（十二月二十日）

连日读赫仆特满（Hauptmann）两剧：

（一）《韩谢儿》　（Fuhrmann Henschel）

（二）《彭玫瑰》　（Rose Bernd）

又读梅脱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梅氏为比利时文学泰斗，为世界大文豪之一）四剧：

（一）Alladine and Palomides
〔《安拉代泥和巴罗密得斯》〕

（二）The Intruder　〔《入侵者》〕

（三）Interior　〔《内政》〕

（四）Death of Tintagiles　〔《亭太吉勒斯之死》〕

又读泰戈尔　（Tagore，印度诗人）一剧：

The Post Office　〔《邮局》〕

三人皆世界文学巨子也。

五、世界会十周纪念，诗以祝之

（十二月廿二日）

此间世界学生会（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余去年为其会长）成立十年矣（一九〇四～一九一五），今将于正月九，十，十一，三日行十周祝典。一夜不寐，作诗以祝之：

A SONNET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

"Let here begin a Brotherhood of Man,
Wherein the West shall freely meet the East,
And man greet man as man —— greatest as least.
To know and love each other is our plan".

So thought our Founders: so our work began.
This is no place to solely dance and feast!
No! It expects us all to be the yeast
To leaven this our world and lead the van!

"What have you done in these ten years?" you say.
Little: 'tis no single grain that salts the sea.
But we have faith that come it will —— that day ——

When what are dreams now dreams no more shall be,
And to this tune the Muses shall all play:
"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中译〕 **桑纳体**

为纪念世界学生会十周年而作

"且让人类博爱从此开始，
西方东方在此自由相会，
人人一样尊敬无分尊卑，
我们的安排是相互理解和友谊。"

缔造者说。于是工作开始，
这里不安排饮宴和欢舞。
不！我们要做面包的酵母，
将世界发酵，作人类先驱。

若问我十年来有何成就？
很少，不如大海中一粒盐。
我们深信定将迎来那一天——

今日之梦将会化为现实，
所有的缪斯将击节欢唱：
"人类定将凌驾万邦之上！"

诗成以示相知数人及英文文学教员罗刹先生（C. S. Northup），乞其削改，皆无大去取。今晨以示文学教长散仆生先生（M. W. Sampson），先生为言第七句之“Yeast”与第八句之“Leaven”意既复沓，字亦雅俗悬殊，不宜并立。余极以为是。惟“-east”韵不易得，故归而易之以“-est”韵。末二节亦稍有变易，似较胜矣。

“Let here begin a Brotherhood of Man,
Wherein the East shall freely meet the West,
And man greet man as man —— blest or opprest.
To know and love each other is our plan.”

So spoke our Founders: so our work began.
'Tis no mere place for us to feast and jest!
No! It prepares us for the knightly quest
To leaven this our world and lead the van!

Little we did, and ten years passed away:
No single grain it is that salts the sea,
But we have faith that come it will —— that day ——

When these our dreams no longer dreams shall be,
And ev'ry people on the earth shall say:
“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中译〕　“且让人类博爱从此开始，
东方西方在此自由相会，
人人尊敬无分贵贱尊卑，
我们的安排是相互理解和友谊。”

缔造者说。于是开始工作，
这里不是盛筵和玩笑的场所。
不！我们要到世界行侠仗义，
当人民先锋，将人民激励。

十年已逝，我们所为少矣，
不及弄成大海的一颗盐粒。
我们深信定将迎来那一天——

今日的梦想将化为现实，
地球上的人们将一起呼喊：
“人类定将凌驾万邦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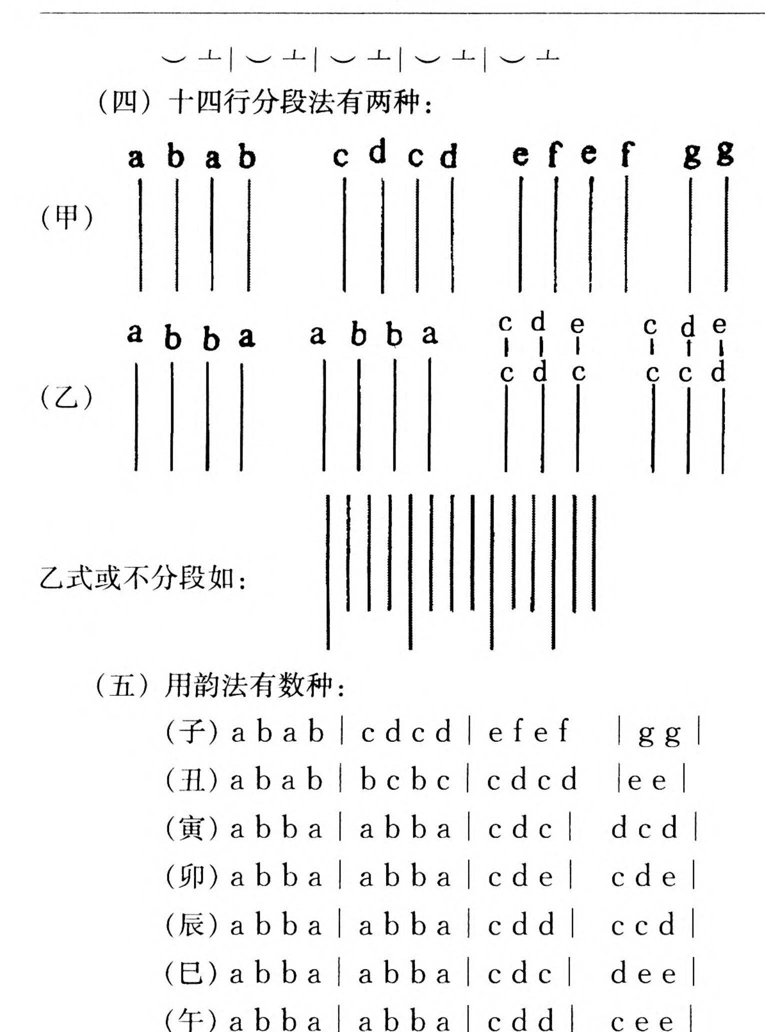
此体名“桑纳”体（Sonnet），英文之“律诗”也。“律”也者，为体裁所限制之谓也。

此体之限制有数端：

（一）共十四行；

（二）行十音五“尺”（尺者〔foot〕，诗中音节之单位。吾国之“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为一尺，仄仄为一尺，此七音凡三尺有半，其第四尺不完也）；

（三）每“尺”为“平仄”调（Iambic），如：



（五）用韵法有数种：

（子）a b a b | c d c d | e f e f　| g g |

（丑）a b a b | b c b c | c d c d　| e e |

（寅）a b b a | a b b a | c d c |　d c d |

（卯）a b b a | a b b a | c d e |　c d e |

（辰）a b b a | a b b a | c d d |　c c d |

（巳）a b b a | a b b a | c d c |　d e e |

（午）a b b a | a b b a | c d d |　c e e |

吾所用者为（乙）式（寅）调也。吾此诗为第三次用此

体，前二次皆用（甲）式，以其用韵少稍易为也。

廿四日去水牛城，车中念及前诗，复以书与散仆生先生商榷。先生来书以为第二稿所用 west 韵不如 east 韵之佳，第三句尤不如前稿，因言何不用 Priest 韵，遂成下稿。其第六七句乃先生所为也。

"Let here begin a Brotherhood of Man,
Wherein the West shall freely meet the East,
And man greet man as man —— greatest as least.
To know and love each other is our plan."

So spoke our Founders; so our work began:
We made no place for pleasant dance and feast,
But each man of us vowed to serve as priest
In Mankind's holy war and lead the van.

What have we done in ten years passed away?
Little, perhaps; no one grain salts the sea.
But we have faith that come it will —— that Day ——

When these our dreams no longer dreams shall be,
And every nation on the earth shall say:
"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中译〕 "且让人类博爱从此开始，
西方东方在此自由相会，

人人一样尊敬，无分尊卑，
我们的安排是相互理解和友谊。”

缔造者说。于是开始工作，
这里不是饮宴狂欢的场所。
每个人都立誓教士般奉献
作开路先锋，为人类圣战。

若问我十年我有何成就？
很少，但决不只是海中的一粒盐。
我们深信定将迎来那一天——

今日的梦想将化为现实，
地球上的人们将一起呼喊：
“人类定将凌驾万邦之上！”

六、《告马斯》诗（民国四年一月一日）

车中无事，复作一诗，用前体，题为《告马斯》。马斯者（Mars），古代神话所谓战斗之神也。此诗盖感欧洲战祸而作：

TO MARS

“Morituri te salutamus”.

Supreme lord, we who are about to die
Salute thee! Come have we all at thy call

To lay down strength and soul and all in all
Without a murmuring, nor knowing why!

And thou serenely watchest form on high
Man slaughter Man and Culture tott'ring fall!
And lo! the wounded－men all! －cry and craw!
And upward meet thy smiles with their last sigh!

O know thou what these dying eyes behold:
There have arisen two Giants new more strong
Than they* that made thee captive once of old.

These, Love and Law, shall right all human wrong,
And reign o'er mankind as one common fold,
And thou, great god, shalt be dethroned ere long.

* The Aloadae (Otus and Ephialtes)

〔中译〕 **告 马 斯**

“垂死之臣敬礼陛下！”

垂死之臣谨向陛下敬礼，
我们全都奉旨来到这里，
献出所有，灵魂以及力气，
没有呻吟，不问为何而死！

你在高台之上安详观看，
人与人残杀，文明被践踏！
看吧，垂死之人号叫滚爬，
你微笑着聆听他们的哀叹。

你可知垂死之人看见什么：
两个巨人又从那里站起，
比那囚禁过你的更为强壮，
爱与法律纠正人类过失，
人类将对他们膜拜顶礼，
而把你的宝座推翻在地。

爱罗德·奥托斯和埃菲尔梯斯

诗前所引拉丁文，译言“垂死之臣敬礼陛下”。古代罗马帝无道，筑斗兽之场，令勇士与猛兽斗，纵观为乐。勇士入场，举戈遥礼皇帝，高呼“Morituri te salutamus”一语，至今千载之下读之，犹令人发指也。第十、十一句所指，亦用神话故实。相传马斯尝为二巨人 Otus and Ephialtes（又名 the Aloadae〔Alo’ȧ-dē〕）所擒，囚之铜瓶之中十有三月始得脱去。

七、世界学生总会年会杂记

（一月四日追记）

耶诞节有节假十三日，余被举为此间世界学生会代表赴第八次总会年会（The Eighth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于哥伦布城（Columbus，Ohio）。道出水牛城，友人傅乃明（E. G. Fleming）来迎余于车站，因往午餐。餐后周游城市，返至一旅馆，坐谈此邦风俗，打桌球（Billiard）一盘始别。

余以车至尼格拉飞瀑城（Niagara Falls）访卜郎博士夫妇（Dr. Mortimer J. Brown）。博士夫妇曾至中国教授二年，与友人金仲藩、张彭春诸君相知甚深，今居飞瀑城，屡以书招余至其家小住，皆以故不能往，今以道出其地，故往访之，小住一日夜。

博士夫妇极相得，无有子女，夫妇共持家同艰苦，其相敬爱之深真非笔墨所能写，此真西方极乐之家庭也。夫人躬自浣洗，卜君怜之，竭其心思为购一浣洗机器以节其劳。夫人指谓余曰："此吾夫今年赠余之圣诞节礼也。"卜君问夫人，"何以赠我？"夫人笑指几上纸裹之包而不言。卜君启视，乃打字机上之转轮也。卜君公事室中之打字机轮用久，筒上平面为字粒所损，突兀不平，卜君一日偶言之；夫人默志之，一日窃入其室，抄其打字机之号数及其转筒长短而去，乃购此筒以赠其夫。灶下所用桌颇低，而夫人颀长，卜君怜之，即亲操斧斤为桌足增长一尺。此种琐屑细故，皆足见其家庭怜爱同甘苦之情，所谓"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为妇画眉"者，又何足道也？又何足道也？

卜君习化学，今为此间一工厂中司实验事。然其人思想颇隘，谈吐纯是一种实利主义。吾昔闻人言实利主义之弊将趋于见小利而忘远虑，安目前而忘未来，能保守而不利进取，初不信之，今闻卜君言其厂中主者某君之言曰："更好的乃是好的之仇也"（The better is an enemy of the good），乃不禁爽然自

失。此真实利主义之极端矣。卜夫人较其夫稍高抗。然夫妇相敬爱，初不以意见之同异而差也。

吾所见美国家庭多矣，此君夫妇及白特生夫妇为一种夫妇独居无子女之家庭。在西雷寇（Syracuse）所见达克君（John B. Tuck）之家庭又是一种，与康福（Prof. W. W. Comfort）先生家相似，其家子女盈膝，皆聪颖可喜。韦莲司女士之家父母皆老，儿子皆长大抱孙矣，女亦成人，而子女皆东西远去，此又一种家庭也。至于亥斯先生（Prof. Alfred Hayes）（法律），康斯道克先生（Prof. J. H. Comstock）（昆虫生物学），克雷登先生（Prof. J. E. Creighton）（哲），阿尔培先生（Prof. E. Albee）（哲），诸家夫妇皆博学相敬爱，子女有无，初不关心，则又一种家庭也。

在卜君家过耶诞节，与卜君同游尼格拉飞瀑，过桥至加拿大境，回望亚美利加瀑，瀑飞成雾，漫天蔽日（此四字乃真境），气象奇绝，此余第一次过加拿大境，又在冬日，所见瀑景，迥异三年前夏日在桥南所见矣。余携有摄影器，因摄六影，后皆不可印，以雾太深，日光太淡故也。

自哥伦布城归时，火车中遇一人名C. E. Butcher者，谈次偶及余摄影失败事，其人慨然出其所自摄之飞瀑影片相示，择其佳者相赠，其诸图虽非冬景，然聊胜于无，且其人之慷慨不可忘也。第一图为加拿大境，所见之屋为Cliffton Hotel，去年美墨交涉事起，南美A. B. C. 三国出而调和，三国代表会于此屋磋商和议条件。第二图为飞瀑正影。第三图为飞瀑上流之急湍。（图模糊不能制版，今删）

廿五夜与卜朗夫妇别，以车往哥伦布赴会，廿六晨至哥城。

廿六夜赴欢迎会。倭省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校长汤生博士（Dr. Wm. Oxley Thompson），哥伦布市长高卜（Mayor George J. Karb）及大学世界会会长福葛尔（R. R. Vogel）致欢迎词。赴会代表中意利诺大学教授俄利物（Prof. T. E. Oliver）及余致答词。余演说题为“At the Parting of the Way”〔《在岔道上》〕，大旨言：

> 今日世界文明之基础所以不坚牢者，以其础石非人道也，乃兽道也。今日世界如道行之人至歧路之口，不知向左向右，而又不能不抉择：将循旧径而行兽道乎？抑将改途易辙而行人道也？世界如此，吾辈之世界会亦复如是，吾辈将前进耶？抑退缩耶？

吾此篇大旨在于挑战。盖总会（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中年来颇分两派，一派主张前进，以为凡和平之说及种种学生团体，皆宜属于世界学生同盟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 des Etudiants），而总会亦宜协助主张世界和平之诸团体以辅其进行。其一派则主张狭义的政策，以为吾辈学生团体不宜干预政治问题。世界和平者。政治问题也。主张和平主义者如讷博士（George W. Nasmyth）及洛克纳（Louis P. Lochner）皆遭此派疑忌，以为此二君皆为和平团体所佣役，驱使吾辈以为之用，故当深绝之也。前派康南耳世界会主之，后派意利诺（Illinois）世界会主之。故吾针对俄利物教授下“哀的米敦书”也。余之演说在是夕五人中为最佳。次日汤生校长之夫人告余曰：“昨夜君演说后，本校法律院长内特先生谓余曰，“With all due respects to your husband, Mr. Suh Hu made the best speech of the evening.”〔‘在你丈夫看来，胡君的演说最为出色’〕”。记之以自娱。

倭省大学世界会中有女会员甚众，其人皆姝丽大方，为会中效力甚勤。廿六夜诸女会员开欢迎会，以音乐歌舞娱宾；廿七夜又开音乐会（Concert）以娱宾；为年会增进兴趣不少。

此次年会所延外来演说家皆一时名彦，其言多足令人兴起，其尤著者：

（一）Dr. Washington Gladden（传道家，著作家）on "Planetary Politics" 中言今世国际交涉之无道德，以为对内对外乃有两种道德，两种标准。其所用名词"双料的标准"（Double Standard），与余前所用恰同。余前用此名词以为独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几欲自夸"智者所见略同"矣。

（二）Prof. Joseph A. Leighton on "Culture and Ethics" 论国际道德多与余所持相合。此君为倭省大学哲学教长，其演说词极痛切明快。

（三）President Charles Wm. Dabney of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on "True Patriotism" 其持论亦多与余所持相合。

此三人皆一时名宿，而其论国际道德及爱国主义，乃足与余晚近所持见解相发明，相印证，此大足鼓励末学如余者矣。

年会议事会始于廿八日，终于廿九日，二日而已。余为议案股员长（Committee on Resolutions），为最重要之股员。廿八夜手写议案至三时始就寝，七时即起，睡三小时余耳。明日召本股股员会集，余竭力将所有议案一一通过。十时许议事会开会，余为第一人报告，所有议案二十条，除三四条志谢议案外，皆总会中年来最重要问题之久悬不决者也。余报告自十时许至下午五时半始毕，盖除食时外凡六小时。每提一案，反对派辄起驳击。幸进行派居大多数，余所提议案皆一一通过。八年悬案，一朝豁然，俾全会皆知总会多数意向所在，不致为一

二少数反对党所把持，此本届年会之大捷也。

廿九夜，倭省大学设筵宴与会代表，余席后亦有演说，题为“Toast to the Ninth Convention”〔《为第九次大会干杯》〕。

三十日，哥伦布商会以汽车招诸代表周游全市，游览Geofrey工厂及第一银行。旁午商会设席Virginia Hotel，本市商人到者甚众。席后演说，余亦与焉。题为“The Influence of the U. S. A. in China”〔《美国对中国之影响》〕。余至席上始知此题，略一构思，即以睡美人喻中国，中论中美关系，以邓耐生诗作结，首尾完具，俨然佳文，几欲自许为“席后演说之专门家矣”，一笑。

席后商会书记H. S. Warwick君以其车载余及讷博士、墨茨博士、俄利物博士周游城外风景。此城有居民二十五万，城市繁盛。城外多富人之居，华丽雅洁，虽在冬日冰雪之中亦饶风致，倘在春夏，其风景必大佳无疑也。

会事既终，三十夜以车归，三十一日抵绮色佳。余在哥伦布时，与总会会长H. M. Udovitch同榻五日，其人为俄罗斯犹太人，亦世界会佳话也。

八、善于施财之富翁（一月六日）

偶见报载此一则，以其甚有趣，故录之：

> 郁太省的一个富人能君（L. L. Nunn），有一天，在国会参议院旁听楼上旁听，看见一个童役（Page），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留心访察，询知其人年十四，名Clyde Barley，能君即资送他到康南耳大学，供他四年用费。据

参议员某君说，能君资助在康南耳大学毕业者已近五十人，都是他旅行全国时随时留意所得。

此人奇处不在好施财，乃在其随地留意人才而助之。

九、裴立先生对余前二诗之指正

（一月七日追记）

夜往见前农院院长裴立先生（Liberty Hyde Bailey）。先生为此邦农学泰斗，著书真足等身，有暇则为诗歌，亦极可诵。余以所作二诗乞正。先生以第一诗为佳作；第二诗末六句太弱，谓命意甚佳，可改作；用他体较易发挥，"桑纳"体太拘，不适用也。

一〇、记世界会十年祝典（一月十八日追记）

世界会十年祝典于正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三日举行：

第一日　夜开欢迎会，讷博士演说"世界大同国"（The World－state），余演说"世界会之目的"。

第二日　午有"旧会员午餐"。夜有"围炉小集"（Fire-side Party）。余为主席，旧会员多人演说，极欢。

第三日　夜有"列国大宴"（International Banquet），由各国会员自备餐肴。席后演说有休曼校长，麻省候选总督麦加君（Samuel W. McCall），须密教长（Prof. Nathaniel Schmidt），墨茨博士（Dr. John Mez）诸人，皆极佳。休曼校长尤佳。

此次祝典，余为干事长故颇忙碌。

一一、再游波士顿记（一月廿七日追记）

波士顿有卜朗吟会（Boston Browning Society），会中执行部书记施保定夫人（Mrs. Ada Spaulding）为哈佛大学吴康君之友。夫人邀吴康君至会中演说“Confucia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Browning”〔“儒学与卜朗吟哲学”〕，吴君谦辞之。已而思及余，因力荐余任此役。夫人以书致余，余初不敢遽诺，既思此会代表波士顿文物之英，不可坐失此机会，遂诺之。以数日之力写演说稿成，正月十八夜以火车离绮色佳，十九晨至波城，此余第二次来此也。

往访讷博士夫妇于康桥。

午往访郑莱君，遇孙学悟君；同出门，遇吴康君。余与吴康君初未相见，执手甚欢。同餐于哈佛饭厅，室极大，可容千人，此康南耳所无也。席上遇宋子文、张福运、竺可桢、孙恒、赵文锐、陈长蘅、贺楙庆诸君。

下午三时至 Hotel Vendome，为卜郎吟会会场。到者约百人，皆中年以上人，有甚老者。余演说约四十五分钟，颇受欢迎。继余演说者为一英国妇人，皈依印度梵丹教者（Vedanta），演说“Vedanta and Browning”。以余私见言之，余此次演稿，远胜余去年得卜朗吟奖赏之论文也。

吴康君宴余于红龙楼，同席者七人，极欢。

夜宿卜朗吟会执行部长陆次君（Rev. Mr. Harry Lutz）之家，陆君夫妇相待极殷，见其二子焉。

*

二十日晨至哈佛，重游大学美术馆（Fogg Art Museum）。

访米得先生（Edwin M. Mead）于世界和平会所（World Peace Foundation）。此君为此间名宿，著书甚富，为和平主义一健将。访张子高于青年会，不遇。

至康桥赴世界会（哈佛）午餐，纳博士、墨茨博士及南非巴士曼君（Bosman）等皆在座。

下午，与郑莱君往游波城美术院（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访其中国画部主者，承令一日本人指示余等。其人名富田幸次郎，极殷勤，指导甚周至。所见宋徽宗《捣练图》，马远三幅，夏圭二幅，其一大幅夏圭画尤佳。富田君语余，“以馆地太隘，故仅此数幅陈列于外。尚有多幅深藏内室，不轻示人，以时太晚，不能相示。如君等明日能来，当一一相示。”余本拟明晨去纽约，以此机不可坐失，遂决意明日再来，与约后会而去。

是夜，澄衷同学竺君可桢宴余于红龙楼，同席者七人，张子高后至，畅谈极欢。昨夜之集已为难继，今夜倾谈尤快，馀与郑君莱话最多，馀人不如余二人之滔滔不休也。是夜，所谈最重要之问题如下：

一、设国立大学以救今日国中学者无求高等学问之地之失。此意余于所著《非留学篇》中论之极详。（见《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

二、立公共藏书楼博物院之类。

三、设立学会。

四、舆论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重要。吾与郑君各抒所谓“意中之舆论家”。吾二人意见相合之处甚多，大旨如下：

舆论家：

（一）须能文，须有能抒意又能动人之笔力。

（二）须深知吾国史事时势。

（三）须深知世界史事时势。至少须知何处可以得此种知识，须能用参考书。

（四）须具远识。

（五）须具公心，不以私见夺真理。

（六）须具决心毅力，不为利害所移。

郑君谈及俄文豪屠格涅夫（Turgenev）所著小说“Virgin Soil”之佳。其中主人乃一远识志士，不为意气所移，不为利害所夺，不以小利而忘远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君独超然尘表，不欲以一石当狂澜，则择安流而游焉。非趋易而避难也，明知只手挽狂澜之无益也。志在淑世固是，而何以淑之之道亦不可不加之意。此君志在淑世，又能不尚奇好异，独经营于贫民工人之间，为他人所不能为，所不屑为，甘心作一无名之英雄，死而不悔，独行其是者也。此书吾所未读，当读之。

*

二十一日晨往美术院访富田幸次郎，与同至藏画之室。此院共有中日古画五千幅，诚哉其为世界最大“集”也。（英文Collection，余译之为“集”，初欲译为“藏”，以其不确，故改用“集”。）是日所观宋元明名画甚多，以日力有限，故仅择其“尤物”（Masterpieces）五六十幅观之。今记其尤佳者如下：

一、董北苑《平林霁色图》　郑苏戡题字“北苑真笔”。董其昌跋。王烟客（时敏）跋。端陶斋（方）跋。此画为一满人所藏，字朴孙，号三虞堂主人，不知其姓名，以英文音译之，乃勤信也。此画饶有逸气，为南派神品。

二、阮文达藏《宋元拾翠》册页　此集皆小品册页。其尤佳者：

（一）顾德谦《文姬归汉图》

（二）胡瑰画《番马》

（三）范宽一画

（四）夏圭《山水》

（五）班恕斋（惟志）一幅

（六）王振鹏《龙舟》

此集尚有宋绣花鸟一幅，其线色已剥落，然犹可供史家之研究也。

三、宋陈所翁（容）画《瀑龙图》大幅　此画大奇，笔力健绝；惜有损坏之处，为俗手所补，减色不少。

四、赵子昂画《相马图》。

五、管夫人《墨竹》　有夫人之姊姚管道果题跋。

六、王振鹏（朋梅，永嘉人）《仿李龙眠白描》一幅　有钱大昕题字。另有他跋无数。此画大似龙眠，向定为龙眠之笔；钱大昕始见树干题"振鹏"二字，细如蝇头，乃定为王振鹏之笔。

七、　仇宝父（寅）　《骑士图》。

八、　《犬图》（无名）　大佳。

九、　《蜻蜓图》（无名）花卉虫物皆佳。

十、　《观瀑图》（无名）疑明以后之物。

十一、钱舜（元人）　《花卉》。

十二、马远（?）　《观音》。

十三、《释迦》（无名）　著色极深而新，元人物也。

十四、学吴道子画三幅：

（一）天官紫微大帝

（二）地官清翠大帝

（三）水官洞阴大帝

皆工笔也，学画者可于此见古人作画之工。（此三幅初疑为道子真笔，院中赏鉴家以为宋人仿本耳。）

十五、陆信中《十六罗汉图》十六幅　著色甚有趣，惜太板不生动耳。

十六、《五百罗汉图》一百幅之十　此百幅为宋人赵其昌、林定国所作，在日本某寺，凡百幅，每幅五罗汉。此院得十幅，余仍在日本。著色极佳，画笔亦工致而饶生致，远胜上记之十六幅矣。此画与上记之十六幅皆足代表所谓“佛氏美术”，甚足供研究也。

此外不可复记矣。

既出藏室，复至昨日所过之室重观所已见之画。其宋徽宗一画，有题签为“摹张萱《捣练图》”，此幅真是人间奇物，不厌百回观也。

富田君知余不可久留，仅邀余观日本画一幅《平治物语绘卷》，写战斗之景，人物生动无匹。（为庆恩时代名笔，不著画家姓氏。）

与富田君别，谢其相待之殷，并与约如今年夏间有暇，当重来作十日之留。

院中藏画，多出日人冈仓觉三购买收藏之力。此君乃东方美术赏鉴大家，二年前死矣。著书有“The Ideals of the East”(Okakura Kakuzo；2nd ed. London，Murray)。

下午三时去波士顿，夜九时至纽约。以电话与韦莲司女士及其他友人约相见时。

*

二十二日至纽约美术院（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韦莲司女士亦至，导余流览院中“尤物”。女士最喜一北魏造像之佛头，其慈祥之气，出尘之神，一一可见。女士言，“久对此像，能令人投地膜拜。”此像之侧，尚有一罗汉之头，笑容可掬，亦非凡品。院中有中国画一集，皆福开森氏所藏，今日乃不可见，以新得 Benjamin Altman Collection 方在陈列，占地甚多，不得隙地也。

午后，一时至女士寓午餐，遇 John Ward Young 君夫妇，皆韦莲司家之友也。

下午，四时许以火车至纽约附近一镇名 Upper Montclair, N. J. 访友人节克生君（Rev. Mr. Henry E. Jackson 为 the Christian Union Congregational Church of Upper Montclair 之牧师）于其家。此君即前与余论耶稣之死及苏格拉底之死之异同者也。此次闻余来纽约，坚邀过其家为一宿之留，不得已，诺焉。既至，见其夫人及一子（Robert）一女（Ruth），蒙相待甚殷。夜与此君谈宗教问题甚久，此君亦不满意于此邦之宗教团体（Organized Christianity），以为专事虚文，不求真际。今之所谓宗教家，但知赴教堂作礼拜，而于耶稣所传真理则皆视为具文。此君之家庭极圆满安乐。节君告我曰：“吾妇之于我，亦夫妇，亦朋友，亦伴侣。”此婚姻之上乘也。是夜宿其家。

*

二十三日晨以车归纽约，往访严敬斋（庄）及王君复（夏）于哥伦比亚大学。闻邓孟硕亦在此，访之于其室，相见甚欢。敬斋告我，此间有多人反对余之《非留学篇》，赖同志如王鑑、易鼎新诸君为余辩护甚力。余因谓敬斋曰，“余作文字不畏人

反对，惟畏作不关痛养之文字，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则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须言之有物，至少亦须值得一驳，愈驳则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驳耳。

与敬斋、君复同餐于中西楼。闻黄克强已去费城。不能一访之，甚怅。

下午，访韦莲司女士于其寓，纵谈极欢。女士室临赫贞河，是日大雾，对岸景物掩映雾中，风景极佳。以电话招张彭春君会于此间。五时许，与女士同往餐于中西楼。余告女士以近来已决心主张不争主义（Non－resistance）（参观本卷第一则），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作求三年之艾之计。女士大悦，以为此余挽近第一大捷，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余去夏与女士谈及此问题时，余犹持两端，即十一月中在 Syracuse 演说“The Great Wa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n Oriental”〔“从东方的观点看这次大战”〕时，犹以国防为不可缓，十二月十二日所记，乃最后之决心。女士知吾思想之变迁甚审，今闻余最后之决心，乃适如其所期望，故大悦也。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参观卷七第一六则及第三五则）

是夜宿哥伦比亚大学宿舍，与王严邓三君夜话。邓君当第二次革命前为上海《中华民报》主任，忤政府，为政府所控，受谳于上海租界法庭，罚禁西牢作苦工六月，另罚锾五百元。是夜，邓君自述狱中生活甚动人。

友朋中尝受图圄之苦者多矣，若张亦农（耘）辛亥自西安南下，有所谋，途中为西川厅所拘，解至南阳道，居狱中月余，几罹死刑，幸民兵破南阳始得脱。去夏亦农为余道之，竟夕始已。

*

二十四日以车归。车中读《纽约时报》，见有日本人 T. Iyenaga 博士所作文论“Japan's Position in the World War”〔《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地位》〕，道远东外交史甚详。其论中国中立问题尤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其言虽狂妄，然皆属实情。在今日强权世界，此等妄言，都成确论，世衰之为日久矣，我所谓拔本探原之计，岂得已哉！岂得已哉！

AS TO CHINESE NEUTRALITY.

In undertaking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beyond the war zone prescribed by China, some charge Japan with the violation of China's neutrality. Yes, Japan did violate the neutrality of China in exactly the same sense as England and France would violate the neutrality of Belgium by making it the scen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ir effort to drive out the Germans from that much-harassed country. Before Japan landed her troops at Lungkow the Germans in Kiao-Chau had been taking military measures in the Shantung Province far beyond the zone within which China asked Germany and Japan to limit their operations. It would, then, have been suicidal for Japan to confine her military action within the so-called war zone. Others again impute to Japan the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should she retain Kiao-Chau after the war. I cannot agree with such a construction. Of course, we cannot foretell what final agreement will be m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bout Kiao

-Chau. This much, however, is certain: If the Allies finally win, Japan will have proper claims to make for the blood and treasure expended for the capture of Kiao-Chau and in running the great risk of having for her foe a power so formidable as Germany. Even should Japan decide to retain Kiao-Chau, it would not be a violation of China's integrity, for Kiao-Chau was not a part of China; its complete sovereignty, at least for ninety-nine years, rested in Germany.

〔中译〕 **论中国之中立**

日本在中国划定的军事区域之外采取军事行动，有人指责说是破坏了中国的中立。是的，日本确实破坏了中国的中立，正如同法国和英国，他们为了将德国人从备受折磨的比利时驱赶出去，便将比利时用作军事行动的战场。他们也肯定是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

在日本涉足龙口之前，在胶州湾的德国人就一直在山东省的非军事区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早就要求日本和德国限制他们的军事行动。日本如果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所谓的军事区之内，那就无异是自取灭亡。又有人指责说如果战后日本仍占有胶州湾，那就是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我不能苟同此说。诚然我们不能预见中国和日本就胶州湾最终将达成什么协议。然而有一件事是最要紧的，假若协约国最终获胜，日本将有正当的理由宣称他为了获得胶州湾已经付出了鲜血和金钱的代价，更何况他又冒着极大的风险与德国这样一个可怕的强国结为仇敌。即使日本决定

占有胶州湾，这也没有破坏中国领土的完整，因为胶州湾早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胶州湾的主权早已归于德国，至少有九十九年了。

〔附记〕 归绮色佳后三日，君复寄示此论，欲余一一斥驳，余复书曰："此日人不打自招之供状，不须驳也。"

车中又读一文，论《不争主义之道德》，则如羯鼓解秽，令人起舞：

ETHICS OF NON-RESISTANCE

SIR: In an editorial entitled "Security for Neutrals," in The New Republic, the argument was advanced that the violation of Belgium proves the necessity of arma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we would preserve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 world in which a Belgium could be violated was a world in which national inoffensiveness offered no security against attack and in which a pacifist democratic ideal would have to fight for its life." If an ideal must fight for its life, may I suggest that a gun is an ineffective weapon for it? If your gun kills your opponent, naturally he can't be a strong supporter of your ideal. If your gun wounds him, naturally he won't be a strong supporter of your ideal. If you get shot by his gun —— by the rules of warfare he will shoot you only if you are trying to shoot him —— your ideal loses the only supporter it has. If Belgium and England and France had determined to uphold an ideal, such as democratic antimili-

tarism, and to persuade Germans to accept their ideal, they were idiotic to go about killing some of the Germans they wished to convert, and getting thousands of their own men —— supporters of their ideal —— into slaughter-trenches. It is an acknowledgment of lack of faith in the efficacy of an ideal to urge that it must have guns in order to live. If an ideal is worth anything at all it will make its own persuasive appeal to the minds of men, and any gun —— protected ideal is likely not to be an ideal at all, but only gun —— protected selfishness.

It was criminal for Belgians to shoot German peasants. It was criminal for German peasants to shoot Belgian factory-hands. On one side it was criminal self-preservation, the Germans fighting for their homes with the fear that if they did not march through Belgium, the French would, and on the other side it was criminal self-preservation, the Belgians fighting for their homes. What more am I saying than that war is hideously wrong? I am saying that war for self-preservation is hideously wrong, that self-preservation at the cost of war is criminal.

Would I kill a stranger in order to prevent his killing a neighbor? If there were no other way to prevent him —— yes —— or else I would be guilty of permitting murder. France is the cultural neighbor of Belgium —— Germany compared with France is the stranger. Was Belgium therefore justified in trying to prevent Germany from crushing

France? By no means, because by resisting Germany, Belgium made it possible for England and France to crush Germany. If my neighbor was bent on murdering the stranger, should I kill the stranger? No, for then I should be abetting murder. Belgium was aiding her neighbor France to murder German soldiers. The only argument that can be offered for Belgium is that she acted in self-defense, but I maintain that the setting up of self-defense above all consideration of others is criminal, for it logically leads in the end to murder.

The editorial to which I have referred maintained that if Belgium had refused to fight she would have been cowardly. Does the Editor of The New Republic hold that the Socialists who vowed a year ago that they would refuse fo fight, and who quickly joined the ranks when war was declared-does he hold that these men would have been more cowardly than they were if they had stood out against mobilization? Surely one cannot call the Socialists cowards because they did not refuse to fight, and with the same lips say that the Belgians would have been cowards if they had refused to fight. I believe that the man who kills another in self-preservation is a coward. He is a coward because he is so much afraid to lost his property or life that he is actually willing to commit murder. Am I a coward when I declare before God and my conscience that I would refuse to enlist even though there were conscri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create an army to resist foreign invasion? If I were a Quaker, there are precedents

from Civil War times unter which I could legally escape service at the front. But I am not a Quaker. I would probably have to suffer imprisonment or execution for treason. Some of my friends who will read this present statement may despise me. Other young men may sneer at me. Yet I say I would never willingly kill a man to save my own life. Now, do you think me a coward?

I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self-preservation is their highest duty, let them put their trust in armament as the only "security for neutrals." If they ever come to believe what the Greatest Man taught —— a doctrine his Church has been denying —— they will see that war even in self-defense, like all war, is murder, is criminal and cowardly.

Frederick J. Pohl.

New York City.

不争主义之道德

〔中译〕 在《新共和》杂志一篇题为《中立国之安全》的社论中，某君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由比利时之遭侵略推出结论证明美国为维护国家利益起见必须要有必要的军备。“在这个世界上连比利时都要受到侵犯，那么任何国家的‘不犯人’主义对于任何外来侵略均无安全可言。一个持和平民主之主义的理想主义者，首先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如果一种理想先得为自己的生存而抗争，那还用我来说明他用以抗争的枪杆子是毫无效用的武器

吗？如果你枪杀了你的仇敌，自然他就不可能是你的理想的积极支持者。如果你用枪伤害了他，自然他也不会是你的理想的积极支持者。按照战争规则，如果你要射击他，他也会射击你。万一你被他击中，那么你的理想也就失去了唯一的支持者。如果比利时、英国、法国决心抱民主的反战主义，为了说服德国人接受他们的主义，他们却去屠杀德国人，而这些德国人本是他们打算要说服的，并又使成千上万的自己理想的支持者成为杀人凶手。他们这样做，岂不是白痴吗？如果一种理想必需为了自己的生存去动武抗争的话，这就必定是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的表现。任何稍有价值的理想必定是以说服去打动众人之心的。任何用武力维护的理想也就不是理想了，而只不过是武力保护下的利己主义。

德国农民枪杀比利时工人是犯罪，比利时人枪杀德国农民也是犯罪。德国人担心他们若不假道比利时攻打法国，法国一定会假道比利时攻打他们，因此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斗，这种自卫是一种犯罪。同样比利时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斗也是一种犯罪，还用我来说明战争是极为错误的么？我要表明的是为自卫而战斗是极为错误的，为了自卫而发动战争就是犯罪。

为了阻止一个陌生人杀我的邻居，我会去杀这个陌生人吗？如果没有其他的法子好阻止他（确实没有）我又不去杀他，那我岂不是容许杀人而有罪吗？法国人是比利时人有教养的邻居，相比较而言德国人就是那个陌生人了，这样比利时就为自己阻止德国去践踏法国的行为找到了一个辩白的理由了吗？不管怎样比利时阻止了德国，就有可

能使英国和法国去侵略德国。

如果我的邻居没有办法，只好去杀那个陌生人的话，我也要杀那个陌杀人吗？不。不然我就是协同犯罪了。比利时帮助邻居法国杀德国士兵，比利时可能会为自己辩解说，这是自卫行为。但是我以为任何基于不为他人着想的自卫都是犯罪，因为它最终必定会导致杀害别人。

我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以为如果比利时拒绝参战，就将被人看作胆小鬼。社会党人在一年以前立誓不参战。可是战争一起，他们便即刻加入战争的队伍。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而是站出来反对动员令的话，试问《新共和》的主编，他们哪一种行为更为懦怯呢？当然大家决不会叫社会党人做胆小鬼，因为他们没有拒绝参战。说这话的人又会说比利时若不参战便是胆小鬼。我认为一个人为了保存自己去杀人便是胆小鬼，因为他害怕失去自己的产业和生命，宁可去杀人，他实实在在是一个胆小鬼。如果我面对美利坚合众国为抵御外侮而发起的征兵动员令，敢于当着上帝和自己的良心发誓决不去当兵，我是一个胆小鬼吗？如果我是一个魁克党人，我便可援引内战时期的先例而合法地逃脱军事服务。可我不是一个魁克党人，于是我大约就 只好去蹲监狱或是因叛国罪而服刑了。看了我的这篇文章的朋友一定会鄙视我，其他的青年也必定要耻笑我。但是我还是要说，我决不为了救自己的命而去杀人，现在你还认为我是一个胆小鬼么？

假如美国的国民仍然相信自卫是他们最高的责任，那就让他们去相信军备是中立国安全的唯一保障吧！如果某一天他们终于相信了上帝所倡导的学说（一直遭到他的教会

诋毁的学说)，那么他们便会明白自卫的战争与其他的战争毫无区别，都是凶手、罪犯、懦夫的作为。

佛兰德立克·保尔 纽约市

此君真今日不可多得之人，当觅其住址与结交焉。

车中忽起一念如下：

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

日本数胜而骄，又贪中国之土地利权。

日本知我内情最熟，知我无力与抗。

日本欲乘此欧洲大战之时收渔人之利。

日本欲行门罗主义于亚东。

总之，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日本者，完全欧化之国也，其信强权主义甚笃。何则？日本以强权建国，又以强权霸者也。

吾之所谓人道主义之说，进行之次宜以日本为起点，所谓擒贼先擒王者也。

且吾以舆论家自任者也，在今日为记者，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风俗国力人心。

据上两理由，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语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演说为期。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皆大误也。

吾其为东瀛三岛之"Missionary"乎？抑为其"Pilgrim"乎？抑合二者于一身欤？吾终往矣！

夜六时至绮色佳。此次旅行毕凡六日。

一二、罗斯福昔日之言（一月廿八日记）

This nation's foreign policy is based upon the theory that right must be done between nations precisely as between individuals. …… We have behaved, and are behaving, toward other nations as in private life an honorable man would behave toward his fellows.

——Theodore Roosevelt: Message to Congress, Dec. 8, 1908.

[中译] 国家的外交政策理论应该把国家间行正义原则与个人间行正义的原则看作是一样的。……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现在仍然是这样，那就是对待别国的行为一如一个君子在个人生活中对待他的同伴一样。

——西奥多·罗斯福：《国情咨文》1908.12.8

Justice and fair dealing among nations rest on principles identical with those which control justice and fair dealing among the individuals of which nations are composed, with the vital exception that each nation must do its own part in international police work.

——T. Roosevelt: The Ossawatomie Address, August, 1910.

[中译] 体现在国际交往间的公正和正义的原则，与个人交往间的公正和正义原则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每个国家还须完成他作为国际警察的那一份职责。

——西奥多·罗斯福:《奥沙瓦托密演说》1910.8.

不图罗斯福亦能作此言。

一三、英日在远东之地位(一月廿九日)

读"Everybody"杂志,有伦敦《每日电报》远东访员 Gardner L.Harding 论青岛一文。其论英国之地位,尤足发人深省。中引八月二十二日《公论西报》之言曰:

> The position now is that Japan (in besieging Tsing Tao) has practically forced the hand of Great Britain.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British, if not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Far East.
>
> [中译] 现在的情形是,日本(正在攻占青岛)实际已经缚住了大英帝国的脚,这是大英帝国(不是欧洲)对远东的影响终结的开始。

又引《字林西报》:

> It is not easy to believe that Japan acted in the final stage with the full consent of England, ……It seems impossible.
>
> [中译] 难以令人置信的是,日本在最后阶段的行动是在英国的同意下进行的。……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

《公论西报》屡言日英协约之非计曰:

England has suffered a severer blow in this disgraceful episode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中译］ 英国在这一次极不光彩的行为中所遭受的打击比他过去一百年里在远东所遭受到的任何一次打击都要重得多。

一四、C.W.论男女交际之礼(二月三日)

C.W.来书,摘录其精华如下。此君思想不凡,真能超然尘表者也。

My habit, as you well know, is to consider what is right for the highest type of human being……The only "propriety" between those persons of the highest type — that is those who have had their eyes opened to the beauty of a still higher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uls stimulated to the constant effort of realizing it —— is propriety of thought. It is quite simple, isn't it? The things worthy of either of two people to be thought of at all, can worthily be thought of together. ……

When one thinks alon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ich one faces squarely and then casts away as unfit, and if one does this as promptly before speaking, surely there can be no impropreity. And in the association (or friendship) of man and woman, surely this all holds good, if the truth of sex attraction is clearly understood and valued for just so much as it is

good for, and if, when it consciously appears not of use, it is consciously put away by wilful turning of the attention to the higher side of that friendship. And be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effort being called into action, should all the richnes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whose real life after all is spiritual and not physical, be blocked by a "sense of propriety"? Surely some of the closest and most stimulating interaction of thought comes between two persons —— no more. It is true between two women, and I feel sure it is so between two men, and it is tru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

〔中译〕 我的习惯,正如你非常了解的,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对于最高层次合适的"礼仪"……。最高层次的人,他们总是追求人类更高发展的美,灵魂不断受到激励去力求实现这种美。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之间的"礼仪"是一种属于思想上的东西,这难道不是非常简单的吗?对于双方交往中任何一方值得去思考的东西,完全也值得双方共同来思考……。

有许多东西,当你正视它之后便会知道它是不合适的而要放弃它。如果一个人在开口说话之前能这样想一想的话,那就不可能有不合乎"礼仪"的行为了。这也适用于男女之间的交往。只要性吸引的真谛被清楚地了解,看重它本来的价值,自觉地抛开它的实用性,自觉地将注意力转向这种交往中的较高层次的一方面,要将这一切努力付之于行动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对于那些生活的本质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人们来说,他们之间的丰富的交往还会受

到所谓“礼仪”的阻碍么？两个人之间最容易产生亲近的、激发思想交流的欲望。两个女人之间是如此，两个男人之间是如此，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也同样如此。……

右论男女交际之“礼”，可谓卓识。此论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盖此邦号称自由耳，其社会风尚宗教礼俗，则守旧之习极深，其故家大族尤甚。C. W.，女子中之有革命眼光者也。其家庭中之守旧空气，C. W. 对之如在囹圄，其远去纽约，终岁仅数归，未尝不为此故。此君盖可谓为“divine discontent”者也。又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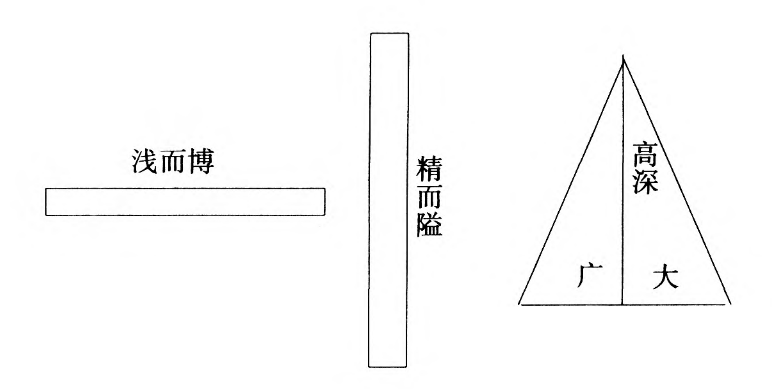
“Education——Choice——then Vital Activity——is not this the way a people should develope?”

〔中译〕“教育——选择——然后是至关重要的行动，这不正是人们应该遵循的发展道路吗？”

此见道之言也。

一五、为学要能广大又能高深（二月三日）

学问之道两面（面者，算学之 dimension）而已：一曰广大（博），一曰高深（精），两者须相辅而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余失之浅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



一六、加滕演说远东问题(二月四日)

前记英日在此次远东战祸之地位(本卷第一三则),顷读日本外相加藤在议院演说之词(九月五日),有大足与前所记相发明者,节录之:

"Therefore in as much as she is asked by her Ally for assistance at the time when the commerece in Eastern Asia is subjected to constant menace, Japan, which regards that alliance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er foreign policy, cannot but comply with such request and do her part. Besides, in the opin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possession by Germany, whose interests are opposed to those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of a base of her powerful activities in one corner of

the Far East is not only a serious obstacle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rmanent peace of Eastern Asia, but is also in conflict with the more immediate interests of our own Empire.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resolved to comply with the British request and if necessary in doing so to open hostilities against Germany and after the Imperial sanction was obtained, they communicated this resolution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ull and frank exchange of view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followed and it was finally agreed between them to take such action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general interest contemplated by the Agreement of Alliance."

〔中译〕 当远东的贸易不断受到威胁之际，向来以结盟为其外交政策主导原则的日本，在她的盟国请求援助时，则不可能不答应这个请求，而尽她应尽的一份责任。此外，政府认为德国的利益与日英结盟的利益是相对立的。她在远东的一隅为其强有力的行动占据一个基地，不仅对维持东亚持久和平是一个严重的障碍，而且也与我们帝国最直接的利益相冲突。因此政府决定答应英国的请求，而且决定在必要时采取与德国政府相敌对的行动，一经获得天皇批准，政府即与英国互通这个决定。在完全坦诚地交换各自的看法之后，最后一致同意采取这样的步骤，正是为了保卫日英盟约所规定的利益所必需的。

一七、本校学生的文学团体(二月四日)

本校有学生团体无数，有所谓文学会者（Literary Soci-

eties)，则能文者雅集谈文之所，每周会时，或读会员所自著作，或读古今人名著，继以讨论，侑以饮食，盖远胜入市看影戏，至荷兰店喝酒多矣。去年有巨帙小版会(Tome and Tablet)，推余为会员，今有草稿会(The Manuscript Club)，于上周举余为会员。连类记之，亦学生生活之一斑。

一八、《李鸿章自传》果出伪托(二月四日)

前记余疑此邦出版之《李鸿章自传》("Memoirs of Li Hung Chang,"Edited by Wm. Francis Mannix.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13)为出于伪托(参看卷七第一九则)，后久不能得此书，遂亦置之。今得读此书，得铁证无数，一一记之，为作一文揭其奸伪，送一杂志登之，自以为生平一大快事。

一九、矛　盾(二月六日)

THE DIFFERENCE.

For The Public

He won some twenty medals —— he
Had killed some twenty score,
And just for this they knighted him,
And honored him some more.

And this man killed but one (a flash
Of anger o'er a card),
And so at sunrise he was hanged

High in the prison yard.

And thus the wonder grows —— why one
Should die at rise of Sun,
And why such difference should be
Twixt many killed, and one!

Joseph Dane Miller.

〔中译〕 矛 盾

——为大众而作

他赢得二十多枚勋章，
因为他枪杀了数百个人，
为此而向他授勋，
奖励他去杀更多的人。

这一位却只杀了一个，
为了一张牌一时性起，
因此在太阳升起之际，他将被
高高地挂在监狱院子当中吊死。

这样你也许会要纳闷，
为什么他要死于日出时分，
在杀一个与杀许多之间，
竟然有如此巨大的矛盾！

——约瑟夫·丹·米勒

此即《墨子·非攻篇》之大旨，此即吾所谓“不一致”。不一致者，

自相矛盾之谓也。墨子曰:"此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耶稣曰:"嗟,汝妄人,汝捉杀蚊蚋而吞橐驼。"(Ye blind guides, which strain at a gnat, and swallow a camel.——Matt. 23:24.)即此意也。世人懵懵,吾其奈之何哉!

二〇、《战时新妇》(二月六日)

二月份《世纪杂志》(The Century)载有短剧一篇,名《战时新妇》("War Brides" by Marion Craig Westworth),甚足动人,战后文学界之佳作也。

二一、"室中摄影"两帧(二月六日)

吾喜摄影而不能工,以不能多费时日于此也。近得二影,皆室中所摄,颇不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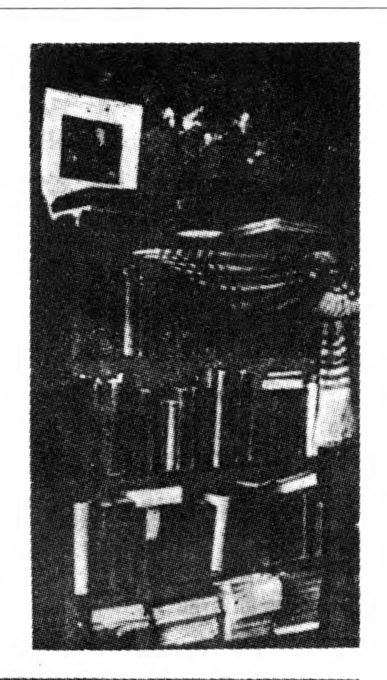
一为室中书架之图。架上"薛克莱曼"花(Cyclamen)一盆,乃元旦日某所赠物。今花将残萎,故及其未落,为作此图。架上小影,乃故人亥叟遗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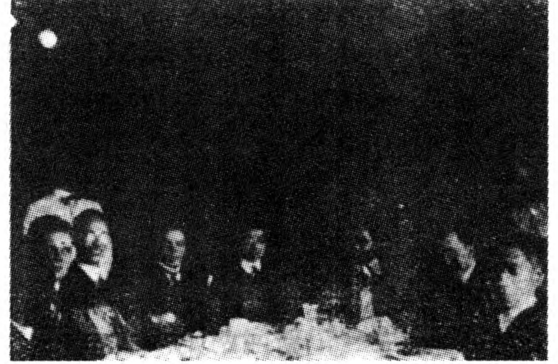
一为哈佛世界会午餐之图。余在康桥时,哈佛支会职员招余餐于哈佛大餐室之别室,席终,纳博士以余所携摄影器为摄此影。此影光影得宜,大有画意,可谓佳作,不独为四海兄弟一时胜集之纪念已也。

二二、记新闻两则(二月六日)

今日(二月六日)报载两事,可记也:

室中摄影





一为美国海军费案之通过。全案共需美金一四一,一八九,七八六元。

一为卡匿奇(Andrew Carnegie)及洛克非老(Rockefeller,J. D. Sr.)二人同日受美政府所委实业界关系调查部(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之质问。二人皆世界巨富,施财如土。积年以来,卡氏共散财三二四,六五七,三九九元,洛氏共散财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可谓豪矣。受质问之时,卡氏意气自如,庄谐杂出,倾倒一堂。其论积财,有足观者,记其最精警一语如下:

> "The day is not far distant," said Mr. Carnegie, "when the man who dies leaving behind him millions of available wealth, which were free for him to administer during life, will pass away unwept, unhonored, and unsung, no matter to what use he leaves the dross which he cannot take with him. Of such as these the public verdict will then be: '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
>
> 〔中译〕"这一天不会太远,"卡匿奇先生说,"一个人死后还留下万贯家财,那么他死时将无人哀悼,无人纪念。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财富,不管他身后如何处置,终究只是一团废物。人们自会有一句话来裁决他:'作为富翁而死是毫无价值的。'"

洛氏则奄奄无生气,体弱故也。洛氏吾未之见,卡氏去年在此演说吾尝见之,其人短小精灵,望之不似陶朱之流也。

二三、裴伦论文字之力量(二月)

But words are things, and a small drop of ink,
Falling like dew upon a thought, produces
That which makes thousands, perhaps millions, think.
Byron－Don Juan, Canto III, St. 88.

〔中译〕 语言是看得见的东西，一滴墨水
像露珠滴在思想之上
它使无数人展开了思维的翅膀。
——裴伦：《唐璜》

二四、与普耳君一段文字因缘(二月)

前记自纽约归，车中读一文论“不争之道德”(本卷第一一则，五二七页)，归后作长书投之作者普耳君(Frederick J. Pohl)，表吾之同意。其人得之，甚感吾意，今日答一长书，遂订交焉。

吾书之大旨如下(录原书一节)：

“What the world needs to-day, it seems to me, is a complete dethronement of the undue supremacy of the Self. The morality of our age is too much self-centered. The idea of self-preservation has scarcely ever been challenged, and consequently many expediencies have been done in the name of self-preservation, nay, many crimes have been committed in its

name! To remedy this inveterate evil, we must extend our present conception of *meum* to its widest horizon possible, We must overthrow the superstition that self-preservation is the highest duty. We must take the attitude of non-resistance, not as the expedient attitude, but as the *right* attitude, not out of necessity, but at our own volition.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I believe, must be sought in some such long forgotten truths as this"……(Feb. 2)

〔中译〕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迫切的需要就是彻底废除过分的自我至上。当今的道德过于推崇自我中心。自我保存的思想很少遭到批评,自然许多出于私利的考虑都借着自我保存的名义得以进行,而且许多罪恶也以它的名义而发生!为了改正这个积习已久的错误,我们应尽力拓展现时这个自我观念,推翻自我保存的迷信,不应以它为最高的本能,而应采取不争主义的态度,不应抱谋私利的态度,而应采取正义的态度。这种不应是被迫的,而应是自觉自愿的。我以为世界的拯救应从那些久已被人忘却的真理中去寻找……(二月二日)

普君答书曰,

Your letter of appreciation of my communication to the *New Republic* gave me the greatest pleasure. More than that it gave me encouragement when I was sorely in need of it. The certainty that there was at least one reader with sufficient clarity of vision to see the truth made

me believe that there were others also. I thank you most sincerely for writing what you did.

I found only two sympathizers before I sent the communication, and since it appeared, even members of my family have told me that they were sorry to have me put myself on record as believing such nonsense. I have an article of some length which I have been vainly trying to have published ,and I had almost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it was no longer worth while trying to place it when your letter came and gave me new enthusiasm.

"The war fever sweeps men so easily! ……There is need for men to carry on a fight not for pro-German or anti-German sympathy but for anti-war sentiment. Deeper than that, it is anti-use-of-physical-force, that needs advocacy, or —— what you pointed out as the heart of the whole matter —— anti-self-preservation. The Belgian Poet Maeterlinck says that 'self-preservation is the profoundest of all our instincts'. Surely he thought very superficially. ——Of course we may agree with him that self-preservation is the profoundest *instinct*, but many men have in all ages found many claims more insistent than that of self-preser-vation. Self-preservation is not the profoundest *motive* of human action. Men will die for duty, honor, love, etc, even for revenge. The individual must be willing to sacrifice life for duty and honor. Must not the state also? Do not claims of duty and honor and

the ideal of the Brotherhood of States appeal to governments as weell as to individuals? They do ,but their appeal has either not been recognized or the way to answer their appeal has not been followed. The idea of self-preservation must be challenged!

"In your letter you say 'We must take the attitude of non-resistance, not as the expedient attitude, but as the right attitude'. I have carried out this thought in my article which I have called 'Effective Resistance to War'. I do not believe in 'non-resistance'. At least I don't like the term. It's flabby and weak. I like better the term 'Effective Resistance'. Resistance by means of physical force is the least effective means of resistance. Ordinarily the world thinks that a man who uses some form of force other than physical with which to resist, is merely a non-resister. Most of the world thinks only with material or physical conceptions. Spiritual resistance, the resistance of forgiving one's enemies, of 'turning the other cheek', etc, is the most positive and effective kind of resistance. ……"

〔中译〕 你的来信赞赏我在《新共和》上发表的文章，使我极为高兴。在我需要支持之时，你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这说明至少还有一个读者能以清晰的眼光看清这个道理，这使我相信还会有其他人也能接受。对于你信中所表示的诚意我极为感谢。

在我寄出这篇文章之前我仅找到了两个同情者。

文章发表之后，甚至连我的家人也对我说他们不敢苟同我所发表的谬论。我还有一篇更为详细的文章，我一直试图将其发表。正当我几乎就要放弃这个努力，认为它没有发表价值之时，我收到了你的信，它给了我新的热情。

战争的狂热消灭人类是何等的容易！……人类有必要进行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满足亲德或是反德的情绪，而是为了反战的情绪。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反对使用有形的力量，只需要倡导，或者正如你所指出的，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反对自我保存。比利时诗人梅特林克说过："自我保存乃人类最基本的本能。"他这种想法过于肤浅。当然我们可以同意他的说法。但是不少人在各个时代里都发现还有许多权利比自我保存更起作用，自我保存不是人类最基本的冲动。人会为了责任、荣誉、爱情，甚至复仇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个人可以为责任和荣誉心甘情愿地去死，难道一个政府就做不到吗？既然责任感、荣誉感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兄弟情谊能感召个人，难道就不能感召政府吗？他们确实发出了感召，只不过还没有被对方所认识，或者还没有反响罢了。自我保护主义必须受到挑战！

你在信中说："应采取不争主义之态度，不应抱谋私利之态度，而应采取正义之态度。"我已在我的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我将其称之为"对战争的有效抗争"。我并不相信"不争"，至少我不喜欢这个名词，它是软弱的。我更喜欢"有效的抗争"这个

> 词。使用体力的抗争是效果最差的抗争方式。通常大家都认为一个人如若采取非体力的方式去抗争，那么这个人便是一个不争主义者。绝大多数人仅仅只想到物质和体力的概念，而精神的抗争，宽恕自己的敌人的抗争，“递上另一边脸”去的抗争，才是积极的最为有效的抗争……。

二五、本赵耳寄赠飞瀑冬景影片（二月九日）

前所记自哥伦布归时，火车中遇一人，赠余以所摄尼格拉飞瀑影片。今日得一函，启视之，则飞瀑冬景也。其诸图皆佳。吾与此君真萍水之交，乃蒙相念如此，可感也。

二六、西方学者勇于改过（二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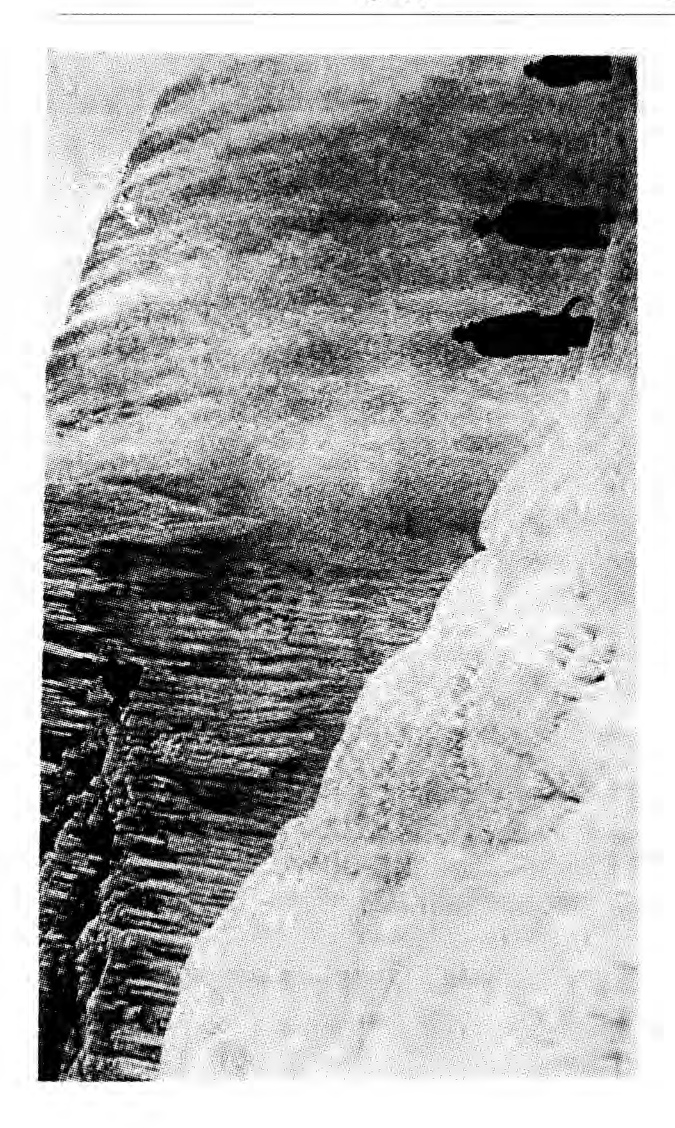
去年八年二日，余读英人 Leonel Giles 所译《敦煌录》，为摘其谬误，作一校勘记寄之，至今数月，未得一字之答复。今日英国邮来，乃得英国国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书记寄赠所刊余所作文单行本若干份。译者已自认其误，另译《敦煌录》一本，亦刊于《亚洲学会杂志》内（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an. 1915），则西人勇于改过，不肯饰非，亦足取也。（参看卷五第三五则）

二七、诗贵有真（二月十一日）

张子高（准）索观札记。阅后寄长书，颇多过誉之词；然



尼格拉飞瀑冬景



尼格拉飞瀑冬景

亦有名语，如“足下‘叶香清不厌’之句，非置身林壑，而又能体验物趣者，绝不能道出。诗贵有真，而真必由于体验。若埋首牖下，盗袭前人语句以为高，乌有当耶？坡公有句云：‘长江绕廊知鱼美，修竹满园觉笋香’，浅人读之，必谓笋何必香，更何论乎足下所赏玩之叶香也耶？”秉农山（志）亦谓吾“叶香”一语甚真，浅人不觉耳。子高谓吾诗文足当“雅洁”二字，殊未必然。吾诗清顺达意而已，文则尤不能工。六七年不作着意文字矣，乌能求工？

二八、三句转韵体（二月十一日）

子高又抄寄元结《中兴颂》一篇，并东坡《次韵和山谷画马试院中作》一首，皆三句转韵体诗也。（参看卷三第四〇则及卷四第二七则）

大唐中兴颂　元结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陷洛阳，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於戏！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颂曰：

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
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
大驾南巡，百寮窜身，奉贼称臣。
天将昌唐，繄睨我皇，匹马北方。

独立一呼，千麾万旟，我卒前驱。
我师其东，储皇抚戎，荡攘群凶。
复服指期，曾不逾时，有国无之。
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
地辟天开，蠲除妖灾，瑞庆大来。
凶徒逆俦，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劳位尊，忠烈名存，泽流子孙。
盛德之兴，山高日升，万福是膺。
能令大君，声容沄沄，不在斯文。
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
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何千万年！

二九、罗素论战争（二月十二日）

“……In a word, it is the means of repelling hostile aggression which make hostile aggression disastrous and which generate the fear by which hostile nations come to think aggression justified.”

“Between civilized nations, therefore, non-resistance would seem not only a distant religions ideal, but the course of practical wisdom. Only pride and fear stand in the way of its adoption. But the pride of military glory might be overcome by a nobler pride and the fear might be overcome by a clearer realization of the solidity and indestructibility of a modern civilized nation”.

〔中译〕 总而言之，反抗敌国的侵略将使这种侵略变成一种灾难，它使敌国产生忧虑，从而认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是正义的。

所以，在文明国家中，不争主义似乎不仅是久远的宗教理想，而且是实践智慧的源泉。只有自傲和忧虑是接受不争主义的障碍，但军事荣耀可以由更高尚的自豪去克服。对现代文明国家坚不可摧的清醒认识，则有助于克服忧虑感。

Bertrand Russell 乃当代哲学巨子，亦发此言，可见吾所持论初非梦想妄语也。

三〇、荒谬之论（二月十二日）

二月六日份之“The New Republic”有投函人自称“支那一友”，其书论远东时局，以为日本之在中国占优胜，未始非中国之福。又言，“中国共和已完全失败，中国人不适于自治，日本之干涉，可使中国有良政府，中国之福，列强之福。……”读之大不满意，作一书驳之。（参看卷九第九则）

三一、纽约旅行记（二月十四日）

有持非兵主义（Anti-militarism）之美国限制兵备会（American League to Limit Armaments），欲得各大学学生之赞助，乃由《纽约晚邮报》（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记者Oswald Garrison Villard 设筵招东美各校之持非兵主义者会于

纽约之大学俱乐部（University Club），讨论设立学校联合抵制增兵问题。主者某君以书致本校巴恩斯先生（Prof. F. A. Barnes），属令推一人代表康南耳大学。先生坚欲余往，不获已，遂往。于是有第三次之纽约旅行。

十三晨至此，以电话告韦女士及普耳君约会时。

十一时普耳见访，相见甚欢。此君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院生，专治英文学。

此君持"不争"之说，而以为"不争"二字殊未当，非不争也，但不以兵力强权争耳，欲名之曰"有效的抗争（Effective Resistance）。余亦以为"不争"（Non-resistance）二字固未当，惟普君之名亦不满余意。忆须密先生（Prof. N. Schmidt）名之曰"消极的抗争"，（Passive Resistance）亦不惬心，余欲名之曰道义的抗拒（Ethical Resistance）似较佳耳。普君以为然。（后余以告韦女士，亦以为然。）吾与普君所谈，大旨在不可持首尾两端之说，如谓战为非义，则决不可谓战有时而义。欧洲社会党之失败，在于强析战祸为两种：侵略之战为不义，而自卫之战为义。及战事之起，德之人皆以为为自卫而战耳，法之人亦以为如此，俄之人亦以为如此，于是社会党非攻之帜倒矣。

一时往访韦女士于其居，女士为具馔同餐。谈二时许，与同出，循赫贞河滨行。是日天气晴和，斜日未落，河滨一带，为纽约无上风景，行久之，几忘身在纽约尘嚣中矣。行一时许，复返至女士之居，坐谈至六时半始别。

女士谓"普耳君投书中（余以普君原书示之）所论杀人以救人，其理颇未能惬人意。杀甲以救乙，是犹以甲之命为救乙之具也，与康德所谓无条件的命令大背。"此言是也。墨子曰：

“杀一人以利天下，非；杀己以存天下，是。”则进于是矣。

女士深信人类善根性之足以发为善心，形诸善行，因引嚣俄之《孤星泪》(Les Miserables)，证大度不疑之足以感人。吾恒谓今人大患，在终日居于疑惧忧恐之中。世安有愁城？愁城者，吾人心中疑惧之产儿也。若人人疑他人为贼，为奸宄，则世界真荆天棘地矣，安能一日居乎？此邦人有时颇能脱去此种疑惧根性，村僻之城市真能夜不闭户（绮色佳是其一也）。其所以夜不闭户者，不疑也。吾居是邦五年，未尝一日钥吾室门，亦未尝失一物，不疑也。今日弭兵之说，人皆知其美而不敢行，知军备之为患而不敢废之。即如此邦人士，持和平之说者众矣，而惧德之来侵，惧日之宣战，于是日增后备而不已，今岁之海军费凡一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元，陆军费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元，防御费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皆“有备无患”一语之结果也。美之在今日，可以宣言减兵，自我作始，以为他日世界弭兵之第一着手处。所患在“恐”之一字。英诗人克劳夫（Clough）之言曰：“孰谓希望为愚人乎？若恐惧则真妄人矣。”（If hopes are dupes，fears are liars.）此今日救世圣药，惜无人敢尝试之耳。女士盖真能实行此道者。其待人也，开诚相示，倾心相信，未尝疑人，人亦不敢疑也，未尝轻人，人亦不敢轻之。其所交多贫苦之画师，其母恒以为惧，女士坦然处之，独居纽约如故。与女士谈论最有益，以其能启发人之思想也。是日所谈甚繁，不可胜记。

是夜，至大学俱乐部赴限制兵备会晚餐，尾赖君（Mr. Villard）主席。会中书记吴得（Mr. L. Hollingsworth Wood）乃康福先生之友，与先生皆毕业于海勿浮大学（Haverford College）。此校乃耶教中之友朋会（Friends，又名匮克派——

Quakere）所创。匮克派之信徒，皆主张不争主义者也。主席尾赖君乃美国南北战争前主张放黑奴者盖利孙（William Lloyd Garrison）之外孙，盖利孙亦倡不争主义最力者也。二君之热心于限制兵备也宜哉。

是夜东美各大学与会者如下：

Cornell 〔康南耳〕
Harvard 〔哈佛〕
Yale 〔耶鲁〕
Columbia 〔哥伦比亚〕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Princeton 〔普林斯顿〕
New York University 〔纽约大学〕

席终决议组织一会，名之曰“Collegiate League to Abolisn Militarism”，会名余所拟也。举定之职员：

K. G. Karsten 〔卡斯滕〕为会长
John T. Graves, jr 〔约翰·格拉浮斯〕为书记

是夜，议事至十二时许始散。

*

十四日，星期，至哥伦比亚大学访友，遇张亦农、严敬斋、王君复、邝煦堃、杨锡仁、张仲述诸君。

午访喀司登君（Karsten）于其室。此君曾得“罗茨津贴”（Rhodes Scholarship），资送至英国牛津大学肄业。其人读书甚

富，室中架上皆当代名著也。此君谈论甚动人。美国大学学生之大多数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其真可与言者，殊寥寥不可多得。吾居康南耳可五年矣，大学中有贤豪，适未尝不知之（或直接或间接），然何其寥寥也？哈佛与哥伦比亚似较胜，惟吾不深知之，故不敢率尔评论之耳。

下午访张仲述。仲述喜剧曲文字，已著短剧数篇，近复著一剧，名曰《外侮》（The Intruder），影射时事而作也。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操觚自为之，遂令祖生先我著鞭，一笑。

与仲述同访韦女士，谈一时许，女士之兄嫂（Mr. and Mrs. Roger Williams）来访。余前过纽约，即拟往访此君夫妇，以时日不给不果。昨夜女士以电话招其来会于此。此君甚精明，谈论亦饶有丰采。其夫人，贤妇也。有子二人，皆活泼有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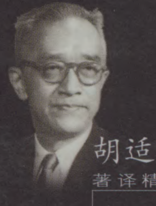
自女士所居与韦君同出，余往中西楼，赴亦农、敬斋晚餐之约也。

在中西楼餐时，亦农、敬斋忽起立招呼外来数客，其一人乃黄克强元帅也。亦农绍介余与相见。克强颇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语作湘音。余前次来此，颇思访之，闻其南游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谓非幸事。

餐后以车至车站。车停港外，须以渡船往。船甫离岸，风雨骤至，海上皆黑，微见高屋灯火点缀空际，余颇欲见“自由”之神像乃不可见。已而舟行将及车次，乃见众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遥指谓余曰：“此‘自由’也！”

此次旅行毕。





胡适

著译精品选

中国古代哲学史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
先秦名学史
戴东原的哲学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国语文学史
白话文学史
尝试集(附《去国集》)
尝试后集
章实斋年谱
齐白石年谱
丁文江的传记
四十自述
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留学日记(上)
胡适留学日记(下)
杜威五大讲演(译著)
哲学的改造(译著)
短篇小说集(译著)



ISBN 7-5336-2481-5/Z·109

定价：24.00 元